# 武俠世界

**武林奇觀**（新派江湖奇聞錄）東方白・文

武林黑白兩道盟主及以下人物較技，非點到為止，可全力施為，此為一奇；武林﹂武庫﹁專門租借真炁與武功予武林人，代價奇昂，這又是一奇。而兩者又有直接關連，殺機四伏，到底為了什麼？請看本文，包你叫奇。




第26年

36

## 編者話

今期的巨型小說「武林奇觀」是一件江湖奇聞錄，講述一個別開生面的武林競技大會的盛況，所有武林黑白兩道參加人物，形形色色，傾巢而至。他們的蒞臨較技，並非點到即止，而是全力施爲，實屬罕見。而且武林「武庫」還設有租借「眞炁」及「武功」給予武林人士之則例，但代價奇昂，聞所未聞。這個奇觀盛會到底爲了什麼？看過本文，包你拍掌稱奇。

* * *

千門故事「縱火者」今期續完，過程波詭雲幻，曲折迂迴，縱火疑案，眞相大白，請參閱92頁。由下期起，司馬洛故事「末路英雄」開始連載，愛好刺激新奇閱讀之讀者，幸勿錯過。

* * *

龍乘風下期有一部科幻探險傳奇故事貢獻給各位，「冰碗」是由一個奇人、一隻奇碗及一件奇案構結而成，由於這個奇人擁有一隻青花大碗，引起了「驚奇俱樂部」的始創人兼會長的洛雲好奇，於是就把這個科幻探險故事，從懸疑推向爆炸性高峯，再從高峯絕頂射向廣闊無垠的宇宙，精采非常。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14.00
一年港幣 $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35.00
一年港幣 $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 武俠世界


第26年
第36期
（總號132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環球小說盡名家
每週新書多姿采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均有售

新派江湖奇聞錄／東方白·文　可飛·圖

# 武林奇觀

## 武林較技　死傷纍纍

世界之大，無奇不有。如改爲武林之大，無奇不有，似乎也無不可吧。

先說這第一件奇事，當今武林黑、白兩道，本來各有一位盟主，都很年輕，坐上盟主寶座也沒有多久。白道盟主尉遲杰，師門是一位大漠異人，黑道盟主單于超，師門是一位喇嘛，道行高深，已能服氣辟穀，不食人間烟火。當然，這只是傳說而已。

也許是這兩位盟主都不服貼對方，或者有人出主意，希望兩位盟主印證一下，到底哪一位的武功更高些？兩位盟主在不甘示弱的情況下，自然不便反對。

世上有所謂三百六十行，不論那一行裏面，都有些愛出餿主意的人。這種人的心態不是愛湊熱鬧，就是唯恐天下不亂。

一旦有人出餿主意，一些帮閑份子就會隨聲附和，推波助瀾。

就這樣，黑、白兩道武林較技大會正式開始於八月初一。鐵定於八月十五午夜結束。

勝者即爲武林總盟主，敗者爲副，黑、白兩道統通要受其節制。

當然，黑、白兩道盟主較技，並不能充分證明黑、白兩道之優劣消長，其實次流人物也躍躍欲試，自應由下而上，一一較量，壓軸才是兩位盟主。

這第二件奇事是武林當舖。

身爲武林中人，總不免恩恩怨怨。如有人想報仇而又自知武功不如對方，或內力不如對方，這武林當舖就可以押借內力和武功給你，以償夙願。

這事奇就奇在內力眞氣可以借也可收回，這武功招式又如何借出呢？

這其中當然有所規定。買的人總是比賣的人吃虧些，古往今來少有例外。

× × ×

「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這本來是元徽之的詩句。却有人把它改爲：「曾經滄海難爲水，看到武夷方是山」。

這樣就變成了一副對聯。

武夷山的三十六峯及三十七巖以及九曲清溪繚繞其間，確不遜于五嶽的任何一嶽。

武林較技大會，就在武夷山九曲中的二曲玉女峯山腰處舉行。

這兒有一塊很大的平坦之地，搭起了一個寬敞的台子，爲了堅固，都是用合抱粗的原木作建材。

台前左右及正前方還各搭了一排客棚，供黑、白兩道以及不屬于黑、白兩道的人物休息使用。

台子後面十餘丈外，還有個供應百十人膳食的臨時厨房，服務相當周到。

八月初一，酉末，大會正式開始。先由黑、白兩道盟主同時上台說明舉行盛會的目的，以及談技規程。

黑道盟主單于超說道：「本屆盛會最大特色是，既要較技，就不應該點到爲止。也可以說，點到爲止，就不是認眞的競技……。」

台下有人鼓掌喝采，也有很多人愕然震驚。

這的確爲武林大會有史以來最大特色，以往任何一次，都以點到爲止作爲重要規程，雖說有此規定，往往仍不免傷亡，畢竟在衆目睽睽之下，如有人公然違規殺人，即成爲衆矢之的。

單于超說道：「上台者應于事前愼重攷慮，因爲一旦上台，生死傷殘，責任自負。」

台下又是一陣掌聲，使人驚異的是，白道盟主居然並未反對，道：「單于大俠宣佈之規程，爲籌備此會人員合議決定，且大多數同道一齊擁護。以建立武林中的『尚武精神』，但是在下必須在此補充聲明……」

台下立刻又靜了下來。尉遲杰續道：「雖說本屆大會取銷『點到爲止』的規定，但較技絕不是報仇，此處不是報仇雪恨之地，過招時技不如人而導致傷亡，責任固要自負，但若故意殺傷或殺死對方，能收而不收手者，只可被認爲犯規，應受兩道共同嚴厲之處罸。」

台下掌聲如雷，有人說，白道盟主畢竟不同。

但仍然有人搖頭嘆息，也有人大呼過癮。兩位盟主退回後台，這後台左右隔開，成爲兩個房間。

較技正式開始，公證人就位，那是在台子左右約五尺處，各豎起一個座位，像一把太師椅子。高與台齊。兩旁架有雲板，專司「開始」或「停止」及公證事宜之用。

現在，東方已見月光，雲板七響，台下千百人囑目，公證人宣佈較技者可以登台了。

此言未畢，已有人飛掠上台，似怕別人拔了頭籌。原來此人是黑道高手「亡命十三刀」史進一。

此人手握無鞘大刀站在台子中央傲然道：「哪一個陪爺們玩兩手？」

一個人的素行或風評，此刻可以一目瞭然，台下的數百與會之人臉上，已爲他作了公正的審定。

史進一如此倨傲，台下的人都左右張望，看看誰會先上台？

這時白道棚中有人排衆而出，以「乳燕掠波」之勢上了台抱拳道：「在下崆峒派趙長風，特向史大俠討教。」

史進一斜睨了他一眼，道：「他娘的，你有沒有掂掂自己的份量？够嗎？」

趙長風道：「够與不够？試過才知道

！」此人雖不到四十，涵養還相當不錯。

史進一轉過身，背向趙長風，道：「下去吧！何必白白送死？」

趙長風一點也不動火氣，道：「在下敢上台，已將生死置諸度外。」

「你他娘的不下台在這兒聒噪什麼？你的骨頭有幾兩重難道自己也不知道？」

趙長風道：「今夜與會的高人甚多，史兄也不怕惹人恥笑？」

史進一不吭一聲，「唰唰唰」十三刀一氣呵成。

此人不愧爲「亡命十三刀」，的確很少有人能接下他的十三刀。

趙長風全力接了他七刀，已感四面八方都是刀焰，有如雪崩冰濺，眼花繚亂。撐到第九刀，趙長風終于挨了一刀，左臂幾乎被砍斷。

要不是趙長風下台够快，史進一不會留他的活口。

這凶殘作風激怒了很多人，有人罵道：「這個簡直是個吃紅肉拉白屎的野種，這還算人？」

史進一厲聲道：「你他娘的只會動嘴皮子，就不敢上台來折騰兩下？」

「去你的！這不是來了？」一個雲裏翻，上來一個一臉絡腮鬍子的漢子，握着三節棍道：「我怎麼看你這個野種，都不像個人——」

史進一猛掃一刀，此人綽號「火球」，可見其性烈如火，而且膂力過人，掄棍猛極，回砸兩棍。

一個粗獷，一個兇悍。史進一的大刀總不離曹嵩脖子上的刀口。三節棍「唏哩嘩啦」猛响，勢道是够，但浪費了不少的力氣。

在第十刀上，他的左小腿被砍中，只有少許皮肉相連。

台下對史進一的殘酷，大多看不慣，噓聲四起，甚至有人罵他是野獸。

沒想到曹嵩眞有種，大力一扯，把斷腿拉斷，這工夫正好史進一一刀掃來，那隻斷腿迎刀飛至。

「砉」地一聲，斷腿一斷爲二，曹嵩已單腿躍落台下。

接着已飛上一人。

史進一眨着血紅的眸子道：「報上名來。」

來人四十左右，說道：「長白派劉繼祖。」

史進一不耐地道：「你們的掌門人辛天保來了沒有？」

劉繼祖道：「本派掌門何等身份？不侍候你這等貨色。」

史進一刀勢逾電，一口氣就把劉繼祖逼退三步。

劉繼祖素稱「快劍」，此刻也感覺自己的劍沒有對方的刀快，自己最大的特長也不如對方，在信心上已打了個折扣！

史進一的凶殘能造成一種勢力，就像猛獸叱牙裂嘴，作勢欲噬一樣。使一些沉不住氣的人不能正常表現其身手。

才第十二刀，劉繼祖背上中刀。下台稍慢一步，史進一怪嗥着一刀劈下。

有人大叫道：「這不是屠場，這是較技！」

人影一閃，武當派的青木道人掄劍格開這一刀。却被震退了半步。

劉繼祖死裏逃生，抱拳道：「多謝道長援手！」下台被該派的人扶住。

台下白道中人有些人大爲不滿，兩位盟主在後台小窗中可以看到台上景物，對史進一的瘋狂嗜殺爲何視而不見？

史進一獰笑道：「牛鼻子，史爺今夜爲你舉行兵解！看刀——」此人的刀路全是偏鋒，詭變無窮。

要不，僅十三刀爲何少有敵手呢？就是因爲其刀路變化無端之故。

青木是武當派的大弟子，底子深厚，接下第十二刀時已退到台角，刀芒炸開，「砉」地一聲，第十三刀已施出。

忽然台下驚呼大嘩。

因爲青木的人頭已向台下飛去。

武當派的人含淚接住人頭，史進一大叫道：「接着，大爺談過要爲他舉行兵解的！」一脚把青木的屍體踹下台去。

台下兩個弟子接住了屍體。

這工夫武當掌門人頌了一聲「無量壽佛」，三長老之一的無意道長忿然站起，道：「這孽障太過份了！」

的確，這人太沒人性了。就算黑道中人也都不屑他的作風。

無意正要出棚，中立派棚中掠出一位老者，身子昇起，居然不聞衣袂聲，原來衣衫都貼在身上，一掠上台。

史進一不可一世地大喝道：「報上名來。」

老者道：「你祖宗『生死判』殷通。」此人也用刀。這人一報上名，台下立刻有了反應，因殷通的風評不惡，且身手了得。

史進一刀到人到，十二刀把殷通逼退了半步。史進一大吼道：「你再試試我這第十三刀——」這最後一刀的確狠辣霸道，眼見殷通已陷入刀焰之中。

但是，突聞殷通大喝一聲「下去！」的確下去了。史進一的右臂和大刀飛下台去，但人還沒有下去。

史進一本以爲飛下台的一臂和一刀是對方的，這工夫一看自己的右臂，才發出一聲尖嗥。

殷通冷冷地道：「下台去吧！我不想殺你，只想殺掉你的戾氣。」

史進一近似瘋狂道：「鬼兒子你不殺史爺，格老子史爺却不想活了——」一頭撞向殷通。

殷通的刀芒疾閃，史進一的人頭已飛下台去。

台下居然爆起一陣掌聲，可見如此兇殘的人，連黑道也不欣賞。

殷通只想教訓此人一下，無意出鋒頭，正要下台，忽然有人凌空翻滾上了台，這一手「雲裏翻」的確不同凡響。

此人有點畸型，腿短頭小，但上身頗粗，尤其是背部左邊凸起，說是駝背又不像是駝背，却以一柄鐵骨摺扇爲兵刃。

殷通抱拳道：「在下無意爭强鬥勝，只是看不慣姓史的狂傲跋扈而已。就此告退。」

來人道：「且慢！」

殷通道：「兄台有何見敎？」

來人道：「你看我這份德性，像是那種人嗎？」



殷通道：「小弟相信。」

來人道：「只不過在下也看不慣兄台在台上殺人。」

殷通道：「在下實是不得已。兄台貴姓大名？」

「名字已經忘了！」此人道：「如果我不小心傷了兄台，也請原諒在下的不得已。」

殷通似有薄怒，道：「殷某既敢上台，胆子也不會太小。」

「那好極了！」這怪人猥瑣地笑笑，道：「這樣就好，先把話說在前面比較好些，免得人家說我不打招呼。」

「不妨。」殷通道：「殷某並非初出茅廬之輩。」

殷通在中立派棚中，並非標新立異，而是不願站在黑道人物一起，但對於白道某些沽名釣譽人物，他也不屑爲伍。

殷通道：「兄台既然非要在下出手不可，就請出招吧！」

這人也不客氣，摺扇開合之間，攻擊一式「畫龍點睛」，通常不是有仇，第一招多不用狠招。殷通知道此人不會是什麼好路數，自然也不敢輕敵。

才不過十一、二招，殷通就暗暗吃驚，此人名不見經傳，事實上他忘了自己的名字，台下也無人認識此人，只是紛紛議論而已。

這時殷通閃過對方一扇，轉身時，也正是對方轉身之時，這也是最安全的變招換式時刻，那知此刻「啪」地一聲，殷通竟挨了一扇。

台下大嘩。台上的殷通也大吃一驚。這一扇是如何擊中的？難道背上會生出一隻手來？

殷通栽出兩步，口角滲出血絲，却抱拳道：「殷某學藝不精，輸得沒有話說。不知這位兄台有沒有想起自己的名字？」

「忘了就是忘了！何必囉嗦？」

殷通道：「在下的確太囉嗦了！」

此人又說道：「你以後可以學乖點，既知學藝不精，下次上台以前要多攷慮一下。」

殷通一言不發下台回去。

這時又有一老者上台，此人也頗有點名氣，正是嶗山上清觀的石頭道長。絕對沒想到，也在第五十招上被擊中一扇。

就在這時，山下來了一老一少，老漢鬚髮皆白，少女不過十七八歲。二人打量三個看棚，少女道：「老胡，較技大會似乎並不怎麼歡迎咱們。」

胡老頭道：「這話怎麼說？」這老人嗓音帶點童音。

少女指指三個看棚道：「看到沒有，有白道看棚，黑道看棚，還有中立派看棚，就是沒有咱們這一派的看棚。」

這時所有的人，目光都由台上的怪人身上移到這一老一少身上，台上怪人大聲道：「大會應增建挨揍派的看棚，你們應該在挨揍派的棚中涼快。媽的！武林中除了白道就是黑道，連中立派都是騎牆派，還會有甚麼其他鳥派。」

有人笑了起來，並非此人說話幽默，而是此人談吐粗俗下流。

這少女並不是很美，但眼睛奇大，黑白分明又很靈活，女人只要有一雙好眼睛就够一個「美」字了。况且身段窈窕，予人以滿身活力的感覺。

少女對老胡說道：「你看這傢伙像甚麼？」

老胡向台上打量了一陣，道：「妳看他是不是屎殼螂推鹽球——走到那裏嫌（鹹）到那裏？」

少女說道：「這玩藝兒算不算是一個人？」

老胡道：「管他是甚麼？是妳上還是我上？」

少女道：「你老的筋骨都不怎麼靈活了！也只能對付這類貨色。我嘛！還不想這麼早就出手。」

台上的怪人氣得直跳脚，這工夫老胡已順着梯上爬上台來。

這檔口終南派掌門人余介人對崆峒派掌門人谷懷說道：「谷兄可曾想出此人是誰？」谷懷微微搖頭：「谷某健忘，還沒有想起來。」

余介人道：「谷兄可還記得十餘年前在嶺南一帶活躍一時的『二十老五』？」

「噢噢……對吧！大概是他。」谷懷道：「據說此人左背後多生出一隻較短的手臂，手也較小。」

「是的。」余介人道：「背後襲人，防不勝防。」

二人交談之聲頗大，似乎有意讓這一老一少的聽到，也好預先提防，但一老一少似未注意。

終南派的九個弟子道：「恩師，『二十老五』是甚麼意思？」

谷懷代答：「『二十老五』，就是手指和足趾加起來共二十五根，比平常人多出五根的意思。」

這時老胡已站在台上，向下望去，感慨地道：「老夫活了這麼大的年紀，還沒見過這個場面。今夜能上此台，今生恐怕不會有第二次了！」

那個忘了姓名的人却冷笑道：「老雜碎！這兒可不施捨棺材！」

老胡說道：「身後之事，管他那麼多。那裏黃土不埋人。倒是你老兄一旦伸腿瞪了眼，要買現成的而又合身的壽衣可就難了！」

「你……」此人目蘊兇芒。

老胡笑笑道：「『二十老五』，老夫倒有個建議，以你的特長來說，在武林中沒有甚麼混頭，倒不如去幹這一行……」作三隻手狀。

台下一陣爆笑。

老胡分明是化裝易容的，說話顯然像年輕人，這時「二十老五」已攻了上來。

此人的鐵骨扇招式詭異，看來老人永遠脫不出此人的扇子威力範圍，只是老胡總能在緊要關頭避過。

後台隔開，每一間有一小窗，黑、白兩道盟主分明正在暗暗監視台上的一切動靜。

台下的少女大聲道：「老胡！」

老胡道：「啥事？」

少女道：「小心他的第三隻手。」

老胡道：「妳放心！老夫對於這種手術十拿九穩。」

「二十老五」狂攻五七招，似把老胡逼退兩步，老人一轉身，二人又是背對背

，台下的崆峒、終南、東海、長白及武當諸派掌門人不由同時色變。

此刻甚至有熱心人士大叫「不好」！

但是，台上的老胡，好像臂部能轉三百六十度，一把揪住了「二十老五」背後的小手。

台下大嘩，顯然喝采聲多於驚呼聲。

老胡右手來了個大車輪，「二十老五」本以爲乂要得手，絕對意外，身子在空中挽了個花，他的身子飛向台下，把黑道看棚棚頂砸了個洞。

老胡手中拿了一條斷下的小手臂。呵呵笑道：「老夫活了這把子年紀，能開這次眼界，也不虛此生了！『二十老五』變成『二十老零』之後，幹那行是不成哩！要是回春居士來了，也許還能爲他續上此臂。」

老胡亮了一手，仍由梯子走下來，把那斷臂還給了「二十老零」。此人一言不發，下山而去。

老胡却和少女在耳語，衆人爲之矚目，尤其台後小窗中四隻眼睛一直盯向老人和少女。

長白派掌門人辛天保說道：「古屈兄，在下以爲這位老胡並不老。古兄以爲如何？」

古涵就是東海派門主，道：「豈但不老？在下以爲他不會超過二十五歲。」

谷懷道：「但此年紀的武林後進，在下居然不認識他。」

余介人苦笑道：「乂豈但你不相識，者夫也從未謀面。」

這時黑道棚中射出一人，由「燕子三抄水」變爲「寒塘鶴渡」之式上了台。

雖然大多數人不喜歡此人，但對他的絕頂輕功却不能不叫聲「好」！

原來此人正是「笑面人屠」哈文彬。以一雙龍虎雙環橫行武林，少遇敵手，他一上台就對老胡道：「剛才那位老兄請上台賜教！」

老胡和少女沒有屬於他們的席棚，就站在台前場中。老胡說道：「妳上還是我上。」

少女道：「你看着辦。」

老胡低聲道：「這傢伙多一條腿，和『二十老五』多一條臂差不多。」

少女愕然問道：「多一條腿。在哪裏呢？」

老胡低聲道：「還不是多一條『驢中腿』？」

原來「驢中腿」是個笑話。某夫婦二人養了一頭叫驢生病死亡，賣了驢肉，只剩下那話兒。丈夫想難倒妻子，因爲妻子素以反應快，能言善道出名。就問她敢不敢拿到長街上去賣掉。妻子一口答應，不久就賣掉了。丈夫十分欽佩，就問她是如何叫賣的？妻子告訴他，她是這樣叫賣的：「賣驢中腿囉……」

當然是暗示驢子中央那條腿了。

少女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道：「我上去收拾他。」

老胡道：「多一條腿和多一條胳膊的人都有一套，妳可別大意！」

少女晬了一口，也自木梯上了台，哈文彬道：「我找那老傢伙妳却上台，看來我要走桃花運哩！」

少女道：「你要走棺材運。哈文彬，在你一生之中屠了多少人？」

哈文吁吁了口氣，好像歷數浮生得意之事，笑着說道：「大約不少于一百十八吧！」

「不論善惡好壞，照屠不誤？」

「話應該這麼說，只要惹我，可不管他們是善是惡，算他們倒霉！」

少女道：「我很欽佩！」

「欽佩？」哈文彬頗爲激動，這妞兒居然當衆誇讚他，說道：「的確，在下值得欽佩之處很多，僅其中一項，就無人能及了！」

少女知道他指什麼，說道：「我看你今天合該昇天歸位！」她撩衣取出一雙短劍。

哈文彬錯開了雙環。

少女攻出六七劍，似在試探，也可以說在誘他反擊，果然，哈文彬忽然挺起身子，頭下脚上凌空下擊。

他似乎想在二十招之內撂倒對方。

由于老胡和少女都經由木梯上台，自然會予人輕功不高避免獻醜的印象，所以哈文彬要攻其所短。

然而，他的凌空下擊一環還未砸下，下面的人影划了個弧綫反而拔了出來，就像充滿了汽的汽球一樣，居然在哈文彬之上。

台下忽然爆起瘋狂的喝采聲，可見公道自在人心。

少女本想順手挑斷他的兩條大筋，但總是不忍，雙劍向他的雙足足尖削去。

「砉砉」兩聲，哈文彬的靴尖和足尖飛落台下，當然十根足趾已不在他的脚上了。

此獠死有餘辜，但是少女總是宅心仁厚。

人一落下，由于十趾已無，幾乎站立不穩而倒下，這是因爲十趾的功用很大，不要說全斷，就算每一脚斷一、二趾，輕功就施不到五成了。

少女斷他的十趾，輕功已施展不到三成，武功自然也大打折扣，今後再作壞事就要思量一下了。

兩位盟主自小窗中盯住少女，台下鼓掌聲及喝采聲歷久不絕。

這工夫黑道棚中飛起一道紅影，一式「鷹滾隼翻」，像一片敗葉落在台上。

此人竟是一個穿了一身大紅衫褲，却鑲了茄紫色花邊，一頭珠翠，擦了厚粉和腮紅却乂掩不住滿臉皺紋的老嫗。

這工夫哈文彬還有沒下台，這老嫗扯着破鑼似的嗓子叫道：「你他奶奶的還不滾下去，在這兒等着喝老娘的洗脚水是不是？」

哈文彬眞不愧爲「笑面人屠」，居然面帶笑容，一疊腰掠下台去。向少女抱拳道：「請賜告芳名，他日也好求敎。」

少女冷冷地道：「江紫燕。」

此言一出，「笑面人屠」已經笑不出來了。各棚中的人物有知道也有不知道的，總是知道的人居少數。

武當掌門無心道長說道：「聽說這位江施主出身道家全眞，但是不知其師承何人？」



東海掌門古涵道：「慚愧！在下也僅是聽說有個丹鼎派，涉獵高深武學，道兄怎知這位姑娘出身道家全眞？」

無心道長道：「貧道半年前在鄱陽湖中看到一位姑娘懲治水賊，飛身上桅杆的身法，以及其身材，頗似這位女施主，如此而已。」

這工夫哈文彬已離去，白道棚中有人走出，一鶴冲天，然後以「雁落平沙」之式緩緩落在台上。

這輕功自然也極有火候。

在這場合上，自然都全作有限度的炫露，也可以說，不在數百武林同道之前施展一己之長更待何時？

此人抱拳道：「貧道武當門下無意，請飛刀彭大娘賜招！」

飛刀彭海棠是黑道上有名的狠角色，九柄飛刀百發百中，而且有的淬毒。

武當掌門爲什麼叫師弟向此人挑戰，令人費解。

彭海棠狂笑說道：「老娘本以爲今夜不會發利市，眞是妙極了——」脚未沾地，雙手齊揚，兩道藍森森的飛刀已電射而出。

所謂「武人不苟戰，是武中之文，文人不迂腐，是爲文中之武」，眞是云乎哉，一旦有了用武的機會，一個個都顯了原形。

無意道人是武當的五長老之一，武功已窺堂奥，身子疾旋，左袖拂飛一柄，閃過一柄。

這兩柄自然是問路的，幾乎同時乂是四柄不規則地飛出。

所謂不規則飛出，是襲上盤的變爲中下盤，襲中下盤的變爲上盤。

在這瞬間，任何人都會眼花繚亂。

無意道人果然不負衆望，身子昇降扭曲，轉彎抹角，這四柄乂告落空。

台下采聲如雷。

但是，幾乎同時，乂是三柄同時飛出，一柄攻面部，兩柄攻向左右肩。

這當然難不倒無意道人。然而，忽見三柄飛刀刀柄居然會旋轉。這樣自然會影響其方向的。

果然，攻臉部的那柄划個弧綫攻向無意的右胸，攻左右肩的忽然一撞，乍看是失手撞在一起的，彭大娘這個外表看來粗綫條的人，很容易使人把她低估。

事實上她是屬于粗中有細類型的人。

無意再高明也不知這兩柄的動機去向，忽聞「砉」地一聲，其中一柄把無意的肚皮劃了一道四寸長的口子。

由于刀上淬有劇毒，人一入棚就昏迷不醒了。

無意是武當派專門研究飛刀的長老，就算掌門人在這方面也不如他，無意不成，別人也是白搭，這是一件很尷尬的事。

彭海棠在台上邁着方步，睥睨台下，「嘎嘎」大笑道：「無心道人很不錯，對老娘的小刀頗有研究，只不過還是差那麼一點點！」

老胡和江紫燕相覷一笑，江紫燕說道：「我看她很不順眼，我上去收拾她，如何？」

「看着不順眼的人太多了。」老胡道：「妳先別招搖，留着體力應付更厲害的人物，以便離開武夷山。」

「聽你的口氣，與會之人有來無回似的。」

「我不是對你說過，天下之大無奇不有嗎？」

「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忽然想到一個可怕的結局，我是指可能有這種結局……」

「別賣關子，是什麼結局？」

胡兆中道：「我最近發現了一個秘密，白道盟主是契丹人，黑道盟主也是契丹人。」

「什麼？他們都不是……」

「還有人風傳，白道盟主是大漠人熊端木凱和『塞外女媧』操琴夫婦之徒，妳猜黑道盟主的師承是誰？」

「快說嘛！」

胡兆中以蟻語傳音說了一句話。江紫燕愣了一陣，道：「這是怎麼回事？同門鬩牆？」

胡兆中道：「如不以我的辦法作準備，咱們也難逃這一刦。」

江紫燕說道：「小胡，我和你一道去吧。」

「不，妳要和妳師弟小曲留在這兒，一起走會引人注目。到最後如我遲返，師兄自然會來。」

「那你何時回來？」

「八月中秋午夜大會結束之前，應不會在八月中秋前午夜後到達。」

「爲什麼要那麼久？」

「妳把武林當舖看成什麼？」

「小胡，你獨自一個人去會不會有危險？」

「也不能說沒有，但不去更危險。」

小胡道：「千萬記住！不要任性上台，太棘手的人物不要招惹，小曲有點楞頭楞腦，更要注意他，我回來的時候希望看到安然無恙的你們。」

「你眞能解除這次危險？」

「但願如此。」這工夫長了一臉猴相的小曲一搖三擺上了山腰平坦之地，遙遙看到江紫燕，却沒打招呼。

這是他們預先約定的。

胡兆中這時離開了山腰。他要作一件幾乎不大可能成功的事，這件事與整個武林安危有密不可分的關連。

他當然不放心江紫燕和她的師弟，但若非絕世高手，以她和小曲的實力來說，也很少有人能折服他們。

胡兆中離開玉女峯，大約奔出五丈外，小徑旁梅林中衝出兩個小孩。

有人攔截他，幾乎在他的意料之中。

但仔細一看，不是兩個小童，而是兩個侏儒。可能是兄弟，一個白鬍子，一個黑鬍子，攔住他去路。

胡兆中故作未見，筆直往前去。白鬍子侏儒道：「老弟，好戲在後頭，你怎麼走了呢？」

胡兆中道：「老夫的孫子明天成親，二位想想看，我能不趕回去嗎？」故作彎腰駝背狀，還乾咳了兩聲。

「得了吧！老弟，」黑鬍子侏儒道：「你有多大年紀，不是和尚頭上的虱子——明擺着？」

胡兆中搥搥後腰，道：「老夫已經六

十有八，兒子都和兩位差不多呢！」

白鬍子侏儒道：「小子，別反穿皮襖——裝老羊啦！你以爲我們不知道你的來歷？」

「老夫藉藉無名，談來歷眞叫老夫臉紅。」

「小崽子，別要嘴皮子吧！」白鬍子的道：「地心龍種上人，有你這麼一個徒弟，實在不怎麼樣。」

小胡瞇着眼道：「你說啥？」

「你難道不是地心龍種上人之徒？」

「啥？地心龍種上人？哈！俺可從沒聽到這怪名字啊！」

黑鬍子說道：「那你是何人門下？看你斷『二十老五』那隻小手臂，絕非一般高手所能調理出來的。」

胡兆中咳着道：「俺不過是知道他是三隻手，所以弄斷它不怎痲煩，兩位是幹啥的？俺可要聲明，身上只有五兩銀子，還有兩個『當十』大錢。」

「胡扯——」兩侏儒左右包夾，似想一擧而下，三兩招內就撂倒他。

侏儒先天矮小，就因材施敎，練成只攻下盤的工夫，十分棘手，不要說庸手遇上抓瞎，就是高手也會手忙脚亂。

小胡自然知道這二人的來歷，他們就是「南天雙煞」專拐騙未成年少女練一種「姹女玄功」。事實上就是所謂「老幹接新枝」的「房中術」。

當然他還知道，這是黑道盟主身邊的武士。

所以胡兆中一眼看出是他們二人，就沒打算放過他們。

這工夫胡兆中故意讓黑鬍子的拳頭捱了他的屁股一下，立卽一把扣住了他的脈門。

白鬍子立卽停手，因爲前後沒過七招，他連連搖手道：「老弟，請放手！有話好說！」

「我問一句，你們就回答一句，有一字不實，我就震斷他的心脈。」

「可以，可以！」兩人同時回答。

胡兆中嗆着一抹冷笑道：「可別以爲我在逗着你們玩，你們兩人的惡行，罄竹難書。」

「好好！老弟你自管問。」

胡兆中道：「兩個盟主召開競技大會的目的何在？」

黑鬍子道：「兩人早就面和心不和，誰也不服誰？最後自然是決一死戰。」

「好！你已經說了一次謊！」胡兆中道：「『武庫』的進出暗語是什麼？有沒有身份證明？」

「武庫？」兩侏儒齊聲道：「什麼『武庫』？」

胡兆中手上一加勁，忽見黑鬍子侏儒的臉由紅而紫，由紫而黑，眼球突出，太陽穴上青筋暴起。

白鬍子侏儒大叫道：「老弟！手下留情！」

胡兆中道：「說不說？」

白鬍子道：「老弟，你放了他，我們一齊說，包你滿意。」

「我看你們不見棺材不掉淚！」

「老弟，」白鬍子道：「老二他負傷未愈，恐怕受不了這種截脈手法。」

胡兆中道：「那就由你說吧！」

白鬍子道：「所謂『武庫』，大概是儲藏武功的地方。」

「廢話！」

「老弟，難道不是？」

「你們進出一定有一種暗語或腰牌以資證明身份。」

「我們進出？」白鬍子的訝然道：「老弟，你是越說越玄了。你居然把我們和『武庫』扯上關係了！」

胡兆中冷峻地道：「你們這兩個雜碎，眞是上墳不帶錢紙——惹祖宗生氣，這可就不能怪我哩！」

他手上一加勁，慘烈的景象出現了。

黑鬍子侏儒腕下的血管，忽然脹大數倍。形成一個核桃大小的球往上滾動。

這球形東西一直到達頸子左邊大動脈處，竟有拳頭大小。

白鬍子侏儒大驚，立刻撲上。但爲時已晚，只聞黑鬍子侏儒慘叫半聲，「蓬」然大震，胡兆中已側縱三丈。

血花飛濺，黑鬍子侏儒的大動脈爆裂，白鬍子侏儒成了紅鬍子。

黑鬍子侏儒已死，白鬍子的當然不會甘心罷休，一字字地道：「小崽子，你太狠了吧？」

「不狠，和你們兩個比起來還差一截子。」

白鬍子撤出軟劍嘶吼着攻上，但也未出招，又被胡兆中扣住了脈門。

「怎麼樣？老小子，把你所知道的秘密全說出來，我會攷慮從輕發落！」

「太天眞了！小子，我是有全說出來，你會留我的活口？」

「這麼說，你是寧死不說了？」

「老夫和小黑是兄弟，他死了我會獨活？」

「劃得來嗎？値得爲那些奸人拚死保密嗎？」

「小子，値不値得，全看個人而定，一個人在緊要關頭若不能各爲其主，那就不値什麼了！」

從此，白鬍子就不再說一句話，胡兆中砸昏了他，自二人身上搜出兩面銅牌，這銅牌呈橢圓型，以銀鍊拴着，正面有「炁庫八號」四個凸字，背面有一隻虎，這是白鬍子的。

黑鬍子的正面是「武庫十一號」字樣，背面是一隻兔子。

這大致可以猜出，他們的生肖是這兩種動物。「武庫」和「炁庫」他也大致可以猜出。

「武林當舖」分兩個部門，一是「武庫」一是「炁庫」，「炁庫」是專門負責借出內力也就是眞氣的。

「武庫」自然也就是負責借出武功的部門。

這兩個人旣爲武林當舖的人，又是黑道盟主身邊的武士，黑道盟主和「武林當舖」的關係也就不問可知了。

這工夫白鬍子已醒，見胡兆中正在看那銅牌，他道：「老弟，你如放我一馬，我可以告訴你一切的秘密。」

胡兆中道：「我答應你。」

白鬍子的道：「老弟答應得太勉强，是不是要廢我的武功？你以爲廢了我的武



功再放了我也等于是放過？我的看法就截然不同了。」

「你的看法又如何？」

「失去武功，生不如死。如果你一定要廢我的武功，那麼，讓我死也許比較仁慈些。」

「我的確想廢了你的武功，因爲你們二人罪孽深重，但只要你痛悟前非，毫不保留地說出一切，我仍可攷慮不廢你的武功。」

白鬍子的道：「你不必枉費心機，告訴你也太遲了！」

「怎見得太遲了？什麼太遲了！」

「你要想拯救中原武林的危亡已經遲了。」

「何以見得？」

白鬍子閉目等死，胡兆中也不能不佩服他的視死如歸。在某一方面來說，這種武士是十分値得敬佩的。

胡兆中並非不知進入武林當舖之法，只是想進一步瞭解一下，多一些準備總是好的。

白鬍子的要死，他成全了他。

此刻競技場上，又起了變化，彭海棠的淬毒飛刀連敗三人，另外六人一個是長白派的第二號人物，還有一個是中立派的高手。

彭海棠這下子更不可一世了，她扯着破嗓子叫道：「還有哪一個上台來？還有沒有？哈！花蕊夫人當年曾有詩云：四十萬人齊解甲，沒有一個是男兒。這中原武林，人才濟濟，就沒有一個像樣的男人了嗎？」

「像樣談不上，只不過接待妳這個老妖婆，倒也湊合……」一個跛了一足，一臉麻子的老人上了台。

彭海棠白了此人一眼，道：「你剛才叫我什麼來？」

「老妖婆！」

「就憑你這副德性，也敢這麼來稱呼我？」

「我這份德性，姥姥不親，舅舅不愛，不過妳這老妖精就是給我端洗脚水，我也嫌你粗手粗脚呢！」

無心道長問道：「谷大俠可知此人是誰？」

谷懷道：「此人旣跛又是麻面，可是黃山客劉松年？」

余介人道：「對，正是此人，此人甚少在江湖中走動，不知能否壓住對方彭海棠的氣燄？」

谷懷道：「劉松年的身手如何？不大清楚，但來者不善，敢上台就不會差得太多的。」

這工夫小曲道：「師姊，如果這個麻子不成，我上去如何？」

「你少惹事，這塲面可不是出風頭的地方，聽我的見機行事就是了。」

這工夫劉松年攻向彭海棠，彭海棠也沒有立刻用她的飛刀，似乎二人都想先在拳脚上先試試對方的斤兩。

但劉松年是謀定後動，一搭上手就像是長江大河，源源不絕，根本不讓彭海棠還手，只能招架。

彭海棠很後悔，她輕估了此人，根本沒問來歷，以爲光是靠飛刀還不夠威風，也想在拳脚上亮一下。

這一下子她可就急了。論拳脚工夫，她並不是一流的，凡是善放暗器的人，大多不是精于招術的人。

小曲道：「師姐，彭海棠不怎麼管用了。」

江紫燕道：「眞正的高手也不會像他那麼跋扈，不可一世。」

「她爲什麼不用飛刀？」

「現在她想用却騰不出手來了！」

劉松年的招式看來樸拙，加之跛了一足，好像不什流暢，拖泥帶水的樣子，然而才不過二十七招，彭海棠一招用老，變招不及，「啪」！地一聲，被對方砸了個踉蹌。

台下報以情緒化的掌聲。

像彭大娘這種作風，喜歡她的人不會太多，當然都希望她能栽一下。

彭海棠怪叫一聲，又要撲上，劉松年手一搖道：「且慢！」

「怎麼？僥倖勝了老娘半招，就想打退堂鼓？娘的！門兒也沒有。」

劉松年說道：「我僥倖勝了妳半招，的確算不了什麼，所以一定要讓妳一展所長。」

彭大娘說道：「哼！你要老娘再用飛刀？」

「對！飛刀是妳的成名暗器，不讓妳用它，妳心有不服對不對？」

彭海棠道：「你這老小子還眞善解人意，你叫什麼名字？」

「在下劉松年，來自黃山。」

「黃山客！你眞會裝熊！好吧！老娘就讓你見識見識！」

說着，一柄飛刀已電射而出。

劉松年一偏頭就讓過，兩柄又左右射到。這就不是一閃可避的了。

劉松年一側身，就是一個精妙的鐵板橋，兩柄又自雙肩竄射過。

這一手鐵板橋還沒有復原，三柄飛刀又自出手。左右各一柄，中盤一柄，一般人以爲劉松年不是再來鐵板橋就是拔身而走。

那知劉松年旣不上昇也不再用鐵板橋，雙袖交擊，使左右兩柄砸在一起，然後把正中那一柄碰落在地。

似乎彭海棠也知道前三柄傷不了他，四柄又告出手，這次可算奇人奇技了，四柄飛刀像是在空中爭食小虫的燕雀，不規則地飛撲，誰也不知道去向。

小曲道：「姓劉的要糟。」

江紫燕道：「未必。」

果然，姓劉的忽然卓立不動，身上衣衫「蓬！」然脹起，只聞得「卜卜！」兩聲，有兩柄戳在他的胸及腹部，却被彈了回去。

到此，彭海棠已是技窮，連招呼也不打，竟下台而去。

劉松年也無意出鋒頭，正要下台，忽然有人「嗖」地一聲射到台上，道：「劉松年，你的鋒頭出盡，也總要讓我也出出鋒頭吧！」

劉松年一看，此人細皮白肉，衣着華麗，臉上還帶着點曖昧的笑容，雖然長得平平淡淡，像個雜貨舖的掌櫃，却予人很討厭的感覺。

劉松年抱拳道：「閣下貴姓？」

這人道：「我叫田螺。」

不但這名字怪，相信認識此人的也不多。

武林大會數十年難得一見，所以三山五岳的好漢、邊陲不毛的奇人異士，也都紛紛出現，以圖好好利用這一揚名立萬的機會。

台下的人大多也聽到此人報的姓名，誰也不知田螺是什麼來路？

劉松年說道：「不知田兄可否見告門派？」

田螺道：「就算是田派好哩！」

台下有人竊笑，小曲道：「師姐聽說過這個田螺大俠？」

江紫燕沒有出聲，白道棚中的余介人道：「道兄和谷兄可曾聽說過這位田螺大俠？」

谷懷道：「取怪名的固然有，但此人也許是信口開河。」

無心道：「谷兄說的極有可能，但居然無人識得此人。」

這時台上的田螺道：「劉兄要用兵刃還是徒手？」

劉松年可不敢托大，由於不知此人的來歷，還是穩扎穩打好些，道：「用兵刃如何？」

田螺道：「就照劉兄的意思！」

劉松年撤劍，田螺撤出一件怪兵刃，就像抓癢用的爪子一樣，却又仿如佛手，似是精鋼打造。

劉松年道：「田大俠請賜招。」

田螺手中鋼爪一抖，就是一式「搖頭擺尾」。

劉松年一試便知，此人兵刃怪，招式也別走蹊徑，絲毫不敢大意，他破解了此招，對方又攻出「目送征鴻」。怪異中却極具威力。

小曲道：「這人的底子不弱。」

江紫燕道：「那還用說？」

小曲道：「師姐猜猜看何人能勝？」

江紫燕聽了搖搖頭，說道：「言之過早！」

「哦？師姐是說他們的實力在伯仲之間？」

「我不是說過，言之過早嗎？」

兩人力拚了一百五六十招，還沒分出勝敗。

谷懷說道：「古兄以爲劉大俠能不能勝？」

古涵微微搖頭道：「難說。」

辛天保道：「此人兵刃怪，武功路子怪，但看來又並非左道旁門。」

兩人拚到兩百招左右時，田螺一招用老，劉松年「長虹貫日」遞了過去，他這種老手是不會放過這種機會吧。

但是，一般人都以爲田螺要糟，至少也要負傷，絕未想到，在此劣勢之下，居然還能反擊。

這是個十分慘烈奇特的場面，田螺的鋼爪在劉松年大腿上戮了個洞。劉松年那一招「長虹貫日」最後一式自田螺的頸上穿過。

劉松年打了個踉蹌，以劍拄地。

田螺痛得原地打轉，然後掠下台去，頸子上鮮血直淌。

## 見義勇爲　救出弱女

彭海棠奔下玉女峯，心情惡劣，還不停地罵着：「劉松年，他娘的！你使老娘一世英名付之流水，咱們沒有完……」

剛下玉女峯，皓月當空，山野中一片銀白，這時忽自巨岩後竄出兩個人來。

彭海棠看了一會，根本不認識這兩個人。她冷冷地道：「你們這兩個野種是那裏鑽出來的？」

兩人都是三十五六歲，手持彎刀，却是一言不發，就要撲上。彭海棠可不敢再托大了，立刻射出四柄飛刀。

這些年來她的飛刀甚少失手，這一次眞是栽了，居然又是全部落空，立刻又射出六柄。

沒想到這兩人似乎對她的飛刀路子很清楚，「噹噹」聲中全被擊落！

彭海棠心頭一沉，因她身上巳沒有飛刀了。心道：「莫非老娘今夜要昇天？」

她暗暗盤算，這兩個傢伙一言不發，可能是怕被聽出口音，既怕被聽出口音，分明想殺她滅口！

彭海棠在武林中闖蕩大半輩子，可沒這麼窩囊過。無論如何，還是保命要緊。她伸手入袋作取飛刀狀，猛喝一聲「看刀——」，回頭狂竄。

眞是倒了血楣，才會像兎子一樣被兩個陌生人追逐着。

她相信跑得夠快，兩個傢伙追不上她，內心可眞不是滋味。

但是，後面的追不上他，前面還有一道卡子，另外二人迎頭攔住。

彭海棠本以爲是後面的兩人，不由大吃一驚，這樣的輕功，她是逃不掉的。

這兩個人一言不發，一齊揚手，各射出七八支棗核鏢，手法怪異，彭海棠閃過五枚，仍有三枚中的。

彭海棠一生殺人不少也算是報應吧！

其中一枚正中她的右膝，所以右膝一屈跪地，兩個身影凌空下擊，她的頭骨碎裂而倒地。

彭海棠的屍體剛剛被丟下深谷，山上搖搖晃晃又走下一人，此人正是頸部受傷的田螺了。

原先那兩個人一攔，見他頸上受此重傷，知道讓他走也活不了多久，立刻退回林中。

田螺愣了一下，此刻他雖還能走路，也巳陷入半昏迷狀態，歪歪斜斜往前走，才不過半里之遙，終于不支倒地。

另外用棗核鏢的二人上前一看，互視一眼，把他丟入了幽谷之中。

×　×　×

胡兆中大半夜走出百十里，皓月早巳偏西，忽見數里外林中竄出三條身影，向這邊奔來。

越來越近，月光明亮之下，隱隱看出，似是兩人追逐一人，被追趕的却像個女子。

胡兆中本不想多管閑事，因爲他要去辦的事太重要了。只是這二人追的是個女人，他又不便不管。

他伏在小徑旁草中，不久那女子被追上，只好打住。她喘着道：「我有不得已



的苦衷，兩位請聽……聽我一言。」

這女子距胡兆中隱身之處不過十來步，而且是迎面。看來二十一二，甚爲姣好，只是被追得太緊，鬢亂釵斜，香汗淋漓，幾乎全身衣衫都濕透了。

兩個漢子一個極高，一個中等身材，而他們的衣裝都不大像中原武林人物的穿著。

高個子的道：「方婕，我們可不聽妳什麼苦衷不苦衷，再說我們也愛莫能助。」

方婕道：「兩位大俠想必都是武林中的名人，小女子實在還有重大任務未了。所以目前還不能還債！」

原來是討債的。

中等個子的道：「妳訂的約巳滿了一個多月，本該自動前去了結，却避而不見。妳似乎以爲避而不見就可以逃避了！」

方婕道：「兩位請相信，小女子絕非賴債，實在是還有一件仇債未報，一定要報了此仇之後再到貴當舖去清結手續。」

胡兆中心中一動，這不是武林當舖中的人嗎？

這小女子八成是借了他們的眞炁或武功，到了期限未曾繳還了？

高個子道：「當時訂約時妳就該估計準確所需時間的，白紙黑字，寫在紙上，到期我們絕不再寬限。」

方婕哀求道：「兩位大俠，我要是現在繳出武功，對于兄長之仇，今生就不能報了！無論如何請兩位帮帮忙。」

中等身材的對高個子低聲耳語了一陣，道：「方婕，妳要是心眼活動一下，我們二人可以破例通融妳，延期一月。」

方婕一望二人曖昧的神色就明白七八分了，吶吶道：「說出來聽聽。」

中等身材的道：「妳只要陪我們一次，這事就好辦，反正妳也不吃虧。而我們也不會讓你吃虧的。」

「作夢！」方婕切齒道：「你們武林當舖中都是一些畜牲，禽獸。我就是死了也不會做這種事的。」

高個子的道：「這能由得妳嗎？」

方婕似乎想逃，但二人一面一個把她包夾在中央。高個子的道：「老二，你一個人能不能制服她？」

中等身材的道：「老大，制服之後你要不要樂豁一下？」

「當然要。」

「既然要，爲什麼不聯手把她拿下，以免躭誤了今夜這大好的月色。花好、月圓！正是名符其實呀！」

高個子的先出了手，這女子也非庸手，在中等個子未出手之前，絲毫不遜。

但兩人聯手之下，未出二十五招就攻少守多了。

高個子道：「怎麼樣？這又不是什麼吃虧的事，妳怎麼老是想不開？」

「回去問問你娘。」方婕道：「問問她這是不是吃虧的事？」

「哈！」中等身材的道：「妳要是死了！兄仇未報，對妳又有什麼好處？」

「是啊！」這工夫草中走出一人，道：「世上就有想不開的人。人死了什麼事也談不上了。爲什麼就不能兩害相權取其輕呢？」

方婕的招式更亂了。原來對方又來了一人。

只不過這兩個人却不免嘀咕，這小子是幹什麼的？爲何不認識？

那知年輕人一出手，不到兩招，把高個子踢了個踉蹌，又過了三五招，把中等身材的也砸了一掌。

兩人再次狠攻七八招，高個子又挨了一拳。

這工夫那少女在一邊觀戰，十分注意胡兆中的招式。

兩人知道不是敵手，中等身材的道：「小子，你別得意，咱們走着瞧——」立刻狂竄而去。

方婕檢袵爲禮，道：「多謝這位少俠救命之恩。」

胡兆中道：「姑娘請勿多禮，在下也不過是適逢其會。這兩個人可是武林當舖中的人？」

「是的。」

「姑娘爲何要去借武功？」

「嗨……還不是爲了我父兄的血海深仇？」

「是不是巳經報了父仇？而兄仇尚未報？」

「是的，但約期巳到，他們就派人追繳，小女子以爲，兄仇未報，不能繳回，因爲繳回之後，就和廢人差不多了！只想待報了兄仇之後再繳回去。」

「其實妳大可不必繳回。」

「那怎麼行？武林當舖不好惹呀！」

「妳不是付出了大量的金銀嗎？」

「是的，小女子付了一萬兩銀子。」

「這太不公平了！付了一萬兩，學了些武功，最後還要全繳回去。這太不合理了！」

方婕喟然道：「雖然不大合理，但在急需報仇，而自己又無此能力之人來說，却又是及時雨呀！」

胡兆中道：「姑娘要去何處？在下尚有急事，必須上路。」

方婕道：「小女子此刻只想去報仇，又怕遇上他們武林當舖中人必然不停地追殺。」

「是的，這眞是一件討厭的事。」

「無論如何，小女子仍要謝謝少俠的援手，不知少俠貴姓大名？」

「我叫胡兆中，姑娘令尊和令兄是被何人殺死的？」

「滇南七魔。」

胡兆中道：「滇南七魔共七人，要是單挑，姑娘的身手絕不遜於任何一個，但若二三個齊上，那就不樂觀了。」

「小女子只有俟機一個一個地宰。」

「那也只好如此，但是任務艱鉅，不知令尊和令兄怎會和『滇南七魔』結下樑子？」

「還不都是爲了小女子？」

「爲了姑娘？」

「魔翁壽之子，看上了小女子，由於不停的糾纏，被家父和家兄斥責了兩次，於是七魔同來……」

胡兆中想了一下，終於說道：「姑娘一個人放單十分危險，這樣吧！如果信任在下……」

「小女子當然信任。」

「我是說，如妳信任我，可以暫時在

我身邊，待我辦完一件大事之後，再協助你去找『滇南七魔』報仇。」

「胡少俠請受小女子一拜……」立刻盈盈拜下。

「這怎麼敢當？」胡兆中道：「在下說過，這只是適逢其會。姑娘如要跟着在下，今後請不要多禮。」

「救命大恩非同小可。」方婕說道：「但是今後小女子一定會照少俠的意思去做。」

× × ×

現在較技場又熱鬧了。

「八臂狻猊」司馬靈正在和中立派的「一掌震九州」苗如海力戰。

司馬靈輕功高絕，苗如海的掌法獨步關中。這兩人眞是勢均力敵。

這工夫小曲道：「師姐，胡大哥沒有來？」

「來了又走了。」

「他怎麼放心讓師姐一人在此？」

「他當然還要回來。」

「他去幹甚麼會比陪師姐更重要？」

「你不要多問，他自然有十分重要的事。」

這工夫司馬靈和苗如海又打了一百六十多招，司馬靈身法靈活，號稱「八臂狻猊」，自然除了輕功了得之外，招術也有過人之處。

苗如海則是穩扎穩打，不貪功，不急進，步步爲營。

這時司馬靈疾點苗如海的氣海穴，苗如海却猛劈他的「志堂穴」。

任何人被點中或劈中，都可能倒地不起。似乎兩人較上了勁，寧願同歸於盡。

在緊要關頭，兩人同時收手，但司馬靈仗着他的身法靈活，戮了苗如海一指。

苗如海也沒有繳白卷，也掃了對方一掌。

雙方受傷都不重，各退了三步。

這工夫黑道盟主之那邊小門開啓，道：「今夜到此爲止。」

公證人立刻敲起了雲板，宣佈道：「奉盟主之命，較技第一天，到此爲止，明天同一時間開始比鬥。」

苗如海正要下台，沒想到司馬靈突然施襲，台下大嘩。

苗如海未防這一手，要閃已是不及，「噗」地一聲被一掌砸下台去。

台下有很多人大叫：「卑鄙！不要臉！」但苗如海傷得極重，已被抬入棚中。

可惜公證人當時已下了高椅，似乎兩位盟主也沒看到，這件事竟然無人過問。

但司馬靈一下台，小曲迎上去，道：「你司馬大俠的名氣都是這麼混來的？」

司馬靈冷冷地道：「小鬼你最好走開點！大爺煩得很！」

小曲說道：「我有一個專治煩躁的偏方！」

「甚麼？」

「就是這個——」伸手就抓，司馬靈低估了這小子，差點被抓中面頰，不由盛怒。

可是他是以快出名，小曲比他更快，這正是他的特長。因爲他學的是小巧中的小巧。

司馬靈剛才施襲，大多人都極不滿，觀衆立刻圍攏過來看熱鬧。

司馬靈很想十招八招就把小曲砸倒，可是越想如此就越是辦不到。

甚至還有人爲小曲加油：「小子，加點勁，再有十來招也差不多了！因爲這傢伙只會偷襲，面對面一招一式地去幹，他不是個兒！」

司馬靈一招緊似一招，小曲只守不攻。所以自保是有餘的。

結果打了六十多招，司馬靈硬是佔不到半點便宜。

一個人與人動手就怕光火暴躁，他總以爲自己和小曲動手是大才小用，這種心理很危險，所以時間稍久，小曲見他精神不集中，開始攻擊。

小巧就是貼身攻擊的招式，這種工夫先天上必須身子瘦小，才能靈巧。加上四周圍觀的人都給小曲加油，司馬靈內心生了悶氣，居然一個疏忽，竟被小曲得手，「唰」地一聲，左腋下衣衫被撕了個洞。

雖說僅是衣衫被撕破，但高手與人過招，連衣襟也不能被人摸一下。

小曲一招得手，立刻躍出圈外，站在江紫燕身邊。

剛才是他自作主張，想整司馬靈一下，江紫燕並不同意。

司馬靈這種人，既能在台上施襲，他的人格操守自然談不上，輸了就是輸了，却又不服氣，越過人牆掠出，撲向小曲。

小曲往江紫燕背後一閃道：「怎麼？輸了賴皮？」

江紫燕道：「司馬大俠請住手！」

「閃開！這小子太混帳，我讓他，他却不知好歹！」

江紫燕道：「他還是小孩子，司馬大俠何必和他一般見識？」

「妳是閃不閃開？」

江紫燕道：「不閃開又如何？」

司馬靈一把抓來，江紫燕不避不閃！立掌去切他的爪子。司馬靈不信她的嫩手會有甚麼絕活兒，硬抓上來。

那知他的爪子被切中，有如被鐵石砸中一樣，手骨欲斷，心頭大驚收了回去。

他知道這是「金剛手」，會這玄功的不多，就難怪她身後這小子，才不過十八九歲就那麼了得了。

司馬靈丟了一次人不能再丟人，立刻收手，道：「算了！在下不和年輕人一般見識。」

「是啊！」江紫燕道：「司馬大俠畢竟是有身份的人。和這個渾小子計較甚麼呢？」

× × ×

胡兆中帶着方婕又奔出三十里左右，天也快亮了就落了店，小胡一口氣睡到正午，醒來時方婕不在。他起身漱洗之後她才回來。

「方姑娘沒有好好睡一覺？」

「有，我比少俠早醒一會，出去叫了飯菜。想必少俠也餓了吧？」

「當然，吃了飯也好趕路。」

方婕道：「少俠有急事嗎？」

「哦！是的，此事十萬火急，躭誤不得。」

不一會送來飯菜，二人吃過後就上了路。秋高氣爽，也不算太熱，二人一口氣



走到天黑，來到山坳處，兩匹快馬自後面追來。

胡兆中往路邊一讓，那知兩騎停下，人也跳了下來。其中一個鬚髮幾乎全白，大約在六旬左右，另有一個四十出頭，太陽穴高高隆起。

胡兆中居然不認識這二人，老的道：「你把這賴債的女人先拿下。我來對付這個。」

四十來歲的漢子立刻撲向方婕。

胡兆中接住這個馬臉老人，只試了兩招，知道這老人比那侏儒和另外追方婕的兩個漢子更棘手，難怪他那麼篤定了。

這老人的武功不大像是中原的武學，路子詭異，內力也十分渾厚。

可是胡兆中更不含乎，和他連對三掌，老人却不敢再硬碰硬了。

大約三十來招，方婕竟被那四十來歲的漢子扣住了脈門，立即被點了穴道丟在一邊。

胡兆中大急，立刻認眞拚了起來。

他本以爲方婕可以折騰七八十招的。

老人接了五十招，有點左支右絀，那四十多歲的漢子也上來了。

兩人合來，當今武林高手沒有幾人能接得下來。

但是，在老人和那漢子的感受上，一個人如此，加上一個也沒有好轉些，加之小胡招式陡變，沒出五招，砸了那漢子一掌。

大約又過了七八招，老人也挨了他一拳。那漢子捨命上來支援，胡兆中不再留情，一掌貫入老人胸腔之中。

大漢作困獸之鬥，不久也被擊碎了頭骨。

胡兆中解了方婕的穴道：「方姑娘，妳沒有受傷吧？」

「還好！小女子又欠少俠一次救命之恩。」

胡兆中道：「方姑娘，以後不要再客氣了！」

「胡大哥，話雖如此，稍有良知的人，又怎能或忘這份恩情呢？」

「走吧！不要談這些了！前途的險阻，仍然不免，我們還要小心。」

又走了數十里投了店。一落店，方婕就感到不舒服，躺在床上也不想吃東西。

「方姑娘，妳怎麼哩？」

「胡大哥，我沒有甚麼，躺一會就好了！」

「是那裏不舒服？」

「只不過是胸口悶脹，還有點頭暈而已。」

「是不是白天被那人點穴受了傷？」

「胡大哥，我也不知道。」

「找位大夫看看吧！」胡兆中道：「出門在外，自己的身子可要特別當心！」

「不必了！胡大哥，也許推拿一下就好了！」

胡兆中說道：「這很簡單，推拿並不難。」

方婕道：「多謝胡大哥……」

可是胡兆中忽然發覺這件事雖不難却很不方便，她的胸口悶脹，要是推拿胸口，男女有別，實在是一件尷尬的事。

胡兆中怔在床前，擎着雙手不知如何下手。

「胡大哥，你是不是很爲難？」

「方姑娘……我只是覺得不大方便而已。」

「胡大哥，武林兒女，應該不必太計較這些的。」

「好吧！」他把雙手放在她的胸口，她痙攣了一下，他也一樣。

武林少女，發育的情況自然比一般民間女子要均衡得多。她的胸部很發達挺拔，所以雙峯之間的空間不大。

在這不大的空間上進行按摩，不大可能不碰到軟綿綿、顫巍巍的雙峯。

而按摩的部位，就是雙峯之間的「正堂」「膻中」「中庭」和「鳩尾」數穴。

加之，她被按摩胴體顫動，而一雙美眸又傾注在小胡臉上，小胡忽然心跳了起來。

方婕是個相當動人的女子，也許是由于多次救命之恩，這報恩心情使她顯得十分柔順，似有有求必應的準備。

女人身上十分柔軟，的確和男人不一樣。

推拿了一會，胡兆中道：「方姑娘，好些了沒有？」

方婕道：「好多了！胡大哥，你休息一下吧！」

「我不累！」

「胡大哥，不用再推拿胸口了！現在腹部也有點不舒服！」

胡兆中把手移到她的腹部道：「是這裏？」

「再往下一點。」

「這裏？」

「還要往下一點。」

胡兆中推拿起來，她的胴體微微蠕動，這種使男人有暈船一樣的感受。

「胡大哥……再往下一點點……」

胡兆中手上發熱，身上也發熱，再往下一點，幾乎就不是小腹部位了，他沒有再往下。

小胡很開朗，但他有分寸，他對江紫燕的情感十分執着。

雖然方婕的條件並不比江紫燕差多少，什至在魅力方面也許還勝過她，但小胡不是見異思遷那種人。

儘管此刻方婕美眸中有不可抗拒的火燄在跳躍，在吸引。她身上散發着少女獨有的芳香和體香。

小胡是人，而且是血氣方剛的年輕人，他並非就沒有需求的衝動。只不過理智還能適時潑出冷水，使之清醒而已。

「方姑娘，妳睡一下就好了……」他收回手，覺得這女子太成熟了，像熟透的草莓，只要撮口一吸就會順喉而下。

他算是個多情的男人，所以江紫燕一下子就迷上他，他也迷上了江紫燕。

還有不少的少女，也曾想接近他，却都碰了釘子，這足以證明，他多情而非好色。

正是所謂：多情者必好色，而好色者未必盡屬多情；紅顏者必薄命，而薄命者未必儘屬紅顏了。

「謝謝你！胡大哥……」

「方姑娘，我說過，不必客氣。」他立刻回房休息。她長長地吁了口氣。

半夜過後，他忽然驚醒，發現她正在為他蓋夾被。

「方姑娘，妳……」

「胡大哥，我發現你像小孩子一樣，晚上會蹬被子，我……我來為你把被子蓋好。」

「方姑娘，這太不敢當了！」

「胡大哥，你口口聲聲要我不必客氣，而你自己却又客氣起來了！」

「我？」

「是啊！你救我好幾次，我照料你的起居又算得了什麼？」

「方姑娘，妳不是不舒服嗎？何必管我？況且明天還要趕路？」

「胡大哥，不必急在一時嘛！坐下來聊聊好不好？」

「不早了！方姑娘。睡吧！」他轉身向內睡了。

第二天走到正午，太陽猛烈，二人都是大汗淋漓，尤其山野中沒有一絲兒風，有如火烤。

他們來到幽靜的小溪邊，兩岸樹林掩映，十分涼爽。

胡兆中道：「方姑娘，咱們在此休息一下。」

方婕拿出乾糧邊吃邊談。方婕道：「走了一身汗，何不下溪洗個澡泡一泡，也好去去暑氣。」

胡兆中道：「有人經過不好意思。」

「胡大哥你眞迂。」方婕道：「我們不會往下游走一段路，那兒根本沒有小徑，也就沒人經過。」

這麼熱的天氣，任何人遇上這清澈的小溪都會經不住它的誘惑。

於是，二人在下游樹下脫衣下水。

兩人都穿了內衣下水，一時游興大發，小胡在小溪兩岸游了幾個來回。

一時興起，他潛入水中捉魚蝦以及小龜。

但當他潛出二十餘丈時，他忽然看到一個未穿任何內衣的女人下體站在水中。

這眞是個驚心動魄的景象。

他長了這麼大，還沒見過十七八歲少女的下體。

原來他們分兩處下水，岸上有些草木，人都看不到對方。沒想到他在水中潛泳，忘了那邊是方婕的天下。

由于在水底一口氣已蹩完，非出水不可，他一出水，自然看到了上身也赤裸的方婕。

這畫面確能使小男人目眩神搖。

但小胡道：「方姑娘妳……」

方婕雙手捂胸，轉過身子說道：「胡大哥我在洗衣褲嘛！天熱出了一身大汗，趁機脫下來洗一洗，搭在陽光下一會就乾了！」

「方姑娘，還是快點穿上好些，要是有陌生人看到就不好了！」

「胡大哥，你的內衣也脫下來讓我為你洗洗好不好？」

「謝了！方姑娘……」他回到二十丈外他的下水之處。想想剛才水下的景象，心頭又跳了起來。

× × ×

武夷山競技已到了第六天。

由于弦月還未出現，台邊有幾根松油火把，台下也有數十根發出「必卜」聲。

今天開始，上台的竟是一個頭上紮有一條冲天小辮的小女童，一身彩衣，長得甚是可愛，看來不過十一、二歲。

這小女童前幾天都沒露面，似是剛到的，她居然雙手叉腰在台上一站，道：「哪一位願意上台印證一下。」

台下紛紛議論，但却無一人上台。

這原因是，勝了這女童不光采。萬一輸她一招半招，這個人可丟大了。

等了一會女童見無人上台，向台上掃視了一匝，目光忽然落在江紫燕的身上，道：「好，就是那位姐姐上台。」

江紫燕對小曲道：「師弟，這小女孩交給你了，但要注意，由于她剛才上台的身法怪異，千萬不可輕敵。如果勝了，也不要過份，能不傷她是最好，上去吧！」

小曲道：「師姐，人家會不會說我欺負小孩子？」

江紫燕道：「不會，第一，是這小女孩向我們叫陣的，其次，這兒的人除了小女孩，就數你的年紀最輕了！沒有人會笑你。」

小曲這才一躍上台，女童道：「我要那位姐姐上台，你上來幹甚麼？」

小曲道：「今夜與會的人你的年紀最小，我的年紀次小，所以我們二人動手還湊合，年紀大的人都不屑上台。」

「不屑上台？誰敢這麼托大？」

「這不是托大，而是人情世故，這道理你還不懂。」

「好！」女童上下一打量，道：「你能行嗎？」

小曲道：「我就算不能打人，挨打總還湊合。」

女童「格格」笑道：「你眞有意思！挨打也值得誇耀嗎？」

小曲道：「挨打雖不值得誇耀，但這也是一種特長，不信妳試試看。」

女童說道：「你厲害還是那位姐姐厲害？」

小曲道：「我們都不厲害，只是我師姐比我好些。」

女童道：「我要動手了！你可要小心點！」

「慢着。」小曲說道：「妳能不能告訴我妳是哪一派的？妳的父母或師父是誰呢？」

女童頑皮地搖了搖頭：「我不能告訴你。」

小曲道：「至少妳可以告訴我妳叫什麼名字吧？」

「可以。我叫小軟！」

「是哪兩個字？你姓蕭？」

「不，大小的小，軟硬的軟。」

小曲道：「好怪的名字。」

女童道：「你叫什麼名字？」

小曲道：「我叫小硬。軟硬的硬。」

女童笑彎了腰道：「你這傢伙可眞有意思！我叫小軟，你叫小硬。如果我叫小白，你就會叫小黑了？」

小曲道：「我眞的叫小硬。」

兩個公證人見他們二人在台上戲謔，也不加以制止。台下的人見他們胡鬧，躭誤時間，有人發出噓聲。

小軟道：「我看看你到底有多硬——



」忽然如箭射到，雙掌疾拍，瞬間拍出七八次。

小曲心頭一凉，這簡直是個小妖精嘛，他的小巧很少遇上敵手，想不到這女童也未必遜色。

小曲的輕敵之心立刻消失，認眞動手，他看出，這女童的掌法非小巧工夫，却有點類似，以飄逸、快捷和詭變為主。頗似師父所說的「曇花掌」。

曇花一現，是表示曇花是最短暫的花卉。那麼這掌法就是以變幻莫測為其特點了。

小曲一拆解，也不反攻。大約三十招過後，女童大聲道：「住手！」

小曲立刻停止。

女童道：「想不到你還眞有一套，有資格叫小硬了！」

小曲道：「妳的掌法詭異莫測，至柔至綿，妳也有資格叫小軟了！」

女童道：「你師姐似乎很不滿意你的表現。」

小曲扭頭向台下望去，絕未想到女童猛攻而上，小曲分神之下中了一掌。

小曲道：「妳這一手太不光明。」

女童道：「動手過招，殺敵致果，本就兵不厭詐，我有什麼不對？」

小曲心想，你想佔我的便宜，還差一截子呢，他道：「雖然妳是取巧，能拍我一掌，也不單純。」

「當然！」

「似乎與會的還有比妳更年輕的……」他向台下左邊瞟了一眼。

女童跟着往台下一瞟，就知道上當，小曲出手逾電，「啪」地一聲，把女童擊退三步。

小軟打人很樂，被打就不樂了。大眼怒睜，道：「你好賴皮！」

小曲道：「彼此，彼此！」

小軟又攻上來，五十招仍無法得手。一急之下，竟哭了起來。小曲立刻疾退三步道：「算了！不必打了！」

「不行！我非撈回來不可！」她往上逼，小曲就繞台後退，道：「妳偷襲我一掌，我也回妳一掌，誰也沒有吃虧。」

小軟緊迫不捨。就在這時，忽然又有人上了台，道：「小軟，妳我兩人對付這個小子。」來人說打就打。

小曲一看，竟是個十一、二歲的男童，也紮着冲天辮子。只是沒有女童清秀可愛，這男童塌鼻、掀唇，眼睛很小。

但是，這小子的身手却不比女童差。

小曲立刻就陷入了苦戰。

江紫燕有點緊張起來，她發現，兩位盟主都在小窩中偷看。

這兩個男女小童是什麼來歷？

雖然大會沒有限定較技者的年紀，但十一、二歲的童子，則應在限制之列才對。但公證人和盟主都沒有阻止。

小曲應付女童自然綽綽有餘，但加上男童就十分吃力。不過他雖然年紀輕，由于經常與人起糾紛，愛打架，他的作戰經驗却十分豐富。

這工夫古涵道：「谷兄，這兩個娃兒是什麼來路？」

古涵說道：「如果在下知道，早就說了。」

余介人道：「古兄，你也不必看我，我也不知道。」

無心道長說道：「不知各位有沒有看出來，這兩個小童的武功不大像是中原武學。」

衆人雖未出聲，至少表示不反對無心道長的看法。

余介人道：「在下以為這大會有點怪異。兩小童本就不該讓他們上台，而上台胡鬧，主持人却又不加制止。」

谷懷道：「對，至少我以為這兩個小童大有來歷……」

就在這時，小曲忽然被男童砸了一掌，他往左側一栽，狀似要倒，這工夫女童在右，男童在左。似要打落水狗一舉把他摞倒。

小曲是個專門捉弄別人，刁鑽透頂的年輕人，他挨這一下子只是拋磚引玉，因為他不想久戰，就在兩童的一掌和一脚先後到達他的身後時，他忽然車轉了身子，一脚踩出女童，一把揪住了男童的脚踝往台下一送。

兩個小童都尖叫着飛到台下去了，而小曲也不戀棧，立刻飛身下台。

小曲並沒有認眞整他們，反之，剛才使他們重傷，輕而易舉。

台下傳來掌聲。小曲正要回到江紫燕身邊，忽見一年輕少婦攔住了他的去路。

江紫燕幾乎一看就知道來者不善，這少婦美目中充滿了殺機。而且她深信這少婦的身手了得。

江紫燕立刻走近。

小曲往左，少婦也往左，小曲往右，少婦也往右，小曲道：「要較技到台上去，這算什麼？」

少婦冷蔑地道：「哼！上台？你還不配！」

小曲道：「我是知道也許不配，但除了你外，台下數百人却都不知道到底誰配誰不配？」

小曲連嘴皮子也不饒人。

少婦冷峻地道：「你似乎以為沒有人能拾奪你？」

小曲道：「我相信台下同道都會看出來，你來勢洶洶，頗有這種不可一世的想法。」

少婦盛怒，一指戳來。

小曲正要還手，江紫燕在他背後伸手一扳，小曲往左栽出兩步，江紫燕正好補上位子，立掌迎上。

少婦見她硬撞她的指頭，知道江紫燕掌上工夫了得，但她對自己的指法却也十分自負。

這不過是瞬間的事，掌指一撞，江紫燕心頭駭然，因為掌心奇痛。

但少婦更吃驚，她的中、食二指有如斷裂，奇痛椎心。

然而，並非因此就可以駭退這少婦。當然，江紫燕也並非就此而被懾服。她們不過是都不敢再輕估對方而已。

少婦冷冷地道：「姑娘，咱們不要在此湊熱鬧如何？」

江紫燕道：「妳的意思是？」

「找個清靜的地方——」

「不在此處而另找地方，是否表示妳另有企圖？」

「原來妳的身手不差，胆子却不怎麼大。」

「要是胆子大而身手低那就糟了！」

「好利的一張嘴！」

「我看妳也未遑多讓。」

少婦稍稍攷慮了一下，道：「我會找妳的，在大會之後。」

江紫燕道：「妳要是眞的找我，我一定要好好接待妳。今天的事，妳不責備兩少上台胡鬧，居然怪起別人來了！」

少婦道：「妳雖不醜，却令人看來厭惡！」

「對，有所謂：貌有醜而可觀者，有雖不醜而不足觀者；文有不通而可愛者，也有雖通而極可厭者……」

少婦似乎辯不過她，哼了一聲，牽着一對童男女就走了。

她並非進入任何客棚，而是緩步下山走去。

小曲低聲道：「師姐，這女人似乎不弱。」

「又豈僅是『不弱』而已。」

「要是師姐剛才和她動手的話……」

「我也沒有十成十的把握。」

「八九成總有？」

江紫燕道：「記住！好手很多，要是人家指名叫陣，固然不能不上台，反之則不必强出頭。」

余介人低聲道：「名位仁兄，可知這少婦的來歷？」

衆人皆搖頭。

余介人也不出聲了。谷懷道：「好像你知道似的。」

余介人低聲道：「各位想想看，剛才那兩個童男女像不像兩個有問題人物？」

衆人想了一會，谷懷忽然動容。但大家都沒有說什麼？

## 施盡媚術　陷害少俠

屈指一算，武夷山競技巳是第九天了。這天晚上，胡兆中和方婕二人宿在山洞中，那是因爲趕路過了宿頭，而方婕實在也太累了。

「胡大哥，就在這兒遷就一夜吧！」

「好吧！只怕妳睡不慣。」

「胡大哥，這一、兩個年來，小妹爲父兄復仇之事，經常在外奔波，睡山洞草寮，巳經是習以爲常的事了。」

「嗨！眞難爲妳！」

「胡大哥，吃點乾糧吧？」

「方姑娘，我不餓，只想喝點水。」

方婕自鎭上客棧中帶來一個碗！正是作爲在路上喝水用的，她到洞中泉水處勺了一碗端給他。

胡兆中喝了一碗，她道：「胡大哥，是不要再來一碗？」

「不要了！謝謝妳！」人却巳躺了下去。

「胡大哥，我來找些乾草給你舖着，入夜巳經很冷了！」

「算了！我以爲沒有什麼，你快休息吧！」

她還是找來一些乾草爲他舖上。胡兆中道：「方姑娘，妳呢？」

「我不要緊。」

「這是什麼話，還是妳睡在草上吧！我比妳耐寒些。」

「胡大哥，其實女人的吃苦能耐要超過男人的，我就睡在旁邊好了！」

胡兆中不久就睡着，但不知睡了多久，忽然痛醒了，只覺得全身骨節無一處不痛，而且還有點發冷。

「糟了！可千萬不能生病。」他告訴自己，他一旦病倒，一切都完了。

他自學藝以來，在最初還常常生病，但後來就沒有了。他眞想不通，就因爲睡在石頭上受了風寒。

這混身疼痛難忍，全身發冷更難忍，他呻吟了一聲，把她驚醒了。

「胡大哥，你怎麼哩？」

「我……我混身痛……還發冷。」

「胡大哥，一定是受了風寒，我說過，如今天巳經冷了。要小心的，只可惜我身上又沒有藥。」

「也許躺一會就會好的。」

「胡大哥，要是能使你出汗，也許就會好的。」她忽然脫了外衣都蓋在他的身上，胡兆中混身發抖，看來越來越厲害。

方婕流淚說道：「胡大哥，這可怎麼辦？」

「方姑娘，妳別担心……」

「我怎麼不担心？萬一你的病拖延下去，誤了你的大事怎麼辦？」

「應該不會的……」

「胡大哥，要是你的病未好，請告訴我是什麼事？小妹代你去辦。」

「方姑娘，不是我小看妳，妳辦不了的！」

「是的，我知道自己身手有限，胡大哥，要不要我揹你到鎭上去求醫？」

「不行，方姑娘，你揹不動我。」

「可以的，胡大哥，只是走得不會太快而巳！我來試試看好不好？」

「不必了！方姑娘，明天早上看看再說吧！」

又過了一會，胡兆中更冷，牙齦打戰，混身發抖。方婕在一邊不停地流淚，說道：「胡大哥，我不該叫你留下宿此山洞的。」

「這……這怎麼能怪妳？」

「胡大哥，你混身很痛？」

「痛還可忍，這打內心來的寒意簡直難以忍受。」

方婕連連搓手，道：「這可怎麼辦？怎麼辦？」原地打轉，焦急萬分。

忽然，方婕匆匆脫衣，居然是完全脫光。

胡兆中並未看到，他閉着眼睛强忍。其實他最痛苦的是怕誤了大事。

要是此刻他看到她全部脫光，赤裸裸地躺下鑽入他身上蓋的衣服之內，而且緊緊地摟抱了他，他會嚇昏。

小胡大吃一驚，道：「方姑娘妳怎麼可以這樣？」

方婕悲聲道：「小妹總不能眼看大哥凍死！」

「可是這對妳不是太……」

「大哥，要是你死了！我活着還有什麼意思？大哥，你摟着我可感覺好些。」

「好些……好多了……方姑娘……我對不起妳……」



「大哥，我並不需要你說對不起。只要你能好了！我死了都無所謂……」

他感覺她的胴體上很溫暖，摟緊之下，除了軟之外，還有說不出的滋味。

至少冷是好多了。他被她摟着，這胴體肌膚的摩擦接觸，以及敏感部位的密接，她身上的熱度更高，顫抖也更厲害了。

奇的是，小胡身上巳不太冷，混身骨節也不太痛了。

她似乎怕羞，把頭深深地埋在他的懷中。

又過了一會，他身上的疼痛幾乎全失。冷也消失了。胡兆中大爲驚喜，至少巳經不會躭誤大事了。

這當然都是方婕的功勞，他十分感激她。

可是，病人的慾念難以形成，一個沒有病的人就不同了。

柳下惠不過是坐懷而巳，有幾個年輕力壯的年輕人在這赤裸緊擁之下而能無動於衷的？

這是可以想像的，慾念一動，生理上自不免有所律動。她摟得更緊，抖得更厲害了。

但是，小胡雖也是凡人，却不能掩耳盜鈴，忘却江紫燕。

如果他做了這件事，他就配不上江紫燕，也對不起江紫燕。

可是她摟得太緊，他能體會得到，她也到了慾火高張而難以控制的時刻。

這本來是無可厚非的，一個正常的女人，在這情況下，這就是正常的表現，不如此就不正常。

問題是可不可以這麼做？做了以後會有什麼後果？這後果會造成多大的不幸？

她的臂上用力，呼吸迫促，他們都能十分清晰地聽到對方和自己的心跳聲。

她此刻似有把他翻到身上的意圖。

「不！我不能！」他心中大聲告訴自己。如果這次攷驗都經不起，他還算什麼俠士、君子？

他忽然大力掙開，一躍而起。

的確，他完全好了，身也再不痛，更無發冷的感覺。爲什麼會這樣？這病來得太突然，去得也快。

方婕尷尬地蜷在地上，當然，胴體都裸露着。胡兆中急忙背過身子道：「方姑娘，妳救我，帮助我，照料我，我非常感激，但我不能這樣做。」

「胡大哥……」方婕雙手掩面。

胡兆中說道：「方姑娘，我很對不起妳。」

「胡大哥，你有什麼錯？」

的確，他實在沒有錯。而且他以爲今夜喝了那一碗山泉之後，怪病不久就來了。並非說他就不會生病，而是武功有了這麼深厚基礎的人，是不易生病的。

况且，就算會生病，又怎麼會不一會不藥而癒呢？

胡兆中是個聰明人。擧一反三想想，不免犯疑。但他只是犯疑，却不便表示出來。

「胡大哥，小妹受你兩次救命之恩，無以爲報，只有出此下策……」

「方姑娘，這是下下之策，如果剛才我一個把持不住，老實說，那不是報答我，而是害我，我會終生不安的。」

「胡大哥，也是我太醜，沒有你那位江姑娘長得美！」

「妳……妳怎麼知道我有個女友姓江？」這眞是意想不到的事。

方婕愣了一下，她發覺自己失言，但她的反應也很快道：「姓張的也就是弓長，是大姓，我猜想不是姓張必是姓李，不過是信口開河套你的話，巧的是，胡大哥的女友居然是姓張的。」

胡兆中也不笨，知道她轉彎得十分技巧，也不揭穿。天才濛濛亮，二人就上路了。

×　×　×

較技大會巳進入第十天了。

這些天來，每天都要死三五人乃至於七八人不等，十天下來，大約巳死了五十人以上。

所以在這山腰不遠處，出現了一些新墳，增添了新鬼。

有的自然不願埋骨於此，那是有家有業，有山有派的，部下把他們的屍體送回原籍安葬。

不過到目前爲止，幾個大門派如武當、長白、終南等派的一流高手尚未上台。

今夜一開始，一個中年人上了台。

此人看來不過四十左右，但却禿了頂，頭頂上甄光瓦亮地沒有一根頭髮。

「在下來自西南邊陲，相信與會之人，很少有人認識在下的……」

這時另一人一掠上台，道：「我認識你，你就是『禿龍』姜沖。」

「禿龍」姜沖道：「不錯，如在下沒有看走了眼，你大概就是『病虎』蔡一農了。」

「不錯，在下正是蔡一農。」此人綽號「病虎」，面色果然蒼白，有點憔悴，看來像是生過一場大病。

姜沖撤出了雙斧。蔡一農用杵，杵通常都比較沉重，是臂力大的人所使用的兵刄。

像蔡一農這個病夫模樣的人，用這兵刄實在令人不敢置信！

姜沖道：「蔡一農，我們就以五十招判輸贏勝負。五十招一到，不管有未分出勝負，都要停手如何？」

「好主意！就照你的意思！」

姜沖雙斧一分，力劈七八斧。但蔡一農在對方最後一斧劈來時，掄杵一架，姜沖大吃一驚，左斧差點脫手。

「鷹立如睡，虎行似病。其實正是牠們攫食人畜的手段」。這也正是暗示，君子要聰明不露，才華不逞，才能够肩鴻任鉅！

姜沖不敢再輕敵，精粹盡出。

也許兩人都希望能在五十招內擊敗對方，也可能都希望五十招內會被擊倒！

但是，就在第五十招上，兩人孤注一擲，全力施爲，不留餘力，「噹」地一聲，兩人同時各退三四步，倒地昏了過去。

這倒是鮮事，台下大嘩。

有人建議上台看看，但公證人示意禁止，他們必會醒來。

因爲此刻若許可別人上台，一時也弄不清是些什麼人？萬一是這兩人的仇人趁機下手怎麼辦？

於是台下的人在一陣喧嘩之後，鴉雀無聲，注視着台上的動靜。

就在半盞茶工夫之後，兩人幾乎同時醒來，一躍而起，又戰在一起。

台下又是一陣嘩然。

兩人猛砸狂劈，像是有深仇大恨，都想把對方撂倒台上似的。

那知大約又在二三十招時，二人全力一擊一接，在巨震之下，兩人又各退了三四步倒地昏厥。

這次台下傳來一陣爆笑。

當然，公證人還是不許別人上台，大約又是半盞茶工夫，二人又幾乎同時醒來，一躍而起，同時大喝一聲，兵刃出手。

雙方都在大喝之後把杵及一斧向對方射去。

誰都以為他們的目標是對方，却絕未想到並非如此。一斧一杵自二人耳旁高速掠過，接着傳來兩聲慘嚎！

原來杵和斧分別擊中了較技台兩側高椅上的公證人。

這兩位公證人是兩位盟主推派的，較技者殺公證人，非但盟主盛怒，台下的人也起了公憤。

兩位公證人一個被斧劈中左胸，斧頭幾乎完全沒入胸膛之中，連椅子也向後翻倒。

另一個被巨杵戮中，由于力量太大，非但椅子倒下，還被擊出三四步。

台下大嘩，有人要上台去收拾這兩個人。

但兩位盟主立刻自後台出現了。

這時蔡一農道：「各位同道，我倆殺此二人，是因為這是兩個走……」

走什麼？下文還未說出，兩位盟主巳同時大喝一聲：「兇手找死！」

白道盟主尉遲杰一撲向姜冲，黑道盟主單于超撲向蔡一農。

這工夫余介人、無心道長及谷懷等人，都霍然站起，谷懷道：「各位，我的看法不同：……」

余介人道：「對，我也有此同感，姜、蔡二人殺公證人，必然另有隱衷。」

無心道長宏聲道：「兩位盟主似乎應該讓他們說明一下，為何要向兩位公證人施襲？以便大白于天下……」

但是，黑道及中立派棚中，有很多人大叫「殺死這兩個兇手！」聲浪極大，無心道長的話，兩位盟主可能沒有聽清。

或者聽到了而忍無可忍，非懲罰他們不可，未出三五招，姜、蔡二人各中了一掌。

姜冲在中了一掌，口噴鮮血之後，仍然大呼，道：「我們不是兇手，我們只是要揭開一個陰……」

第二掌又被擊中，姜冲的屍體巳飛下台去。此刻的蔡一農也倒在台上死亡。

有人大呼「要得！」也有人說是「罪有應得」。

這時白道盟主尉遲杰抱拳道：「我們當初宣佈自由發揮，不必點到為止的動機，主要是求眞求實。絕非助長暴力或殺戮，而且事先也作過聲明，這兩位的行為非但違規，簡直就是藐視大會，對盟主不敬，更無視乎數百同道的尊嚴！」

黑道盟主道：「尉遲兄說的不錯，有很多人有個錯誤觀念，以為黑道的人都是不幹正事，終日打家刦舍，姦淫擄掠之輩，其實這是不對的，黑道不乏正義之士，白道也有不少陰惡揚善之徒，不可一概而論，姑不論兩位公證人無錯，不應被殺，就算他們有錯，也要把話先交待清楚再向他們邀戰，怎麼可以先殺了再說？」

這的確是不對的，然而，兩位盟主殺死姜、蔡二人，豈不也犯了此一錯誤。

無心道長等互視一眼，大家都沒有說什麼，但心情十分沉重。

世界之大，無奇不有。較技大會居然發生了這種事。

可見蔡、姜二人根本是有備而來，上了台兩敗俱傷昏倒，起而再戰，繼而昏倒，都是事先計謀好的。

然後在躍起時，作狀要以出手兵刃戮死對方，目標却是兩邊的公證人。

人坐在高高的椅子上，又是事出陡然，就算是高手，也難逃此刦。

這工夫立刻有人上台把死者的屍體弄走，由于這二人都無朋友或親人在此，就把他們葬在附近山坡上。

同時又經兩位盟主推派了另兩個公證人，一為白道，一為中立派的人，並無黑道的人物。

這也是黑道盟主故示無私的表現。

谷懷道：「蔡一農這個人我雖不熟，却聽說為人急公好義，口碑極佳。」

這工夫黑道棚中有人上了台，幾位掌門人一看，不由微微色變，竟是嶺南十八峒的峒主苗金。

此人約五旬，一身苗裝，手持狼牙棒，臉上還塗上了彩油。

一看此人的神態，就知道他是個野蠻人，開化的程度不高。

無心道長道：「此人的狼牙棒上工夫了得，聽說傳自七十年前被逐出中原的魔頭劉大為。」

余介人道：「古兄似乎認識此人。」

古涵道：「我和他有一面之識，那是在百粵遇上的，且交過手，那次是在船上，後來因船被弄翻，我們都翻落海中，所以沒有打出結果。」

余介人道：「總該試出此人的功力如何？」

古涵苦笑道：「余兄，不是在下自貶身價，若認眞拚下去，一百五十招以內奈何不了他！」

這工夫苗金揮着狼牙棒道：「哪一個上台來玩玩？」

叫了兩聲，沒有人出棚，苗金大聲道：「黃拓疆在不在？」

各棚中的人都不由一怔。

誰都知道「翻天印」黃拓疆是黑道巨擘，而苗金自然也是黑道中人。

一般來說，黑道對黑道人物是不該自亂陣脚的。

這工夫黑道棚中走出一人，道：「我就是黃拓疆。」

苗金揮着狼牙棒道：「我叫你的名字，就是要和你玩，你裝什麼糊塗？」

那知黃拓疆道：「我不願和化外之民動手。」

苗金沒唸過書，不知「化外之民」是什麼意思，道：「你說什麼？」



黃拓疆道：「黃某不和野人動手。」

苗金「哇哇」大叫道：「他媽的！誰是野人？」

「除了你，今天與會之人當中，那還有野人？」

苗金大怒喝道：「姓黃的你敢不敢上台？」

「不敢！」

「哈……」苗金狂笑道：「你們聽到了沒有？他說不敢上台。」

「我當然不敢。」黃拓疆道：「因為你是尚未開化的山頂洞人。我要是殺了你，同道會說我不仁！」

苗金又「哇哇」大叫，道：「你上不上台？」

黃拓疆道：「我說過不敢上台。」

苗金忍無可忍，一掠下台，狼牙棒帶着疾風向黃拓疆當頭砸下。

黃拓疆閃過，一棒又橫掃而來。

黃拓疆再次閃過，却滴溜溜一轉，到了苗金身子後側，拍出淩厲的一掌。

黃拓疆的「翻天印」掌法天下聞名，這一招之力豈是等閑。

那知苗金不避不閃，也不知道他是明知閃不過避不開才不閃避？抑是不怕他的「翻天印」？

武林中不怕他「翻天印」一擊的恐怕不多。

「啪」地一聲正中苗金的後腰。

幾乎所有的人都知道這後果如何？但是，十分意外，苗金既未倒下，也沒受重傷，只被震退了一步半。

黃拓疆打了對方一掌，似也不大好受，因為他的掌心有痲酥的感受。甩甩手，沒有再攻。

苗金道：「黃拓疆，上台去。」

黃拓疆到此，不上台也不成了。此刻若不上台，那就使人相信他是怯戰而不敢上台。

這時古涵道：「黃拓疆可能是黑道中最不像黑道的人了。」

「對。」谷懷道：「此人甘願在黑道棚中，頗有深意。」

余介人道：「谷兄是說……」

谷懷道：「我想他的意思可能是暗示，身在黑道也好，白道也好，只要行為端正，不荒腔走板，黑道、白道是無關宏旨的。」

「不錯。」無心道：「谷施主的見解極為公允，黃大俠確為正派之人，此人留在黑道棚中，用心良苦。」



苗金怒冲冲的飛撲而下，向翻天印當頭梯喝。

「但是……」古涵道：「他的苦心却未獲得應得的尊敬。」

兩人上了台，黃拓疆自衣內抽出了軟劍，這工夫苗金巳攻了上來。

為什麼苗金挨了黃拓疆一掌而未受傷？那是因為他學了劉大為的武功。那魔頭與人動手，自然散發出護身罡炁，可以把力量卸去一半以上。

苗金的狼牙棒以渾猛為主。

黃拓疆的軟劍陰柔而精密。

最初，實在分不出誰強誰弱來？但過了百招，就可以看出一點了。

雖說精密和渾厚都是特長，但其間如內力相差懸殊，就會分出强弱了。

苗金的內力太雄渾。

通常未開化的人力氣都較大，雖說力氣和內力有別，但一個人內在不强，怎會有很大的力氣？

一個野蠻人再學了高深的武功，內力就較平常人更有潛力，而黃拓疆和苗金的內力消長就差在這方面。

內力是一切武功的基礎，內力不如人，招術精奇也只能多拖點時間。

何況苗金的招術並非就不精博。

大約一百五十招之後，苗金大吼一聲，連攻了九棒，威力無儔，把黃拓疆逼退三步。

但黃拓疆反攻七劍，又把苗金逼退了兩步。而且銀蛇一抖，疾取苗金的「氣海穴」。

苗金突然怪笑了一聲，狼牙棒一攪，台下一些高人大吃一驚，因為他們看出不妙。

原來苗金粗中有細，等於誘黃拓疆上鉤，兩下煞手。

「嗆」地一聲，黃拓疆的軟劍竟脫手飛下台去。

大漢大喝一聲，撲上台去，這就是當仁不讓的仁俠作風。

老實說，他也不敢確定自己是否苗金的敵手，但却不忍讓一位風評極佳的俠士慘死於一個野人之手。

而苗金果然已向沒有兵刃的黃拓疆掃出一棒。

這時古涵還未夠上部位，黃拓疆稍一分神，腰上被掃了一棒，連皮帶肉被撕下一塊。

「好野狗！竟然趕盡殺絕！」古涵的大刀帶起風聲當頭砍到。

黃拓疆自然十分感激，若非古涵，他這老命十九不保，立刻下台。

苗金回棒一擋，由於古涵的大刀也十分沉重，絲毫不遜於狼牙棒，論膂力似也不相上下。

這工夫黃拓疆被無心道長派門下把他扶入白道棚中，立刻爲他上藥裹傷，他道：「古大俠及時援手，黃某才能保住一命，不過我必須說明，苗金的武功怪異，古大俠恐怕也……」

無心道：「黃大俠剛才和他動手，可曾試出他有什麼怪異之處？」

「不錯，他的內力雄渾，但又令人捉摸不定。絕不可把他當作一個頭腦簡單的野人。」

余介人道：「黃兄所言極是，但古兄昔年和此人動過手，應該知道他路子。」

無心道：「只可惜古大俠昔年和此人動手不久就翻了船……」

這工夫古涵一連十來刀，把苗金逼到內邊角落處，苗金似有招架乏力之勢。

幾個大門派下面的人都一齊爲古涵歡呼。

那知這歡呼聲未畢，台上突然起了變化，本來被逼到內角上的苗金，突然怪怪地遞出一棒。

無心道長一驚道：「不好——」

劇變發生，因爲古涵的大力無法格開這一棒，正好戳在他的左腹上。

古涵向後疾退中，苗金自然不會發善心讓他活着下台，好像不殺人就不夠威風似的。

他的狼牙棒一擺，再次前挺，猛攢古涵的心窩。

這次較技，不知爲什麼，充滿了暴戾之氣。

古涵一手搓着傷處，他知道，不捂着恐怕連腸子都會冒出來。

人在這情況之下，應變能力自然大打折扣，眼見會濺血台上，但人影一閃，「噹」地一聲，狼牙棒被格開。

這才有人把古涵扶了下去，而上台的，正是谷懷，他們這幾位白道門派掌門，情感深厚，同仇敵愾。

谷懷的巨劍格開苗金的狼牙棒，長驅直入，直貫「鳩尾」要穴。

在這幾位掌門之中，只有谷懷的功力和無心道長相伯仲，而且他們也較高些。

苗金剛才旨在殺人，沒想到幾位掌門人不會坐視而讓任何一位死於台上，所以他的狼牙棒被格開，劍已遞了進來。

苗金畢竟是一代魔頭劉大爲親傳的武功，急切中一轉身讓過要穴，巨劍自他的腋下皮肉中穿了過去。

苗金眞夠狠，大力一閃，皮肉裂開而掙脫，但谷懷誠心想爲古涵撈回點本錢，原式不變，巨劍一挑，苗金知道厲害，只有以小換大，讓他的臀部被刺了一劍。

谷懷自然並不知足，施出他最拿手的一招「性不見命」，「舌」地一聲，狼牙棒和一隻手掉落台上。

谷懷的目的已達立刻下台，苗金在台上發出野獸似的吼叫，最後連狼牙棒也不要了，下台而去。

× × ×

胡兆中和方婕來到一個小鎭上，由於下着大雨，反正不能趕路，就落了店。

飯後已是掌燈時刻，胡兆中道：「方姑娘，反正不能趕路，不如提早休息，養足了精神明天才好趕路。」

方婕道：「胡大哥，你先去睡吧，我還要洗點衣服。」

胡兆中回屋上床，但約半個時辰之後，他忽然一躍而起，穿上鞋子穿窗而出。

原來他並未睡，發現不久前有人在窗外窺伺，他當時還發出了輕微的鼾聲。

他上了屋面，手搭涼篷四下一看，立刻向東方疾掠而去。

他技巧地跟出三五里路，來到一片松林外，隱隱聽到林中有人低聲交談。

他從另一邊進入林中，伏在一株枝葉茂密的樹上俯視，隱隱可見共有三人，兩個男人正是欲對方婕不利，被他趕走的二人，此刻雨已經很小了。

另一女人正是方婕。

胡兆中並沒有吃驚，因爲他幾乎已經猜出來了。

方婕道：「兩位前輩，晚輩已盡了最大努力，可是他……」

「妳眞沒有用，」其中高的道：「憑妳的姿色，居然沒有釣上他。」

方婕道：「這個人很正派，在緊要關頭能懸崖勒馬，足證他對江紫燕是十分鍾情。」

矮漢道：「說來說去還是妳沒有用，男人再正派，總會有佔便宜的心理，你要是硬往上貼，他會不要？」

「是啊，」高的道：「世上還有那種男人？」

方婕道：「晚輩以爲已盡了最大努力，實在是姓胡的太方正，不欺暗室，晚輩辦事不力，願向兩位前輩請罪。」

高的道：「我們本要吸收他作爲己用，因爲此子的武功高强，主子很重視他，既然不成，只有忍痛把他除去！」

矮的道：「妳有沒有套問出他要到何處去？要辦一件什麼事？」

方婕道：「他沒有說出來。」

兩漢互視一眼道：「妳以爲他有沒有懷疑妳？」

方婕想了一下，道：「也許沒有，但在山洞裏在那碗山泉中下的藥，使他渾身疼痛發冷，他事後不可能不懷疑其實如其來。」

高的道：「那是必然的，現在只有把他幹掉了！喏！給妳藥。」



他遞給她一包藥，道：「見機行事，千萬小心，若被他識破，妳就是三五個也非他的敵手！」

「是的，晚輩要趕回去了！以免他多疑……」

方婕去後，高的道：「這樣見色不貳的年輕人還眞少有。」

矮的曖昧地道：「就連你我這把子年紀都抗拒不了她那股子勁兒。」

高的自嘲地道：「可不要太貪，練武之人最忌的就是色慾。」

矮的道：「你是知道，這女人的勁頭很大，我們能抗拒嗎？」

兩人尷尬地一笑，正要出林，「唰」地一聲，五步外站定一人，兩人駭然退了一步。

矮的說道：「小子，你……你都聽到了。」

胡兆中道：「你以爲我是聾子？」

高的道：「你小子到底要幹什麼？」

胡兆中道：「這正是我要問二位的話，兩位要幹什麼？叫一個女人纏住我，動機何在？」

高的道：「你小子不是要去辦一件大事嗎，是什麼大事？」

「大事是有一件，只可惜你們兩塊料還不配與聞。」

「對我們說了！也許我們會爲你拿個主意。」

胡兆中道：「我會說的，那要在把你們兩個擺倒之後——」

往上一撲，兩個全力接着，但胡兆中必須速戰速決，以便及早趕回，什至趕在方婕前面。

所以他全是絕招，這二人加起來也沒接下他二十招，一個被擊中太陽穴，一個被踩斷了三四根肋骨。

在回程路上，棄屍山洞，全力奔掠，大約在快到鎭上小客棧約半里之遙，他繞過她先回客棧上了床。

方婕回來，自然要先看看胡兆中在不在？一看他還睡在床上，就放了心，返屋休息。

胡兆中心想，這女人僅是受那兩個傢伙控制，還是另外有人遙控應該弄清楚才對。

也只有弄清，徹底清除，他才能到某處去辦某一件大事，因而他決定冒一次險，先不要揭穿。

他是希望把更高的控制人物誘出來殺之。

第二天方婕又把早餐弄好，擺在桌上，到胡兆中門外道：「兆中哥，醒來了沒有？」

胡兆中不能不佩服她的虛假，一個很爛的女人，居然能裝出一副清純的樣子，而且一點也看不出是在作戲。

胡兆中道：「起來啦，方姑娘！」

方婕推門進來，把一盆洗臉水放在盆架上，道：「兆中哥，漱洗完了，來用早膳吧！」

胡兆中回答道：「方姑娘，眞麻煩妳了。」

「兆中哥，你再這麼說，我就要生氣了！」

胡兆中心中暗道：咱們就各展所長來演這齣對手戲吧，看看到底是誰的演技精湛？

洗了臉，來到正屋，桌上已擺了稀飯、鹹蛋、燒餅和豆漿等等。

胡兆中心道：「不知稀飯中有毒？還是豆漿中有毒藥？」

方婕柔聲道：「兆中哥，你喜歡吃稀飯還是豆漿？」

胡兆中說道：「我無所謂，妳愛吃什麼？」

「不要問我嘛，我吃飯不大講究。」

「我更不講究。」

「那我吃稀飯好了，這豆漿留給大哥吃。」

胡兆中道：「妳不知道，我早飯不大習慣吃豆漿，我也吃稀飯。」

方婕道：「兆中哥，稀飯沒有豆漿好呀！」

「我知道妳對我好，我很感激妳，不過習慣成自然，這沒有辦法。」

「好吧，我們都吃稀飯。」

胡兆中磨蹭着待她先開始吃了他才吃，他相信豆漿裏必有毒藥。

方婕道：「兆中哥，人家是關心你大病初癒，豆漿比稀飯有補，但是你偏偏不吃！」

胡兆中心想，可不是關心我？就怕我死不了，他道：「妳關心我，我豈有不知之理？我會銘記在心的，今生今世都忘不了的。」

二人上路，又走了一天。

在路上，胡兆中很技巧地注意，似有人跟蹤他們，他却故作不知。

傍晚宿店，他道：「我出去買些食物回來，咱們喝一杯如何？」

「還是我去買吧！兆中哥！」

「不必了！我還要順便到藥舖去抓點藥，上次在山洞中的怪病，還沒有全好，偶爾渾身還會有點疼痛，不過只是很輕微而已。」

「好吧！兆中哥，請早去早回。」

胡兆中出了門，目光一掃，前廳兩個中年人似乎正是一路上跟踪的人，他故作未見上了街。

此刻，這兩人正和方婕在屋中交談。

方婕道：「兩位前輩怎麼來了？」

略胖的一個道：「你有沒有見到金氏兄弟？」

方婕道：「昨夜在數里外的林中見過他們。」

「可是他們不見了！」較瘦的一個道：「我們以爲，他們可能已遭毒手。」

「不會的，二位前輩，胡兆中並不知道金氏二位前輩跟了來。」

胖的冷笑道：「怎麼樣，他們交待妳的任務達成了沒有？」

「沒有。」

「爲什麼？」

「因爲胡兆中他在緊要關頭能有所不爲……」

「沒有用，」瘦的道：「憑妳的姿色與狐媚手段，連金氏兄弟都無法抗拒妳，那小子氣血方剛，他怎麼會是不喜腥的貓兒？」

「眞的，前輩，胡兆中有超乎常人的自制能力。加之他對女友江紫燕一往情深

，硬是能懸崖勒馬。」她搭拉着脖子。

「金氏兄弟怎麼說？」

「他們交給我一包毒藥，今天早上本要弄倒他，沒想到他不吃豆漿偏要吃稀飯，結果……」

瘦的道：「如此看來，金氏兄弟八九不離十兒，已被姓胡的幹掉了！」

胖的面色微變，道：「果眞如此，這小子很可能已經發現了我們兩人。」

方婕說道：「甚有可能，由今晨他不吃豆漿，一定要和晚輩同吃稀飯這一件事看來，他也許已經知道兩位前輩在暗中跟着。」

胖的道：「那就只有趁機聯手宰了他，使他措手不及。」

瘦的道：「就這麼辦，我們兩人先藏起來，他回來時我們先施襲，如施襲不成，三人齊上。」

於是兩人藏起，方婕在爲胡兆中補襪子。

小胡提了些東西返回，道：「方姑娘，妳在縫什麼？」

「兆中哥，你的襪子都破了，不補就會越破越大。」

胡兆中道：「方姑娘，誰娶了妳誰就會幸福一生的。」

「兆中哥，你快別諷刺小妹了！」

「我是眞心話，妳表面上嫻靜，內心一片火熱，又會體貼，不要說年輕小伙子會着迷，就是年紀大的男人也不例外。」

方婕心頭一跳，抬頭望着胡兆中，小胡把菜餚擺在桌上，那都是用荷葉包着，有酒也有飯，道：「方姑娘，來吃吧！」

方婕道：「兆中哥，你先喝酒，我補好了這一隻再來。」

「也不急在一時，先吃嘛！」

方婕走過來，在他身後，隱伏着一個人，此刻胡兆中則啃光了一塊鷄骨，隨手一丟，差點擊中方婕身後那個胖子。

方婕回頭一看，小胡已閃電轉身，制住了方婕的穴道。

方婕還沒有倒下，她身後的胖子一看不好就出了手，口中叫道：「不好，快動手——」

胡兆中也不在乎他們聯手，只是不願躭誤時間，未出三招半就把瘦子砸出五步以外。

此刻胖的凌空撲到。

這三人之中以這胖的身手最高，手臂特長，但他僅支持了七招，被小胡點了他的死穴。

小胡這才坐下來，邊吃邊道：「瘦子，你是說話還是跟高個子一道走？」

瘦子道：「你要我說什麼？」

小胡道：「有關武林當舖中的『武庫』和『炁庫』的事，要鉅細不遺。」

瘦子說道：「胡少俠，你是知道，我們都是小嘍囉，那兒的秘密不會讓我知道的。」

小胡道：「方婕，妳呢？妳才二十左右，此刻死了未免太早了些。」

方婕道：「他們都是小嘍囉，我更可憐，知道的更少。」

「好。」小胡道：「就你們所知道的說說看。」

方婕道：「陰前輩，您說。」

此人叫陰志明，他道：「『武庫』是出租武功的，『炁庫』是出押炁功的，也就是內力的。」

「只知道這些？」

「還有，『武庫』中據說有幾位絕世高手負責借出武功招式，『炁庫』也有幾位——」

「廢話少說，沒有用的。」

「後來『武庫』和『炁庫』合而爲一，借『武』或借『炁』都由那幾位絕世高人負責。」

「那幾位都是誰？」

「少俠，你想想看，他們這等秘密會讓我知道？」

「武林當舖主人是誰？」

「這個我們就更不知道了。」

「那武林當舖在什麼地方？你們總該知道吧？」

「在峭山之中。」

「這一點沒錯。」

「我最後再問你們一句。」小胡道：「『武庫』中人和武林較技大會有沒有關連？他們的動機何在？」

「這個，我們實在不知道。眞的，少俠，我們這等身手，要是知道太多秘密，他們是不會放心的。」

「有人說，『武庫』負責人不是我們中原人氏。」

「這就更不知道了！」

小胡道：「方姑娘也不知道？」

「是的，兆中哥，我怎麼會知道？」

小胡不再出聲，停了一會，過去各踩了二人一脚，道：「快走！別讓我改變了主意殺了你們。你們要把同伴的屍體也帶走。」

兩人爬起來竄了出去，高的挾着矮的屍體，二人出了門，陰志明道：「丫頭，看來咱們二人的命大。我沒想到他會留我們的活口。」

方婕道：「留咱們的活口，是他的下下之策。」

「不錯，這小子畢竟還嫩，這婦人之仁要不得，放虎歸山，下次再來的，可就不是咱們這流貨色了。」

二人疾奔了五七里，方婕道：「陰前輩，我覺得疲累。」

陰志明道：「那就休息一下，他就是要追，也絕對想不到我們會往東，往峭山該往西才對。」

他也感到疲憊，但沒有說出來。

雨還在下着，山路中很靜，他們坐在樹下。

兩人坐了一會正要趕路，身後忽然有人說道：「要逃命只有往左前方的密林中去。」

兩人大吃一驚，回頭一看，竟然是小胡。

現在，二人才知道遇上了煞星，不論那一方面他們都還差一截子。

陰志明陪笑道：「少俠寬宏大量，我兩終生感佩。」

小胡道：「我這人雖嫩，就是不興婦人之仁，往林中逃命去吧！」

二人只好聽命，往林中奔去，到了林邊還回頭望了一下，不由大爲驚喜，原來小胡又向相反方向疾奔而去。



陰志明冷笑道：「說他嫩還不服呢！看來江湖經驗是太重要了。」

方婕道：「我們進入林中再休息一會吧！」

陰志明不想入林，目光忽然傾注在方婕的胴體上，道：「對對，到林中好好休息一下。」

進入林中，敗葉甚厚，雖下了雨，由於枝葉茂密，地上不太濕，陰志明曖昧地道：「丫頭，這兒如何？」

方婕白了他一眼，道：「此刻還沒逃出危險地帶，你就把持不住了？」

陰志明道：「老夫過去本也對你有意，沒想到被金氏兄弟捷足先登！怎麼？嫌我太老了？」

「不是的，我只是以爲死裏逃生，咱們應該先埋了成大俠然後再走上百十里落店，到那時候，你愛怎麼玩就怎麼玩。」

陰志明道：「老夫這人有個怪毛病，一旦有了意思，非馬上幹不可。」

那知道這「一樹梨花壓海棠」的陣仗一結束，兩人忽然慘叫一聲，身子在地上暴彈數次，先後嚥氣而暴斃。

如果他們有知，應該服了小胡才對。

這是在店中各踢他們兩脚時，就留了一手，一脚是解穴，一脚是點了他們的「陰交穴」。此穴被點絕對不能交媾，反之立死。

小胡早看出這老傢伙對方婕迫不及待，才決定以此法殺死他們的。

如果他們不在林中交媾，他們奔出二三十里之後，也會發作而病倒，輕則武功消失，重則死亡。

這當然是由於他們迭次不知悔敗之緣故。

× × ×

武林之大，無奇不有的第二件奇事，就是指武林當舖，又名「武庫」。

當舖那裏都有，但武林當舖當什麼？寶刀寶劍，著名暗器？這當然都錯了。

這兒押當武功和內力（眞炁），顧客要付出極高的代價。

武功和眞炁分中等、高等及特等三種，每一級有一級的價格。

要向「武庫」中借炁或招術的武林人物，不外是與決鬥或爲了報那血海大仇，自己力量有限，才不計代價。

有人武功招式相當有名，但內力不足，有人內力充沛，招式却不精奇。

「武庫」就是滿足這些人的需要。

借出眞炁在限期內一定要自動的歸回，即由高手把借炁的人的眞炁收回來。

那麼招式借出如何收回？這一手就十分慘酷了。

當一個人借去高深武功（高等或特等）兩種，報了仇之後，如能再付出重大代價（即金錢）可廢武功一半。如付不出，武功全廢。

因爲「武庫」不能因借出的武功造就太多的武林高手。如逃走隱藏起來而不繳出武功或其炁，一旦被抓到就要取其性命了。

有很多身負血海深仇的人，就不計較這些，但一旦事畢，就覺得這要求太苛了些。

開當舖的人如何？什麼人會開這種當舖？也就不問可知了。

峭山之麓，有一片森林，佔地之大在三十里以上，即使是常走山路之人，也往往會迷途。

「武庫」，就在這一片森林之中。

他對這兒的一切，已知道不少，但仍小心謹慎，不敢大意。

因爲只許勝不許敗。

小胡很聰明，一定要使自己變成一個英華內斂的人。不過在此要瞞住所有的人以爲他是個庸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進入森林，並無險阻，他走了一個多時辰，他看到了一爿大宅。

這大宅全是用林中原木建造，看來十分古樸別緻。

就連大門也是原木造成，全是平房。

遠遠望去，像是山中大戶人家，或者在此伐木的大工棚。

他叫開了大門，兩個中年人上下一打量，其中之一道：「找誰？」

「這兒是不是武庫？」

「你問這個幹什麼？」

「老兄，凡是到這兒來的，還會有什麼事？」

另一個漢子道：「看你這份土氣，就是把你整個的人賣了又能值幾文？」

小胡道：「老兄，你門縫看人都把人瞧扁了！」

「你這份德性就是借了眞炁和武功給你，又能如何？」

「老兄，這就不是貴庫所應管的事了，在下認爲值得才來。」

「好吧！亮亮你帶來財物。」

小胡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個錦盒，打開盒蓋，此刻夕陽快要全沒，那光芒照在盒中，射出萬道霞芒。

竟是兩顆約鴨卵大小的黑珍珠。

兩漢一愣，仔細一看，其中之一，道：「小子，還眞是豬八戒進瓷器店——粗人玩細貨哪！」

另一個道：「第一關算是通過了，進去吧！」

小胡收起錦盒躬身道：「謝謝兩位大叔。」

第二道門內有三個人，還有個門房。一看便知，任何一個都比在路上被他宰掉的高明。

先看了他的貨，其中老的一個道：「什麼門派？叫什麼名字。」

「在下胡隆，沒有什麼門派。」

「胡說，那會沒有門派？」

「眞的，只是八九年前家鄉附近廟中來了個掛單的和尚，敎了我大約一年多的武功。」

「那和尚叫什麼名字？」

「他說他叫法意，其他的不肯說。」

其中一個較年輕的出手就抓，胡隆一閃而過，再抓就閃不過了，被抓住衣領丟入院中。

另一個接住他，另一手就要戮他的要穴。

這當然是性命交關的一刻，爲了中原武林，他正是來冒險的，如他不保生命，中原武林就完了。

要是中原武林完了，他還能倖免嗎？所以抱着這種心情而來，生死已置之

度外。

此人功力不凡，這一指戮下，不死也要重傷，但他戮到璇璣穴處約一寸時立刻收手。

小胡眞有再世爲人的感受。

另外二人一瞬不瞬地望着他，自然是看他是否深藏不露。

如是屬來者深藏不露，自然心懷叵測了。

兩個旁觀者點點頭，這才引他入內，進入另一木屋中，由另外三個老人問話。

老人甲打量他約盞茶工夫，其中之一，道：「借什麼？」

「眞炁。」

「爲什麼要借眞炁？」

「爲報弒兄奸嫂之仇。」

「仇人是誰？」

「『湘西趕屍血魔』辛振北。」

「他爲什麼要殺你兄奸你嫂？」

「我……我也不知道。」

另一個又問道：「你以爲只借眞炁能報得了仇嗎？」

「在下聽說『趕屍血魔』的武功並不很高，只是有點蠻力。」

「你家裏還有什麼人？」

「父母雙亡，沒有別人了。」

另一個又問道：「你的黑珍珠是自何處弄來的？」

「這也要交待？」

「是的。」

「就是教我武功的那個和尚師丈送我的。」

三人點點頭，其中之一道：「初步通過，可以借炁給你，但要再觀察你一天一夜才行。」

小胡心中暗暗焦急，武林較技大會，算算已進行了十二天，再過一天一夜就是第十三天了，萬一趕不上，那就前功盡棄了。

他央求道：「求求三位成全，在下知道『趕屍血魔』在不遠處，要是他走了就很麻煩！可否儘快借炁？」

三人之一不由分說，立刻把他送入另一木屋中，此刻天又黑，屋中無燈，只有一些木床，床上也無寢具，而門也在外鎖上了。

小胡只好忍耐，但又怕對方騙去了珠子而不借炁。

好在他這人很能沉得住氣，往床上一躺，既來之則安之，急也沒用。

不久也就睡了！不知睡了多久，忽然有人打醒了他，道：「跟我來。」

小胡立刻下床跟入內院。

他相信這是最正中的院子，有個不太大的木屋，但和別的建築不一樣，有內外兩道石屎牆。

可見這兒是最最重要的地方了。

他被送到這屋子門外道：「在這兒等着。」

那人去了約盞工夫，來了一個衣着華麗而高大的中年，還帶了兩個侍從，其中一個侍從說道：「小子！這是我們的總管。」

小胡連忙施禮：「總管多關照。」

總管叫開門帶他走入第一道院落，再叫第二層院門時，裏面的人應道：「什麼人？」

「總管。」

「請亮身份。」

總管不以爲忤，把銅牌自門縫中插入。院內看了一會就開了門。

重重關卡，戒備森嚴，小胡頗爲慶幸，至少到此已很順利。

總管帶他推開第三道木門進入時，屋中有一股子怪味，既有怪味，却又門窗緊閉。

此刻大門又閉上了。

小胡在剛剛走入時看到，這木屋正中有個木台，橫坐着三位皓首老人。

這三位老者雖然尚未看清，大概估計也都在九十以上。

一個個鶴髮蕭蕭，形銷骨立。

這時總管道：「此子前來借兩段眞炁，希望在一個時辰內完成。」

三位老人都沒有出聲，總管已走出把門帶上。

小胡怕有人在外偷聽，却發現總管確已出院而去，他走近三老，以傳音入密道：「哪一位是武當派當今掌門無心道長的祖師無極老前輩？」

「……」三位老人端坐不動，且無人應聲。

胡兆中又擾問道：「哪一位是崆峒派當今掌門人谷懷大俠的師祖佟作賓佟老前輩？」

這一次還是一樣，三老好像木頭人。

小胡心頭一驚，不管武功多高，在此倍受虐待，耳朵早就聾了吧？那就完了。

這兒沒有紙筆，就算有，三老能否看到將也成問題。

這怎麼辦呢？

這計劃一旦失敗，也就等於中原武林之敗亡。

一急之下，又想起師父龍種上人說過，可能還有一位，那就是終南派余介人掌門的師祖康星老前輩。

但再問之下，結果仍然一樣。

小胡不一會就出了一身冷汗。

到此地步，他的方寸仍然未亂，他忽然想起師父說過，其中一位是天聾。

盲人十之八九是會瞎子語的，所謂瞎子語，又名竊子語。

瞎子們在一起交談，由於不知附近有無人覬覦偷聽，就發明了一種瞎子語。

胡兆中出道不久，就認識了窮家帮一位窮長老，交成莫逆，跟他學了瞎子語。

人在情急之下，瞎辦法都會一試的，他又貼近一步，低聲道：「外趕北給兒晒茲跌繼涉金來貢踘拱射姜也金跌繼買根協架，太格勒該拜告格勞外骨列金外給叛離且警且見北給兒越簡涉九……。」

後面自然還有武林危機，以及外國人想消滅中原武林，進而滅我該族，以及兩位武林盟主主持較技大會，結果將死傷枕藉等事。

他的瞎子語說得十分流俐。

他學任何事務都很認眞，除非不學。

上面一小段的瞎子語是這意思：

「外趕（晚）北給兒（輩）晒茲（是）跌繼（地）涉金（心）來貢（龍）踘拱（種）射姜（上）也金（人）跌繼（的）貢根（門）協架（下），太格（特）勒該



（來）拜告（報）格勞（告）外骨（武）列金（林）外給（危）叛離（機），且警（請）且見（前）北給兒（輩）越簡（援）涉九（手）……」即：晚輩是地心龍種上人門下，特來報告武林危機，請前輩援手……

他非但說得流俐清晰，什至避免被外人偷聽到而洩密，有些字還多加了一個拼音。

如跌繼（地）涉金（心）二字，他故意加上一個拼音爲跌繼利（地）涉金淋（心）。

又如且警（請）且見（前）則說爲且警領（請）且見連（前）北給兒（輩）等等。

所以在一句話中的一二字多加了一拼音，又說得快，非熟悉瞎子語者，絕對聽不懂。

說瞎子語不過是一時計窮。

當初龍種上人派他來救此危難，也只是告訴他一些原則，細節仍要他自己去計劃籌思。

但是，他一說完，奇蹟出現了。

這時坐在中央的老人忽然睜開眼睛。

小胡隱隱看出，此老眼球全白，必是天聾，此老道：「老夫康星。正是終南派當今掌門人的師祖。」自然也是說的瞎子語了。

小胡大喜，道：「三位前輩，果然還健在。」

「但生不如死。」

「前輩是說在此倍受虐待？」

康星道：「當年我們三人在華山蓮花峯聚會，也是三年一次的聚會，被人在上風頭施毒，然後弄來此處，斷去我們的雙腿……」

小胡驚呼一聲。

康星道：「你摸摸我們的下身。」

小胡心頭悲震已極，爬上一步伸手一摸，果然都自大腿根處刖去，坐在木柱上，這木柱中空，所以大小便就這麼解決。下面是一山泉水溝，便後即流走。

但即使流走，天長日久也會有味道，而他們已在此過了達二十年這種生活。

康星說的自然又是瞎子語。

另外二老也懂。

這是因爲康星早已敎了他們，如此一來，三人談些秘密事，外人聽到也不懂。

現在康星和二老交換意見，很快就作出了決定。

不過，三者要求小胡，如能救得此一浩刦，希望將他們的幾招武功傳給他們的門下。

小胡道：「晚輩一定遵辦，這次晚輩來此，主要是想救三老，如三老仙逝，也只想借此處的眞炁，因爲晚輩在內力方面，火候還不足以解救危機。」

康星道：「小子，你過來，讓老夫摸摸你。」

「是。」胡兆中走近，伸出頭來，康星的手摸他的後腦，這當然要摸他有無反骨。

據說一個人有沒有出爾反爾的反叛性，以後腦上有無反骨而定。

康星摸過之後，又摸他的臉、雙耳，乃至于雙手腕上的突出骨頭處。

摸完後，說道：「此子福厚命長，心地善良，可託重任。」

無極道長道：「那就把我們三人合研成的三招武學傳給他。」

佟作賓道：「時已急迫，恐怕來不及了！」

康星道：「到時候總管來了，我們找個理由搪一搪！」

佟作賓道：「什麼理由？」

康星道：「就說……」

這時康星側耳一聽，有人來了，他低聲道：「小子快躺下……」

胡兆中如響斯應，立刻伏地。

這工夫總管推門帶着二人進入，道：「時間已到，好了沒有？」

康星說道：「此人接受內力（眞炁）時岔了氣，要給他一點時間才能够使他復原。」

總管大聲道：「你們明明知道，主人所訂的規矩不可違抗。」

佟作賓道：「我們自然知道，但有些特殊情況，也不能不予以通融。」

總管冷笑道：「是聽你的還是聽主人的？」

「當然聽主人的！」佟作賓道：「『武庫』成立以來，素守信用，如不成全此人，是否會把人家付出的全部退回。」

總管道：「這是主人的事，你們管不着。」

「我們也是本庫之人，我們也有表示見解的權利！」

「你們沒有。」

無極冷冷地道：「總管，這話是你說的？」

「不是本總管說的是誰說的？」

無極道長道：「總管是說不管此子能不能順利地接受本庫的眞炁，都要按時逐出，也不退錢。」

總管厲聲道：「這是主人的事，你們沒有置啄的餘地。」

康星說了一句瞎子語，三人都不出聲了。

總管道：「我也是奉命行事，你們要體諒我。」

三位老人默不出聲。

總管又說道：「此人受炁岔氣，表示他的內功底子太差，他無法接受兩段眞炁的。」

三老仍然不出聲。

總管道：「把人弄出去。」

兩個部下正要去抬胡兆中，佟作賓道：「總管……」

「什麼事？」

「你眞要不顧本庫的信譽？」

「你敢反抗主人的命令？」

「現在不是反不反抗的事！你可知道我們爲什麼忍人之所不能忍，在此爲武庫效勞是爲了什麼？」

「你們不效勞又如何？」

康星白眼一翻道：「我們被殘，生不如死，主要是因爲主人還重視我們，我們一向提出的建議他還尊重。」

總管道：「不錯。」

康星道：「如果我們的意見不受尊重，我們又何必苟延殘喘，貪戀這殘生。」

總管聽了一愣，道說：「你們可別威

脅我。」

康星道：「是不是威脅，你不妨把人帶去試試看。」

「如何？」

「你一出此門，我等三人就自斷心脈而死，我們已經多受了一二十年的罪了，實在沒有必要再留戀下去。」

總管可不敢負這責任，愣在當地，很久才悻悻地道：「哼！三位似乎吃定了在下。」

「不然！」佟作賓道：「總管，似乎還沒有弄清我三人的本意。」

「三位的本意是什麼呢？婦人之仁而已。」

「我三人是爲了本庫的榮譽。」

總管道：「好吧！你們說，應該怎麼辦？」

康星道：「爲人處世，救人要救到底，我等三人根本不識此子，而他爲兄嫂復仇，身世可憐，如果我們收了人家的錢而不成全人家，此人在絕望之下可能會自絕，即使不自絕，以他的所學去復仇，也和自殺差不多，總管試想一下，武庫豈不是騙人？」

總管甩甩頭，道：「你們說，如何成全他？」

康星道：「老夫估計，此人岔氣，我們可以在一個時辰之內治好他的岔氣，另外一個時辰就能輸炁完畢。」

「只要兩個時辰是不是？」

「老夫以爲也差不多了，如過了兩個半時辰，你可以隨時把他逐出，退不退錢，我等三人也不便干與了！」

總管道：「好，在下就擅專一下，代主人作個決定，但是三位要聽清楚，兩個半時辰之內，絕不再延。」

康星道：「一言爲定。」

總管揮揮手，三人出屋帶上門而去。

康星以瞎子語道：「小子，作慢慢醒來狀，然後坐到老夫身前背向老夫。」

胡兆中也以瞎子語道：「多謝前輩成全。」

佟作賓道：「小子快點！」

胡兆中坐到康星前面，背向康星，康星以瞎子語說了幾句話，無非是叫他如何接受眞炁，如何收爲己用，輸入全身百骸等等。

然後左邊的無極道人和右邊的佟作賓的一手，都按在中央康星的背上。

康星的雙手按在胡兆中的背上。

這三人的內力，加起來有百餘年的修爲，非同小可。

胡兆中只感澎湃洶湧的眞炁長驅直入。甚至身子還有點顫動不穩。

康星怕他承受不住，只好緩慢下來。

大約兩個時辰，康星收回雙手，虛弱得幾乎支持不住。

另外二老已躬身垂下頭來，寂然不動了，可是胡兆中也沒注意。

這工夫康星虛弱地道：「快點站起來活動一下，老夫傳你三絕招。」

「老前輩，家師說有三位的內力也就夠了！」

康星道：「快點！你不知道那兩人有多厲害！」

「是——」胡兆中一躍而起，他吃了一驚，因爲僅是意念一動，就冉冉升起，站在三位座前。

康星道：「看，這是第一招，『龍虎風雲』。」

胡兆中認眞學習，眞能舉一反三，心領神會，牢牢記住其要領。

第二招「既濟未濟」，而且一招比一招難學，雖然都是一招三式，但每一式又能衍出無窮的變化，只要這三式練得不正確，衍化下的也就謬之千里了。

第二招剛剛學會，還把第一、二招演練了兩次，康星再說出了第三招「天地交泰」。

每一招康星都先演練一次，也加以說明，因爲下部的動作他不能做，只能說，因而這種演練自然事倍功半了。

就在小胡才演練到一半，也就是一招四式才演練了兩式時，屋門「匡」地一聲推開，總管走了進來。

小胡立刻停止演練。

總管冷笑說道：「你們說根本不認識此子，爲何只收了眞炁的代價却又敎他武功！」

康星道：「奉送他一招武功又算得了什麼？殺人殺死，救人救活，這是做人的根本，總管未免小題大作了。」

總管厲聲道：「你們太過份了！主人知道了，我負不起這責任。」

康星道：「你不負由我來負，小子，你再練那一招。」

胡兆中立刻再演練第三式。

總管看了半天，根本看不懂這一式的奧妙，但他不由疑心大起，他也是個高手，他看不懂的武功，必然是這三人合研的奇學，又豈是等閒？

三人既然說是不識此子，爲何傳他絕學，這就不問可知了。

總管大喝一聲再道：「康星，你們三人居心何在？」

康星答道：「我們的意思剛才都說了，只是同情此子，格外奉送他一招武功而已。」

「不對，你們三人有通敵之嫌。」總管道：「此人的身份必然大有來歷。」

康星道：「他有什麼來歷？第一次輸炁，他居然岔了氣，可是他爲兄嫂復仇之心不變，其意可憫，其誠感人，這種人爲什麼不能成全他？」

「可是這早已超過了本庫的規定，主人知道了必會嚴責的。」

康星道：「老夫不是說過？一切責任由我三人一肩承担嗎？你操的什麼心？」

總管再看看兩邊的佟作賓和無極道人，都搭拉着脖子，清涕一直垂到膝蓋處。

這顯然是已經氣絕身亡，油盡燈乾的現象。

總管又豈是等閒之輩，心頭瞭然，顯然是三人的全部眞力都成全了這小子。

僅康星一人的眞力，還殘留了十之一二，以便傳他絕招，這不問可知，是和他們「武庫」作對。

「康星，佟作賓和無極兩人都已經死了。」

康星翻着白眼，茫然道：「死了？你胡說什麼？」

「你看，不是死了會搭拉着脖子？清



涕都垂下來了。」

康星道：「那是因爲輸出眞炁太累之故。」

「胡說！」總管上前一看，可不是死了？他厲聲道：「是不是你們和這小子有什麼默契？」

康星當然是能拖一會都是好的，道：「什麼默契？他們眞的死了嗎？」

他當然知道無極和佟作賓已先走了一步，他最後再走，道：「小子，這招最後二式是這樣的——」

他比劃了一式，總管不許他再敎，忽然撲上，但小胡豈能不管，自後面撲上。

總管本以爲小胡不會比他快，他以爲可以先擊斃康星再對付這小子。

他也絕未想到小胡的內力本就深厚，武功極高，加上三老的全部修爲，陡增兩甲子多的內力，其快逾風，意一動身子已到。

所以總管還沒抓到康星，已感腦後爪風盈耳，不由大驚回身。

但迴身時，小胡已抓住了他的肩井要穴。

總管大駭，全力一掙，雖然掙出，左肩骨已折。

他的部下急忙在門外發出警號，不一會湧進七八人之多。

爲首之人，就是武庫主人。

此人身着怪袍，頭頂小圓帽，一看就知不是中原人，他一到，衆人立刻肅靜，總管和小胡也已停手。

此人道：「是怎麼回事？」

總管道：「回稟主人，是卑職的錯，卑職該死！」

「這話怎麼說？」

總管大致說了三老騙他，而把眞氣全給了這小子，還傳他武功的事。

此人狠狠地瞪了總管一眼，說道：「如果在接受眞氣時岔氣，根本就不能再接受，即使仍要接受，也要在三五日好了之後。」

「是，卑職無知。」總管道：「可是三老他們以自絕爲威脅，卑職怕他們眞的想不開。」

這工夫康星以瞎子語對小胡道：「甩卒再狗，擺骨也叫拐敢外閣，也叫擺骨，聶幾這降外固裂絞逮戛哂茲……」

這幾句話的意思是：速走，不要管我，要不，你將誤了大事。」

可是小胡怎能就此一走？也以瞎子語道：「晚輩要儘一切努力，也要把老前輩揹出去。」

康星說道：「你只要照老夫的話去做，把這三招傳與我們三人門下就算盡責了！小子，大丈夫作事必要决斷，來生再見了——」

康星自斷心脈，頭也搭拉下去。

小胡心頭一酸，三位老人受了二十年的非人生活，他們等的也不過是這一天。

他們不會奢望活着離此，只希望把自己受罪的經過讓門下知道，再把所學的精英傳給下一代，此願足矣。

所以小胡內心雖是悲極，却不敢怠慢，誤了武夷山大事，三位老前輩的期望等于落空，死而不能瞑目。

小胡回頭就走。

然而，戴小圓帽的主人攔住了他，道：「小子，你還想走？」

「不錯，而且非走不可。」

「你是有所爲而來的。」

「是與不是，你自己心裏清楚。」

「我清楚什麼？你說說看？」

「你是個異族人，在中原武林攪和什麼？」

這人陰陰一笑，道：「你小子果然是有所爲而來的，兄弟們，千萬別放走了這小子！」

事實上胡兆中也不想放過這兒的人，因爲他們這些人如不除去，必然把消息傳到武夷山。

至少這兒的主腦及少數人物留他們不得。

現在，小胡撤出了他的蛟尾鞭。

此鞭長四尺，可軟可硬，烏金和天孫絲錦編織而成。

首先上來的是總管和手下七人。

這些入一色用刀，刀陣如山似浪，重重壓到，尤其是總管，刀沉、招詭，加上引咎自責，只攻不守。

胡兆中在感覺上，有如脫骨換胎，不論是揮鞭或出掌、腿，都是意到招到。

他不必去攷慮多大內力，只要意念一動，所用的力道，就是那麼多。

所以總管及其部下在他的蛟尾鞭的無儔威力下，慘嗥連連，一個個飛出。

最後飛出的是總管。

他前後只接了六招半，背上被鞭砸了一道溝。

那主子身邊又出現五人，這五人才是主子以下最高的人物。

這五人一齊撲上，當然，也是一色用刀。

這五人的合擊，是胡兆中一生中所遭受的最大壓力，因爲這五人是主人身邊的五大金剛。

可以說「武庫」的安全，幾乎要由這五人負大半責任，這五把大刀所造成刀焰，在黑暗的屋中，閃爍、呼嘯不已。

小胡的鞭陣封鎖了所有的外來攻擊空間，但有時仍然會有一刀刺砍進來。

小胡忽然想到三老所使的三招武功。

初學乍練，他毫無把握。

他知道，如果此刻那主子不站在一邊也出手，他今夜恐怕是走不了哩！

他退了一步半，忽然施出了「龍虎風雲」。

這一招在當時學習時，不覺得它的厲害之處，但此刻他忽然發現五柄刀全被擋回。

有一柄刀且脫手飛出。

這僅是這一招三式的二式，最後一式掃出，小胡自己都大爲吃驚。

三個人頭消失，只隱隱看到碎裂的頭骨飛濺，另一個的脖子被鞭梢一纏一抖，整個頸子，只剩下一根指頭那麼細了。

最後一個在此情況下也不想退，而且大刀又奇巧地自唯一的孔隙遞了進來。

這一個是五大金剛中的首領，身手最高。

「嗤」地一聲，小胡的褲襠被刺了個洞，險些傷了大腿根。

只不過他回鞭又不及，回拳一撩，把

此人的鼻骨全部砸塌。

幾乎在此同時，這兒的主人忽然出了手。

此人用刀也比其餘諸人重一倍，一口氣掃砍七刀，把小胡逼退了兩步。

再閃電施出了九刀，小胡又退了三大步。

小胡相信，五大門派任何一位掌門，也未必能接下此人二三十招。

此人的刀法渾猛詭詐，和中原武功果然大異其趣。

但小胡實在不想再躭擱時間了。

他施出了三老所授的第二式。

三老的輩份和小胡的師門龍種上人同輩，三人費了二十年時光合研了三招，試想它的威力有多大。

三人成年累月無事，除了睡、吃和排泄，那就是借烝或借武功，也不一定每天都有。

在他們空閑時，就苦研那三招。

他們研好再找出它的破綻和瑕疵，再研再想，想好了再找它的毛病。

如此下來，二十年的心血結晶，眞能向天地奪造化，向造化奪勝算了。

這一招「既濟未濟」是指卦象，也是指宇宙的演變，永遠是生生不息，變化不止。剛濟又未濟，未濟之後仍有既濟。

此人的功力高，經驗足，但是，他所面對的是武林四大絕世高人之三（另一位是龍種上人）窮二十年的心血苦研而成的絕技。

刹那間他陷入了鞭浪之中。

像一葉扁舟，陷入了驚濤駭浪中，這主兒在混身每一寸的骨節爆響，有如裂散的情況下，連格二十一刀。

他可以說沒有保留一絲餘力。

他誓死要保住這「武庫」以及他上面主人的重託。

他已盡了責任。但也不過接下三式，在第四式上，一隻右臂已被蛟尾鞭抽成肉醬散開，一肘砸出，背骨全碎。

大刀飛上飛樑，深入原木中七八寸。

此刻又湧進五十來個。小胡試接其中五七個，知道都是一些供人驅使的可憐虫。他不會殺這些人。

這些人對他的任務已無妨碍。

但他生擒了數人，也就是這些人中的小頭目，問出此庫歛聚的財富在何處。

他們說，每隔一兩個月，就有一些神秘人物驅車接走，好像是運往關外去了。

因而這兒存留的不太多。

打開寶庫，小胡取回他的紫珠，其餘的交待五個小頭目，要好好看管，他回來再取。

這些小人物全是中原武林人物。他們受異族統治也心有不甘，如今中原俠士爲他們揚眉吐氣，都答應願爲他效勞。

小胡立刻連夜上路，他估計時間，還有兩天兩夜，應能趕回武夷山。

× × ×

現在的武夷山較技大會，却起了很大的變化。

今夜一開始，黑道一人上台向谷懷挑戰，被其擊敗。

中立派棚中有人上了台，衆人一看，原來這人是極有俠名，口碑極佳的「青萍劍」郭煌。

這人非但素行良好，且與五大門派也有過往來。

他爲甚麼要上台？

這些天來，眼見血腥殺伐，黑、白、中三道死者已近八十人，傷者不下一百五十人，而且都是高手。可以說元氣傷得殆盡。再有兩天待大會結束，中原武林已經瓦解了。

谷懷抱拳道：「郭兄，你我實在沒有必要在此動手。」

郭煌道：「不然，在此盛會上印證一下才不枉今生。」

谷懷說道：「郭兄，你是看到的，只要上台，很少有不流血的結果，這又何必呢？」

郭煌道：「對，但沒有人在未動手之前以爲流血的是自己。」

谷懷發現此人變了。

豈但此人變了？自大會開始不久，白道幾位掌門人就已看出，大多數都變了。

那些人都變得人性泯滅，獸性抬頭。

過去的郭煌絕對不是這樣的。

谷懷道：「郭兄既然非比試不可，谷某接着就是了！」

郭煌道：「谷兄，大會規定，有人向某人挑戰，某人也可以不接，但是，不接的人必須向挑戰者大禮拜退。」

這一項規定乾脆就是希望被挑戰者退縮。

谷懷開了門戶，郭煌攻出一劍。

谷懷也用劍，他的劍法在當今武林是較之有名的。

郭煌的「青萍劍法」在關洛一帶名氣極盛，但在身份上，總要比幾位掌門人差一點。

這也正是他不服氣，非要比試不可的原因吧。

谷懷本想點他一下，不要太認眞，這次較技，早已呈現凶險的跡象，可是居然有很多人看不出來。

他雖想說，却因在台上沒法出口，就是要用傳音入密，也怕後台的盟主聽到。

兩人各展所長，已交換了二十來招。

無心道長肅然道：「余施主以爲谷施主有幾成勝算？」

余介人道：「辛兄你看谷兄他……」

長白派掌門人辛天保道：「郭煌這人甚狂，但過去尚不失爲正派，今夜不知爲何如此失常，他的劍法和谷兄在伯仲之間，可能谷兄要略高半籌。」

古涵道：「他們相差太微小，臨場拚搏，出招要特別小心，稍有差池，那點差距也就會存在了！」

衆掌門也都點頭稱是。

這工夫二人已交換了六七十招。

郭煌出招十分狠辣，這不像是過去有過來往的熟人。即使陌路，也未必如此認眞。

名韁利鎖，害人至鉅。

在這大會上，這是揚名立萬的大好機會，爲了這個，甚麼交情和友誼，都被視爲次要了。

百招左右時，郭煌後勁十足，開始搶攻，但谷懷却仍是穩紥穩打，不求有功，



但求無過。

他越是如此，郭煌的攻勢就更加越狂烈。

他越是攻擊狂烈，不遺餘力，谷懷就更加小心，能讓就讓，全採守勢。

有時甚至險象環生。

無心道：「谷施主果然不愧爲有經驗的人。」

辛天保道：「如谷兄必勝，這正是致勝原因。」

余介人道：「小弟以前沒有想到郭煌有此身手。」

這工夫已超過了一百二十招左右，郭煌的劍勢一變，全是偏鋒。招招殺着，狠毒無比。

衆掌門人不由同時色變，但是，谷懷居然還是差不少，雖有點左支右絀，總算還是應付了七八招。

郭煌似乎較上了勁，非擊敗一個白道掌門人抬高自己的身價不可，劍勢更緊，更快更精密。

谷懷並非仍用老招，他也施出了自己的精粹，但仍有所保留。

在內力方面，他也只用七八成。

他知道後來衝刺的重要，也看出郭煌似想以他來墊底，甚至置他於死地。

將近兩百多招時，郭煌狂攻三十餘劍，開始呈現疲態。

谷懷還差不多。古涵說道：「老谷眞行，對付這種人，非用這種裝態的打法不可。」

就在這時，谷懷的劍勢一緊，快攻五劍，「唰」地一聲，把郭煌的衣領挑破。

他得手之後，立退三步，抱拳道：「郭兄，弟一時收手不住，請別介意。」

台下爆起一片掌聲。

像這種機智的打法，這是本大會舉行十餘天以來，第一次出現的場面。

郭煌楞在台上，鋒頭未出成，當場出醜，他恨透了谷懷。

谷懷抱拳之後迴身下台，就在這時，郭煌人劍合一，向谷懷背後猛刺而來。

白道棚中大叫「谷兄背後有狼！」

這句話是余介人說的。可見他多麼鄙視郭煌這個人。

谷懷此刻唯一的辦法是加速向台下疾掠，而且半途轉彎。

即使如此，仍被郭煌的劍尖刺中了背部寸餘，好在未傷內腑。

有人罵道：「你他娘的那有資格在中立棚中，連黑道棚中你都沒有資格。」

另一人大聲道：「大會應該再建一座狗棚，專門爲你們這些狼心狗肺住的。」

「這話是哪一個人說的？」郭煌怒聲斥問。

中立棚側面有一株不高的虬松，上面蹲了一個叫化子，指指自己的鼻尖，道：「我。」

郭煌道：「我看你還是先去把肚子塡飽了再來管閑事吧。」

叫化子說道：「我要飯的已經塡飽了肚子！反正閑着沒事幹，你要是想害他人揚眉吐氣，叫化子這條命可不大値錢，就成全你吧。」

這叫化子大約四十五六，拏了五節竹杖。

丐帮以竹杖節數界定身份，帮主七節，長老五節，以下皆爲四節。

郭煌發現叫化子是丐帮的長老，有點怯戰，說道：「大爺嫌你腌臢，沒有興趣陪你。」

叫化子一撐竹竿就上台，道：「你對叫化子沒興趣，叫化子對你却有興趣。」

郭煌道：「我對這種迎着風臭四十里的貨色厭透了！後會有期……」

他正要下台，叫化子橫杖一攔，道：「你以爲你是甚麼東西？平常中規中矩，像模像樣，一旦到了緊要關頭，就完全不對哩！」

「郭某何處不對了。」

「呸！」叫化子道：「剛才谷大俠保持了君子風度，眞正做到了點到爲止，人家宅心仁厚，轉身正要下台，你這個雜碎居然背後施襲，我剛才說的話有甚麼不對？大會眞該爲你建一座狗棚才對。」

郭煌一劍刺到，十分兇狠。

叫化子轉身一格，這一劍就落空了。

郭煌狂攻了三十餘劍，叫化子一直游鬥。

五十招過去，叫化子道：「小郭，你只有這麼兩套？」

郭煌狠聲道：「你他娘的有幾套。何不亮出來？」

叫化子道：「小郭，你想躺在台上還是栽到台下去？」

郭煌厲聲道：「你少逞口舌之利！」

叫化子道：「我是爲你好，躺在台上好看些，栽下台去，一個弄不好，把脖子扭斷，或者頭撞回胸膛中去，人家不知道你是王八還是烏龜呢！」

郭煌加緊狠攻，可惜杖影如山，攻不進去，他這才知道，人家沒有把握絕不會上台。

叫化子道：「既然你認爲在台上或栽在台下都無所謂，叫化子也就不必爲你操這份心了……」

杖勢一變，未來三招，一杖擊中了郭煌的後頸，這小子在台上被砸了個觔斗，「蓬」然着地，台下掌聲如雷。

叫化子道：「小郭，這你可不能怪我。我是打過招呼了！你不妨在台上躺着休息一會，反正大會並未限制一個人在台上能躺多久。」

說完，叫化子就下了台。

但他剛下台，又一人上了台。

這人三十郎當歲，衣著很攷究，頭髮梳攏得溜光水滑，皮白如脂，相貌雖不算英俊，却有點脂粉味道。

總之，這個男人多少有點娘娘腔，他往台上一站，好像無視於郭煌還沒下台，抱拳道：「剛才那位窮俠再上台玩玩好不好？」

此人說話也細聲細氣，笑起來還有兩個酒窩。

余介人吐了口唾沫道：「各位，噁不噁心？」

古涵道：「我眞想作三日之嘔！」

辛天保道：「這是何人？」

大家都默不出聲，似都不知此人的來歷。

叫化子仍蹲在那株虬松之上，沒有搭腔。

台上這位仁兄一看郭煌還沒下台，剛剛爬了起來，似乎摔得不輕，閃腰岔氣似的。

這位仁兄道：「你還在台上磨蹭什麼？是不是你的知名度還不夠？」

郭煌瞪了此人一眼，想罵兩句，又知道此刻敢上台的人，那會沒有兩套，只有忍了。

他自知不能躍下台，順着木梯下去，又引起了一陣掌聲。

台上這位仁兄道：「剛才那位窮俠敢不敢賜教玩玩。」

叫化子蹲在虬松上連連搖手道：「小白臉，你可別亂用字句，這『玩玩』二字怎麼可以亂說？」

台上的人又說道：「有什麼不可以說的？」

叫化子道：「你身上細皮白肉，香噴噴地，我身上臭烘烘地，這怎麼個玩法？讓人家聽到，還以為我叫化子沒正經，專走『旱路』呢！」

台下一陣爆笑。台上的人也不大在乎，道：「如要在下下台去請你，那可就不大妙了。」

叫化子道：「你會下台請我？非我不可？天哪！就是算命的劉鐵嘴為我看過幾次相，也沒說我老來會走桃花運哪！」

這人臉一沉，道：「休逞口舌之利，你上不上台？」

叫化子說道：「你先找別人玩玩，成不成，要是玩的不過癮，再找我，這總可以吧！」

台下的笑聲和掌聲歷久不絕。

台上的人立刻射了下來，撲向虬松。叫化子跳下來，那細皮白肉的人也追下來。就這樣一上一下，一下一上追逐不已。最後這人盛怒，把這株比海碗還粗的虬松一掌劈倒。

叫化子上了棚頂，說道：「老兄，我沒有辦法，你還是找別人玩玩，我消受不了！」

所有看棚中的人都出來看熱鬧，一片混亂。這時黑白兩道盟主出台，白道盟主道：「較技大會是一件神聖之事，不容任何人胡鬧攪局，這位窮家掌帮兄台，人家指名叫陣，你為何不上台？」

叫化子抱拳道：「尉遲大俠，大會規定，有人叫陣非上台不可嗎？」

「沒有，但如果不上台，即應重禮拜退！」

叫化子說道：「我已說過，無法消受他，已算拜退，甘拜下風，還要叫化子如何？」

黑道盟主道：「這位兄台就上台和這位仁兄印證一下又何妨？」

叫化子道：「單于盟主，在下實在是太自卑，身上臭烘烘地，和一個香噴噴的人動手，情緒和精神被干擾，表現就不會正常，何不讓我先冷靜一下，再決定上不上台，先叫這位仁兄和別人玩玩？」

單于超道：「也好，就請這位同道上台找別人先印證一下如何？」

細皮白肉的仁兄上了台，又抱拳道：「那位同道上來比劃比劃？」

這工夫黑道棚中躍出一人，看來也不過四十左右，和細皮白肉這人正好相反，皮黑如炭，還瞎了一隻眼。

這人抱拳道：「在下宇文亮，兄台高姓大名？」

細皮白肉的人忸怩地道：「小可姓苗名華芳……」

宇文亮撤下了雙戟，所以此人綽號「鳩面溫侯」。

苗華芳用的是六尺紅綾，事實上是天孫錦，韌性極大，不畏刀劍。

凡是用這種兵刃的人，功力都不可輕估。

無心道：「這位苗施主是何許人？」

余介人道：「我猜想是陰陽人。」

古涵道：「那還用問，可是以前沒聽說過。」

這工夫雙方已動上手，宇文亮雙戟沉猛，苗華芳長綾飄逸飛捲，以柔尅剛。

這時小曲道：「師姐，你看誰成？」

江紫燕道：「苗華芳。」

「這人到底是什麼來路？到底是男人還是女人？」

「他自己知道。但越是這種人越是可怕。」

這工夫二人已打了三十招左右，還看不出宇文亮有落敗的跡象。

但又過了十五六招，宇文亮的左戟被紅綾纏住奪下，紅綾的另一端纏住了宇文亮的脖子。

這是非常悲觀的場面，任何人都知道宇文亮要糟。

但宇文亮如果只有這點本事，他敢上台也就太莽撞了。他的身子往前一栽，身似陀螺，纏在脖子上的紅綾已放開，一戟遞上。

這一戟遞的部位也很陰，就是苗華芳的中極穴下部。

事出陡然，都以為苗華芳要完。

那知苗華芳一扭身，紅綾有如靈蛇，竟纏在宇文亮的右腿上一抖。

宇文亮還眞不含糊，打了個踉蹌，又是一戟掃來。

這二人的最後救命打法，任何一式都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那是機智、武功底子深加上敏捷的反應和正確的判斷。

這一戟等於意外中的意外，在台下一片驚呼聲中，苗華芳的身子柔若麵條，一個奇特的扭曲，戟自他身前半寸處掃過，「啪」地一聲，紅綾抽在他的面門上。

宇文亮一臉血汚，因為紅綾上貫有罡勁，一抽之力非同小可。

宇文亮急飛下台去，連另一隻眼也瞎了。

苗華芳含笑抱拳道：「窮大俠這次可以上台了吧？」談笑風生，好像宇文亮不是他傷的。

兩個大酒窩不由人產生聯想，不知迷惑或毀了多少樂此不疲的同道。

叫化子這才上了台道：「苗大姐……不不，請恕我說錯了。苗大俠，剛才看你的身手，自知我不是敵手，可是又不能不上來。」

苗華芳道：「不妨。」

叫化子道：「有一點建議，請苗大俠注意，我已經三年多沒洗過澡了，你的紅綾可千萬別往我身上纏，弄髒了洗都洗不掉。」



苗華芳道：「不妨，我這紅綾纖塵不沾。」

叫化子道：「是你先出手還是我先出手？」

苗華芳道：「讓你先出手。」

叫化子伸杖挽起一片杖花却不攻擊，使人捉摸不透他要攻他的什麼方位。

但苗華芳持綾以待，臉上居然還帶着笑容。這更令人莫測高深。

小曲又問道：「師姐，這二人誰行誰不行？」

江紫燕道：「要二十招以後才能估計出來。」

辛天保對無心道長，道：「道兄以為叫化子如何？」

無心道長道：「難說。兩人的身手應在伯仲之間。」

古涵道：「若叫化子能贏個一招半式，大概也只是贏在經驗和閱歷上。」

無心道長道：「古施主說的很合理，這二人各有所長，不到最後誰也猜不到結果。」

二十招過去，兩人還是一樣。

苗華芳幾次想纏竹杖都未成功，叫化子有幾次出神入化的攻擊，也沒得手。

四十招過去，小曲道：「師姐，現在過了四十招哩！」

江紫燕搖搖頭，說道：「還是看不出來。」

又過了十五六招，叫化子一招用老，苗華芳一抖紅綾，堪堪纏住了叫化子的左足踝。

而叫化子的竹杖也堪堪點中了苗華芳的「儒臂穴」。

左「儒臂穴」和左腳踝相較，似乎被纏住足踝的人吃虧些，因為一旦纏住，人可能倒地。

「儒臂穴」被點，由於是左臂，尚可再戰，當然，苗華芳的紅綾是需要雙手並用的。

結果叫化子的足踝被纏住一抖，人即將倒下，而他的竹杖，也點中了苗華芳的左「儒臂穴」。

兩人都在受傷危急的狀態之中。

叫化子倒地脫困，苗華芳踉蹌不穩。在此同時，苗華芳的紅綾另一端又纏住了叫化子的右足踝。

叫化子的竹杖點中了苗的膝蓋「犢鼻穴」，而苗華芳盡全力一抖，要把叫化子摔下台去。

叫化子點中了他的「犢鼻穴」，來不及脫困，身子向台下飛去。

此刻苗華芳「犢鼻穴」被點中，左腿已經不靈，用不上力，如鬆手，紅綾會被帶到台下。

丟了兵刃，是不能算全勝的，但他握緊紅綾，却被叫化子的力量一帶，也栽下台去。

二人的身子還都沒有落地，自然還不能善罷甘休，苗在上，叫化子在下，他的竹杖一挑，自苗的肩窩中穿過。

但苗也以殘餘眞力抽出一紅綾，把叫化子的左小腿擊斷。

今夜只有這幾個人，已佔去了大半時間，公證人宣佈，明日再戰。

× × ×

這是八月十四日，也是大會結束的前夜。

今夜第一個上台的人是黑道的名人「紅酥手」馬愛奴。

此婦據估計在六十以上，看來却不過三十七八，四十左右，一身縞素，加上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吸住了所有的目光。

老一輩的都知道，她年輕時身邊最少也有十五六個武林年輕高手，但那些高手，沒有一個是長壽的，一個個都在英年夭折。

有人說她誅求無厭，那些風流種子都被吸乾，也有人說她膩了之後，會殺死他們。

這種事當然外人是弄不清的。

但至少老一輩的都知道，她的身手奇高，正人君子不招惹她，黑道人物不夠份量的也不敢惹他。

馬愛奴抱拳道：「哪一位大俠上台賜教？」

台下無人應聲，反正到了大會即將結束的時刻上台的，必無庸手，尤其敗在女人手中，總是不大光采。

好久無人應聲上台，馬愛奴道：「既然如此，我冒昧請武當派的無心掌門人賜敎！」

人家如此客氣邀戰，實不便推辭。無心立刻上了台，打個問訊道：「久仰馬施主的盛名……」

馬愛奴笑笑道：「不敢，今夜能和一代掌門印證，實感無尚光榮。」

兩人都撤劍在手，無心道：「馬施主請。」

馬愛奴眼波一瞟，無心連忙收攝心神，抱元守一，這工夫馬愛奴攻出一招「笑指南天」。

無心以「投鞭斷流」格開。

這二人之戰，除了兩位盟主，也算是壓軸之戰了。

馬愛奴劍法輕靈，無心的劍法深奧，太極劍法本就如此。可是兩人戰至五十餘招，馬愛奴穩佔上風。

古涵肅然說道：「無心道兄會不會落敗？」

余、辛等人都不出聲，因為言之過早。只是他們誰也不敢輕估馬愛奴。

百招過去，馬愛奴顯然已佔上風，無心的劍勢越來越弱，白道中人為他焦急。

無心雖不能算是白道翹楚，總是數大掌門中最正派的一位掌門人。他要是落敗，對白道是一大打擊，也增長了黑道的兇燄。

可是這種事焦急也沒有用，無心越來越不濟，連連後退，繞台退轉。

小曲道：「師姐，這五大門派的掌門人怎麼如此不管用？」

「你知道什麼？馬愛奴的劍法很精博，包羅極雜，連武當的太極劍招都包括在內。」

「有這麼厲害？」

「不過，我以為無心道長並未全力以赴。」

「他要是全力以赴呢？」

江紫燕仍然微微搖頭，道：「也未必成。很難說就是了。只不過他們目前已各有斬獲。」

兩百招接近時，馬愛奴忽然叫停，道：「無心道長，承讓。」

無心愕然道：「不知貧道敗在哪一招上。」

馬愛奴指着劍，道：「道長請看你的劍穗……」

無心道長一看，黃色流蘇劍穗本是精編了一個小葫蘆，這小葫蘆已被利劍掃破了。

無心笑笑道：「貧道承認失了半招，不過也請施主看看妳的左袖。」

馬愛奴一愕，再看衣袖，竟被挑了兩個小孔。

這在高手來說，都不算輕微的失招，馬愛奴道：「道長，我們再以十招決勝負，如何？」

無心道：「馬施主，這又何必？全身而退對妳我都是好事。」

馬愛奴道：「我對全身而退並不知足，也就是說對平手之局不感興趣。」

無心道：「馬施主，貧道我只好勉爲其難……」

馬愛奴立刻又攻上來，這一次顯然認了眞，也就是說，剛才她可能以爲不需全力就可以擊敗無心道長。

無心自然也知道，不見血不受傷，對方是不會善罷甘休的。

馬愛奴劍劍不離無心的要害，無心却是劍劍不離她的面部。

各攻其所必救，自是必然，在馬愛奴來說，即使再多十歲，也會以面孔最爲重要。

面孔上如被划上一兩劍，比在他身上戮了十劍還無法忍受。

因此這種力搏，都有其顧慮。

正因爲她必須格外守住上盤，在最最緊要關頭，她使出凌厲無匹的一劍，無心幾乎是破不了的。

但無心的無儔一劍，忽然由意圖攻向上盤面部而挑向中下盤之間的大腿。

一個美好的女人，除了面孔，應該就算大腿最重要了吧？

所以在這電光石火的玩命一搏之中，馬愛奴一劍削中了無心的肩臂處，一隻右臂被砍入一半。

而無心的一劍，也自馬愛奴的右大腿上穿了個窟窿。

江紫燕感慨地道：「小曲，這結局好極了！」

「師姐，你希望無心道長受傷？」

江紫燕道：「你不懂。」

「我是不懂。」

「在無心來說，他如果不用心機，這後果不會有這麼理想。」

「妳是說這女人比他高明些？」

「高一點。但無心摸透馬愛奴的心理，知道她最怕敵人毀她的容，所以保護上盤，尤其面部，比任何部位都重要……」

「所以無心刻意地攻他的面部，却出其不意攻她的下盤。」

「對了！這叫做兵不厭詐。」

「無心不是有點陰險了？」

「不，是馬愛奴太過份，無心本要見好就收，是她非纏到底不可。把自己估得過高。須知功力相若的人，全憑臨場的機變。」

現在無心和馬愛奴都下了台，照料馬的人很多。

他們二人的傷勢也差不多，不過無心可以走路，由於是左肩臂，右手仗劍還勉强可以動手。但馬愛奴就不能走路了。

這工夫，有個儀表不凡的中年人上了台。

此人年輕時人品一定不錯，長眉朗目，五綹短髯，身着藍衫，手握有鞘古刀。

他剛才也去察看過馬愛奴的傷勢，道：「那一位上台施教？在下門祖耀。」

叫了兩聲無人應聲。他道：「在下請長白派掌門人辛大俠上台印證一下。」

辛天保道：「他看我是塊好捏的軟柹子。」

余介人道：「老辛，此人也是馬的面首之一，人稱『萬里飛虹』，手底下不弱，小心了！」

辛天保道：「不妨，這條老命送到台上，我以爲也是很值得的。」

無心道：「辛施主，請參照貧道剛才的打法，應屬有利的。」

辛天保道：「省得！」

辛天保一上台，就撤出了雙鉤。門祖耀把名貴的刀鞘掖在腰帶上。

小曲道：「師姐，妳看這兩人的勝負如何？」

江紫燕道：「仍是五五之局，誰能利用臨時有利的契機誰就能勝。」

這時門祖耀古刀一幌，戮出一刀。

辛天保雙鈎交瀉，還了一招「如封似閉」。

似乎對方也抱有試探心理，雙方打得並不火爆。

古涵道：「看到沒有？此人也不單純，似乎要慢慢磨蹭。」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兩人打了不到三十招，此人攻擊陡變，有如驟雨狂風。

如此一來，辛天保想保留也辦不到，也只好跟着絕招盡出了。

才不過八十多招九十招不到，門祖耀忽然一招用老，辛天保機不可失，雙鈎上下遞到。

但是，這正是門祖耀的殺着，古刀如雪山崩炸，光焰耀目。「嗆啷啷」聲中，辛天保的腰上中了一刀。

但辛天保也在中刀的同時，其中一鈎把門祖耀的左手指鈎切下來。「叭噠」一聲飛落台下。

門祖耀本以爲是全勝，也好給馬愛奴出口氣，因爲這幾個大門派聲氣相通，傷辛天保和傷了無心差不多。

沒想到小指被人切下，大爲惱怒，古刀又閃起一片寒焰，兜頭砍下。

一聲暴喝，人已上台，來者是余介人，劍光一閃，格開了門祖耀的古刀，道：「輸不起就別上台，怎麼？一上台就非贏不可嗎？」

辛天保挨的這一刀不輕，被門下扶了下去。但門祖耀小指斷了，也流血不止。

余介人道：「門大俠，你的小指已斷，最好也下台包紮一下，失血過多是不好的。」

那知門耀祖道：「門某宰了你再下去包紮不遲——」一刀掃來，力大勁猛。

余介人閃過回掃一劍，道：「浪得虛



名……。」

兩人苦戰了百十招，門祖耀自然吃虧些，而余介人上台前，也看出門祖耀的缺點。就在一百二十招上，施出最後一絕招，把門祖耀的左手四指又斷了二指。

門祖耀舉手一看，只剩下姆食二指，血流如注，更加瘋狂，又攻了上來。

余介人道：「你簡直不可理喻……」只好和他周旋。反正他的體力總是比對方佔便宜些。

又打了三十來招，門祖耀的手流血不已，已呈敗象，這時，忽然又上來一人，說道：「門兄請下去包紮一下，我來收拾他。」

門祖耀下台而去，來人道：「余介人，這樣好不好，我們只戰五十招，要是五十招我贏不了你，就算我輸。」

「好狂！但余某不便佔你的便宜。」

「放心！就讓你佔點便宜也不妨。看刀！」

此人袖內露出了雙匕攻上。

余介人接了五劍，不由心頭一寒，他身爲白道掌門人，身份名氣都算是極有地位的了。但由此次大會看來，高人異士的確不少。

才不過三招，他幾乎相信此人的狂言並非亂發的。

余介人道：「不知尊駕大名？」

此人也是一表人才，身材碩健，看來也可能是馬愛奴的面首之一。

這些人也很夠意思，爲了一個女人，上台玩命，雖說他對余介人有把握，又怎知下一個上台的不會把他撂倒？

此人冷冷地說道：「『嶺南榜眼』歐陽直。」

他當然不是眞正的榜眼，只是武林一次盛會的封號，可見他在那一帶的聲名之隆了。

他的雙匕長一尺八寸，比劍雖短了一半，而是一對，詭譎無端，而且左右匕並不是一樣長度。

他的右匕長一尺八，左匕約一尺五。

甚至他還能在對敵進行中可以交換匕首。左手的可交到右手，右手的可交到左手。

這一手，頗使余介人惶惑。却也知道不會沒有企圖。

四十五招過去，歐陽直左手中的匕首忽然脫手，看來似乎是沒有抓牢脫手的。

這幾乎是任何一個高手所不會發生的事，除非是被對方擊落的。

就在這時，余介人一劍削來，却也提防他的花招，但也只是提防他反手中的較長的一匕而已。

左手的短匕已經脫手飛出。

但是，歐陽直忽然拔起身子一扭，右匕「噹」地一擊，脫手的短匕，嘯聲盈耳，射向余介人的後肩背。

「卜嗤」一聲，釘在余介人的肩後，深入三寸。

台下大嘩，當然也有叫好的，因爲此人雖是花梢，也不能說這不是一門奇特功夫。

余介人栽出一步，抱拳道：「歐陽大俠奇人奇技，余某折服……」

歐陽直道：「既然折服，就自絕台上吧！」

余介人道：「余某絕非貪生怕死之人，爲此事而自絕，實無必要！」

「我代勞也無不可！」

此刻忽然有人一掠上台，道：「如果你想死，我也可以代勞！」竟是江紫燕。

歐陽直冷冷地道：「妳可知上了台之後下去很難。」

「當然，看來你似乎並不知道有這一點！」

這工夫余介人抱拳向江紫燕點頭下台而去。

歐陽直道：「丫頭，妳到目前爲止，鋒頭是出過一次還沒栽過觔斗對不？」

「不錯。」

「我就讓你栽一次。」

「是不是也計爲五十招？」

「妳的意思呢？」

江紫燕道：「以你的霸道，還在乎別人的意思？」

「就以七十招爲限。」

「如果七十招不能撂倒我，你應怎麼說？」

「就算我敗。」

「就這麼辦！」

歐陽直先攻，江紫燕徒手。這在歐陽直來說，就已經不甚光采了。

當然，江紫燕並不全力施爲，却又作出全力而又十分吃力的樣子。她這麼做，台下的人是大多相信的。

因爲歐陽直武林知名，又用兵刃，江紫燕身手雖高，畢竟是個女娃。所以白道中人都爲她揑一把汗。

現在白道精英幾乎傷亡殆盡，再有人挑戰，幾乎已無人上台了。

七十招快到，歐陽直故技重施，不過這次是讓江紫燕碰飛短匕的。

歐陽直拔起身子要去擊那短刄。

他絕對沒有想到，江紫燕比他快得多，身子斜掠而起，一脚踢向短匕柄，「卜嗤」聲中，短匕沒於歐陽直的肛門之中。

江紫燕當然並非有意要攻其這個部位，只想傷了他爲余介人找回面子，事有湊巧，竟長驅直入。

歐陽直一落地，儘量站穩，要是坐在地上可就慘了。

那短匕首在他的肛門中只露出一個柄。連走路都不成，血已自褲管中大量淌下來。

台下有人大聲道：「歐陽大俠，你到底是男是女？是雄是雌？這光景是不是『霞封鳥道，月滿鴻溝』了。」

各棚中人都爆出了笑聲。

這工夫有人上台把他抱了下去。

江紫燕抱拳道：「還有哪一位上台賜教？」

連叫三聲，無人應聲，這時忽見山下來了一人大聲道：「我來，我來！這機會讓給在下……」

就怕被人搶去似的，一掠上台，抱拳道：「女俠芳名是？」

「江紫燕，你……」

「我叫劉球。」

「沒聽說過這個怪名字？」

劉球道：「在下却久聞江女俠的大名，今日劉某上台，不敢訂出招數，以分出

勝敗爲止。如無勝敗，就要永遠拚搏下去了。」

「好！出招吧！」

兩人立刻打在一起，劉球雖然名不見經傳，年紀約三十出頭一點，樣子有點流氣，功夫却俊得很。

台下紛紛議論，這是哪一門派的後起之秀？因爲兩人已打了八十多招，此人一點也不遜色。而江紫燕也差不多。

兩人都很認眞拚搏，看來眞是半斤八兩。古涵道：「這劉球的來歷眞怪，有此功力，居然都不認識。」

辛天保道：「長江後浪推前浪，咱們落伍了！看看今日之會，已是年輕人的天下，應無疑議了。」

無心道：「我看也該輪到兩位會主上台印證了。」

辛天保道：「他們是最後壓軸，明天還有一天。」

但是，江紫燕和劉球打了三百多招，仍是未分勝負，但早已過了今夜比武時限了。

盟主授意公證人，宣佈停止，明天續比。

× × ×

今天是八月仲秋，也是較技大會最後一天。當然也應該是兩位盟主的壓軸競技之日。

好戲都是在後面的。

但昨夜江、劉二人未分出勝負，而二人又堅持非比出結果不可。所以今夜還要繼續。

台下的人急欲看兩位盟主決一勝負，這才過癮。然而，當事人不分出優劣勝敗不肯罷休。於是盟主交待公證人，自應由二人繼續比試，二人上台，又動上手。

由月出東山打起，一直打到月已偏西，還是沒有分出勝負。

大多數人都不耐了。還有人大叫：「不要佔着茅坑不拉屎了。請兩位盟主動手吧！」

由於鼓噪的人太多。盟主交待公證人聲明，兩位盟主之戰勢在必行，如今夜爲時太晚，可再延一天，但絕不再延。

江紫燕一聽，就放了心，和劉球繼續力搏。一直打到月亮快要落了，還沒分出勝負。

於是宣佈今夜休會，明天十六日，決延一天而不再延。

十六日準時開始，江、劉又上了台，劉球道：「江紫燕，今夜我若不能擊敗妳，我就不姓劉。」

江紫燕道：「你愛姓什麼就姓什麼，與我何干？」

劉球道：「江紫燕，你的功夫是甚麼門派？」

江紫燕道：「你先說。」

「是我先問妳的。」

「誰問誰都是一樣。」

有人鼓噪，叫他們別再拖延時間，過了今夜就看不到兩位盟主較技了。於是二人又戰在一起。

黑道棚中有人道：「依我看這兩人是在拖延時間。」

另一人道：「爲什麼？」

「這個我也沒有想出來。」

這時谷懷道：「這兩人在拖。」

古涵道：「可能在等奧援。」

辛天保道：「莫非他們是同伙的？」

劉、江二人又打到月已正中，還沒分出勝負，就在這時，一人掠上山腰。正是胡兆中。

本來他估計八月十五午夜前絕對可以趕到此處，但路上屢遇險阻，誤了行程。

他本以爲一切都完了。當他見江紫燕在和劉球力戰時，忽然一時興奮歡呼了一聲道：「好極了！」

因爲劉球是他的師叔的弟子。劉球和江紫燕的力搏是在打爛仗。永遠也打不出結果來。

這是他們事先安排的，萬一小胡不能及時趕回來，由他們打爛仗墊場拖時間。

台上的人見小胡安然無恙回來了，戰況立起變化，劉球一個分神，被江紫燕一腳踹在屁股上，栽下台去。

台下居然爆起了掌聲。

這掌聲並不是爲江紫燕捧場，而是由於他們的漫長拚鬥終於有了結果，而能使兩位盟主出手，大家都感到興奮。

於是公證人鄭重宣佈，大會已近尾聲，請兩位盟主出場印證。

尉遲杰和單于超出現台上，抱拳爲禮，然後緩緩游走，足足繞了二十來圈，還沒有出一掌或一拳。然後反側轉游去，又是二三十圈，也沒交手。

小胡和江紫燕這一會心的眼色。這時台上二人忽然大喝一聲，這次動上了手。

兩位盟主動手，又自不同，但在眞正的內行看來，也心照不宣。

谷懷道：「各位，請看他們二人動手，和江姑娘及劉球之打法有何不同？」

古涵道：「一點不錯，他們在虛應故事，騙騙小嘍囉可以，他們把咱們當作什麼？」

辛天保道：「黑、白道盟主，本是勢不兩立的，他們如此敷衍下去，究竟是何居心？」

儘管他們是虛應故事，在這麼多的高人面前也不敢大意，總要施展大半眞的。

他們一直拚到月已偏西，大約超過一百八十招，單于超踢了尉遲杰一腳，尉遲杰搗了單于超一拳，這結局誰也想不到。

兩人平手，公證人大聲宣佈，兩位盟主一時亮瑜，勝敗未分。理應以雙頭馬車方式，共同以盟主身份治理中原武林。

就在這時，小胡上了台。雙手一按，朗聲道：「請各位聽在下一言。」

台下立刻鴉雀無聲了。

小胡大聲道：「這場較技大會，本就被人擺了烏龍，人家雙管齊下，想徹底消滅中原武林。」

台下大嘩。黑、白盟主互視一眼。

小胡又按按手道：「各位可知兩位盟主是什麼身份？他們都是塞外『八臂人熊』端木凱和『血手女媧』操琴之徒，在中原獲得黑、白盟之位。表面上勢不兩立，骨子裏却是鼻孔喘氣。而武林當舖就是他們開的，他們大量斂財，搾出我們財富，殺傷我們的同道，因爲他們是契丹人。」

台下嘩然，有人大聲道：「怎知你是不是危言聳聽？」

小胡取出武庫三老的一枚戒指，這是



佟作賓的，乃上一代傳下的信物，一串唸珠，是無極道長之物，還有康星的一面金牌，也是他們門派中的最高信物。三派中人在台下接住三件信物，交給三位掌門人一看，證明無訛，都不由熱淚盈眶。

小胡道：「康星、無極及佟作賓三位老前輩二十年前在華山集會被施毒，弄到峭山，斷去雙腿，要他們作『武庫』及『烝庫』負責人，專門負責借出武功及內力。在下這次前去救人，三老成全在下，交待在下將三絕招傳與貴三派門下，爲中原武林除害，然後三老自斷心脈仙逝……」

三派掌門及以下人等都跪在台前，除了一片飲泣之聲，萬籟俱寂。

此刻就連黑道中人也知道上了外人的當，人家要滅大宋，先滅大宋武林精英，於是表現了血濃於水的同仇敵愾場面。

此刻，四周包圍了三十來個契丹高手，大概都是在附近埋伏的。

而台上二盟主見詭計已被揭穿，露出了猙獰面目，單于超道：「小子，你雖是有心人，估計你也不是我們二人的敵手，至於台下的人，好手已傷亡殆盡，剩下的已不堪一擊了！」

小胡道：「還是試試看吧！」他大呼道：「同胞們，現在是我們救亡圖存的最後關頭，分出一批人保護傷者，未傷的全力殺賊，紫燕，小曲和劉師兄，全看你們的了！」

台下已展開了肉搏，台上也開始了殊死之戰。這兩個盟主自然非同小可，比「武庫」主人還要厲害。

儘管小胡接受了一百餘年的修爲，但十日未能全部收爲己用。加之他不停奔波數百里，一路上又連遇强敵，體力消耗太大。對付這兩人也十分吃力。

當然，現在沒有人會帮助他，因爲台下的主力以江、曲及劉爲主，其餘的都是庸手，還有些人負責保護傷者。

小胡力戰五十餘招，雙方平手，但爲了台下的安全，他施出了三老的合研絕學第一招「龍虎風雲」。

單于超大驚，被砸出三大步，兩臂幾乎抬不起來。

但尉遲杰已攻了上來，於是第二式「旣濟未濟」又告出手。

尉遲杰絕未想到一招比一招厲害，也被砸出五十步。幾乎全身骨頭都散開來。

但是，雙方都不甘認輸，二人同時嘶吼着以十二成眞力施出了他們最最厲害的救命絕招，小胡也施出了「天地交泰」。

無儔的罡勁一接，一個是兩甲子以上的內力，兩人合擊也將近兩甲子的內力。

力對力，絕招對絕招，只聞「轟隆」一聲，合抱粗的台面厚木被震斷，兩盟主被震落台下，單于超頭已被砸扁，尉遲杰的胸骨全凹了下去，都變成了血人，小胡退了七八步。

台下也近尾聲，因爲對手三十餘人，非江、劉及小曲等人敵手，已死傷殆盡。而小胡此刻也已力盡，搖搖欲倒。

江紫燕悲呼聲中上台，抱住了他，道：「兆中哥……兆中哥……你怎麼啦？」

胡兆中只是力盡，却也是小題大作了些，故作不聞。若非如此，又怎能在她的懷抱中享受如許的溫存呢？（全文完）


98-04-43-04

局號：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帳號：13165

收款戶名：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寄款人姓名住址

中心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經辦局郵戳

主管：

經辦員：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塡明，以免誤寄。
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担。

300.000本70.1. 134×192
(60P.模)保管五年(瀛光)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款帳號：13165

收款戶名：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寄款人姓名住址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經辦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一、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二、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塡寫但請勿撕開

古蠻荒歷險記　羅唐納・文

# 冰湖千手妖

黑王子決心遠征俄國，拜空空僧做軍師，前往冰湖，向「千手妖怪」挑戰，料不到親密戰友變成敵人，逼他決鬥，險些同歸於盡。



吃人無算的「千手妖怪」，盤踞「冰湖」，看守幾百年前留下來的珠寶，黑王子拜空空僧為軍師，遠征俄國，千方百計果然殺了「冰湖妖」，奪取湖中珠寶，但卻付出許多戰士的血！

## 黑王子遠征冰湖

在土耳其的深宮裏面，有一個臉貌猙獰的老翁，走到黑王子「巴辣耶多夫」面前，鞠躬為禮，說：「老衲就是空空僧，你派人到荒山找我，要我入宮，不知道我是否有甚麼地方冒犯你呢？」

「不，我的心上有一個結，沒有人能夠替我解開它，聽說你的法力高強，盼望你賜助。」

黑王子巴辣一向十分囂張，這一次卻異乎尋常，對空空僧表示格外的尊敬。

照理空空僧應該領情，料不到他卻傲然站着不動，說：「黑王子，我的本領有限，外傳各種關於我的傳說俱是不可信的，我實在沒有力量解開你心上的結，你還是另聘高明吧。」

「不，你是可以辦得到的，不必太過謙虛，還有一點，我還沒有把我心中的話講出來，你怎樣知道自己沒有力量帮忙我呢？」

「禀告殿下，你的武功蓋世，無堅不摧，根本上沒有困難，如果你眞的是有些困難，必然是想找尋冰湖妖算賬了，那個妖怪萬分可怕，我認為自己鬥不過牠，故此對殿下說個明白。」

「空空道長，你的確是未卜先知，佩服之至，我之所以找你，看來你也明白那是甚麼原因吧？」

「我大概明白的，你找我帮忙，企圖殲滅冰湖的妖怪，替先皇戈巴報仇，可能跟傳說中的冰湖珠寶有關，甚至你的願望兼有致富以及報仇兩種，是不是呢？」

「是的，空空禪師，你的本領越來越加高强了，坦白點說，現時土耳其的國勢危如纍卵，民不聊生，報仇還是次要，到冰湖取寶，才是最重要的一項決定，因為國內只有幾個人懂得到冰湖的途徑，你是其中之一，你不單是到過冰湖，還看見先皇戈巴怎樣跟冰湖的妖怪決鬥，去得無影無踪，在情在理，你都要伴着我去一次，何况到了冰湖之後，跟冰湖的千手妖怪搏鬥的人是我，或者其他勇士，你只是袖手旁觀而已，怕些甚麼？」

「老衲並非怕死，我之所以不想到冰湖去，純然是為了你，我是方外之人，早已看破紅塵，死不足惜，殿下年壯力强，整個國家全靠你支撑，正是一柱擎天，怎可以白白的犧牲呢？實情如此，絕對不是臨陣退縮。」

黑王子巴辣聽了，有些不悅，說：「空空大師，我們還沒有啓程，你居然把前途說得如此悲觀，等於擾亂軍心，只是這一點，可以判你死罪，不過，現在正是用人之際，我不計較這樣多了，看來你是見過冰湖妖怪的，牠究竟是怎樣可怖？冰湖裏面何以有大批金銀珠寶沉在湖中？湖水是否很深？它的附近有沒有人居位？凡此種種，希望你有所解釋，遠征與否？由我決定。」

「好的，既然黑王子渴想知道實情，貧僧只好把你提出來的疑問逐項解答了，先說冰湖的位置，它有冰湖之稱，當然是到了冬季一定結冰了，不過，夏季它是冰雪完全溶化的，故此遠道而行的尋寶人，一定在夏季動身。

「從土耳其進入波斯，再行走向俄國，這一條路每天俱是向東北走的，沿途可能發生惡鬥，因為波斯的邊境必有戰士駐防，進入俄國，還有可能跟當地的鬼兵展開惡鬥。」

黑王子巴辣聽到這裏，不由自主的插進一句：「鬼兵這個名稱，聞所未聞，他們究竟是鬼抑或是人呢？」

「當然是人！如果那些兵士是惡鬼，沒有一個活人鬥得過它！為甚麼它叫鬼兵呢？原因是這種戰士行踪飄忽，只有他們向遠征的人襲擊，遠征的人沒法襲擊他們。至於他們所用的武器，係一種黑而長的箭，那是由湖邊毒木削成的，尖端異常鋒銳，射入肉中，不出一天，便即毒發身亡，看見他們就快看見地獄了，故此稱做鬼兵。」

「看來先皇戈巴一定跟鬼兵交鋒了，他十分勇猛，穿了軟甲，不怕飛箭，必然可以突圍而出，如果他沒法闖過鬼兵這一關，根本上他沒法抵達冰湖，既然你們看見過冰湖的妖怪，當然是戰勝鬼兵了，最低限度，不會被困在冰天雪地中，我想問你，為甚麼俄國境內有那些鬼兵出現，一簇簇的襲擊旅客！當局不聞不問呢？是否鬼兵由俄皇直接派出，目的是阻止任何人到冰湖尋寶呢？」

「我也有這種懷疑，但未能證實，此外，我還有另外一個疑問，也是無法證實的，照事論事，既然土耳其的皇帝知道冰湖有一百箱金銀珠寶，沉入冰箱之內，相信俄國皇帝薩洛克夫也知道的了！他必然懂得更加清楚，為甚麼他不派出大軍向妖怪挑戰呢？可能那是一個陷阱，冰湖之內根本沒有珠寶，俄皇故意派人到隣國散佈謊言，希望別人跌進陷阱死在冰湖之內而已。」

「胡說！俄皇不會如此卑鄙，他之所以沒有調動大軍向冰湖妖怪挑戰，只是因為冰湖的面積太大，不知道珠寶放在甚麼地方，萬一他們找不到珠寶，有許多人死在千手妖怪之下，自取其辱，被天下人恥笑，故此不敢輕舉妄動，關於鬼兵的事，不必理會它，我們只是盡力而為好了。我

決心出擊，不管成敗，你也要同行，抗旨就會斬首示衆，照我看，此行十分凶險，多帶幾個人去，有利無害，二十年前你跟隨先皇戈巴遠征，未必全部戰士死個清光，假如有些人仍然活着，帶他同去，當然是很有用的，你能否召集他們同行呢？」

空空僧聽了，說：「殿下請別忘記，倘有其人，僥倖不死，事隔二十多年，他也成爲老翁，缺乏戰鬥力，就算同行，只是一種累贅。」

「不，每一個人都有他的長處，如果有些人是那一塲尋寶戰役的漏網之魚，他雖是年老，可能記得起一去一返的道路，甚至當時的戰塲景象，亦可參考，我們有一百多人同行，多一兩個，算得甚麼？你還是設法召集他們吧，另一方面，我張貼告示，勸告他們自願歸隊，至於精兵悍將，另行挑選。」

空空僧說：「殿下，你簡直把它看做一塲大仗了，何必如此誇張呢？」

黑王子說：「我並非故意誇張，事實上眞的是打仗，沒有抵達冰湖之前，我們大隊人馬必須經過波斯的國境，再又進入俄國，還要跟鬼兵交鋒，起碼有兩塲大仗，此外，冰湖的妖怪不單是一頭，可能有三幾頭，甚至有一百頭過外，又是一塲大仗，加起來就有三塲仗是一定要打的了，故此我要大軍啓行，所挑選的戰士全是可以一個打十幾個的，有百人過外，等於有千人同行，實情如此，不見得全部死在異鄉吧？」

「貧僧認爲殿下的命運極好，有驚無險，縱然大軍傷亡殆盡，殿下仍是安然無恙，把一百箱金銀珠寶押着運送回來。」

黑王子聽了，哈哈大笑，說：「空空大師，你眞是有趣，故意說幾句悅耳的話，使我聽了開心。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一個人怎能推得動一百箱沉重的金銀珠寶呢？」

「不，我的意思並非說你憑着一雙手推動運送金銀珠寶的車子，只是說由你押運而已，負責推車的是狗，不是你！」

黑王子聽了，恍然大悟，說：「我認爲你不單是法力高强，還有軍師之才，我沒有看錯，你說得對，土耳其的大狗有很濃很密的毛，在夏季出動，冰湖的湖面沒有結冰了，寒氣大減，料想牠可以應付，一百五十人，加上一百二十隻大狗，到時只要有一個人活着，就可以指揮牠拉車走回來，這個主意不錯，閒話休提，我們立刻備戰。」

空空僧本來不想征戰，形勢比人强，再又因爲黑王子十分敬重他，他不能放棄而不顧，只好把心一橫，參加這一個壯舉，而且任職軍師。

徵求那一塲戰役漏網之魚的報告張貼宮門之外，以及大街的門牆，已近一旬，忽然有一個老翁由兩個孫子攙扶而行，一步一停的走到貼告示之處，伸手撕它，凡是動手去撕毀告示之人必然是有心應徵了，故此他很快就被人帶入宮廷，晉見黑王子。

進入宮廷，黑王子召見他的時候，軍師空空僧也在旁，兩人發覺他的行動有異，向扶持他的孫子發問，才知道他是瞎了眼睛的，引以爲奇，空空僧說：「老翁沙奇，今年你已經是花甲以外的人了，戰鬥力全部喪失，又再加上了失明之疾，爲甚麼你到來應徵呢？是否你有獨特之計破敵擒魔呢？」

老翁沙奇說：「不錯，今年我已經是六十三歲，却非完全沒有戰鬥力，最低限度我的一雙手仍然可以放箭，此外，我的眼睛雖然失效，視而不見，我的鼻子却是很靈敏的，距離一千碼，我已經可以嗅到千手妖怪的氣味，開眼的人必然無法看得那麼遠，故此我認爲對這一次大軍啓行是有帮助的，此外，那一張告示貼出，凡是上次冰湖戰役仍然生存的人，對這一塲戰役肯定有些貢獻，最少可以講述當時作戰情形，因此我不嫌自己老邁，叫孫子扶持入宮覲見。我此行抱了必死的决心，別無所求，只是盼望黑王子給兩個孫子一官半職，使他們成家立業，自給自足，我的老伴以及我的兒子已經死了，沙家只是這兩個孫子留下來，盼望殿下開恩。」

當時土耳其的青年，活到十八歲，一定要服兵役三年，在這三年之內，一旦戰爭爆發，就要打仗，只是有了官職的人例外，故此老翁沙奇準備犧牲自己，遠征冰湖，盼望黑王子垂憐，使兩個孫子免除兵役。

黑王子聽了，哈哈大笑，說：「好的，我就赦免你兩個孫子的兵役好了，你就留在軍中出發吧！」

空空僧忽然開口道：「沙老翁所講的話未必屬實，我仍要跟他再多談幾句，好嗎？」

「好！」黑王子說。

空空僧把臉孔朝向沙老翁那邊，說：「沙奇先生，你曾經跟隨先皇戈巴到冰湖尋寶，而且瞎了一雙眼，一定打過仗，千手妖怪究竟是怎樣子的呢？」

沙老翁忽然發生震動，稍停，沉住氣說：「千手妖怪非常巨大，向我滾過來，有如一陣風，牠有一股腥臭的氣味，令人作嘔，此外，牠還噴出白霧，利用濃霧掩護，然後伸出手來，起碼有幾十隻手，可以伸到三丈過外，手指粗壯，我們的戰士用刀砍劈，沒法使牠受傷，牠只是抓住戰士的身體，使勁一揑，他慘呼一聲，立刻喪命，當時我聽到一連串的慘叫聲，自動倒下來，幸而我的身邊是一個斜坡，滾到下邊去，然後暈倒，死裏逃生，事後我才醒悟起來，暈倒的人無法動彈，妖怪以爲我死了，沒有加害，逃走的人，全部喪生，雖然我能夠保存生命，可是，從斜坡滾下來的時候，一雙眼給粗砂擦傷，那個地方沒有藥物，又紅又腫，三幾天功夫，我就變成瞎子。」

這番話含有一股哀傷的氣氛，聽來可信，空空僧仍然不肯放過他，說：「沙奇先生，你說自己的嗅覺極端敏銳，就算千手妖怪在一千尺之內出現，你的鼻子也可以嗅得到牠，我想試一試你，拿一條又腥又臭的死魚，放在二十尺的距離，你能否嗅得出來呢？」

瞎眼的老翁說：「我不單是嗅得出那條死魚的方向，還可以用箭射中牠。」

說完這句話，他叫兩個孫子拿出弓箭來。

扶他入宮的兩個青年，一個帶弓，一個帶箭，聽了這句話，送上弓箭，另有一人很快就把一條死魚懸掛在竹竿之上，它距離老翁剛剛是二十尺，各人都靜候他放箭。

老翁忽然說：「二十尺的距離太近了，不妨把牠移到四十尺遠。」

空空僧說：「好，你們照做。」

死魚被移到四十尺遠，竹竿高十六尺，下邊有兩個人把竹竿握牢，使它穩定下來。



阿卜躲在藏寶洞，千手妖怪從外邊伸一隻爪進來。

老翁大喝一聲，拉弓搭箭，連發三箭，全部射中那一條魚，各人驚奇不已，掌聲如雷。

黑王子說：「沙奇先生果然身手不凡，你的弓箭那麼好，究竟是瞎了眼睛之前稱做箭王呢？抑或盲眼之後才苦練出來的呢？」

老翁說：「稟告殿下，我的箭法只是盲眼之後苦練出來，因爲我念念不忘報仇，總有一天我碰着千手妖怪，用箭射盲牠的一隻大眼睛。」

黑王子又問道：「沙奇先生，你說那個妖怪只有一隻眼睛，是也不是呢？」

「是的，那隻眼睛非常之大，而且夜間能夠發光，有一陣熱氣透出來，我雖然是個瞎子，但却可以感到熱氣特別强烈的一處，然後發射，連發十多箭，只要一箭射中牠的眼，牠就完了，照我所知，妖怪跟野獸不同，眼睛係牠的靈氣所聚，盲了眼，牠立刻喪命。」

黑王子十分興奮，說道：「沙奇先生，你雖然盲了一雙眼，眼盲心不盲，確是一個奇人，我立刻吩咐鐵匠替你鑄造一百支鐵箭！」

遠征的計劃逐漸變成事實，那時候只係春天，他們要等候到初夏然後啓程，因爲夏天湖上的冰雪溶解，比較容易找尋金銀珠寶。

## 圍攻千手妖怪失敗

四月的第一天，黑王子率領精兵一百五十人，另有一百二十隻狗，隨軍出發，空空僧以軍師身份出現，老翁沙奇也封爲上卿。老翁沙奇對黑王子的貢獻相當大，因爲他看見過千手妖怪怎樣抓人，他認爲普通的武器無法抵擋，應該用鋼刀和盾牌，那種鋼盾有尖刺，憑着一刀一盾，滾到妖怪身邊，飛躍到高處，然後用刀劈牠的眼，幾十個人一齊出擊，那妖怪無法抵擋得住，如果能找到一百多把寶刀，削鐵如泥，那就更好，此外，他還獻計，到時推出幾座用來攻城的木架，派人坐在三丈高的木架之上，利用鐵箭勁攻，從高處發射，希望亂箭齊出，有一支箭射盲那妖怪。

黑王子覺得這計劃不錯，依計行事。

大軍出動的一天，萬多羣衆送行，預祝勝利，黑王子穿了黑色的盔甲，弓箭也是黑色的，旗幟上面繪寫黑色的骷髏頭，表示此行决心死戰，浩浩蕩蕩，殺進波斯的國境。

當時波斯也是一個大國，包括今日的伊朗以及伊拉克跟土耳其相連接的邊境就是伊朗那邊，山路崎嶇，派有重兵駐守，守將叫做格烈達，那天上午，天朗氣淸，遙見大隊人馬，打着骷髏頭的黑旗，自遠而近，約有一二百人，另有糧車和狗，似乎準備打仗。他猛吃一驚，策馬疾馳，大隊人馬緊隨在後，兩軍相接，他大聲喝道：「你們快些停步！」

空空僧以軍師的姿態出現，他策馬緩行，相距只有十步，打個手勢，說：「我們奉命而來，打算越過波斯的邊境，進入俄國，向冰湖中千手妖怪挑戰，黑王子也在軍中，敬請大帥借路。」

格烈達說：「沒有波斯王的命令，就算黑王子親自對我說知，我也不能作主，請你們由別個地方通過。」

空空僧沉住氣說：「黑王子已經授權給我，如果你們不肯讓路，我們就用武力衝過。」

格烈達說：「只要你們有甚麼風吹草動，立刻縱火，前面有火塲擋住去路，火塲背後萬箭齊發，料想你們抵擋不住，倒不如及早回頭。」

空空僧臉露笑容，說：「黑王子戰無不勝，威名遠播，你只是區區一個守將，有甚麼本領對付呢？別說黑王子了，只是我空空僧一個人，你們也鬥不過我！」

格烈達勃然大怒，揮手揚聲，大叫：「縱火！」

他跟其他將士掉頭策馬飛奔，離開戰塲，很快就看見一綑綑的禾桿草燃燒起來，火勢越來越猛，眞似一堵火牆。

空空僧絕無懼色，既不怕火，又不怕箭，策馬而行，迫近火塲，他勒馬站定，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噴到天上去，忽然大雨淋漓，火光熄滅。

最奇的是這一點，整個原野沒有水，只是火堆的上空發生暴雨，顯然是他的法力高强了，黑王子那邊的戰士歡呼不已，掌聲雷動，格烈達看在眼裏，怒火攻心，大喝一聲：「放箭！」

霎時間，箭如飛蝗，射向黑王子的陣

地，更多的箭向空空僧射出。

空空僧依然坐在馬背上面，所有飛箭射到他面前三尺，便即跌下來，彷彿那個地方有一個隱形的鐵盾擋住，至於射向黑王子那邊的飛箭，由於他們每人都有盾牌抵擋，毫無損傷，只是這一場交手，已經分出高下來，格烈達發覺情形不對，敵人佔盡上風，眞的打伏，他們必輸，却又不得就此撤退，非常尷尬，就在這時，他看見一個高大的將軍，穿了黑盔黑甲，騎在黑色的戰馬上面，向他緩緩而來，料想此人必然是黑王子了，單騎走動，並無惡意，趕快下令衆兵停止放箭，趨前相見，打個招呼。

黑王子說：「格烈達將軍，如果我是你，就不會阻止我們前進，並非說你的兵力比不上我，而是我不是蓄意侵犯你們的國土，十分明顯，我僅一百多人，怎會存心打仗呢？如果我穿過波斯，進入俄國，有人擋路，可能在那邊發生大戰，俄國係波斯的死對頭，你還是讓我保留實力，跟俄國打仗吧！其實我此行的目的，亦非向俄國挑戰，只是想殺死冰湖千手妖怪，與你無關，敬請將軍讓路。」

格烈達知道自己遠非黑王子的敵手，樂得做個順水人情，索性吩咐將士和衆兵讓路，雙方沒有死傷，總算和平解決，皆大歡喜，不必決一死戰。

黑王子一向只是聽到空空僧的大名，武功高强，法力無邊，兼且詭計多端，正是軍師之才，沒有看見過他的本領，那時空空僧在陣上顯出神通來，呼風喚雨，淋熄火場，飛箭向他射去，全無損傷，暗暗的稱讚不已，對他更加重視，大隊人馬很快就越過波斯的邊境，從另外一處邊境走出來，進入俄國，另有一番局面。

俄國的地方太大，無法在邊境佈防，所謂國界，形同虛設，黑王子的人馬很順利的通過，還在山脚紮營。

黑王子說：「從地圖看得出來，進入俄國只是兩日的路程，就可以抵達內海，這個海非常闊大，兩邊有湖，相信不難找到冰湖的，在軍中只有兩個人到過冰湖，除了你，就是老翁沙奇，希望你們兩人引路。」

這番話是他對空空僧說的，空空僧聽了，立刻接口，說：「我跟沙奇先生一定傾全力應付各種困難，你不必担心，至於眼前的處境，十分簡單，沿着內海北上好了，遲早總會找到一些支流，未必全部冰雪溶化，仍有多少冰塊留在湖面的一處，就是我們要找的地方。」

「好的，就這樣辦。」黑王子很愉快的說。

既然找到了內海，沿着它北上，當然是找對了方向，他們都很高興，成問題的是那種地方根本沒有村莊，也沒有樹木，隨時出現鬼兵，故此，他們必須日以繼夜的輪流守衛，此外，還要在最爲接近海水的岸邊紮營，少了一層顧慮。

另外一個黑夜，幾個人守着一團野火，突然發覺遠處有些黑影移動，立刻報告黑王子，黑王子馬上下令迎戰，百多人從夢中覺醒，抓着刀和盾，飛奔出去，在營幕以外的空地築起一條防綫來，把鋼盾互相扣緊，彷彿銅牆鐵壁。

黑王子對空空僧說：「照我看，鬼兵有天大的本領，也無法攻進來。」

空空僧說：「我們不能夠太過樂觀，根本上這個地方是他們的巢穴，也許他們另出奇謀，防不勝防。」

這句話剛剛說完，忽然聽到一連串的驚呼聲，火光映眼，定神一望，黑王子大聲說：「我所担心的是糧車，因爲它放下許多禾桿草，作爲生火之用，這是我們最大的弱點，果然不出所料，被幾支火箭射中，霎時間火光熊熊，空空僧，你有沒有辦法解圍呢？」

空空僧說：「貧道只好獻醜了，這個地方正是海邊，可以搬水上天。」

他退後三步，拔出佩劍，把劍鋒向天做出一個巧妙的姿勢，跟着念咒，很快就有一塲大雨傾下，剛剛冒起火烟的糧車即時淋濕，看來沒有甚麼大碍。

老翁沙奇就在附近，忽然向他們招手，空空僧走過去，問他想要些甚麼。

沙奇說：「我嗅到海裏有些人肉的氣味不斷移動，既然他是活人，並非死屍，輪到我表演箭法了，可否向他們各射一箭呢？」

空空僧轉知黑王子，得到主帥的允許，沙奇立刻放箭。

他連發三箭，起碼有兩箭射中海裏的人，不過，中箭的傢伙沒有做聲，更加沒有大呼小叫，很快就失了踪。

沙奇忽又開口：「人肉的氣味消失了，他們已經逃走。」

看來浮在海裏的人必然是鬼兵，打算在陸地用火攻，擾亂敵人的視綫，另外有些鬼兵在海裏游泳登陸，這兩種陰謀都失敗了，可以說黑王子這邊大獲全勝，飲酒慶功，歡聲徹夜不停，借此顯示他們的實力，希望鬼兵知難而退。

連續三晚都有些糾紛，第四個早上，黑王子吩咐各人立刻拔營向北方走動。

走了一整天，入黑之後，一切景象給夜色吞沒，聽不到浪花聲，顯然是滾滾無盡的波濤，逐漸冲去戰爭的烽烟，踏進安全的境界。

空空僧對黑王子說：「鬼兵沒有追上來，並非畏懼我們，他們似乎害怕千手妖怪，換句話說，千手妖怪就在前面，應該請求沙奇先生站在第一綫，而且揀下風走向上風，使他更加容易嗅到血腥味。」

黑王子果然接受這個建議，叫沙奇走在最前的一排。

由於沙奇本身是個瞎子，把他放在前面走，他是瞎子，必然是越走越慢，黑王子趕快叫人造一輛輪椅，推着它走。

似乎冰湖就在眼前，相距不遠，可惜那個地方整天籠罩在大霧裏面，不容易看得出來。

沙奇雖然有本領憑着一個鼻子嗅吸血腥味，進而分辨千手妖怪是否就在眼前，不過，他這種本領必須在下風的地方然後發揮出來，如果他站在上風，就無法嗅吸背後的風味了，黑王子或空空僧沒有想到這一點，把他放在前綫，實在太過危險，那天，十多個戰士伴着他繼續往前，接近黃昏，景色朦朧，十尺以外的東西就看不出來，沙奇突然嗅到一股强烈的血腥味，大吃一驚，趕快用手去撥輪椅的兩個輪子



，往左邊閃開，聽到一連串的慘呼聲，他如夢方覺，顯然是千手妖怪已經出動，有幾個戰士被牠生擒，凶多吉少，趕快走避，揀氣味最薄的方向逃生。

坐在輪椅上面的人，雖然行動不便，如果碰着兇險的環境，分別逃生，他反而走得快些，無論如何，兩個輪子比一雙脚移動得快。

一方面輪椅對他有些帮助，另一方面，他的嗅覺特別强，揀空位逃走，故此，十多個人當中只是死剩他一個。

他把那一股血腥味拋在腦後，掉頭向原路疾馳，走了一段路，跟第二綫的人馬接觸，他然後喘息着說幾句話，讓他們知道千手妖怪就在前面，看來有幾個戰士已經喪生，叫他們盡快轉身飛奔，他也同在一起，直到他碰見空空僧爲止。

過了一會，他跟空空僧在路上碰頭，說明一切，空空僧說：「事不宜遲，趕快通知黑王子，全部撤退。」

黑王子接獲了報告之後，不單是沒有撤退，同時還下令展開總攻擊，不惜跟妖怪決鬥，因爲他不想自己的戰士死在魔手之下。

爲了決心一戰，黑王子已經有充份的準備，只要他發現妖怪的行踪，立刻動手，以前老翁沙奇建議製造攻城的雲梯和木塔，正合心意，那時他把這兩種武器推出來，瘋狂進攻。

老翁沙奇雖然心裏驚疑莫定，因爲他一向服從黑王子，把心一橫，仍然很興奮的參戰，而且放棄輪椅，叫人把他送到木塔上面，他的身邊還有勁弓鐵箭。

所謂木塔，那有中古時期攻城的用具，一層層的疊高，有如木架，向前的一邊有鐵皮封住，不會中箭，一般來說，凡是伸向高處的東西，總是上邊窄下邊闊，木塔却非如此，反而上面的兩層比較闊，因爲它貯備火箭以及長矛，此外，還有二十尺長的木梯，叫做雲梯，木塔加上雲梯就有四十尺高了，憑着它攻城，取勝的機會甚大，由於黑王子接受沙奇的建議，傾全力向妖怪的眼睛進攻，故此，製造三座木塔，六條雲梯，隨時出擊。

那些木塔下面有輪子裝置，幾十人把它推動，接近目的地然後攀登，他們已經確定了方向，决不會弄錯，百多人纒住一個妖怪，一定不會打輸，各人充滿了信心，黑王子揮手大喝一聲，他們就推動木塔，如飛殺上。

空空僧緊貼在黑王子的身邊，一來他是軍師，不必衝鋒陷陣，二來他要保護黑王子，故此留在後方，此外，他還負責指揮六十個戰士燃燒火把，火光茂盛，不會失去了攻擊的目標。

三座木塔推動到前方去，由於他們並非逆風而行，只是站在順風的一邊，老翁沙奇始終無法發揮嗅覺的本領，不過他的鼻子仍是很有用的，就算千手妖怪殺人之後離開，仍有一股氣味留下來，故此，抵達戰場之際，他就負責偵查妖怪的氣味。

他不負所托，突然大聲呼叫，喝令木塔停止推動，三個木塔一齊停下來，握着火把的戰士已經追到，憑着火光照映，他們看見地上有十多個屍體，俱是殘破不全，血肉模糊，顯然是死者有一部份肢體已經被吃掉，羣情洶湧，發誓要替同伴報仇，可惜夜幕低垂，還有一層霧，冰湖就在前面，不敢前進。

靠近冰湖的岸邊，地質很鬆，二十尺高的木塔上面還有十個人，太過沉重，一個不當心，木塔倒下來，所有人跌在冰湖裏面掙扎，可能因此變成妖怪的食糧，不敢輕舉妄動。

空空僧和黑王子也跑到前綫來，百多人平排在一起，好像長蛇陣等候厮殺。

黑王子跟空空僧低聲交談，商量了很久，仍是無法定奪，就在這時，忽然聽到沙奇在木塔最高的一層大聲叫喚：「千手妖怪來了，戰士當心！」

他不斷的叫喊，引起黑王子的注意，定眼看時，霧中出現了一頭怪物，在火光照映之下，看見牠伸出八條長臂，向前揮舞，三個木塔被長臂捲住，使勁一拉，全部倒下來，幾個勇士搶救老翁沙奇，抱起他向後方飛奔，僥倖逃生，其餘的戰士紛紛逃走，根本無法應戰。

儘管如此，仍有十多個戰士死在長臂之下。

他們只有機會看見長臂，看不見妖怪的身體，木塔已經倒下，無法用火箭出擊，再鬥下去，只是送死，黑王子長嘆一聲，只好下令撤退！

空空僧負責押陣，一退就是三哩過外，他們認爲妖怪不會再追上來，死了那麼多人，夠牠整天整晚的吃了，故此安心紮營。

那時候夜色漸深了，他們都知道被怪物傷害的戰士，就算救回來，也是半死不活，難以醫治，況且人到冰湖搶救，等於再度向妖怪挑戰，實在沒有把握，爲了保存實力，只好放棄這個主意，守候到天亮再算。

殘夜將盡，有一個戰士叫做阿卜，自稱有十分重要的事情向黑王子當面禀告，守衛負責通報，中軍帳裏面只有黑王子空空僧兩人就寢，兩人在酣睡中覺醒，知道有人求見，雖然有點不高興，仍很樂意接近，因爲他們都有這種感覺，認爲阿卜必有要事禀告。

果然不出所料，阿卜進入中軍帳，行禮之後，站定脚步，說：「我今日在妖怪的長臂之下僥倖逃生，發覺一項重大的秘密，故此前來禀告，這一頭怪物，並非妖怪，而是碩大無朋的八爪魚，如果你們在火光下面細心看看，就會發覺到牠的長臂共有八條，由於牠不斷的移動那些長臂，看來就像是幾十隻手，故此牠被人誤會，稱做千手妖怪，如果牠是妖怪，一般戰士無法跟牠決鬥，既然牠是八爪魚，那就不同了，我想在黎明之前的一段時間潛入冰湖，把牠刺死。」

黑王子愕然，想了想，說道：「阿卜，我知道你非常勇敢，急於替戰友報仇，不惜冒險行刺，剛才發生的戰鬥景象，你也在場，牠的長臂一揮，全無敵手，你僅憑一個人的力量，有甚麼辦法把牠刺死呢？況且冰湖的水很冷，潛入水中活動，根本就十分困難，你還是回去營帳裏面休息吧！」

阿卜很堅决的說：「沒有變成戰士之前，我是黑海的漁夫，我們都有這種經驗

，天寒地凍，把少許硫磺放入酒中，喝了硫磺酒然後落水，冬季也不怕冷，我們還全力捕捉很大的八爪魚，知道牠的特性，所有八爪魚都是靠近天亮然後睡覺，只睡一個時辰，海上有陽光投射，便即覺醒，牠喜歡在淺水的海底岩洞睡覺，避免鯊魚騷擾，這一來八爪魚雖然體型巨大，力大無窮，相信牠在天亮之前仍要入睡，我只是帶刀潛水，刺盲牠的獨眼，牠立刻喪命，我認爲此行十分有把握，希望你准許我單獨出擊。」

既然阿卜說得那麼堅定，說話的時候目露兇光，顯然他是傾全力出擊的了，黑王子本人十分豪氣，他很喜歡豪氣的人，聽了這番話，欣然點頭，說：「好的，我賜給你一件皮革的衣裳下海好了，希望你大功告成！」

## 勇士阿卜 下海決鬥

阿卜搖了搖頭，說：「多謝殿下的厚愛，不過，我喝了硫黃酒之後，渾身發熱，有如火炭，必須赤條條的下海潛泳，不必穿皮衣了，如果你想我的戰鬥力更加堅强，最好賜給一把鋒利的七首。」

黑王子說：「我現時就把身上束着的寶石刀贈給你，不過，刀鋒只有八吋長，一呎也不夠，是太短了？」

「不，如果八爪魚沒有睡熟，根本上沒法刺牠，反之，牠巳經酣睡，我走近牠的大眼睛，隨時一刀刺下去，牠就完結，故此八吋長的七首巳經夠了。」

「好極了，沙奇那個老翁說過，八爪魚也好，水怪也好，只要牠是海中的動物，只有一隻眼睛，一刀刺下去，牠盲了眼，傷及要害，立刻喪生，看來也許是事實，不過，你必須當心這一點，酣睡的時候，牠的眼睛閉合，假如你潛水的一瞬，逼近了牠，牠張開了眼睛，還有綠光透出，立即急急忙忙的離開，趁着牠沒有完全覺醒之際，死裏逃生，切勿跟牠苦鬥，你只是血肉之軀，牠是怪物，無論如何，你比不上牠。」

空空僧在旁加進一句：「阿卜，我們實在不想失去像你那麼英勇的戰士，生死邊緣，請你緊記這一句，即使你失敗也不要緊，我們希望你活着回來喝酒。」

「多謝軍師的關心！」阿卜由衷的說道。

那天的凌晨四時三十分，阿卜喝了半瓶硫黃酒，腰間繫着細小的革囊，內有寶石刀，此外，全身一絲不掛，跟黑王子以及空空僧拱手告別，飄然而行。

他只是隱約感覺到稱做千手妖怪的八爪魚，必然睡熟，牠入睡的岩洞，一定是冰湖的岸邊，跟戰場相距不遠，不知道要要走多少路，照他的估計，大概走半個鐘頭巳經夠了，殊不料他走了一個鐘頭，嗅到水氣，才抵達冰湖的岸邊，不覺心上一震。

他並非担心找不到那一條巨如山崗的八爪魚，只是担心牠覺醒，不過，他既然來了，難道好意思轉身走回去嗎？只好把心一橫，繼續向前走，希望盡快找到攻擊的目標。

時間越拖越長，他的一雙手放在湖水的時候，天快亮了，他感覺到此行沒有走錯路，八爪魚的巢穴必然在附近，不覺喜形於色。

他會得這樣忖測，因爲他發覺湖邊的岸有高低之分，較高的石岸有五十多呎，可能八爪魚就睡在石岸的天然岩洞。

他跳入水中，沿着石岸搜索，過了一會，他感到失望，顯然石岸仍有若干岩洞，全是不到十呎高的，絕對沒法容納巨大的八爪魚，此念一起，他就在海上急速推進，希望找到另外一處海心石。

他在海上游泳了一會，發覺有些地方形跡可疑，便即潛泳，因此他逐漸離邊有一千碼過外，後來，他游泳到離岸三千碼之遙的海面，找到一塊海心石，長方形，屹立在海中，有三百多呎，彷彿一座火山，認爲它極有可能是八爪魚的巢穴，大着胆子在水中潛泳。

他終於找到目的物了，湊巧霧氣漸散，黎明的光綫投入水中，比較容易看見淺水的東西，他首先看見一堆長臂，有大有細，交纏在一起，又看見八爪魚的身體，在牠的身上接近頭部之處，有許多條彎曲的鬚，低垂下來。

他知道它十分敏感，絕對不能夠接觸，如果他不敢碰那些長鬚，怎能接近牠的眼睛呢？

這個問題，使他躊躇不決。

突然，上邊透着一片綠光，仰望過去，有一隻非常大的眼睛閃動，忽開忽合，就像是一個嬰兒覺醒的樣子，一定要呆呆的度過一段時間，然後完全覺醒。

如果在陸地，他一定不顧一切的一飛刀向大眼睛襲擊，可是，他是置身於海水之內，海水的阻力很大，絕對不能夠飛刀行刺，到了那時，他才後悔沒有帶備六呎長的魚叉。

不管怎樣，他不能夠讓八爪魚發覺身邊多了一個人，既然他認爲沒法傷害牠，只好想盡辦法逃生。

由於長臂互相糾結在一起，較爲幼弱的末梢不斷伸縮，使他的歸路斷絕，他想逃生，逼於冒險把身子放橫，以潛泳姿勢在幾條長臂之間穿過，向海心那邊移動。

有幾次他跟長臂碰了碰，八爪魚沒有彈起來，他略爲胆壯，知道牠仍未完全覺醒，仍有機會逃生，有了信心，他的活動更靈活，果然在八爪魚完全覺醒之前，逃入海心石天然生成的一個巨大岩洞之內。

他剛剛在岩洞之內隱藏起來，巳經聽到波濤洶湧之聲，料想八爪魚一定是完全覺醒了，幸而岩洞的入口很細，牠不能夠整個身體塞進來，他有機會喘息。

更妙的是岩洞相當高，較高之處巳經離開海面，有空氣從石隙透進來，他不必担心溺斃，此外還因高處的石隙有些陽光投入，他可以看清楚洞內有些甚麼，對他說，那些陽光簡直是一綫生機！

## 死裏逃生發現藏寶洞

他實在是很倦很倦的了，距離他喝硫磺酒有三個鐘頭過外，藥力漸散，他覺得一陣陣寒氣攻心，幸而那是初夏，氣溫逐漸回暖，否則，他可能凍僵。

想起了他可能整個人活活的凍僵，他就不覺苦笑起來，很可能死在海心石造成的一副「石棺」之內，如果他凍死，或者餓死，倒是一件奇事，如此一想，他就細心看看這個古怪的岩洞裏面有些甚麼。

他只是細心看了一眼，登時樂極忘形，原來在岩洞之內放置的東西全是珠寶，大大小小，有五六十箱，有些鐵箱巳經生了銹，另外一些鐵箱却是打開了一半，故此他可以看見鐵箱之內的珠寶，其中有些珠寶反光性很强，即使在微弱的陽光照射之下，仍是燦然生輝。

傳說中的寶穴就在眼前，他太過興奮了，再又加上了過度疲倦，竟然暈倒。

到了他覺醒，巳經是陽光普照，首先接觸到他視綫的東西不是珠寶，是一隻巨大的爪！

那隻爪必然是八爪魚伸到盡的末梢，就像是人的指頭，在那隻爪的背後有一隻大眼睛，忽開忽合。

分明是八爪魚駕臨！

如果牠不是酣睡，他絕對沒法潛入岩洞之內，既然牠覺醒，發覺岩洞之內有人，把牠的爪伸進來，當然是想抓他了，幸而洞口很細，牠不能夠整個身體塞進來，只靠一隻爪，他仍有機會逃生，只要他找到距離洞口較遠的一處躲起來，那隻爪伸不到那麼遠，他就可以避過牠的糾纏，因此他拚命往洞內更爲深邃的地方走。



阿卜趁着八爪魚未醒覺，從長臂之間潛水逃生。

可惜他不熟識地形，洞內很滑，往高處走的斜坡更滑，他一個不當心，滑脚跌倒，反而距離那隻爪更加接近。

他還沒有機會爬起來，大爪巳經迎頭拍下去。

他就地一滾，避開那一爪，八爪魚很有耐性的展開第二次襲擊，跟着第三次，第四次……

他感到死神就在洞內向他招手，避無可避，最後關頭，他突然想起了黑王子贈給他的寶石刀。

他閃電般拔刀，向大爪使勁割下去。

出乎意料的大爪被割裂了三吋長的傷口，流出一片藍色的血。

如果一個人被毒物所傷，本來是鮮紅的血，就會變成藍色，照情形看，黑王子貼身携帶的寶刀可能是毒刀了，也許刀鋒淬了毒液，或者刀身有極細的槽，毒液藏在刀柄，八爪魚流出藍色的血，極有可能中毒身亡，他曾經看見過市集中出售的八爪魚，一經斬開，便有一灘血流出來，那些血是紅色的，並非藍色，他有理由直覺到八爪魚中毒。

如果八爪魚眞的中毒，多麼好呢？他呆呆的瞧望。

八爪魚的長臂沒有伸進來，伸進岩洞之內的只是一隻爪，故此他想知道牠是否中毒，只能細心看看那一隻爪的變化。

在他的眼前只有兩呎之遙的一處，那隻大爪緩緩地低垂下來，一點勁也沒有，因爲八爪魚的頭部隱藏在鐵箱以及木柵之外，他不敢走過去看，失去了刺盲大眼睛的機會，過了半個時辰，大爪忽又活動起來，後悔巳遲。

大爪剛剛恢復活動的力量，便即退縮，他想再度割裂它也辦不到，到了那時，他更加了解眼前的形勢了，事情必然是這樣子，那柄刀的毒液有限，八爪魚太過巨大，沒法毒死牠，只是使牠昏迷一陣。

八爪魚似乎知道他是不好惹的，沒有再度攻擊，或者牠認爲他不論遲早一定要走出來，並不急於追殺，只是留在洞外，巳經夠了，故此牠忽然隱沒。

他有甚麼辦法可想？留在洞裏，遲早會活活的餓死，或者潮水升漲到頂點，有大量的海水灌入，他就會溺斃。

他巳經發現了寶穴，怎樣肯餓死或溺斃呢？既然他想保存自己的性命，不願意就此喪命，他就決心留下來，守候到第二天的晚上八爪魚入睡，然後逃生。

其實只是守候一天的時間而巳，因爲那時巳經是黎明。

他本來是有足夠的體力支持下去，不過，碰上了他喝進硫磺酒，把渾身活力集中在一起，抵禦寒氣，一旦藥力消失，酒氣也消，他就整個軟弱下來，冷到牙關發抖，一方面他想退守有利的陣地，另一方面，他認爲入洞越深就越加溫暖，故此他暫時放棄了珠寶，逐步退後，直到他的身體貼近石壁爲止。

那個岩洞可以說是空心石柱，看來它是天然生成的，可以說是天造地設的藏寶穴，最妙的是岩洞的入口被海水淹沒，無法看得出來，潛水入洞，往高處走，抵達平坦而且地勢較高的一處，竟又離開海面，有新鮮空氣從石隙透進，不愁呼吸中斷

，假如一個人决心留在那個地方，帶備乾糧和食水，可以停留十天八天，甚至三幾個月，想到這一點，他就對石洞更加發生興趣。

倘若他不是突然畏寒，他可能攀登岩洞最高處，研究它是否有路通到海心石的頂端，不過，他幹甚麼都是有心無力了，他只能夠集中力量，不斷的運氣調息，希望血液循環保持常態，不致於凍僵，僅此而已，那樣做仍是很吃力的，此外，加上了他奔走了一個鐘頭過外，潛入水中，還要力戰八爪魚，實在是疲倦到沒法思索，枯坐了一會，他就跌進黑沉沉的夢鄉。

對他來說，能夠酣睡一個時辰之久，那是很有利的，他不知道睡了多少時間，只是覺得自己仍然活着，睜開眼睛，可以看見岩洞之內的珠寶，整個人興奮起來，倦意全消。

他只是二十多歲，體力極强，一旦覺醒，立刻神志清楚，恢復記憶，想到那些珠寶必然落在黑王子的手中，他效忠於黑王子，可能分惠一點，使他變成小富翁，他就臉露微笑，不過，想到八爪魚，他就心上一沉，他是否致富呢？這個問題退居次要，更加重要的是他能否逃過八爪魚的魔手。

這兩個意念互相交替，在他的腦海中升沉不定，使他心亂如麻，末了，他忽然想起，自己應該在入黑之前設法找到一件比較長的武器，因此他要傾全力往岩洞的石壁攀登高處。

在他的想像中，如果有人曾經留在岩洞之內活了一段時間，身邊有一件網叉之類的兵器，這個人一定是死在岩洞裏面比較高的地方，這個想像不斷的刺激他，使他鼓足了勇氣往石壁的高處攀登。

一步又一步，他十分吃力然後找到洞穴中的小洞，它距離放置珠寶箱的一處有三十多呎，由於地勢較高，空中的陽光比較旺盛，他可以看到小洞之內的景象，首先接觸視綫的是一副骸骨，殘缺不全，骸骨的旁邊是一件長長的鋼叉，他認得那是土耳其先皇戈巴的兵器，大吃一驚，細心辨認骸骨，由於海水不斷的侵蝕，全身骨骼鬆散，無法湊成人形，只是骷髏頭比較完整，因爲「戈巴王」的體型粗壯，頭部很大，即使是骷髏頭，也是與別不同的，眼眶深陷，顎骨很闊，他直覺到它是戈巴王的頭顱。

傳說戈巴王死於冰湖的寶穴之內，因爲這個傳統，黑王子然後挑選一百多個的精兵出擊，遠征俄國，深入腹地，似乎此行不是憑空虛構出來的了，極有可能眼前所見的屍骸就是「戈巴王」，阿卜呆呆的站着瞧望，很遲，然後檢起鋼叉，作爲他的武器。

阿卜雖然孤立無援，可是，有了鋼叉，他稍爲增加信心，事實上僅憑八寸長的七首跟八爪魚决鬥，簡直以卵擊石，鋼叉比較長，有利得多，故此他的心情輕鬆了些，那時還沒有入黑，他必須守候到八爪魚熟睡之後才有機會逃生，故此他沒有別的工作，只是坐着休息。

由於阿卜的腦筋怎樣靈活，他也無法猜得透戈巴王死在岩洞之內，沉思了很久，他認爲自己無法解開這一個謎，索性不去想它，閉上了眼睛休息。

在半醒半睡的狀態之下，他忽然覺得洞穴裏面黑沉沉，認爲眼前已經是黑夜，趕快從高處降落，回到百寶箱那邊。

他覺得又冷又餓，還要離開那個岩洞，潛入海中，在八爪魚的身邊走過，實在很吃力，他未必有那麼長的一口氣，八魚爪萬一覺醒過來，他就要憑着鋼叉苦鬥，總之，前面有許多障碍，他實在沒有把握保證自己能夠活着走回營地，向黑王子報告。

黑王子此行抱着兩個目的，希望找尋一百箱金銀珠寶，同時盼望找到先王的骸骨，阿卜既然發覺這兩種秘密，對黑王子有極大帮助，當然不想死，因此他傾全力去做，依照自己想出來的辦法進行。

首先，他認爲是殘夜將盡的一段時間，估計八爪魚已經酣睡了，然後慢慢的離開岩洞，潛入水中前他深深的吸了一氣。

他覺得自己浸入冰冷的水中，好像變成一條魚，非常的幸運，他從八爪魚的身邊穿過，那條八爪魚雖然睜開眼睛，還沒有變動位置，他居然死裏逃生，拚命忍受海水的壓力，浮出海面來，手裏仍然緊握着鋼叉。

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趕快游泳到岸上來，黎明的光綫雖然很弱，他仍然可以分辨得出應該走的方向，拚命奔走，有如從一個噩夢走出來。

一個人只有兩條腿，走得再快，仍然速度有限，他已經盡力而爲，怎料天色剛剛吐亮，八爪魚就覺醒，爬到岸上來，八條長臂一齊奔走，快得像一陣風。

他拚命奔走，一股血腥味從背後吹來，還有沉重的脚步聲，好像一堆人正在走動，他覺得八爪魚追到身邊，轉身看看像一座山似的八爪魚已經追上來，伸出四條長臂，向他襲擊，他迫於就地一滾，並非滾到遠處，而是滾向八爪魚的腹部，緊貼着牠，只有這樣做，然後避得過長臂的糾纏。

就在這時，忽然火光四起，三四十支火把環繞着八爪魚，另外有三座木塔瘋狂推進，不單是救兵到來，那些人還把整個軍營作爲孤注一擲，向牠全面出擊。

霎時間，火箭有如流星點點，向八爪魚的大眼睛射出，牠迫於閉上眼睛，揮動長臂，碰到甚麼就抓甚麼。

阿卜認爲那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拚死爬上八爪魚的身體，趁着牠的眼睛沒有睜開，使勁把鋼叉插下去。

八爪魚的眼睛爆裂，全身彈起，阿卜被拋出三十尺過外，然後跌下來，雖然受傷，各人拚命搶救，他終於死裏逃生。

老翁沙奇已經說過，八爪魚的眼睛係全身命脈所在，一旦爆烈，立刻喪命，各人早有準備，看見牠展開垂死的掙扎，趕快退後，在火光照映之下，看見那一柄鋼叉仍然插在八爪魚的頭部，牠渾身發抖，似乎知道自己的死期已到，逐步退後，從岸邊滑落海中，海水也變了色。

阿卜立了大功，他被人抬入軍帳裏面，由軍醫負責醫治，他的脊骨似乎跌斷，無法動彈，不過，神志仍然清醒，黑王子走近的時候，阿卜向他打個手勢，希望喝一杯酒。

黑王子親自斟酒給他，阿卜的指頭發抖，酒杯也無法握牢，黑王子親自把那杯酒灌入他的嘴巴，眼角流下幾點熱淚。

阿卜喝了點酒，然後有些氣力講話，語聲低沉，黑王子把耳朵湊近，然後聽得出來。

阿卜說：「黑王子，我有很重要的話對你說，請你叫所有人離開。」

黑王子揮了揮手，依他的話去做，留在軍中帳的人全部離開，阿卜然後說：「我已經找到藏寶穴，眞的有幾十箱金銀珠寶。」

「藏寶穴在那裏呢？」

「距離岸邊不遠，大約兩三千碼，有一條長方形的岩石兀立，它是空心的，必須從海中潛入，不過，走進了岩洞，站在石上，那個地方比較海水略高，故此，金銀珠寶不會被海水冲去，那些珠寶眞多，看花了我的一雙眼，我快要死了，由我殺了千手妖怪，還替你找尋到金銀珠寶，總算盡了我的責任，希望你今後好好的對待我們這些黑海漁夫。」

在藏寶洞內，黑王子看見先王的骷髏頭，猛吃一驚，退後兩步，滑脚從高處跌下。

黑王子聽了，說道：「我會重重的賞賜他們，永遠免稅，而你的一家人全部做官。」

阿卜的肌肉抽縮了一下，似乎是苦笑，說：「我沒有家人，我的家人早已戰死了。」

他氣若游絲，看來難以支持下來，突然地鼓足最後一口氣，說：「我看見戈巴王，在海心石岩洞之內，我還得到他的鋼叉……」

「戈巴王死了抑或活着呢？」

阿卜神迷意亂，斷斷續續的說：「鋼叉……戈巴王……千手妖怪……完了，一切都完了！」

他沒法做聲，整個身體逐漸變硬。

黑王子旗下最勇敢的一個戰士跟八爪魚同歸於盡，黑王子再度洒下了幾點英雄淚。

## 黑王子迷失本性

空空僧在中軍帳外邊聽見哭聲，大聲叫喊：「黑王子，我可以進來嗎？」

「可以進來，所有人都可以進來。」

黑王子嗚咽着說。

十多個人先後走進中軍帳，軍醫第一個開口：「黑王子，阿卜怎樣呢？」

「阿卜已死了，他眞是一個偉大的戰士。」

黑王子召集各人向阿卜的屍體致哀，然後把他放在一座木塔上面，讓他高高在上，然後縱火焚燒，土耳其習慣了把偉大的戰士火葬，希望他的靈魂升天。

那天的陽光很弱，陰暗的雲幕也顯得一片哀愁。

葬禮完結了，黑王子突然說：「我要單獨下海，找回刺死八爪魚的鋼叉，因爲它是先父的遺物。」

空空僧吃了一驚，說：「你這樣做太過冒險了，就算八爪魚已經死去，可能海裏還有一兩條八爪魚的，何必冒險去找鋼叉呢？」

黑王子很冷靜的說：「那麼龐大的八爪魚，每天要吃許多食物，一定不會幾條八爪魚同在一個地方過活，附近也沒有別的大魚，牠死了，整個海域十分安全，如果現時我不下海搜索，遲了牠死後發臭，無法進近，我就永遠失去了先王的鋼叉，這是我的心願，跟你們完全無關，不必同行。」

下海之前，他吩咐空空僧守住海岸，不准任何人下海。

那時他把賜給阿卜的寶石刀收回，縛在腰間，穿了很薄的衣裳，跳入海中，向海心那邊游去。

他自己才知道，此行並非找尋鋼叉，而是搜索阿卜說過的海心石。

他認爲阿卜說過的話句句屬實，如果他發現藏寶洞，整個土耳其就會强盛起來，故此他急於冒險搜索。

他的泳技很精，擅長潛水，三千碼的距離，他毫不費力就可以游泳到那邊去。

他果然看見海心石，依照阿卜說過的方法去做，在岩石伸入海中的基層搜索，

找到密洞的入口，潛水入內，過了一會，他冒出水面來，已經置身在一個很空的石洞之內。

高處有些陽光投射下來，地面有幾十個鐵箱，其中有些箱子已經打開，紅寶石和綠玉在微弱的光綫下面反映出來，一片寶光映眼，他驚喜如狂，大聲叫喚：「我成功了，果然殺了千手妖怪，找尋到藏寶洞。」

他由衷的感謝阿卜，忽然在腦海中想起阿卜說過的一句：「我在岩洞裏面看見戈巴王……」

這句話使他毛骨悚然。

他向高處望去，發覺洞中還有洞，那個小洞約有三十尺高，阿卜能夠爬上去，他當然可以攀登。

他雖然疲倦，不肯歇息，逐步爬上高處，剛剛站穩，突然看見一個比較常人大了許多的骷髏頭，眼眶深陷，他淚下如雨，衝口而出的喊了一聲：「父皇！」

他覺得空氣中有一股壓力，不由自主的退後兩三步，脚下一滑，從三十多尺的高處跌下來，撞傷後腦，昏迷不醒。

他似乎死去，却沒有死。

他終於覺醒過來。

他睜開眼睛，所看見的人和物，全部陌生。

他躺在獸皮鋪成的床上，有一張鵝蛋形的臉孔在身邊出現，那是一個女人。

她的嬌軀很是豐滿，充滿了誘惑，他却無動於中。

他一躍而起，站在地上，說：「這是甚麼地方呢？」

她搖搖頭，又搖了搖手，表示她聽不懂他說的話，他有點悶，走開幾步，伸手摸摸白色的牆，掌心覺得冰冷，他接觸的是一塊冰。

那種房屋叫做冰屋，用冰築成的房屋，如果那是普通的地方，早就溶了，不過，那個地方是北極圈的一角，每天的氣溫都是零度以下，冰不會溶，當地的人索性用冰建築房屋，屋裏以及戶外都是很冷的，故此他們除了睡覺，一定穿上了獸皮。

黑王子身上也穿了一件狐裘，他不覺得冷，使他驚奇的是一切都是陌生，他從來沒有到過這種地方，也沒有看見過鵝蛋面的女人，他甚至不記得自己是誰。

那個女人不懂得他的話，無從查問，他迫於走到外邊去。

一陣狂風撲面，風裏夾着雪花，他向前走動，把她遠遠的抛在背後。

突然有人攔住去路，握着一柄鋼叉。

左右兩邊有人走過來，全是穿了獸皮，握着鋼叉的，只是他兩手空空。

他毫不在乎，他知道敵人手裏有武器，那就等於他有武器。

擋住去路的人走前兩步，向他喝問，他搖了搖頭，這傢伙有點不耐煩，突然發動攻勢，向他的胸膛把鋼叉刺過來，他很巧妙的閃開，飛撲過去，對方還沒有收回鋼叉，已經給他抓住叉柄，把自己的身體猛撞，敵人給他撞倒，鋼叉落在他的手上了。

幾個人紛紛用鋼叉圍攻，他的一柄鋼叉上下翻飛，舞動一會，幾個人的鋼叉都給他打落，轉身逃生。

他把手中所握的鋼叉挿在雪地上面，走回冰屋那邊，鵝蛋面孔的女人尾隨着他走進去，緊緊的擁抱着他。

她是黑王子的救命恩人，把他從海裏撈到船上來，帶到愛斯基摩人的部落，把他看做她的男人。

那時她只是喜歡他高大英俊，不知道他的本領那麼高强，看見他空手奪取鋼叉，擊敗幾個彪形大漢，才知道他的戰鬥力極强，更加喜歡他了，把他留在冰屋裏面，不准別的女人接近他。

她的名字叫做「卡卡拉」。

愛斯基摩人一直都是靠打獵爲生，海豹和海象都是他們的獵物，他們只是担心碰着北極熊，各人看見新來的壯士武藝高强，自知不敵，把他帶到北極熊出沒的地方，讓他留下來，看看他怎樣用鋼叉跟北極熊交手。

他們的用心十分明顯，如果他贏了北極熊，把他看做首領，反之，他死在北極熊的爪下，那就算了，卡卡拉是那個部落第一個美人，無怪他們這樣想。

北極熊從海裏爬出來，大肆咆哮，向他撲攻，牠有千磅過外，普通人絕非牠的對手，他却絕無懼色，向前衝過去，北極熊剛站起來，雙手撲下，他已經使勁把鋼叉插中牠的心臟，只見牠渾身發抖，頽然倒下來，流了許多血。

那麼雄壯的北極熊這樣快就死了，實在出乎意外。

在場目擊的人，看了覺得心寒，稍停，他們齊聲歡呼，飛奔過去，把他抱起來，高舉在頭上，表示敬意。

卡卡拉發覺失去了他，趕到冰海的邊緣，及時看見本族的壯士選舉首領那種儀式，她的怒意消失了，大聲叫喚，走過去跟他擁抱。

自從那一天開始，黑王子就是那個部落的皇帝，他渴望自知道己究竟是誰，不願意永遠留在冰天雪地。

有一天，他召集整個部落的男人，發表他的意見，由卡卡拉傳達，那時他倆已經在一起過活，她看見他打手勢，就知道他想說的是甚麼。

他不斷的打手勢，表示他想向南方走，願意跟隨的人跟他一齊走，不願意跟隨他走，可以留在原地。

各人密密的商量一番，八十多個男人，有三十人願意跟他走向南方去，他們全是沒有女人的，希望像打獵似的搶一個女人回來作爲妻子看待，有了家室的人不願同行。

黑王子已經迷失了本性，但仍知道他並非一向在冰天雪地過活，他必須弄清楚自己是誰，既然無法向北走，只好向南方走動。

他沒有甚麼目的，只是想找尋失落了自己。

## 最後一場决門

那天他單獨跳進海裏游泳，找尋刺死八爪魚的鋼叉，一去無踪，空空僧在岸上守候到夜幕低垂，幾十支火把燃燒起來，希望他在遠處出現，但徒勞無功，呆呆的守候到天亮。



空空僧迫不得已召集各人研究對策，終於，一致通過，把木塔拆掉，改爲木船，分別下海，坐在船上，划向海心那邊，沿途搜索。

巨大的八爪魚死了，就沉入海底，海上一片白茫茫。

木船順着潮退的波浪划向海心，發覺海心石，有些人潛水搜索，無意中闖入石洞，發現了珠寶，趕快回到木船報告空空僧。

空空僧做夢也沒有想到這樣容易找到珠寶，喜出望外，可是，他們始終找不到黑王子，愁眉不展，聚在一起商量大計，暫時把空空僧看做最高的統帥，由他指揮，多造幾隻木船，秘洞中所有珠寶箱搬到船上來，先行送到岸上放置，派人看守，然後分頭搜索，不管死活，一定要找到黑王子，然後離開那個地方。

他們把大營搬到岸邊去，晚上燃燒野火，希望黑王子看見，游到岸上來，初時他們非常熱心的等候，日子拖長了，逐漸心灰意冷。

最成問題的還是糧食，他們死心塌地的等候黑王子，無法找到別的食物，只好殺狗充飢。

本來有一百隻狗，跟鬼兵作戰，死了十多隻，還有十多隻狗被八爪魚的長臂拍死，剩下來的狗只有六十多隻，牠們全是很馴服的，慘遭宰殺，不過旬日，狗也吃光了，他們只好拔營離去。

他們走了一程，忽然發生巨變，碰到俄國的鬼兵襲擊，損折了十多人，僥倖珠寶大部份保存，空空僧率領剩下來的戰士趕路，怎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竟又碰上了愛斯基摩人攔路，擺出戰鬥姿勢，重重艱險，把他們壓到喘不過氣來。

他們決心一戰，那時候已經入黑，嚴陣以待，在野火的光亮照映之下，有些戰士看見愛斯基摩人的陣營當中，夾着一個人，看來很像黑王子巴辣，趕快報告空空僧。

空空僧聞訊，走出來看，敵人已經衝過來，爲首的一個戰士並非別人，正是黑王子，他驚奇不已，喜出望外，衝口而出的大聲喊叫。

他先行喊叫：「黑王子！」

跟着他再叫：「巴辣！」

對方的戰將手持鋼叉，聽到叫喚聲，呆了一呆，暫時停止進攻，可是，另外一些人却不耐煩，如飛殺上，全是用鋼叉出擊的，空空僧拿不定主意，那些戰士已經被逼而戰。

那一塲混戰當中有許多人受傷，好像黑王子的大漢，在搏鬥中大顯神威，殺了十多個人，如果他眞是黑王子，他會如此濫殺自己人嗎？反過來說，他不是黑王子，怎會如此酷肖？

空空僧給眼前的景象弄胡塗了，他走到一個垂危的土耳其戰士身邊查問，傷者很痛苦的說：「他確是黑王子，我實在猜不透他爲甚麼投靠愛斯基摩人那邊。」

空空僧愕然。

難道黑王子被另外一種妖怪迷住嗎？

他跟軍醫「雅力」研究，「雅力」說：「我沒有機會接觸過他，只憑一雙眼睛在混戰當中觀察對方是誰，那是靠不住的，即使他是黑王子，不足爲奇，人會變的，是也不是呢？」

空空僧認爲這件事情必須由他親自判斷，另外一晚，他仗劍走向對方的營地，潛入最大的一個帳幕外邊偷窺。他看清楚了，那個人確是黑王子巴辣，巴辣的身邊有一個絕色美女，渾身裸露，騷耳弄姿。

他甚麼都明白了，趕快回到自己的營地，對各人說：「黑王子果然變心，自己人照殺！雖然他毫不念情，我們不應該傷害他的，還是拔營進回去吧。」

所有戰士都覺得悲傷，鬥志全消。

翌日的黃昏，愛斯基摩人再度出擊，他們又損折了十多名戰士，空空僧忍無可忍，決心捉拿黑王子，先行在中軍帳外邊弄了幾個陷阱，然後在黑王子衝過來追殺之際，誘他走到陷阱那邊。那個黑王子似乎比不上以前的黑王子那麼機警，一脚踏在浮沙上面，整個人一脚跌進陷阱裏。

愛斯基摩人拚命衝過來搶救，那些人鬥不過土耳其戰士，紛紛喪命，夜間看見的裸女率領她同族的人掉頭走了，空空僧沒有追她。

不錯的，他們擒了黑王子，怎樣對付他呢？由於黑王子異常英勇，不肯投降，空空僧逼於把他囚禁在一個鐵籠裏面，然後率領大隊人馬朝原路回到土耳其。

由於他們帶了許多箱金銀珠寶，担心經過波斯國境，被人截刦，繞道而行，走了許多天，然後回到土耳其的京都。

出征的時候，他們有一百五十個戰士，一百二十隻狗，黑王子威風凜凜，料不到歸來的一天，狗死光了，戰士只有五十多個，還是半數受傷的，這種情況，已經令到土耳其的羣衆失望，更加使他們困惑的還是黑王子，無精打采的囚禁在鐵籠裏面，彷彿是一個還沒有行刑的死囚。

主帥怎樣會變成待决的死囚呢？羣情洶湧，包圍那些人，大聲呼叫，請求空空僧解釋。

空空僧担心羣衆獲悉他帶了大批珠寶回來，發狂似的搶掠，無法向他們解釋，只好帶領戰士退守宮門，嚴陣以待，準備厮殺。

土耳其文武百官聽到這一宗怪事，紛紛走向宮廷，空空僧允許他們入內，在大殿召集羣臣，從長計議。

黑王子一直都沒有做聲，有十多個大臣在他的臉前走過，他仍是囚禁在鐵籠之內。

突然，他怒吼一聲道：「我是你們的主帥，爲甚麼把我囚禁我在鐵籠裏面？」

所有人都感到驚奇，他們直覺到黑王子沒有發狂，因此之故紛紛把一種有懷疑的目光投在空空僧的身上。

空空僧大聲說：「整件事情的經過情形，我已經對你們說個明白了，他是否變了質？抑或變了心？問問軍醫雅力吧。」

「雅力」承認空空僧所講的全是眞話，還說他們帶了許多金銀珠寶回來，又把千手妖怪刺死，總算完成了任務，至於黑王子，可能被妖女迷住，喪失了本性。

「不，黑王子並未喪失本性，你們看吧，他不是好好的活着嗎？如果你們打開籠子，讓他走出來，他逢人就咬，才是喪失本性。」

（以下轉入第98頁）

古代歷史宮幃故事

# 眞正勇敢的人

王永德・編繪



①傳說古代有個國王，他有一個獨生女兒，名叫慧麗，不但長得如同下凡的仙女，而且才智超人。每當國王談起國家大事，她就能說出一番獨到的見解。因此，國王把她視爲掌上明珠。



②就在慧麗公主十八歲那年，國王給她準備找個駙馬。不料，選了幾個王公大臣的公子，慧麗都不滿意。國王有點犯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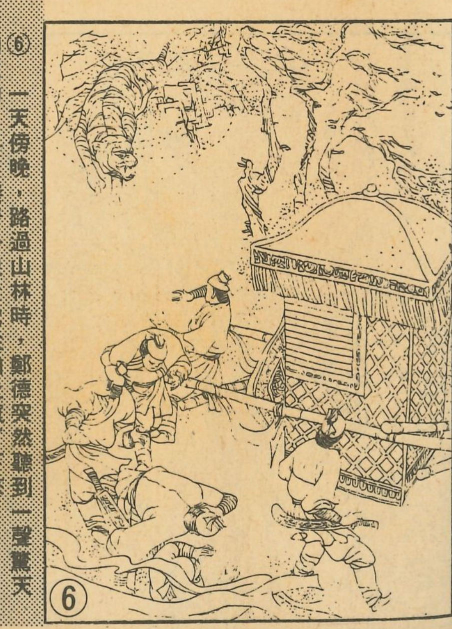


③有一天，國王問公主：「你到底喜歡什麼人？」公主毫不害羞地說：「我一不論門當戶對，二不論相貌美丑，我要找個勇敢的人！」國王一聽：「這倒容易！」

④於是，國王就把這件事交給了一個足智多謀的心腹大臣鄭德。鄭德聽完國王的話，胸脯一拍說：「保証給公主找個稱心如意的駙馬！」



⑤第二天，鄭德坐着八抬大轎，帶着一些護衛，爲慧麗公主挑駙馬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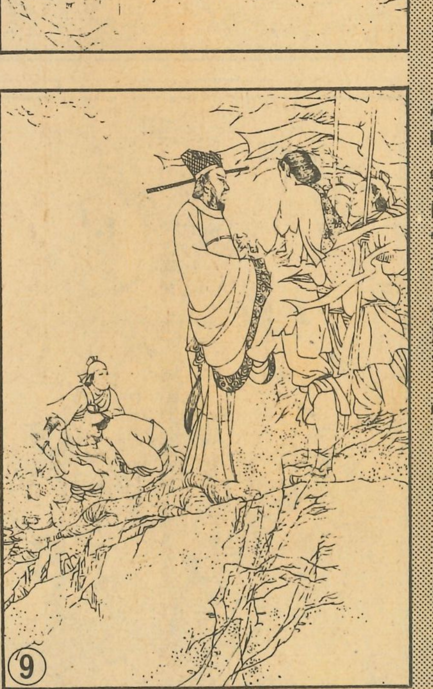
⑥一天傍晚，路過山林時，鄭德突然聽到一聲驚天動地的吼叫，接着一只猛虎從山上竄了下來。



⑦衞士們四處奔逃，鄭德嚇得連轎子也出不來了。這時，樹林裏跳出一位後生，同猛虎搏鬥起來。



⑧終於，後生在猛虎衝來的一瞬間，把木棍刺進了它的嘴裏。只聽猛虎大叫一聲，倒地而死。



⑨鄭德這才擦去頭上的冷汗，對後生說：「勇士，跟我走吧！」後生莫名其妙：「大老爺，要我跟你去做啥？」「叫你走，你就走！」


⑩ 鄭德把他帶進皇宮介紹給國王。國王很高興，誇鄭德有一雙慧眼。不料慧麗公主卻連連搖頭：「此人雖能打虎，未必是勇敢的人。」
⑪ 鄭德只好奉命再去挑選，一天，他化粧來到街頭，突然聽到一陣喝彩聲。
⑫ 他過去一看，只見一個漢子手舉一尊石獅，向上拋了一丈多高，然後輕輕一接，面不改色。
⑬ 隨後又見他將石獅丟出三四丈遠，引起衆人一片叫好聲。鄭德見到這情景，連說：「有本事，有本事！」
⑭ 於是鄭德就帶着這個漢子進了宮。不料公主又是搖頭：「這人只不過是個大力士，哪算勇敢的人！」
⑮ 鄭德只得再次外出了，一路上他想，爲何兩次挑選勇士，公主都不滿意？莫非公主要的是智勇雙全的人？正想着，轎子被一羣挑着竹竿的商販擋住了。
⑯ 他走下轎來，正要訓斥那些商人，忽然刮來一股旋風。「呼啦」把他頭上的烏紗帽刮掉了。
⑰ 帽子隨風刮進一口井裏，鄭德命衛士下井取帽。衛士們你望我，我望你，誰也不敢下。這時一個商販過來說：「這有何難？我來！」
⑱ 說罷，從担子上抽出一根竹竿，往枯井裏一插，扶着竹竿滑到井底，取到烏紗帽，又爬了上來。
⑲ 「勇士，跟我一起走吧！」鄭德和氣地說。「大老爺，我，我……」鄭德見商販害怕的樣子，不覺心裏好笑，道：「別害怕，跟隨我進宮，往後讓你享福啦！」
⑳ 鄭德滿以爲這回公主絕不會再無話可講了。不料，公主先笑笑後搖頭：「這人頭腦尚靈活，但哪能算勇敢的人！」
㉑ 鄭德不得不再次外出尋找勇士。這時已到盛夏季節，加上久旱不雨，天氣十分悶熱。一天中午，他坐轎行進在一個荒灘旁，忽然聽得一陣「趄立！臥下！趄立！臥下！」的喊叫聲。



㉒ 原來是一隊士兵在操練。可他們穿的服裝和拿的武器，都不像本國的軍隊。鄭德懷疑是外國軍隊入了境，頓時慌了神，想馬上回宮上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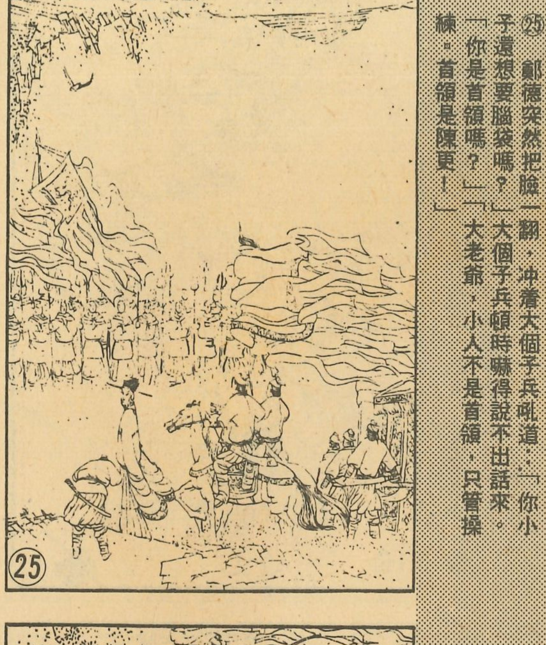
㉓ 這時，隊伍中走出一個大個子兵，上前向他請安。他一聽口音是本國人，才放下心來問：「你們都是些什麼人，膽敢在此荒灘練兵？」大個子兵回稟道：「她們全是女兵，抽空到此操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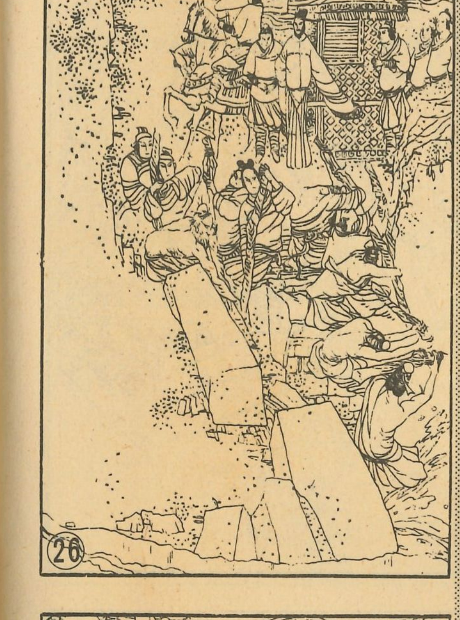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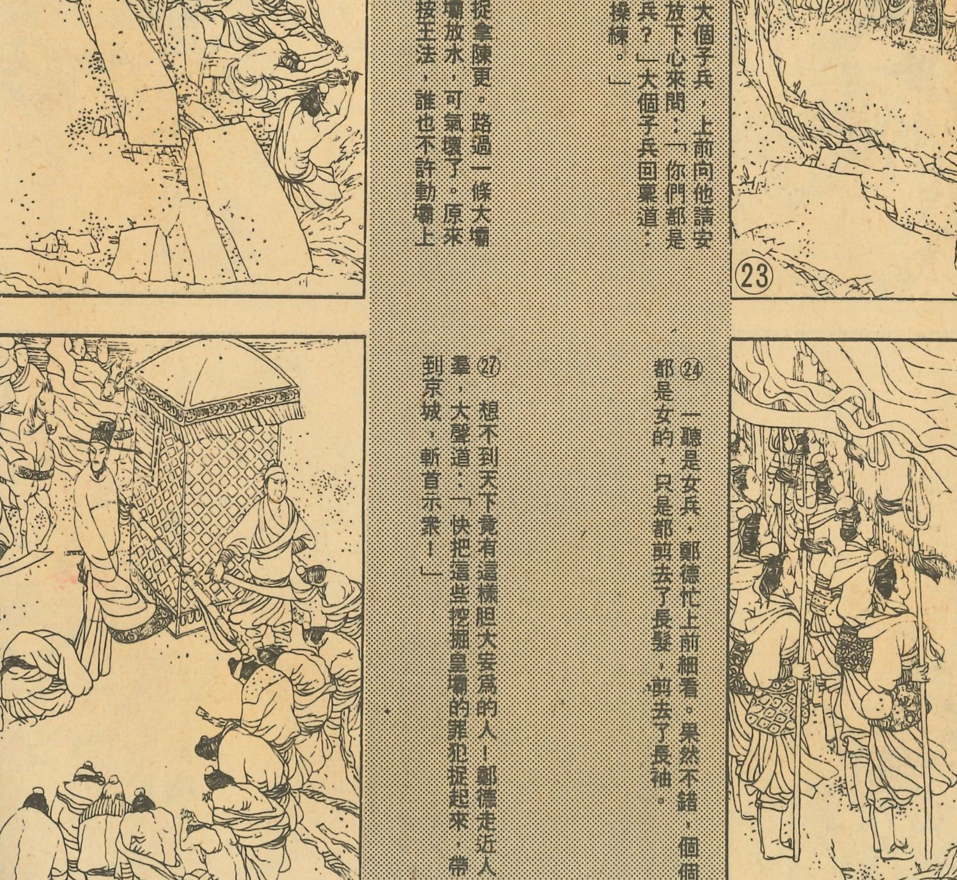
㉔ 一聽是女兵，鄭德忙上前細看。果然不錯，個個都是女的，只是都剪去了長髮，剪去了長袖。



㉕ 鄭德突然把臉一翻，沖着大個子兵吼道：「你小子還想要腦袋嗎？」大個子兵頓時嚇得說不出話來。「你是首領嗎？」「大老爺，小人不是首領，只管操練。首領是陳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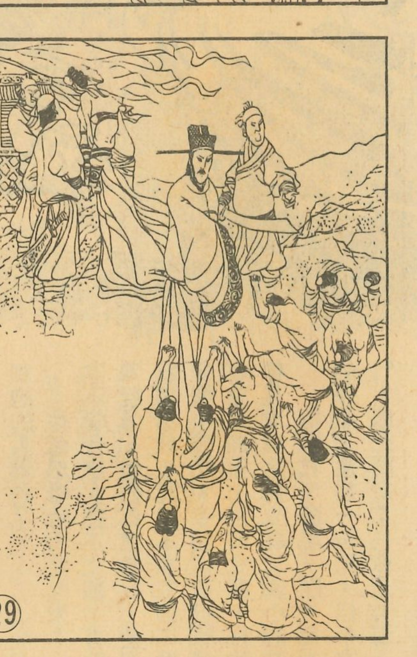


㉖ 鄭德一聽，叫他帶路去捉拿陳更。路過一條大壩時，鄭德看到許多人正要破壩放水，可氣壞了。原來這是前輩國王走過的皇壩。按王法，誰也不許動壩上一草一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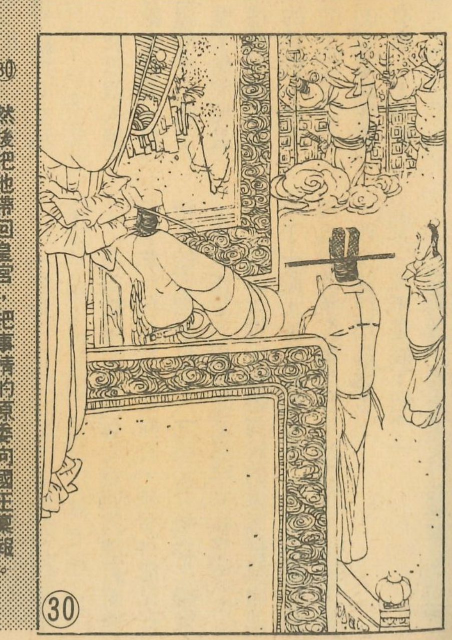


㉗ 想不到天下竟有這樣膽大妄為的人！鄭德走近人羣，大聲道：「快把這些挖掘皇壩的罪犯捉起來，帶到京城，斬首示衆！」

㉘ 鄭德話音剛落，人羣中走出一位青年，大聲說：「休要動手！挖掘皇壩是我的主意，天大的事兒，由我一人承担！」鄭德眨巴着眼問：「你叫什麼名字？」「姓陳名更。」



㉙ 「你就是陳更？我正要捉你哩！你私招女兵，亂製兵器，又慫恿婦女削髮剪袖，破壞宗法禮教；現在又胆大包天，鼓動民衆挖掘皇壩，眞是罪該萬死！」鄭德不管衆人反對，把陳更綁了起來。



㉚ 然後把他帶回皇宮，把事情的原委向國王稟報。國王一聽，氣得七竅冒火，馬上命令道：「來人哪，把陳更推出斬首示衆！」



㉛ 幾個衛士剛要動手，忽聽一聲「慢！」隨着話音，慧靈公主出來了。她對國王說：「這位壯士無罪，為何斬他？」「他欺侮到我國王頭上來了，你怎說他沒罪？」



㉜ 公主說：「眼下戰爭雖暫告結束，但外患未除。鑒於男子傷亡過半，他訓練女兵，改良兵器，以防外亂侵入。當前久旱不雨，禾苗乾枯，他掘壩放水，拯救萬民。他不怕殺頭，敢破宗法禮教……他才是眞正勇敢的人呢！」



㉝ 國王恍然大悟，對鄭德說：「愛卿，還是你的慧眼有功，到底為公主挑到了一位稱心如意的駙馬啊！」

## 寫畢業論文　來華求心得

現代奇幻歷險

# 魔曲

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前　言

按照去年訂下的計劃，今年要到外地遊玩三個月，一來鬆弛一下神經，二來找尋靈感和新題材，不料外國的生活程度，對鬻文爲生的我來說，實在不勝負担，更遑論要去三個月，結果只去了幾個地方，便已囊中金盡，迫得提早回來。

三個月的旅遊計劃，只能實現一半，心情之糟，可想而知，在回程的飛機上，無精打彩之至，拿出一本小說『活骷髏』來，企圖能暫時忘掉不快。可是那是自己寫的小說，故事情節印在腦海中，看了幾頁便倚着椅睡着了。一直至飛機忽然遇上氣流，而發生强烈震動時才醒過來。

醒來之後，才發現手上的小說，已到了隣座乘客的手上。那人年紀看來跟我差不多，我第一眼望見他時，認定他與我是同種的，但再看一眼，又覺得有點「不對」，他的鼻和他的眼睛，跟中國人都有點異同，因此我猜想他可能是中外混血兒。

他手上那本小說分明是我的，但居然據爲己有，我正在考慮該用什麼語言與他溝通，他已首先用粵語跟我交談。

「這是你的，你睡着之後，跌在我身上，所以……」

我連忙道：「不打緊，反正我看不下，你繼續看吧！」

他瞪着那對深邃的眼睛望着我：「這本小說你居然會看不下去？」

我心中不但沒有怪他無禮，反而狂喜起來，他言下之意，分明是責怪我，這樣好的小說，你居然看不下，那還有什麼更好看的！

我正在思量，該用什麼話來「謙虛」一下，不料他的話又使我明白自己是阿Q的高足。

「這小說是買的吧？既然看不下又何必花錢買？」

我結結巴巴地道：「買的時候不知道的，以爲可以在飛機上打發時間，誰知它竟是催眠劑！」

他微微一笑，露出雪白整齊的牙齒，男人很少有像他那樣的牙齒的。「也不致於那麼差，西門丁的作品我也看過不少！」他手上依然拿着那本小說。

我連忙道：「你愛看他的小說？」

「我愛看武俠小說，科幻小說，推理小說，甚至是神怪小說！」他又露出那令人目眩的牙齒來：「我這個人沒什麼文藝細胞，只能看看流行小說！」

我心中有點不舒服，忙又問：「流行小說便不文藝？還是它是專寫給沒有文藝細胞的人看的？」

他忽然哈哈大笑起來：「我這個人根本不管什麼文藝不文藝，喜歡看就看，好看就看，他們都這樣說，便隨俗一下吧！我認爲好小說並不在它的名堂，像明明是愛情小說吧，手法『流行』得很，但却要在它上面冠上兩個文藝，好的武俠小說同樣可以稱之爲文藝武俠小說的！」

這時我又發現一點，他的粵語比我這個外省人還差一點點，似乎有點「上海腔」，因此問道：「你是上海人？」

「我父親是上海人，但我母親却是開羅人！」

「開羅？」我驚愕地問：「是埃及那個開羅？」

「你不相信嗎？」

「相信！」其實我早就看出他是個混血兒了，只不知道他是用什麼血去混那一種而「製成」的！我見他如此健談，深覺幸運，起碼可以排遣還有一個鐘頭的飛行時間，所以，又將話題拉回去：「你爲什麼會看西門丁的作品？」

他笑笑說道：「我看書很快，任何一位武俠小說作家的作品我都看過，當然不是全部，不過西門丁的作品看過的却也不少！」

我再加上一句：「爲什麼？」

他又露出白齒了。「我猜你如果不是私家偵探，便是記者！」

我大笑。「我像麼？」

「總不像是個從事體力勞動的吧？」

「你還未答覆我！」

「我第一次買他的小說，是西門兩個字！」

我打趣地問：「你欣賞西門慶還是西門吹血（國語雪與血同音，猜想古龍兄在塑造的西門老兄殺人之後，有吹血之癖後，才創作了西門吹雪這名字來）？」

他又大笑，令得前排的乘客轉頭向他瞪了一眼，他忙壓低聲音：「都不是，是因爲我的英文名叫SIMON，譯成中文、西文或西門都通！」

「你不是姓丁吧？」

「我姓鍾，鍾西文！」他忽然從口袋



中取出一張名片給我，那是一家貿易公司的總經理。

禮尚往來，我也將名片給他，他看了一眼又叫了起來，道：「原來你就是西門丁！」

前排那位高貴的女乘客又轉頭瞪了他一眼。他唏的一聲問我：「你是香港人吧？我起初還以爲西門丁是台灣人，住在西門町的！哈哈，我知道了，你的英文名也是叫SIMON吧？」

「是的，我叫SIMON，但我用這個筆名，却不是因此而起的！」

鍾西文學我的語氣問我：「你大概不是欣賞西門慶或西門吹雪吧？」

我笑着回答道：「我書房的窗子向東，門向西，西門兩字由此而來，我家四兄弟，我排行最小，又是男子漢，便以丁名之！」

他笑道：「假如中國有以東窗爲複姓者，你大概會用東窗爲姓吧？」

「不，」我笑道：「我怕會東窗事發呢！」

「你這本書便送給我吧！不過我還有一個條件！」

我有點詫異：「什麼條件？」

「請你在扉頁上簽個名吧！」

我受寵若驚地答應了，他又道：「SIMON，你出國探親嗎？」

「探過兩位親戚，不過主要是出來走走！」

鍾西文用羨慕的語氣道：「你們做作家的實在舒服！」

我嘆了一口氣。「我是因爲題材枯竭，將有斷炊之慮，才出來找尋靈感和題材的！」

「找到了沒有？」

我心中有個題材在醞釀中，却還未成熟，更怕他會不斷追究下去，便輕輕搖一下頭。他忽然又道：「我小時候也想做作家，不過我父親臨死前丟下這貿易公司，一定要我子承父業，只好做這種嗆人的生意！」

「幸好你不寫作，我不是說你沒這方面的才幹，而是這口飯實在不易吃！」

他看了我幾眼，道：「我看你挺快樂的，對你來說，這口飯不會難吃吧！」

我瞪着他：「你知不知道這西門吹雪有位大師兄？」

他吃驚地道：「我記姓素來很好，爲什麼完全沒有這個印象？」

我一本正經地道：「他就是我，叫西門嘔血！」我向他眨眨眼，他會意地大笑起來。

× × ×

旅遊雖然是愜意的事，但也十分疲勞，所以第二天早上，我又恢復平時的「狀態」，睡至日上三竿才下床，正要盥洗，廳裏的電話忽然響起了，這時候家中只有我一個人，所以我只好從洗手間跑出去接聽。

電話筒裏飄來一個熱情的聲音道：「HELLO，SIMON，我沒有吵醒你吧？」

我雖然睡意未消，但只也立即認出他是誰來，便笑着道：「時間剛剛好，你早三分鐘打來，就會把我吵醒！有什麼事指

教？」

他的聲音有點結巴：「是這樣的，我父親叫鍾××，你聽過沒有？」（鍾兄叮囑不許將他父親的名字刊登出來，所以小說中的主角鍾楚雄的名字是我杜撰的。）

對他父親的名字我十分陌生，但不忍傷他自尊心，便「哦」了一聲，道：「是不是鍾氏宗親會的上一任會長？」

「不是……是這樣的，昨天聽你說要找尋題材，所以我想將我父親的一些經歷告訴你，也許對你有點帮助！」

我不管他父親是何方神聖，立即道：「請說，我聽着呢！」

「你今晚有空嗎？七點鐘我在LOYAL GARDEN三樓餐廳等你！」

「OK，今晚我請吃飯！」

× × ×

我連續兩夜跟鍾西文泡在餐廳裏，自然我只是個聽衆，對于頗有發表慾的我來說，是一種「痛苦」，但我却樂意接受，因爲我深深爲他父親的事跡所吸引。

他告訴我的，對我不單止是個帮助，而且引起我的創作衝動，決定將他父親的事跡寫成小說。

過幾天，我將決定告訴他，他不勝之喜，我連忙提醒他，小說跟眞實事情，會有很大的差異，甚至爲了「好看」，會添些節情進去，他表示沒有問題，却問我：「快告訴我，你這篇作品，要在那裏發表，我一定要買來看！」

「出版之後我會寄給你，只希望不會令你太過失望！」

× × ×

這便是觸使我第一次創作不是武俠小說的小說。

我本來不想讓它在武俠世界上發表，因爲正巧新加坡那裏有報社向我約稿。不過後來想深一層，乂改變了主意、第一，作品在新加坡發表，鍾西文可看不到，第二，這篇雖然不是武俠小說，但主人翁鍾楚雄不但深諳中國武術，而且俠骨義胆，他何嘗不是武俠人物，只不過他穿的不是古裝，而是「唐裝」而已。

× × ×

星期日，早上，上海的天色晴朗。

教堂裏氣氛十分肅穆，上千個虔誠教徒，擠在教堂裏，都靜得落針可聞。

咚咚的鋼琴聲在禮堂裏回盪，這個新來的司琴，琴技熟練之至，琴聲一起，教友們都齊聲高唱。

吾主聖心，愛人情眞，甘心降世救贖吾人。

一生苦難，言何能陳，多顯靈功常在聖仕。

第一段唱畢，接唱第二段，可是剛唱了一句：山園祈禱，歌聲便戛然而止。

這首「吾主聖心愛人情眞」的聖詩，可以說沒有一個教徒不是耳熟能詳的，可以說沒有一個教徒不是耳熟能詳的，但爲何第二段只能唱一句？

司琴乃落力地彈着，他不但雙臂急速地彈動着，連頭和肩頭也不斷地動着，但他彈的音樂，却沒人知道是什麼，叫教友們如何唱下去？

神父慢慢走到鋼琴旁邊，雙掌一齊按在琴鍵上，發出「嗡」的一聲，司琴身子一猛，忽然抬起頭來，只見他那仍帶着幾分稚氣的俊臉上，掛滿汗珠，雙眼閃着奇異的光彩。好像怪神父打斷他的雅興，也像是不明所以。

神父用英語輕聲斥道：「彼得，你知道你剛才彈的是什麼嗎？」

彼得搖搖頭，神父抑住怒火，道：「我知道你是個有天才的未來音樂家，但現在是在唱聖詩，你忘記了你的責任和神聖的工作麼？」

彼得舉袖拭去汗珠，不敢反駁，繼續彈奏，神父走到台前，雙手輕輕揮動着，像在指揮，教友們便繼續高唱起來了。

吾主聖心，愛人情眞，甘心降世救贖吾人……

「咚咚咚！」鋼琴聲驟响，音調突變，剛才的情況再度出現，連和藹的神父也忍不住大聲叫道：「PETER，STOP！」

可是彼得好像沉緬在音樂的海洋中，神父的斥喝聲，對他毫無作用，他越彈越快，神父忍不住走過去，在他後背上推了一下，琴音才停止。「YOU GET OUT！」神父聲音雖然降低，但任誰也看得出他心中的憤怒！

他自小便把一切貢獻給教會，主持過數不清的禮拜會，但他從未聽過有人敢在這個時候，甘犯衆怒而犯下這種不能饒恕的罪行！

彼得雖然停住了手，但却不斷的喘息着，偌大的一座禮堂，鴉雀無聲，只聽到他粗濁的喘氣聲。

「等下你再來向主贖罪？」

彼得站了起來，向台下的中國教友鞠了一躬，然後離開，神父坐在他的位置上，彈起鋼琴來。

× × ×

彼得混混噩噩地走回自己的睡房，他是個大學生，學的却是東方文化，所以最近由英國來中國，了解中國文化，準備寫畢業論文。他的家並不太富裕，不過他父親跟上海這座最大天主教堂的神父是好朋友，所以寫了一封信，讓兒子到上海找他，由於他平時酷愛音樂，不但對彈鋼琴，而且還拉得一手小提琴，所以神父便叫他担任司琴的職位，彼得便在教堂中生活。

剛才他爲什麼會彈了那一大段不知出自什麼樂章音符？

這一點連彼得自己也不知道，他只覺得突然間有個衝動，那手便不受控制，忍不住隨意彈奏起來，而奇怪的是當他一隨意彈奏之後，神智便更加不能控制，可是彈後乂有一種如釋重負之感！

彼得坐在書桌前，桌上放了一大堆書籍，他掀了一下，心神不屬，根本看不進眼，他忽然取出那隻小提琴來，一手拿弓，一手按弦，奏起「吾主聖心愛人情眞」來，他連奏幾次，十分「順利」，剛才的情況不復再現，他長長吐了一口氣，將提琴拋在床上，也在床上躺了下來，也許剛才他太緊張了，不久便睡着了。

過了一陣，他被一陣拍門聲驚醒。「彼得開門！」外面傳來神父的叫聲。

彼得將門拉開，慚愧地道：「對不起神父，我是不受控制才會……」

「爲何不在平時練習，偏在那個時候



彈？」

「我說過，我是……我根本不知道我會那樣做，我願意再向你道歉！」

「那樂章是那樣的流暢和美妙，你怎會不知道？」

「事前我根本沒想到，而且我也未曾聽過！」

神父的臉色不大好看。「你的意思是要告訴我，那是你天才的創作……嗯，是什麼教堂隨想曲吧？」

「不是的，我彈了之後，根本也記不起來了，怎會是我創作的？」

「既不曾聽過，乂不是你創作的，那是什麼？你不是想告訴我，你是故意要跟我搗蛋的吧！」

彼得連忙分辯。「我完全沒有這個意思，也許……」

「也許什麼？」

「我怕說了你會生氣！」

「說吧！」

「也許這是主賜給我的靈感？」

「鬼……」神父只說了一句話便住口了，他本想罵他鬼話，却乂怕引起別人的誤會，以爲他對主也一樣不敬，驚急憤怒之下，一張白臉漲得通紅。

彼得一直低着頭，他也知道自己剛才闖的禍實在不小。「我跟你說你也不會相信！」

「我相信這是魔鬼賜給你的！彼得，你立即去請求主寬恕你！」神父瞪着他：「跟我來！」

彼得不敢違抗，乖乖跟他到禮堂，神父在胸前劃了幾下，輕輕地禱告，彼得站在他旁邊，做着相同的動作，說着大同小異的話。

忽然他身子不斷地抖着，抖得牙齒碰得「格格」亂響，連神父也發現了，瞪了他一眼。彼得輕聲道：「尊敬的神父，我又忍不住了！」

「快求主賜給你力量！」

但彼得也來不及再度祈禱了，他不顧一切地坐到鋼琴前，掀起琴蓋，雙手便落在琴鍵上。

「咚咚」的琴聲在禮堂裏迴蕩着，那琴聲說不出的好聽，但神父的臉色却極其難看，他大步走到彼得背後，彼得也在此刻停了彈奏。

神父只道他巳清醒過來，只見彼得用力地抓一抓梳得十分整齊的頭髮，接着再度彈奏，彈的乂是剛才幾句，細聽一下，來來去去，只不過是五六句而巳，曲子分明未終，彼得每至那裏便停了下來，他連續彈了七次，情況都一樣。

神父十分難受，可是彼得比他更其難受，否則他也會只彈了那一會兒便渾身大汗，連後衣都濕了。

神父忽然獨自走了，彼得雙手抓住頭髮，像在沉思，乂似在極度的痛苦中。

壁上慈祥的聖母像，像在望着祂這個兒子，可是又愛莫能助，沒法將他拉出苦海。

神父再度進來，這次還有幾位中國男子跟他進來，霍地將彼得按住，彼得猛吃一驚，叫道：「什麼事？」

神父道：「我叫他們送你進醫院檢查一下！」

「不，我沒有什麼病，我不用進醫院檢查！」

神父道：「彼得，我跟你父親是數十年的好朋友，承他看得起我，將你交給我，我不能不盡我的責任照顧你！」他用國語對那幾個中國人道：「快點！」

那幾位中國人將彼得塞進小轎車裏，神父坐在前排，汽車「呼」地一聲，飛馳出去。

彼得在背後叫着道：「神父，我根本沒有病！」神父只是用輕輕的誦經聲回答他。

× × ×

神父將彼得送到腦科部門，由於他地位的特殊，「病人」乂是大不列顛的子民，所以醫院立即調來幾位經驗最豐富的醫生，替彼得檢驗。

神父留下彼得，乘車回去了。

那幾位醫生，十分仔細地檢驗着，彼得十分不耐煩，他知道自己的腦袋十分正常，不過神父執意如此，但只好順着他的意思。

一位留美的醫生對他道：「彼得先生，咱們初步檢驗，發現閣下一切正常，不過還得進一步檢驗，並希望閣下能在醫院休息幾天，等咱們觀察！」

彼得嘆了一口氣，道：「我根本沒有事。」

醫生笑道：「神經系統有問題的人，若能知道自己出了問題，他的病情就不太嚴重，所以他有禮貌地道：「我也希望你健康長壽，能早日出院，不過詳細檢驗是咱們的責任，希望你能合作。」

彼得揮揮手，道：「隨便你們吧！」

「你有什麼需要咱們帮助的嗎？」

「沒有，」話一出口，彼得乂道：「等等，我來得匆忙，請你着人搖個電話到教會，叫他們替我送……」

醫生見他吞吞吐吐，有點奇怪，問道：「醫院裏面什麼必需品都有，嗯，你要聖經嗎？」

「不，嗯，也好，叫神父差人送一本聖經和我那具小提琴來……」彼得用央求的口吻道：「醫生，我可以到下面花圃裏拉拉小提琴嗎？」

音樂對神經系統有問題的人，大有裨益，是以醫生聽後十分高興。「完全沒有問題，不過你不能影响到別人，在房內或者在花圃裏拉都行，我們會設法說明請神父替你辦！」

「謝謝！」彼得有點累，便在病床上躺下，醫生和護士都出去了，護士還將門關上，這是私家房，只有彼得一個人望着一切都是白色的東西，彼得腦袋有點空洞，對於這個「奇遇」，他實在莫名其妙！

黃昏，神父果然差人將聖經和小提琴送來，還有一小盤水果，彼得有點感動。「他雖然不了解我，但還是關心我的！」他心頭泛上一陣溫馨。

不久，晚飯便送來了，病人吃的菜雖然比較簡單，但彼得是個窮學生，何況中國菜對他來說，漸有新鮮感，所以吃得津津有味。

初秋，天寒地凍，晚上星月明朗，彼得透過玻璃，望落下面的花圃，他忽然升起一股衝動，抓起小提琴，走到花圃裏。

花圃裏的光綫不很够，不過這又另有一番風味，三三兩兩的病人坐着，靜靜地享受秋夜的謐靜。

彼得拿起小提琴，慢慢地拉奏起來，拉的是貝多芬的月圓曲，悠揚的琴聲，使得周圍的病人都轉頭向他望來，彼得有個習慣，他每每在夜深人闌時才對月拉小提琴，他認爲在那種氣氛中，最能領略作曲家的心意。

天上有一道亮光閃過，似是流星，就在此刻，彼得的琴音忽變，他又連續想了幾次在禮堂內彈奏過的樂句，醫院裏的病人沒人察覺這有何不對，相反聽得入神，假如神父在此，必定要對醫生再拉他去檢驗。

彼得一口氣拉了三四遍，那股衝動才平息，他喘了一口氣，驀地收弓，這時他才發覺自己全身都已濕了。

「爲甚麼會這樣，爲甚麼？」彼得忽然叫了起來，而且一聲比一聲大，那些病人，不知他在叫些什麼，但見他神色有異，都紛紛返回病房。

彼得喚了一陣，有個護士來問他，他粗暴地道：「沒事兒，別管我！」他的國語有點生硬，但那護士終還是聽得明白，又知道他是個「特殊」的病人，連忙去通知醫生。

待到醫生趕來時，彼得已收拾起小提琴，拖着一對沉重的腿上病房去了。

第二天，一切正常得很，但彼得對自己時常會突然發生衝動，要拉奏那幾句他以前完全不知道的樂句的事，百思不得其解，因此心情十分煩躁。

這天晚上他再度在花圃裏拉琴，天主保佑，竟然沒有再發生過那種衝動，他稍稍放心，但心底裏又莫名其妙地產生了恐懼。

在英國他一切都十分正常，他在教授的口中，知道東方古國往往有些令人不能解釋的現象發生，他本來不相信，所以才跑來「中國」研究一下，想不到研究還未開始，便發生這件事了。

這是件吉事還是凶事，以後還有什麼演變，彼得不知道，也不敢想下去。

第三天下午，醫生來巡房時，對彼得道：「彼得先生，咱們幾位醫生看了他的檢驗報告之後，一致認爲你一切正常，你明天便可以出院了。」

彼得抓抓頭皮，道：「醫生，你知道神父爲甚麼將我送進醫院嗎？」

那主治醫生道：「我聽神父說過。」

「你認爲那是一件正常的事？」

「音樂那東西，我不懂……」

彼得道：「音樂是一種藝術，不是東西！」

醫生尷尬地一笑。「你說得對，……你的情況可能是一種潛意識的反應，你平時已有創作性的願望，又不知不覺地進行着，到一定程度之後，這種潛意識便化爲下意識，所以便反應出來……」

彼得揮手截住他的話。「你不用再解釋了，我想知道的不是這方面的……」

醫生奇怪地問：「那麼你想聽那一方面的？」

「有關你們國家的民意傳統，比如神、鬼和妖怪，甚至是法術和咒語的，這方面有與我的情況聯系得上的嗎？」

醫生更加詫異，他們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另一位醫生道：「民間的傳說，是不可靠的。彼得先生，我認爲你想得太多了。」

「你們認爲那些傳說都沒有根據？」

「這個當然了，咱們醫生都是相信科學的。」

「既然都沒有根據，貴國的子民爲何都深信不疑？」

醫生們自然不肯在外國人面前說自己的同胞，因缺乏知識而愚昧，可是彼得那句話也實在難以回答，半晌，主治醫生只好道：「彼得先生，我相信你是想得太多，我建議你盡量抽時間散散心，或者去旅遊一下，這對你有好處。」

「謝謝你的建議，我有一個請求，希望現在就可以出院！」彼得知道醫生根本沒法解決自己的疑慮，便索性早點離開。

主治醫生道：「假如你堅持的話，我們不反對，咱們會通知教會來接你！」

「不用，我接受你的意見，想到市裏四處看看，然後回去！」彼得道：「你放心，我實在沒有病，至於住院的費用，明天教會就會送來。」

× × ×

彼得提着一隻小提琴在南京路上，慢慢地蹓躂着。眼前所見到的這些，都是他熟悉。上海雖然繁華，但比起倫敦，又差了好一截，他想看到的不是這些，而是他在倫敦沒法接觸得到的。

他見街上有輛空着的三輛車駛來，便揮手招他過來。

「去那兒？」那車夫上下望着他。

彼得跳上車，道：「我要看看你們中國的廟，附近有廟嗎？」

他的國語跟神父差得很遠，不過由於他說得慢，車夫還是聽明白，他有點奇怪，通常載洋人都是去外灘的，只有這個例外。他想了一下，道：「去龍華寺吧！」

「龍華寺？它歷史有多久？」

「一千七百年了！」車夫建議去龍華寺是有原因的，因爲龍華寺在上海郊區，路程不近，他可以多賺一點車資。

彼得大喜，忙道：「去去！」

車子到龍華寺，天色已經向晚，古寺失修，頹廢不堪，彼得毫不爲忤，在寺內仔細地瀏覽，可惜彌勒殿已經關了門，而天也黑了。

彼得不能盡興，決定第二天再來，可是當他走出龍華寺，才叫一聲「上帝」。原來這時候早沒了遊人，也沒有車子，要走回去，路不熟又既不近。不過他飄洋過海來到這東方古國，早已有了心理準備，便決定在寺內隨便找個地方過一夜。

夜涼似水，彼得又飢又寒，瑟縮在牆角，望着那座龐大而黑暗的建築物，他不覺有點恐懼。

寺裏不會有什麼鬼怪東西跑出來吧？彼得越坐越不是味道，忍不住將聖經拿了出來。

夜風吹過頹垣敗瓦，發出嗚嗚的懾人心魄的怪响，彼得根本睡不着，他頗有點後悔，覺得自己太過魯莽。

忽然風中傳來一陣凄涼的聲音，聽得他毛孔直豎，再一聽才覺得那不是怪响，



而似乎是樂器的聲音！

彼得分辨不出那是什麼樂器，不過此時此景，竟然有高人雅士在此，使他大爲高興，連忙循聲尋去。

聲音發自彌勒殿之後，彼得估計是寺內的和尚在拉奏，可是轉過殿後，却見那裏有座小小的「蓆屋」，所謂「蓆屋」便是靠牆掛了一張草蓆，用作擋風遮蔽的。

那是琴聲，彼得已可以肯定，只是琴聲沙啞之至，而音律也哀傷之極。

拉琴的人肯定是在「草蓆屋」之內，偏偏目光又被廟殿擋住，附近十分黑暗。彼得鼓起勇氣，悄悄走前，只見黑暗中有團黑影在作規律性的移動，裏面的人也不知有沒有看到他，琴音依然飄揚着，而空氣中還滲着絲絲異味。

過了半晌，彼得忍不住問道：「你是誰？是和尚？」

拉琴的沒應他，彼得換了一種話題，「你的琴技很好，不過太過悲傷了！」

這次有反應了，那人反問他：「你是誰？」

「我是英國人！」

「英國人怎會知道；這曲子叫『病中吟』！」

「病中吟是什麼意思？」

「描寫病中的種種痛苦！」那人說道：「我琴技不好，不過，我能領略曲中之意！」

「因爲你在病中？」

那人只唔了一聲，琴音突止。彼得道：「你出來，咱們談談。」

「我在病中！」

「對不起，你可以將你的琴借我看看嗎？」

「蓆屋」裏伸出一把胡琴來，彼得覺得跟小提琴有點相同，他拉了幾下，十分刺耳，那人道：「你有松香嗎？」

「有的，我喜歡拉小提琴。」彼得用松香在弓上來回抹了幾下，再拉時聲音果然柔和了許多，他心中暗道：「這情形跟小提琴差不多！」他將胡琴遞進蓆屋，用央求的口吻，說道：「你將這曲子教我好嗎？」

「我不懂得教，我拉你聽就是！」

「你等等，等我拿這小提琴來。」

那人忽然問道：「你爲什麼會走來這裏？」

「我是來參觀，我來研究中國的神和鬼！」

那人哈哈大笑，彼得十分詫異，問道：「中國沒有神鬼嗎？」

「如果能給你研究的，還能叫做神鬼嗎？」

「你一定知道很多有關神鬼的故事，請你告訴我，我給錢你！」

那人又笑了，笑聲有點怪異？彼得有點驚駭，忍不住退後一步，那人道：「你記住了！」胡琴聲再起，他拉一句，彼得便用小提琴跟一句，胡琴與小提琴雖然是兩種不同的樂器，但曲子聽來却同樣那麼哀傷。

一陣寒風吹過，地上的落葉和沙塵紛紛揚起，夜風似吹動了天上的烏雲，將月亮遮住了，大地倏地一暗，胡琴的聲音「伊伊呀呀」的猶如鬼哭。

忽然胡琴琴音一變，調子高亢急驟，那完全是另外一首樂曲，彼得的一呆，但心頭隨即「砰砰」狂跳起來。

胡琴的音律竟似與他在教堂所彈的那些莫名其妙的樂句同調，彼得肯定它們是同屬一個曲子的！

這刹那，他心底那「衝動」又發作了，當胡琴拉了三句，他便接下去了。

這時候，胡琴與小提琴竟然配合得絲絲入扣，彷彿有人與他們共同作了這麼的一首樂曲！

這時候，彼得心情根本沒法平復下來，只恨不得一直拉奏下去，根本無暇想及其他！

胡琴只拉了幾句便停了下來，彼得拉了兩句，也停止了，他倆都知道這首曲尙未終結，奈何又拉不下去，計算起來，拉胡琴的比彼得還多懂得幾句。

胡琴再起，彼得用心記住，後來又接上了，他們奏了三遍，蓆屋裏的人忽然猛力嗆咳起來，彼得問道：「你患的是甚麼病？」

「心藏衰弱……每次我拉這段樂曲時便會氣喘……」

彼得道：「我也是特別興奮緊張，你的病……」

「我的病便是因拉這曲而生的！」

彼得吃了一驚：這人今日的情況，會不會是自己明日的寫照？他忙問：「是誰教你這首曲子的？」

那人喘着氣道：「沒人教我……是我自己突然懂得的，但我知道這不是我的東西……」

「那是誰的？」

那人頓了一頓反問：「你爲甚麼也懂得？」

彼得嘆了一口氣。「我跟你一樣，剛才由醫院出來……」

「你犯的也是心臟衰弱？」

「不，他們認爲我神經錯亂！」彼得道：「你這『病』有多久？」

「三年了；三年來，我不時會受不住控制，拉起這首曲子。」

「我是前天早上才開始的，在英國時我一切都很正常，我的教授摩西告訴我，是東方古國的一切都很可怕，我本來不相信的……」彼得忽然記起一件事來：「你一向住在這裏？你們中國的神仙也保祐不了你？」

「我搬來這裏才年多……」那人長長一嘆，聲音發顫：「我也不知前世做了甚麼孽，今生要受這許多苦！」

彼得大聲說：「一定有辦法解決的，咱們一齊想辦法！」

那人語氣十分滄桑。「我却希望能早點離開這個世界，免受痛苦！」

彼得機伶伶地打了個冷顫，他用連自己也不相信的話安慰他：「也許你心中的『魔』玩夠了，就會離開，那時候你便沒有痛苦！先生，你們中國很信緣，你跟我今日能同奏一曲，也算有緣，請你出來，大家見個面，做個朋友吧！」

「好吧，我便出來讓你見見！」

彼得對他這句話覺得很奇怪，不過當那人爬出來時，便完全不奇怪，因爲那是個瞎子！彼得見他披頭散髮，衣衫襤褸，

身上還散發着一股異味，不由問道：「你是……」

「我是個乞丐！」瞎子「戛戛」地笑着。「想不到吧，一個高貴的洋人，要跟一位中國的乞丐做朋友，你很失望吧？」

彼得在他身上實在想不到有任何的聯系，唯一的共同點便是大家都喜愛音樂，但饒得如此，他也想像不到自己爲何會跟他一齊中了「魔」！

瞎子見他不作聲，有點不悅，冷冷地道：「你看夠了沒有！」

彼得忙道：「我願意跟你做朋友，也願意跟你一齊尋求解決的辦法！」

瞎子語氣帶着點嘲弄：「你不是要我上教堂吧？」

「怎會呢！」彼得想了一下，問道：「你可有想過。爲甚麼會着『魔』？」

「事前毫無跡象，……」瞎子帶點回憶神色。「那天半夜我睡着覺，便起來拉二胡，我還記得拉的是『光明行』，那是我們中國著名的二胡作曲家劉天華的作品。拉了一半，身子忽然緊張起來，好像全身的血液都要沸騰，不知不覺調子便變了……就是這樣，一兩天內便發作一次，每次的情況都一樣！奇怪的是我有時想拉那幾句樂子，却沒有那種感覺，有時甚至忘記，你又怎樣？」

「我也是突然而來的，但我是在白天，就是星期天的早上，當我在彈琴伴奏聖詩的時候，便發作了！我在想，可能還有人跟我們一樣的，不過我們不知道罷了，這實在是一首偉大的作品，可惜咱們所知有限！」

瞎子臉上泛上悠然神往的神色，喃喃地說道：「假如我能懂全曲，就算心臟病發死去，也心甘情願！你知道嗎，我曾經在菩薩之前下過願，希望能奏出全曲，但是……」

「中國的神有保祐你嗎？」彼得話出口之後，深覺後悔，因爲這句話問得實在太幼稚了。不過瞎子的話，却如在他心中投下石子，引起陣陣的漣漪。瞎子說得不錯，假如能懂得這首不知名的「神曲」，今生巳無憾！

彼得頓了一頓，再問：「你還有盡過辦法，去找尋這首『神曲』嗎？」

「哼，誰知道它是『神曲』還是『魔曲』！青年人，我勸你一句，這種事還是順其自然，因爲無論是吉是凶，都是前生注定的，勉强去解決，只會添其凶！」

彼得只覺得他的話隱藏無數的機鋒，想到自己從此之後可能要淪爲「魔鬼」的奴隸，他心中那種恐懼，實非筆墨能以形喩。

夜深，風急，兩人相隔七尺面對面坐，彼得不知瞎子此刻在想些甚麼，他甚至對他毫不了解，不過這時候他心頭却泛上一句中國的詩句：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良久，還是彼得打破寂靜。「難道你完全放棄尋求解決的辦法？」

瞎子沒有正面答覆他，只淡淡地道：「假如你得到全曲，希望你能在我面前拉奏幾次！」

「一定！」

瞎子向他點點頭，慢慢爬進「蓆屋」，忽然他又回過頭來：「我雖然唸過幾年書，但所識有限，假如你想多了解一些的話，可以去找『通天曉』！」

「了解甚麼？」彼得急問：「通天曉又是甚麼人？」

「通天曉是個無所不知的人，包括一切！」

「他在那裏？」

「就在上海，靠近大世界那裏！」瞎子唸了一個地址給他。

「他是人還是巫婆？」

瞎子臉上有不悅之色。「不，他是個男人，是個『神仙』式的好人！」

彼得吸了一口氣，心想這個人對自己的作用極大，如果「通天曉」肯跟他做朋友的話，他那篇畢業論文，便毫無困難可以完成。當下他對蓆屋裏的瞎子道：「老兄，我再過一兩天便來找你，我跟你一齊去找他！」

「白天我無空，你黃昏後才僱一輛車來！」

「我給錢你，你就不用去行乞！」

瞎子冷冷地道：「我雖然窮却窮得有骨氣，我用我的勞力——拉琴娛樂善男信女，來維持生活，不會隨便接受別人的饋贈！」彼得無言，不過對這瞎子却生了一股尊敬之心。

× × ×

彼得返回敎堂，已是第二天的中午，神父不知道他昨夜去龍華寺，只詢問他一些醫院的情況，他照實答覆。神父道：「你專心研究吧，醫院的單子來後，我會替你清付！」

彼得十分感激，他對他道：「神父，我有個請求，我想休息一下，要不在星期天又出現錯誤，可要連累你！」

神父沉吟道：「這樣也好，你先休息一下吧！」

彼得返回敎堂之後，不知是否因爲敎堂的氣氛令他心境比較平靜，是以「心魔」不再出現。他照常起居飲食，閑時便看些中國的書籍，神父來華時間較久，對中國的物事比較了解，在這方面倒常可帮助彼得。

星期六夜，跟上周一樣，又是個月朗星明的晚上。彼得忽然又想起那件怪事，他很想拿起小提琴，到敎堂的鐘樓拉奏，站在那上面，心懷寬闊，拉奏起來，特別得心應手，也許是跟上天比較接近吧。

今天晚上他又有這股衝動，可是都不敢上去，甚至連小提琴也不敢摸一下，他想起瞎子的話來，忖道：「無論如何，我一定要認識通天曉！」

有了這個決定，第二天下午，他告訴神父說去遊覽，揹上手提琴，僱了車子直趨龍華寺。

今天是星期日，遊人較多，彼得到那裏便見到瞎子坐在地上拉二胡，琴聲嗚咽悲切，依然是那曲「病中吟」。

彼得見有遊客圍住他，便不打擾他，在寺中仔細瀏覽起來，上次來時，日頭巳落山，很多細節看不清楚，今次才有機會仔細欣賞。

他對這一千七百年前的建築物，感到無限的驚奇，便深信這東方古國有很多是他不能了解的事物，他看了一陣，再回到



前殿，那些遊人巳散，瞎子坐在地上，用手拾起零錢。

彼得還未開腔，他便打招呼道：「你來了麼？」

彼得十分詫異，訝然問道：「你怎知道？」

「你不知道瞎子的耳力和感覺是比正常人靈敏的嗎？何況我的鼻子很靈。」瞎子道：「我是嗅出來的，外國人的氣味，跟咱們不一樣！」

彼得覺得似乎受到侮辱，不悅地道：「我覺得你們的氣味很難聞，好像是發了霉！」

瞎子笑笑道：「你說的有點道理，我們國家巳老得發霉，我們國民生活不好，衣服也發了霉，不過我覺得那氣味很親切的！」

「難道我們大不列顚子民的氣味不好聞？」

「我聞後覺得有點嗆喉！」

彼得道：「豈有此理！我們是最優秀的民族！」

「是的，所以要四處霸佔人家的土地和財物！」

「如果不是我們優秀，辦得到嗎？在我們倫敦，便沒有乞丐！」

「我們的民族不是不優秀，而是熱愛和平而已！我們太過善良，才會被人欺侮，你們掠奪我們的財富，所以你們才沒有乞丐，因爲乞丐也變成强盗了！」

彼得道：「你再侮辱我，咱們便不是朋友了！」

瞎子冷冷地道：「這只是你的一廂情願，我根本不敢高攀，你請吧！」

彼得急道：「你答應跟我去找通天曉的！」

「我沒有答應，是你自己說要僱車子來載我的，我可有答應你？」

彼得一想，果然是這樣。他沉吟一下，道：「我從來都沒有看不起你，你今日態度有點不對……」

瞎子道：「因爲我今日挨了你們大不列顚的子民一脚！」

「那可不是我，我是友善的！」

「地址我巳經說了，你自己去找吧！」瞎子站了起來，摸索着殿壁，轉向殿後去。

彼得在背後道：「你有什麼條件。」

「沒有，希望你在中國境內安份守己，我們中國人是很相信報應的，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彼得冷哼一聲，大步走出龍華寺，寺外還有幾輛三輪車，他跳上車上道：「去大世界！」

車夫對他恭敬得很，賣力地蹬着，車子像箭一般飛立了城。天色巳暗了，彼得想起上次的經歷，他首先在附近的小店吃了一碗湯麵，然後依址去找尋。

通天曉住在一條小巷裏，兩邊的房子十分破舊，地上舖着碎石子，彼得的皮鞋踩在上面，發出「局局」的响聲，引起不少人探頭觀望。

彼得有點驚慌。連忙將脚步放輕，他找了一陣，才找到一塊紅底白字的木招牌，上面寫着通天曉三個字，字體十分惡劣，木牌也十分破舊，彼得沿着木樓梯走上去。

梯間發着霉味，光綫黝暗，使得彼得心頭忐忑，幾乎想退下去，樓上的大門外放着一隻香爐，白烟裊裊，彼得小心翼翼地敲着門。

裏面有一個女人問：「誰呀！」

彼得用生硬的國語道：「我要找通天曉先生！」

大門拉開，露出一張圓臉來，是個中年婦女，頭髮短短的，看來十分和藹，不笑也有種親切感。那女人見來訪者是個洋人，驟然有點奇怪，上下打量着他。

「我有些事請敎通天曉先生，他在家嗎？」

「他出去了，有人請他吃飯。」

「我可以進去等他嗎？我是在敎會裏工作的！」

大概他長得斯文吧，那女人讓他進去。廳裏點着蠟燭，正中几上放着一個神龕，龕前掛着一盞長明燈，香爐裏香火正盛，氣氛有點詭異，彼得慢慢走了進去，那女人指一指籐椅，道：「請坐！」

彼得向她點點頭，然後在一張椅上坐下，這時候，他才發現廳裏還有一個漢子，四十多歲的年紀，戴着一對金絲眼鏡，穿着一件淺藍色的長袍，看來十分斯文，可是他的皮膚却十分白皙，白得令人產生一種恐懼感，彼得肯定他不是犯皮膚病，但却看不出到底是什麼原因，令他的皮膚白得像一張紙。

那女人拿了一杯茶放在几上，道：「請喝茶！」

彼得謝了一聲，一抬頭，目光觸及那個漢子，只見他舉着杯子，正向自己敬茶。燭光映在他臉上，白皮之下，似乎有一層青光，他慢慢舉杯，向他虛敬一下，舉杯就唇，心中暗道：「中國眞是個奇怪的地方，連人也奇怪……」

「那漢子喝了茶之後，便閉上雙眼，背靠着椅，似乎在養神，也似乎覺得與彼得無可溝通之處，彼得忽然有個怪異的念頭，這人很像殭屍！

那女人又問道：「先生，你吃了飯沒有？」

「謝謝，我吃過了！」

那女人走進北房，彼得看了那房子一眼，見他動作神態不變，好像死了一般，也忙合上雙眼。

時間慢慢溜過，通天曉仍未回來，彼得不時睜開一絲眼縫偷瞧，那漢子好像睡着了，他心中有好幾個疑團：「這人是誰？他是住在這裏的嗎？這女人是通天曉的女兒？」

他轉頭望一望神龕裏那座不知名的佛像，佛像巳被烟薰黑，燈光被由窗縫吹進來的風，吹得搖搖幌幌，忽明忽暗，慈祥的笑容也似乎發生了變化，彼得又連忙合上眼。

就在此刻，他忽然聽到一個响亮的哨聲，忙又睜開雙眼，吹口哨的原來就是那個漢子，這時候，他不是坐着，而是站了起來，神情十分激動，雙手揑得緊緊的。

彼得剛自一怔，便又發覺，他吹的是一首曲子，而這樂曲的調子，十分熟悉，不錯，便是他跟瞎子所奏的那一首殘缺不全的「魔曲」！

「刷」的一聲，彼得霍地站了起來，

那漢子却毫無所覺，就在此刻，彼得那股「衝動」又發作了，他立即打開小提琴的盒子，取出小提琴，緊張地演奏，奇怪的是以哨聲與琴音居然十分協調。

這漢子所懂的，顯然又比瞎子爲多，彼得奏第二遍時，他仍繼續吹下去。

灶房裏的那個女人，衝了出來，見到這情況，頗爲奇怪，不過却沒有驚慌，她看了他們一眼，又回去吃飯了。

良久，彼得心情恢復平靜，而那漢子也頹然坐下，拿出手帕拭汗。彼得也坐了下來，將小提琴收起來，他萬沒料到，會在這個地方遇到第三個同道中人！

在此之前，他覺得自己跟瞎子還有幾個共同點，便是大家都喜愛音樂，但這個人顯然不是一位音樂的愛好者，是故他忍不住問道：「你是喜歡音樂嗎？這是誰敎你的？」

那漢子雙眼發出異光，反問：「爲什麼你也會這首曲子？這是你們外國人作的嗎？」

「我不知道，但我是來這裏尋求答案的！」

那漢子一怔，道：「難道你跟我一樣，都是莫名其妙的……」

「不錯，是眞莫名其妙，你可以將你懂這闋曲子的經過告訴我嗎？」

那漢子長長一嘆，說道：「兩年了，足足兩年了，我被這曲子折磨得死去活來，你知道嗎？這兩年來，我足足瘦了十五斤！」

彼得道：「你叫什麼名字？是做什麼職業的？」

那漢子沉吟了一下，道：「慚愧，我沒有職業，是吃父祖遺留下來的家產過活的……我姓陰，叫來福！」

彼得道：「陰來福，你們中國人都喜歡幸福！」

陰來福苦笑一聲道：「可惜我並不幸福！」

「你是來求通天曉的？」

「希望他能解決我的困難！」

「你希望怎樣解決？」

「將這些完全忘記！這是魔曲！我要他替我驅除心中的妖魔！」

彼得聽見這個「魔」字，心頭又是一驚，忙問道：「陰先生，你相信這世間是有魔嗎？」

陰來福雙眼圓睜，道：「有神就有鬼，有仙就有魔！」話一出口，他臉色驟變，忽然走到神龕之前，合什行禮，接着又插上一柱香，他輕聲祈禱着。

彼得問道：「陰先生，你現在說些什麼？」

陰來福搖搖頭，重新坐在籐椅上，彼得輕聲再問：「陰先生，通天曉先生是個神仙嗎？」

「我不知道，我是由北方來的，聽人說他本領很大，所以來求他！」

彼得頗覺安慰，假如連陰來福這個外地人也聽到通天曉的名頭，那麼通天曉的本領實在可以令人放心，彼得想再問他，但陰來福已經閉上了雙眼。

那女人拿着茶壺出來，替他倆斟了茶。彼得見壁上那個古老的大鐘，時針已指向十點，忍不住叫道：「女士，請問通天曉先生幾時才會回來？」

「不知道？他有時幾天都在家裏，有時到三更半夜才回來！」那女人有點靦覥的答了話便進房去了。

等待的時間，特別難過，好不容易未到十點半，大門才拍响，彼得與陰來福精神都是一振，不約而同地站了起來。

那女人將門打開，進來的是個中年漢子，一進門便脫下毡帽，向女人鞠了一躬，道：「大姐，鍾老在家嗎？」

「他出去還沒回來！」

「那我等他！阿拉是巡捕房的梁隊長，有急事找鍾老帮忙！」

「進來坐吧！」女人指指籐椅。

中年漢子見廳中有位洋人，諂媚地笑着打招呼：「哈囉，你好！」

彼得欠一欠身，淡淡地道：「HOW DO YOU DO！」

中年漢子坐下，用生硬的英語邊問：「你是英國人？」

彼得唔了一聲，他在這人的身上嗅到他是個吃公飯的人，而且常與外國人打交道，是以十分倨傲，那姓梁的轉頭問陰來福道：「你是誰？來幹什麼？」

陰來福淡淡地道：「你是主人家？」

他拿出一包三個五香烟出來，抽出一根，輕輕在盒上敲着，手指上那隻白漢玉戒指，在燭光下發着亮光，陰來福將烟叨在嘴裏，用洋火點上。

姓梁看見他派頭大，氣勢也軟了，三個人你望我，我望着你，各懷心事，忽然大門又再响起。

× × ×

姓梁的打了個哈哈，長身道：「一定是鍾老來了！」他急不及待地走去開門。

大門打開，走進一個漢子來，身子不高不矮，濃眉高鼻，眼睛透着靈光，彼得一看便有點詫異，因爲這人不但令人猜不出他的年紀，也看不出他是屬于那種人，總之是很特別的！

那漢子淡淡地道：「梁隊長大駕光臨，有甚麼指敎！」

「沒事不登三寶殿，咳咳，局長派阿拉來，要請鍾老您上巡捕房走一趟。」梁隊長掏出一根洋烟，雙手奉上。

彼得十分奇怪，這人年紀雖然是個謎，但肯定不會很堅，却想不出梁隊長爲何稱他鍾老！

鍾老哈哈一笑：「鍾某人犯了什麼案子？」

「您老知道，這是我們局長對您的青睞！」

「他青睞我，就要我去見他？到底是什麼事？」

「請您老借個地方說話！」

「且慢，我還有朋友呢！」鍾老走了過去，微笑地問道：「兩位先生是找我的嗎？」

彼得回答道：「我是來找通天曉先生的！」

鍾老笑道：「想不到你的中國話說得還不錯，通天曉是別人的抬舉，下面那塊招牌也是別人掛的，我可不敢當！」

彼得還未完全理解他話中的含意，陰來福已經叫了起來道：「原來你就是通天曉！」



「你是通天曉！」彼得十分詫異：「OH！MY GOD！」

鍾老笑笑反問：「先生認爲我該是怎麼個樣子？」

「你太年輕了！」

鍾老用英語問道：「我名叫鍾楚雄，你呢？」

彼得再一怔，他過了五秒鍾才道：「我名叫彼得！」

「歡迎！不知我有什麼可以帮助你的嗎？」

「我有一件困難，想求你替我解決一下！」

「不知道是什麼困難！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夠替你解決！」

彼得指一指陰來福，說道：「其實我的困難，也就是他的困難，我們好像都着了魔……」

鍾楚雄用奇怪的目光望了他們一下，詫聲問：「着的是什麼魔？」

「我們都有一種病，病發之時，便想奏音樂……」

「這算是什麼病？」

由于他倆一直用英語交談，所以梁隊長和陰來福，都不知道他們在說些什麼，梁隊長忍不住插腔道：「鍾老，咱們有一件棘手的事要你去辦！」

鍾楚雄不悅地道：「我可沒拿你們的薪餉，你請回去告訴你們局長，就說我沒空！並代我向他致謝！」

梁隊長急道：「這件事非同小可，關係到外交上……就是英國方面的！」

「我這位朋友也是英國人！梁隊長你請吧，別躭誤時間了！」

梁隊長向他鞠了一躬，道：「希望你再考慮一下，這件事我們辦不好，外交很失利！」

鍾楚雄叫道：「大姐，你替我送客！」他又指指籐椅。「兩位請坐。」

那中年女人自房中走了出來，梁隊長見沒有轉圜的田地便哈腰道：「不敢勞煩大姐，阿拉回來照實禀告局長就是！」彼得這才知道那女人原來是鍾楚雄的姐姐。

鍾楚雄含笑道：「彼得先生，你們的困難既然是相同的，我想還是從這位先生先說！」彼得點點頭，他又道：「我未能替你們解決困難，不過我有聽『故事』的興趣，自懂事以來，我就喜歡聽些稀奇古怪的事兒！」

陰來福道：「這件事如果連你也沒法解決，只怕再也無人可以解決了！」

「你們太抬舉我了，不過，我答應你們，將盡我的能力，希望能解決你們的困擾！」

「謝謝！」陰來福先報上了名，然後將自己的「痛苦」說了一次。

鍾楚雄沉吟道：「你沒看過大夫？」

「醫院裏的醫生只能替我醫治心臟衰弱，但這只是治標，不能治本！因爲他們沒法替我驅『魔』，甚至他們不相信我有其他方面的病！」

彼得道：「我的情況也是這樣！」

陰來福道：「鍾老，我們兩個以前從未見過面，而且我是由北京來的！」

「你是那裏人氏？」

陰來福沉吟了一下，道：「祖籍河南，後來在北平長大！」

鍾楚雄笑道：「是麼？彼得先生，你來華不久？」

「兩個月。」彼得道：「我是上個星期天才發病的，病裏的情況與陰先生差不多！」頓了一頓，他想起一件事來，又道：「我還有一位中國朋友，他是個盲眼的乞丐，住在龍華寺裏，也有同樣的「病」，而且也因此而患上心臟病，但病情看來比陰先生還重！」

鍾楚雄「哦」了一聲，沉吟了一陣，抬頭望着他倆，陰來福問道：「鍾老，你在爲咱們看相？」

鍾楚雄沒有正面答覆。「看你們的氣色都不好，彼得先生過一段時期可以無碍。但陰先生你便得小心了！」

陰來福吃了一驚，急問：「鍾老，依你看我會發生什麼事？」

鍾楚雄道：「說句老實話，陰先生你平日做過許多失德的事……你由西北來的，這沒有錯，但我看你不是北方人，是生于南方，而且是在西面。陰先生我有沒有看錯？」

陰來福那張臉更加白了，也更加像殭屍了，他的聲音有點急促。鍾老，你說得不錯，我是江西景德鎭人，但我自小在北方長大這可沒騙你！」

「你沒騙我，只是隱瞞我很多事！」

彼得略知東方有相人之術，十分之妙，但到底實際情況如何，却毫無了解，所以聽得津津有味，當下忍不住問道：「陰先生，鍾先生說的都對嗎？」

陰來福好像沒聽見他的話，只顧問着鍾楚雄：「鍾老，請你指點一下迷津，相金多少，完全沒有問題！」

鍾楚雄道：「我看純是興趣，不是以此爲生活，不過你既然到寒舍等了好幾個鐘頭，我便提醒你幾句，只怕不難！」

陰來福忙道：「鍾老客氣，人人都說你看相比北平的『賽金鰲』還準！請您千萬指點一下，小弟感激不盡！」

「陰先生，我只能告訴你幾點，第一，你最近這三個月驛馬星動，是先向東南走，上海正是你來的東南方，但不久又會向西北移，這沒有錯，而你的氣色又顯示你在驛馬期間，有生命危險，所以此間事了，你最好還是立即回你來的地方去！」

陰來福白臉發青，問道：「那裏比較安全？」

鍾楚雄話中似乎帶有玄機，說道：「你那裏來的，便由那裏去。最好少跟外人接觸！」

「依鍾老之見，我有生命危險，是那方面的？」陰來福又趕緊加上一句：「是不是心臟病發？」

「不是，是身體出血，而且是因財而起的！」鍾楚雄問道：「陰先生，你可以告訴我，你平日做的是那一種職業嗎？因爲我只能看出你做的勾當，很少人做，而且不能算是正當的生意，不過你家財却不少！」

彼得心中暗道：「這人這般瘦，會不會是販鴉片，又自己染上了的？到底是不是眞的呢？他是怎樣看出來的？」他用充滿期待的目光望着陰來福。（未完・一）

# 神僧

女俠金燕子故事／東門白·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唐潔在捕捉嬰兒時忽然失踪，使金燕子大惑不解……選美會的幾個評選委員一個個離奇死亡，這可能與墨家有關，所以督察岩田下令調查才藝小姐前四名的家世，發現第四才藝小姐島津芳菲的父親島津英是個黑社會的人物……在島津英的住宅中，忽然來了一個神秘人物；自稱是「神僧」的徒弟，一招出手就把島津英摔死，隨卽由窗口逃去……在鐘乳洞中，陰家森和春田悄悄來到，以爲可以把墨奇殺死，但「神僧」的徒弟早在洞中等候他們，一招又把兩人結果了，金燕子適時出現，認出「神僧」徒弟竟是唐潔，不由大奇，但唐潔不作解釋逃去……

## 兇案連生　涉疑墨家

在殺機四伏，危機重重之下，年輕人似乎完全置身事外了。現在墨奇和司馬玲在一起的，司馬玲端着一杯酒說：「墨奇，好玩的我們都玩過了。你有沒有新的花樣？」

墨奇心不在焉地搖搖頭，他好玩、好動，走在時代前端，但是他並未忘記墨家歷代的傳統。

「我有一個好主意。」司馬玲得意地說道：「西班牙有鬥牛、菲律賓有鬥鷄、印度有鬥老鼠，韓國現在却流行鬥狗。我以爲除了鬥牛之外，以鬥狗最緊張而又刺激。」

「這主意不錯，那市目前有鬥狗場嗎？只聽說澳門有跑狗場，可沒聽說有鬥狗場啊！」

司馬玲說：「我們自己來鬥。你的狗和我的狗。」

「這不太好吧！」墨奇說：「狗是人類的忠友，讓牠們互咬互噬，鮮血淋漓，未免太殘忍了吧？」

「不，鬥狗雖然也會咬傷，但狗很聰明，一旦發現不敵，會自認不行，夾着尾巴逃走，在鬥狗史上，還沒有一頭狗因拚鬥重傷致死的紀錄。」

「好吧！我這頭狗是名貴品種的牧羊犬，可很兇啊！萬一把妳那頭法國狗咬傷了怎麼辦？」

「不會的！你看好了。說不定我的法國狗會把你的牧羊犬技術擊倒。」

墨奇哂然說：「妳的法國狗是雄的還是雌的？」

「是位小姐，而且是『處女』，你的牧羊犬呢？」

「是位『先生』。」墨奇說：「是不是『處男』？我沒有把握。」

司馬玲說：「關于這一點，牠經常跟着你，你應該知道的。」

墨奇攤攤手，喟然說：「俗語說：英雄難過美人關。由于我的牧羊犬『貝克』，長得高大英俊，一表『人』才，氣宇軒昂，近牠的狗小姐有如過江之鯽，有一次



我看到一頭德國名狼犬，名字叫『愛麗絲』的，曾啣了一塊紐西蘭牛排，倒貼給『貝克』。妳想想看，在這情況之下，要求『貝克』保持她的貞操，那也是不公平的啊！」

「死相！我就不信，狗也會倒貼。」司馬玲說：「好啦！現在開始如何？」

墨奇說：「司馬玲，我先要聲明，『貝克』被寵慣了！相當跋扈，可能不懂溫存，更無憐香惜玉之心，萬一傷了妳狗可別怪我呀！」

「放心！我的『黛娜』也不是好惹的。」司馬玲撮口一吹，高大整潔的「黛娜」立即奔入大廳中，在她的腿上磨蹭着表示親熱。

這裏是墨家的別墅，墨奇到狗屋中放出『貝克』，二人牽着狗在院中站定。兩犬伸着舌頭，發出嗚咽聲，而且都躍躍欲上。

牠們到底是「發乎情止乎禮」抑是互不服氣準備一拚呢？二人是猜不透的。

「墨奇，在未鬥之前，我先要把規則說明一下。」司馬玲說：「按鬥狗的規則，每回合三分鐘，咬中對方得一分，以前爪擊中對方兩次得到一分，如非技術擊倒，使對方失去抗拒力，以獲得分數多者爲勝。」

墨奇說：「這完全是因襲西洋拳擊的規則嘛！要比賽幾個回合？」

「時間爲半小時，每回合間休息一分鐘。」司馬玲說：「不過我們畢竟不是正式的鬥狗，只要三個回合就行了，三賽兩勝判定勝負。」

二人同時鬆了手，而且還發出唆狗之聲，兩犬的重量差不多，先是相對吠了幾聲，然後「黛娜」和「貝克」交頸磨蹭。相抱人立而起，好像在翩翩起舞。

二人不斷地唆喚，希望激起牠們的仇敵之意，但是正如墨奇所說的，「貝克」是位狗中的賈寶玉，既然以前「愛麗絲」曾倒貼過牠，「黛娜」也不能例外，伏首貼耳，顯示一位「淑女」的溫順。和「有求必應」的暗示。

「貝克」不愧爲挑情能手，先是發揮牠的嗅覺，然後來一式「張飛片馬」，兩隻前爪搭在「黛娜」背上，就在主人面前放肆起來。

這是一件意外的事，司馬玲雖然大方，像這種場面，畢竟還沒見過，立即雙手捂起臉大叫着：「墨奇……這不公平……你的『貝克』太下流了……」

「不，這說法更不公平，」墨奇說：「妳難道看不出來？『黛娜』一見『貝克』就搔首弄姿，眉來眼去地？」

「不，是『貝克』先挑逗『黛娜』，一個情場老手，遇上一個天眞無邪，情竇初開，正如寂寞十七歲的少女，『黛娜』不是超『人』，怎能抗拒？」

「妳不必担心！」墨奇哂然說：「我一向信奉『優生學』，對『貝克』的選偶及其下一代也不例外。像『黛娜』的身世和血統，也太委曲了『貝克』……」

墨奇不愧爲世家子弟，對愛犬也充滿了自負，他走向二犬。而司馬玲雖然雙手捂面，自指縫中仍然可以看到「黛娜」的「不抵抗主義」，以及「貝克」的「騎士」勇猛作風。

當然，牠們還沒有造成事實，就被煞風景的墨奇分開了。「貝克」大聲吠着，表示抗議。

墨奇牽着「貝克」送入狗房時，費了很大的氣力。

司馬玲反而悵然若失，如果以「黛娜」來比她自己，觸景傷情是不免的。墨奇的「優生學」用到狗的身上，她不能不產生警惕。

墨奇說：「『黛娜』的意志非常薄弱，對貞操觀念不太重視。妳以後要特別注意。」

「不，是『貝克』調情的技巧太高明，『黛娜』太純潔，不知『人』心的險惡。」司馬玲說：「墨奇，你的『貝克』總要選個對象吧？」

「當然，我對牠的配偶的家世背景以及血統，都非常重視，不是高貴的名種，絕不讓牠染指。」

司馬玲嬌靨上泛現失望之色，說：「墨奇，咱們的事，令尊和令堂是否仍在反對？」

「反對是絕對不免的，但契機仍握在我們的手中。」

「我總是担心。」司馬玲說：「墨奇，你看，令尊和令堂會不會把我當作『黛娜』一樣看待？」

「把妳當作狗？妳的想法太怪了！」

「你說你很重視『優生學』，爲『貝克』選對象，必定選擇家世和血統，而你的父母，會不會輕視我的家世呢？」司馬玲說：「不瞞你說，我的家世背景，是不能和你比擬的。」

「說這些多無聊？」看看錶，墨奇說：「凌晨一點了！應該休息啦！晚安！」

司馬玲只有告辭。她以才藝小姐第一名的身份，受此冷落，而能容忍，而是因爲，她相信那市所有的小姐，在墨奇身邊，都要忍受這種王子式的優越感。

既然沒有人能例外，司馬玲也就心安理得了。

然而，眞的就沒有例外嗎？那是不可能的。司馬玲才走了不到兩分鐘，墨奇撥了個電話：「寶貝，這麼晚了妳還沒有睡覺？」

「簡直是廢話！我剛要睡，你就來了電話。」

「對不起，寶貝，我想妳嘛！」

「你只是想女人罷了！有司馬玲陪你，難道還不知足？你要找個天仙？別忘了！董永和七仙女只是杜撰的故事。」

「寶貝，妳還不知道我這個人的性格嗎？我……」

「好啦！好啦！有話明天再談，我要睡了……」

墨奇的耳膜被震了一下，無奈地放下電話。

毫無疑問，最高貴的動物是人類，但在某一方面，也許最低賤的也是人類。

× × ×

岳敏說：「人是萬物之靈，但有時也很下賤。墨奇不就是個例子？」

金燕子說：「你不知道對方是那位小姐？」

「可惜在時間上來不及偷聽。」岳敏

說：「會不會是島津芳菲？」

「絕對不會。」

岳敏說：「為甚麼這樣肯定？」

金燕子說：「因為我已經掌握了部份重要綫索。陰謀殺害選美委員的主使人是一位夫人。可能是墨夫人，既然她已殺了島津及島津的部下，墨家絕不會讓一個帶着一身仇恨種子的人進入墨家作媳婦。」

岳敏說：「可是殺死春田及陰成森的人是唐潔，根據島津芳菲目擊的身型，妳也認為島津英是死于唐潔之手。但是，唐潔既稱是『神僧』的門徒，而且輕功也突然高了很多，這證明他確和『神僧』在一起，怎能確定是墨夫人唆兇殺人呢？」

「那是由于唐潔、春田及陰成森的交談，他們雖未說明『夫人』是誰？也該猜到是墨夫人。」

岳敏連連搖頭說：「如果被害的是司馬玉父女，說是墨夫人唆使也可以相信，因為妳偷聽過墨氏夫婦爭吵，墨宇要推翻傳統，墨夫人為傳統衛道。俱是被害的人却是醜的才藝小姐第四名島津芳菲的父親及其部下。」

金燕子說：「這些反常現象，我也想過，只能解釋為墨夫人操縱選美失敗，被她利用過的人不能不一一除去，以免影响墨家的名譽。但是有個怪現象是，墨夫人既然暗中操縱，化錢是不會在乎的，在『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的原則下，那些委員不該背叛她。因此，我們必須想到另一個和她相對的賄選集團。」

「那個集團應該是以第一名司馬玲的父親司馬玉為首。」岳敏說：「他們能使已被墨夫人收買的委員們中途變節，實力更不可忽視。」

金燕子說：「若論實力，司馬玉絕非墨夫人的敵手，更複雜的是，又和『神僧』扯上了關係。」

岳敏說：「表妹，司馬玉的財勢自不能和墨夫人相比，如果墨家男主人和墨夫人較上勁，暗中支持司馬玲呢？豈不是旗鼓相當？」

「這問題我也想過。我總以為可能性不大，衛護墨家的傳統，固然非同小可，但以墨氏夫婦的殷實作風，而能做出買兇連續殺人的勾當，簡直不能想像。」金燕子說：「況且，如果墨家的人眞會各行其是，墨宇一定是站在墨奇這邊，贊助他娶個美的媳婦。然而，墨奇既不愛島津芳菲，似乎對司馬玲也不是全心全意的吧？」

岳敏說：「有錢的公子哥兒，總是這個調調兒。」

金燕子苦笑說：「最傷腦筋的是『神僧』和唐潔，他在這案中到底扮演了甚麼角色呢？」

岳敏說：「會不會被司馬玉這邊收買了？」

金燕子斷然搖頭，說道：「今夜我在那鐘乳洞中遇見唐潔殺人後說話的聲調，絕不像一個心智喪失的樣子，若非唐潔心智喪失，不要說他早已改邪歸正，即使在未改邪歸正之前，他也是一個寧為鷄首，不為牛後的人物，絕不會甘受利用去殺人的。」

岳敏說：「傳說中『神僧』法術無邊，他如果眞有一套，要控制一個人而使人看不出異樣，也許可能。」

「眞是一件怪案子。」金燕子說：「能找到那個提箱和『神僧』本人就好了。還有一點，今夜在那鐘乳洞中，還有一個人，在唐潔出現之前離去，不知是誰？」

岳敏說道：「不是『神僧』就是墨夫人。」

岩田來電話說，巳自潭中撈起春田和陰成森的屍體，也搜過春田及陰成森的住處，不見了那個提箱。

金燕子說：「提箱找不到，恐怕還有人為箱子殉命。」

岳敏說：「既然主要關鍵在墨家，何不盯牢墨氏夫婦和墨奇？」

「不要過份相信這個概念。」金燕子說：「記住！不論是遇上唐潔或者『神僧』，千萬不要有好强鬥勝之心，就用『高級手球』麻醉瓦斯彈，捉住他們二人任何一個，案子就會明朗了！」

「表妹，我現在應該去盯誰？」

「先去休息吧！明天一早開始，盯住墨奇。」

「妳呢？」

「我也要去緊迫盯人。但不是全塲盯人。這和打籃球一樣，除非我們的體力綽綽有餘，反之，全塲盯人反而會被對方得逞。」

岳敏去睡了，這幾天日夜奔波，平均二十四小時不到四個小時的睡眠，頭一碰枕，一分鐘就睡着了。但是金燕子却睡不着。

她要把見過的事再想一次，今夜她眼見一輛車子滑出司馬家的後門，開向那個鐘乳洞，有個女人進入洞中，只可惜因春田和陰成森在跟踪，金燕子不能太接近，以致未看清那女人的面貌，甚至乎連身材也未看清。

「那女人是誰？墨夫人？司馬夫人？或者另外一個女人？」

由于提箱中發出的聲音，和在司馬宅中聽到的女人呼喚聲頗相近。金燕子馬上又去了司馬大宅。

司馬夫婦巳睡，正如岩田所說的，司馬夫人很美，夫婦二人合睡一個雙人大床，夫人把司馬玉逼到床邊。似乎這情況巳經習慣了。

這時夫人再一轉身，在床邊的司馬玉蓬然落在床下，摔得暈頭轉向，睡眼惺忪地說：「太太，摔痛了沒有？但願摔下的是我……」自己摔下還沒有弄清，居然不忘關心妻子。這似乎不該視為怕老婆。這是一種歷久不衰的愛情。

「小玉，小玉……」司馬夫人半醒半睡，伸手摸着身邊，說：「小玉……你在那裏？」

「我……我在地毯上，因為……地毯上比較寬敞些……」司馬玉的涵養工夫巳經爐火純青了。而夫人竟叫他小玉。事實上司馬玉比夫人最少大十歲以上。

「小玉……給我點水……我好渴……快點……。」

「是，太太，我這不是來了……」司馬玉顚着屁股去倒飲料。

金燕子笑着離開，如果世界上的夫妻都和這一對一樣，那有多美好和諧？但是，金燕子剛出了司馬大宅，忽見



一個剃着和尙頭的人跨上了摩托車，車後有個手提箱。

「就是那個箱子。錯不了！金燕子射向自己的車子，那輛「摩托賽寇」巳經電馳而去了。

「無論如何，不能追丟了這個人和這個手提箱。」金燕子加足馬力疾追，她以為這人有點像唐潔。但是，唐潔會剃成和尙頭嗎？

凌晨兩點多，馬路上空蕩蕩，「摩托賽寇」走勢如箭，金燕子的車子落後三百碼以上。在縱橫交錯的小街中，失去了踪影。

金燕子估計二人的距離和時間，在適當的地方泊了車，她現在必須在這一帶作地毯式的搜索。

現在，在三間陋屋中，剃着和尙頭的青年人把手提箱放在搖幌的竹几上，床上有個漢子在打鼾。

青年人把鑰匙放在竹几上，走近床邊，「啪啪」兩聲，第一個耳光，大漢的如雷鼾聲停止，第二個耳光打得他像隻癩蛤蟆蹦了起來。而青年人巳經到了院中了。

這漢子摸摸後腦杓子自語着：「媽的！不是作夢吧？好像有人打我……」打了個呵欠，突然看到竹几上的手提箱，立即下床。繞几一週打量提箱。

「媽的！那裏來的？裏面是甚麼？美金、英鎊、馬克、法郎，或者是黃金？」拍拍箱子，提了一下，說：「要不就是炸彈！『蓬』地一聲——」作了個伸腿瞪眼的死相。

「不管怎樣？媽的！不可能是炸彈。我小倉現在是窮光蛋一個，不值一個炸彈的代價……」突然發現了提箱上的鑰匙，激動地揑起來。

小倉大聲說：「上帝，如果箱子裏是鈔票，我明天就去受洗……」伸進鑰匙一扭，立即傳出「靈魂音樂」聲。

現在小倉眞像個虔誠的教徒，伏首貼耳，肅立致敬。

「小倉先生，你好……」夫人的聲音自箱中傳出來，聲音是那麼柔和，像香、柔而溫暖的羽毛，拂觸着小倉的耳鼓。但柔和中又顯示她的無上威儀。

美金、馬克、法郎和英鎊，巳被小倉逐出腦際。

「古語說：君子固窮。本人為你過去的處世之道，表示無限的敬意。也對你服從的態度表示滿意。但從現在開始，本人不能讓你再過貧困的生活，不該對你的忠貞，有所補償……」

小倉舔舔咀唇，揑揑手指，也許不久，在一二天內，他會以銀行出納員的熟練手法，來數大量的鈔票。這些鈔票是夫人所賞賜的。

「請把此箱送到『墨氏基金會』，你會獲得豐厚的酬勞，然後遠離那市，搖身一變而為百萬富翁了。」

又是一段「靈魂音樂」聲之後，箱內沉寂下來。

小倉楞了一會，握緊拳頭，激動地說：「既是夫人親口答應的事，我小倉命中注定要作富翁，誰也改變不了！」

「可是，這提箱是誰送來的？」小倉踱了一會，說：「管他！反正這組織由夫人主持，就沒有出過紕漏，先把箱子送去再說。」

小倉鎖上門，提着小箱急走。金燕子剛剛搜索到附近，立即發現了小倉。

「墨氏基金會」是墨家捐獻與社會的十萬美金，指定用于以下三項事業：一是法定傳染病之防治，二是支助赤貧子弟接受教育，三是支持颱風與地震之研究。

基金會的地址在郊區，二層樓房，佔地不大，平日只有一名工人看門。

當小倉來到「墨氏基金會」的會址門前，張望一陣上前按門鈴時，金燕子更相信墨家和這案子的密切關係了。

一個青年人開了門，那是個披頭，而小倉也是，「嗨！」二人簡單地打個招呼，青年披頭鎖上門。

二人併肩往裏走，青年人說：「夫人交待有急事，在此集合，你一定知道到底是甚麼大事了？」

小倉是這組織中的跑龍套角色，經此一問，自感聲價百倍，豎起脊樑，長長地吁口氣說：「不用急，一會就知道了！」

「原來你是『欽差大臣』！」披頭嫉意地笑笑，低聲說：「能不能多少透露一點？」

小倉瞇着眼，說：「好吧！讓我透露一點點！好人終會出頭，我小倉就是個例子。」

「這個我知道。」披頭說：「提箱裏是文件抑是……」

小倉傲然一笑，說：「我不妨告訴你一個原則，多做事，少說話，不久的將來，你也會和我一樣；一步登天。」

「是……是的。」披頭說：「我想，咱們所支持的妞兒巳經當選了。可能是一次慶功大會，同時發獎金吧？」

這時巳到了大廳門外，六個披頭，年紀最大的約三十七八歲，其餘都不超過三十歲。為首的是三十七八歲的披頭，說：「小倉，夫人說慶功大會的節目單，由你帶來。」此人啣着烟斗。

小倉昂然入廳，第一次作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他體會到「大丈夫不能一日無權」的義意。當然，「大丈夫也不能一日無錢」。錢與權集于一身，眼神自會睥睨一切，他的微笑，自會被認為包羅萬象。

「不錯，本人帶來夫人的提箱，現在移交給你。」小倉把提箱放在客廳中央一個大理石圓桌上。

六個披頭圍攏上來，十二道目光像熔切器噴出的藍色火燄，傾注在提箱上。加上小倉的是十四道。

六披頭有日本人、菲島、泰國、美國、德國及法國人，只有小倉是琉球人。

小倉說：「夫人指示，把此箱送到這裏來，自應由你開啓。」他望着三十七八歲的德籍披頭。他們都以英文交談。

「是的，本人是咱們『金、銀、銅、鐵、錫、鋁』『六金』之首，編為第一號的『合金』，自應由我啓箱。」

這些人顯然不用名字，以編號為名。小倉是最後一號的「鋁」，就難怪他洋洋自得了。

一號取下烟頭，轉扭螺絲，烟咀這一段是把鑰匙。他把鑰匙伸入孔中。微响之後，傳出夫人的聲音，音色哀婉動人：「

各位終日宣勞，爲組織効命，本人虔誠向各位表示敬意，最崇高的敬意！」語氣特別加重。

「一旦各位分得酬勞後，必須立刻各回原籍避風，是以本夫人無限地哀傷……」語音有點哽咽。顯示裝滿了一箱情感，都溢出箱外了。

「驪歌完畢之後，由『一號』次第接受贈欵單，到最後一人收到贈欵單後，即出現鉅欵，本夫人係以建功多寡，公平分配，各位當能心平氣和……。」

語音中止傳出了「魂斷藍橋」名曲。

除了「一號」雙眉微鎖之外，其餘幾人都肅立致敬，但內心所想，大致有個共同之點：此箱長約六七十公分，厚約二十五公分，寬約四十公分，即使裝滿了美金或英鎊，七個人分配，是否每人都能變成百萬富翁？

驪歌完畢，提箱「咔唰」一聲自開，彈出一個薄薄的信封，還有淡淡的香味。

大家都伸手去撿，但發現信封上寫的是「一號親折」字樣，其餘的手都縮了回來。一號檢起信封。

既然有「親折」字樣，表示夫人所給與各人的酬勞數字不同，不希望讓別人知道，每人一份酬勞，必定已各自包好。

這方式和一些大公司老闆發獎金的手法略似。「一號」走到一邊，抽出信內的紙片看了一下，表情上並沒有驚喜樣子。

「咔唰」聲中，提箱自開，又彈出第二個信封，然後自閉，由于開閉太快，這些人沒有看清楚箱內的裝設，僅隱隱看出，箱內有箱。

信封上寫着「二號親啓」字樣。「二號」拾起，退兩步，抖着手抽出紙片看了一下。他很興奮，因而吻了紙片一下。

接着，是「三號」，「四號」，「五號」……。

金燕子以爲，夫人發酬勞，要遣散這些匪徒，應該繼續看下去。但是，這和賭「梭哈」一樣，想看對方最後的底牌，要付出太大的代價。

這代價之大，很可能是不可彌補的遺憾。但遺憾和收穫的比例是五十對五十。事到如今，金燕子極想衝破此案的「瓶頸」獲得有力的佐證。因爲僅憑目前的資料，還不能使墨夫人入罪。

當第七名的信封也彈出箱外時，箱內又傳出哀怨的惜別聲：「再見！兄弟們，如果各位願意繼續擁護本夫人，廿五年後再來……」「嘩啦啦」聲中，提箱張開，共有兩層，內層中有七個高級花色包裝紙包成的紙包。

只要一看，就知道那大小形狀是包着鈔票。但七個紙包的大小、形狀及包裝方式完全一樣，每個紙包上都寫有編號。

客廳內爆起一陣歡呼，紛紛去取有自己編號的紙包。

然而，只有一個例外，那就是被稱爲「合金」的「一號」，他非但不上前去取紙包，反而破窗而出。

金燕子大呼「快丟紙包臥倒——」但是遲了。一聲驚天動地的爆炸，使客廳中央的大理石圓桌完全消失，地上出現六個大坑，屋內牆壁凋殘剝落，門窗玻璃及框子全毀。

只有半熟的爛肉，東一塊西一灘地貼在牆上，天花板上及殘破的傢俱上，小倉當然也「一步登天」了。

金燕子在客廳後窗外，爆炸一起，烟塵下落如雨時，她已彈起，去追自左側破窗而出的德國人「一號」。

前後不過十五秒左右的時間，已被「一號」溜走。搜到後面的小屋中，一個五十多歲的人坐在床上發楞，喃喃地：「奇怪，是地震吧？剛才把我從床上震到地上，可是醒了又不像是地震……。

「是聾子吧？」金燕子自窗外落入屋中，拔出鎗指着這人的後腦，「咔」地一聲開了保險。但聾子搖搖頭，自語說：「也許是我自己翻到床下的……。」

鎗口和此人的後腦相距不到二十公分，即使是稍聾的人也可以聽到。金燕子仍不放心，大喊一聲，那人動也沒動一下。

如果是假聾，會被嚇了一跳的。

七個紙包當然是强力塑膠炸彈，非但要炸死人，更要湮沒任何綫索。

一刻鐘後，岩田帶着部下趕來，金燕子僅告訴他是手提箱引起的爆炸，死了六個人，箱子由小倉帶來，儘管她說明了七個人的面貌，身材和可能的國籍，但除了小倉，警方知道他是個黑社會中的鎗手之外，其餘的都不知身份。

爲了找那「一號」的德國人，金燕子請了一位畫家，畫出他的面貌及身材，然後讓警方部下看過，加緊追緝。

然後岩田審問看門那個五十多歲的人：「今夜有七個人在此，你不會不知道的。」他們是筆談。

「有七個人？督察是說，被炸的客廳中那些焦爛的肉，代表七個人？」

岩田抹抹汗，懶得問下去，因爲都知道此人是先天的聾子，就是口徑十八英吋的巨炮在他身邊開一炮，他也聽不到。

「金小姐，這叫我如何向上級交待呢？」岩田哭喪着臉，似在抱怨金燕子，明明可以適時避免這次危機，而坐失良機。

金燕子拍拍他的肩膊，說：「督察，忍住氣！我接辦的案子，到目前爲止，還沒有一件是有頭無尾的，你有進一步的資料沒有？」

岩田說：「妳叫我深入調查神僧這個人，有進一步的資料。但我看不出這些資料對破案有何帮助？」咀唇都焦裂了，可見他火氣之大。

「那就說說看吧！」

「小姐，現場上的爛肉，就這樣子收了。」

「當然，待墨氏夫婦來此看過之後就必須清理了。」

岩田說：「『神僧』是潮州人，八歲時跟父母移民琉球，中途遇風，所乘之船碎裂，在那霸西方的久米島附近，被另一艘巨輪所救，但他的父母均失踪。他被那巨輪的主人收養。」

「『神僧』現在多少歲？」

岩田說：「正確年齡無法估計，大約在四十五到五十五歲之間。」

金燕子說：「那艘巨輪主人是誰？」

「小姐，妳應該猜到的，在四十年前，那市私人能擁有千噸級以上的客輪者，會是誰呢？」



「不用說一定是墨家了？」

「是的，『神僧』被墨氏夫婦收養了半年後，到舟山羣島去進香，『神僧』被一位老和尙看中，說他是佛門中人。」岩田說：「奇的是，『神僧』也喜歡那老和尙，堅决留下。墨氏夫婦只好割愛。」

金燕子說：「岩田，『神僧』由舟山返回那市多久了？」

岩田說：「大概未超過一年吧！」

金燕子說：「就算『神僧』被舟山的和尙看中留下時是二十歲吧，而且假設他現在五十歲，離開四十年，墨氏夫婦一定不認識他了！」

「當然。四十年不是一段短時間！」

「你是說『神僧』返回那市，一直未去見墨氏夫婦？」

「我想是的，如果他去見過恩人，這是一件大新聞，豈能默默無聞？」岩田慨然說：「這就想不通，神僧是一位道行極深的人，怎會做出這忘恩負義的事來？據說當年墨氏夫婦還爲『神僧』的父母造了衣冠塚呢！」

這時墨氏夫婦趕到，看到客廳中血肉模糊，墨夫人說：「岩田督察，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岩田可憐兮兮地攤攤手：「夫人，到目前爲止，我只知道是六名匪徒被炸死在這裏。」

「別忘了！這是『墨氏基金會』所在地，也是那市最大的慈善機關哪！如今發生了這種事對警方不是太大的諷刺嗎？」

岩田看看金燕子，金燕子使個眼色，岩田勇氣倍增，說：「夫人，這對警方固然是一大諷刺對墨家來說不也一樣嗎？」

「你——」墨夫人沉聲說：「督察，你必須儘快把這件事弄清楚。要不，你可能沒有勇氣再幹下去的。」

「是的，夫人，這是我個人與警方上級的問題，不勞夫人關心，警方對此事自有交待。我只是奇怪，匪徒不選擇其他地方，却選擇這裏匿居，而不幸這裏看門的，又是個聾子，這巧合也太可怕了！」

「你說甚麼？」墨夫人火了，就是一流畫家也無法描繪她現在的醜態：「岩田，你別放肆！你只是百姓的公僕。」

岩田這些日子，自山本秋子跳入硫酸池時開始，就一直在緊張，焦灼與失眠狀態中，他以爲，過去太遷就那些官商巨賈，到頭來也不過如此，忍無可忍之下，大聲反駁，說：「是的夫人，自本人接受警方當局的委任狀時起，我一直是坐在自己的辦公椅上，而不是騎在百姓的頭上。」

金燕子上來打圓場，說：「『墨氏基金會』無端被匪徒利用而被炸毀，最不幸的的旣非墨家，也不是岩氏督察，而是對這善舉表示極大的不敬，墨先生，夫人，請到裏面談談好嗎？」

墨宇說：「請問小姐是……」

岩田說：「金小姐就是鼎鼎大名的金燕子小姐，在東南亞一帶無人不知。」

墨宇瞪一眼，也沒說甚麼，三人來到內院的小客廳內，金燕子說：「今天能趁機訪問二位眞是榮幸。有件事希望賢夫婦能回答我。」

墨宇說：「金小姐請問吧！」

「據傳說，令郎的未來對象是才藝小姐第一名，有此一說嗎？」

墨氏夫婦冷冷一笑，說：「小姐是聽誰說的？」

金燕子說：「在那市來說，這件事幾乎是無人不知，」

墨宇說：「金小姐，關于墨家擇媳，藉重才藝小姐，我們絕不否認，但絕不認爲第一名就是最理想的人選。」

「那麼這次才藝小姐第一名司馬玲小姐，二位認爲是否理想？」

墨夫人漠然說：「事關司馬小姐的聲譽，評審委員的立場，以及舉辦此會發起人的苦心孤詣，我們不便置評。」

金燕子說：「另有一事想打擾二位，據說數十年前，墨家的客輪在久米島附近救了一個孩子？」

墨氏夫婦點點頭，說：「不錯。」

金燕子說：「聽說他被舟山一位老和尙收留了？」

墨宇說：「金小姐這和爆炸案有關連嗎？」

金燕子笑笑道：「有關連如何？沒有關連又如何？」

「如果沒有關連。」夫人不耐地說：「我們救人只是適逢其會，再說已事隔數十年，我們無意沽名釣譽，自我宣傳。」

金燕子說：「如果有關係呢？」

「有……有關係？」墨宇微微一驚，說：「小姐是說何化通回來了？被炸的爛肉中有他一份？」

「噢！原來那孩子叫何化通。」金燕子看出，墨氏夫婦似乎的確不知道何化通已經回來了。避開正題不談，金燕子說：

「請問何化通那個孩子心性如何？」

墨夫人說：「小姐這是多此一問，如果何化通的心術不正，豈能瞞過舟山那位高僧而收留他，小姐，妳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金燕子說：「在目前我只能告訴二位，何化通可能返回那市也沒有被炸死。」

墨宇說：「這孩子，他回來了，不該來看看我們嗎？」

「大概總有不得已的苦衷吧！」金燕子說：「墨先生，請問令郎最喜歡那一位才藝小姐？」

墨宇道：「小姐應該知道吧？」

金燕子說：「我所知道的，並不是他所喜歡的。」

墨宇苦笑說：「我們所知道的，也許和金小姐一樣。」

「這不大可能吧！」金燕子說：「據說墨家選媳極嚴，二位對令郎的交遊怎會不過問呢？」

夫人哂然說：「交女朋友是一回事，結婚又是一回事。」

「是的，夫人，據說令郎和才藝小姐第一名司馬玲小姐及第四名的島珠芳菲小姐都不錯。」

「關于這二位小姐，我們作長輩的也知道。」

金燕子說：「除了這二位以外，是否還有一位呢？」

「很可能，也許還不止一位呢！」夫人說：「總之，我們墨家選媳，有我們的標準。」

「是的，夫人，也許就是所謂墨家的

傳統吧？」

這時恰巧墨奇也來了，金燕子正求之不得，經自我介紹之後說：「墨先生，聽說你的女友有好幾位，司馬和島澤是其中之二，但不是最要好的，是不是這樣。」

墨奇聳聳肩，說：「我不便那麼說，金小姐。」

金燕子說：「最低限度，還有一位是不是？」

「也許是。」墨奇扶着墨夫人，說：「金小姐，其餘的妳還是自己去猜吧！」

「謝謝你！墨先生，我想，這個謎不久就可以揭開的。」

墨奇說：「是的，金小姐，不過出謎的人總比猜謎的人佔優勢啊！」

墨家的人走後，岩田說：「金小姐，墨家有沒有問題？」

金燕子說：「現在我很難回答這個問題。但有一點我還向你表示謝意。」

「那太不敢當了！」岩田苦笑說：「但願我在這奇案的結構中，還夠作一個螺絲釘的資格。」

金燕子說：「那就是有關『神僧』的身世，和墨家的淵源，現在請你儘一切努力，去找『神僧』，以及根據畫家所繪的形態，去找那個德國人。」

「是的，金小姐。」

毫無疑問，現代的最新竊聽儀器，對于諜報和辦案人員有極大的貢獻。金燕子在幾處重要場所按放了竊聽儀，終于產生效果。她在墨家及司馬家的汽車都安放了攝聽儀，這玩藝發展到如今，已由直徑三英吋縮小只有姆指指甲那麼大，不用手去摸，幾乎看不出來。

金燕子在海邊一幢漁村式的小茅屋附近，收聽到攝聽器傳來的熟悉口音：「不要虐待他，儘一切可能讓他吃些東西。」

就這幾句話，馬上中斷，金燕子猜想，車上的人已發現了車上的攝聽儀，而且在茅屋附近，隱約看到一輛汽車消失于夜色中。那輛汽車是甚麼顏色，甚麼型狀，也沒有看清。因而她很難確定那是誰的車子，儘管那女人的聲音頗熟，但它却像兩個女人的聲音。

金燕子去追那輛車子沒有追上，折回來，進入茅屋的院內，柴扉上有個被風雨凋剝的小匾，上有「漁廬」二字。題匾人是墨字。金燕子極不願受一些先入爲主的概念所影响，而以爲墨家介入罪犯殺人的漩渦中。因爲墨家財勢雄厚，男女主人也聰明過人，那樣做非但不智，也缺乏強烈的理由來支持它。

但是，由最初的山本秋子自殺，以至最近的「墨氏基金會」被炸等等，都和墨家有不可分的關連。

金燕子正要接近茅屋窗下，林蔭竄出一個人影，凌空飛踩，攻勢凌厲。

金燕子決心一擊成功，挫身偏頭，對方一腳貼耳而過，抬臂一撩，那女人踉蹌着栽出三四步，但沒有倒下。

一個女人有此身手，已經不簡單了，金燕子有如一頭猛隼，雙臂微張，已到了對方左後側。

那女人一身和服，腳上僅穿着白襪，所以走路無聲，警覺性奇高，身子半轉，又是一式勁烈兇猛的「迴轉擊」。

金燕子幾乎預測她會這樣，伏身前射不變，自對方凌厲的衝勁之下逼近：「雙風貫耳」臂中了那女人的雙耳，接着，把一顆藥納入這個三十左右歲的女人口中。

金燕子知道，這女人絕非主角，僅是「龍套」，把她放在花木濃陰之處。

茅屋中和外面大不相同，設備雖簡單，却是現代化的，有一張檀木雕花大床，一套桃心木沙發，不論是牆壁、傢俱及床上的寢具，都是海藍色。

一個看來只有三十左右，英俊秀朗，略有倦容的和尚盤膝坐在床上，雙目微閉，床前站着二個人，一個是失踪的唐潔，另一個是三十五六歲身着韓國古典女裝的婦人。

金燕子吁了口氣：終於被我找到了唐潔……。

婦人端起几上的碗說：「『神僧』，把這碗蓮子粥吃了吧！你已經九天沒有進飲食了。」

「神僧」不言不動，唐潔也不出聲。

「吃了吧！」婦人說：「雖說你修習有素，比常人強壯些，畢竟還沒有練成『服氣辟穀』不食人間烟火的境界。」

「神僧」肅然說：「叫夫人來見我，我可以攷慮進飲食。」

婦人說：「夫人每天都來看你，只是沒有被你看到罷了！你是聰明人，修習禪定，進而白日飛昇，成仙得道，那是妄想，既然凡人根本做不到，何不把握人生有限時光，來享受人生呢？」

「神僧」哂然一笑，並不作答。

婦人說：「被愛是幸福的，別人求之不得，夫人比你還年輕些，而且財富雄厚，一生享用不盡，當和尚總是高處不勝寒哪！」

「神僧」搖頭嘆息，像一個飽學之士聽到一個無知者信口雌黃一樣，除了嘆息，實在懶得回答。

「當然，這也不能全怪你。」婦人挑挑細眉，說：「你自幼被一個老僧收留，過慣了清苦孤寂的生活，無法體會錦衣玉食的生活，更無法體會男女溫存的至高樂趣，記得我佛如來還說過，男女好合，充滿了活潑潑的生機。可見佛祖也不反對男歡女愛的事。」

「神僧」睜眼笑笑說：「女士，只可惜妳對佛學僅懂一點皮毛，佛祖當然不反對男女好合，但那是指正正當當的結合，絕不是苟合。」

婦人說：「你和她結合是正當的，她可以和丈夫離婚，你不知道她多愛你！」

「申梨花女士，請不要說了。」

申梨花面色一沉，正要發作，唐潔說：「申女士，師傅連夫人一面都未見過，更不知到底是那一位夫人？這怎麼可以隨便答應？」

「夫人就是夫人，她有財有勢，看上和尚是和尚的造化，你到底答不答應。」

「神僧」搖搖頭，唐潔又說：「申女士，如果夫人有誠意，眞心愛師傅，不論她是美是醜，都要和師傅見一面的。」

申梨花冷笑說：「事到如今，你們沒有選擇的餘地，『和尚』，坦白告訴你，你的『元嬰』已毀，但已經和一個普通人差不多了，而夫人要毀去你的『元嬰』，



正是希望你不再追求虛幻的夢想，過平平實實的生活，也想使你在失去『元嬰』後，產生凡心，既然你死硬到底，夫人可就不客氣了！」

「神僧」說：「申女士，請轉告夫人，打消這念頭吧，『元嬰』消失，她毀了我將近四十年的苦修。」

「好，」申梨花「叭」地一聲把碗摔破，說：「你不是和常人不同嗎？我要攷驗一下。」

「申女士，這樣好不好？」唐潔指着自己的鼻尖，說：「妳仔細看看我，我身高一八〇公分，脅圍三十八公分半，體重七十九公斤，儀表不俗，雖不如師傅英俊秀逸，也是千中挑一的人才，如果夫人願意，就讓我來取代師傅。」

「你？」申梨花打量唐潔，似乎認爲這辦法可行，只不知夫人如何？」

「是呀，就憑什麼我這外型，追我的年輕妞兒眞是車載斗量，如果說我還有缺點，那就是我過去的歷史，我曾經是個義賊，專幹無本生意，但俗語說：好漢不怕出身低。況且自金燕子收了我，也就改邪歸正了。」唐潔說：「我的人生觀很現實，只要享受的生活，有個女人陪着，管她是美是醜，是老是少……」

「啪」地一聲，唐潔挨了一記耳光，申梨花冷峻地說：「姓唐的，我知道你很滑，但也知道你對『和尚』忠心耿耿，你要救他，只有勸他答應夫人，別無他法可想。」申梨花一撩那神僧的衣襟，扯出一條巨大的不銹鋼鎖鍊，說道：「這條鍊子，直徑二公分，就是世界上力氣最大的人，也弄不開。『和尚』的『元嬰』已失，他永不能脫困，你也永遠救不了他，現在，我要讓他嚐嚐一百度滾開熱水澆身的滋味。」

「這……這不行啊！」唐潔說：「萬一把師傅燙壞了！夫人豈不是白忙一場了？據說人身皮膚組織，只要被燙壞三分之二就無救了。」

申梨花說：「這是咎由自取，因爲夫人已仁至義盡。」

唐潔把申梨花拉到一邊，低聲說：「申梨花，妳才三十郎當歲，美好動人，其實我對妳早有意思了！只是在師傅身邊，不便向妳挑逗，妳看，咱們倆個湊合湊合如何——」

申梨色一掌摑下，唐潔偏頭閃開，但申梨花身手快捷，一個柔道的「鈎進腰」一把唐潔放平在地上。

金燕子皺皺眉頭，以唐潔的身手，不該如此不濟，況且上次在鐘乳洞中，他還表演了超脫的提縱術呢。

唐潔躺在地上，說：「申梨花，妳這人眞自私，妳正當盛年，居然能控制慾念，又何必強迫師傅一個出家的人呢？」

「不是我強迫他，是夫人喜歡他。」

「申梨花，你再仔細地看看我，妳如果生理機能正常，妳眞的不動心嗎？」

申梨花踢了他一腳，厲聲說：「滾起來，咱們去抓岳敏，去和金燕子去。」

唐潔爬起來，說：「妳自己去吧，我不是他們的對手。」

「哼，難道岳敏你也對付不了嗎？」

唐潔說：「過去我們的身手差不多，要擒住他談何容易？」

申梨花說道：「用不着生擒，把他弄死算了？」夫人的左右手，果然是心狠手辣。

「申梨花，我有個條件，妳暫時不能害師傅？」

申梨花冷冷地說：「那要看他是否識趣？三天內他再不答應，我就是能放過他，恐怕夫人也沒有耐心了！」

唐潔說：「由此可見，妳的耐心比夫人還好些，眞是失敬了，依我看，妳將來也是佛門中人。」

申梨花猛劈一掌，把唐潔擊了個踉蹌，申梨花說道：「唐潔，不是我申梨花吹牛，要生擒金燕子和岳敏，一個人也足夠了。」

「那妳一個人去好了，我就怕被金燕子捉住，我看妳也很會吹！」

申梨花說：「我是怕留下你會玩花樣，咱們走吧！」

二人去後，金燕子進入屋中，「神僧」仍閉着眼，說：「是金小姐嗎？」

金燕子微吃一驚，說：「何先生，你怎知是我？」

「神僧」說：「妳又怎知我姓何？」

金燕子說：「你不叫何化通嗎？自幼不幸，父母死於海難，被墨氏夫婦收留，大約八九歲時，去舟山進香，又被一位高僧看中了，我想，這正是你有一身神通的開端吧？」

「神僧？」只是笑笑，仍未睜眼，說：「修習禪定的人所追求的並非神通，如『天眼通』『天耳通』『神足』以及『他心』等等，但神通仍會隨禪定的進境而自來。」

金燕子看看那根鍊子，每節環長約四公分，但鋼環直徑却粗逾二公分，也就是說像一根拇指那麼粗，她說：「以你的神通，弄開這根鍊子不該有問題的。」

「神僧」說：「過去沒有問題，現在有了。」

「爲甚麼？」

「不可說！」完全是佛家禪語。

「你不說我也知道，你修習的『元嬰』也就是『出竅大法』已被那個夫人破壞了！」金燕子說：「所以你現在和一個普通人差不多。」

「神僧」笑笑，顯得非常祥和。

金燕子大力一扯鋼鍊，「神僧」的身子動了一下，金燕子大驚，原來鋼鍊一端鎖在「神僧」的琵琶骨上，另一端由身下穿過大床，用水泥固定在地上。

「何先生，夫人是誰？」金燕子說：「他對你如此恨毒，那能談上一個『愛』字？」

「金小姐說的也是，可是愛和恨妳能清楚地劃個界綫嗎？」

金燕子說道：「夫人毀了你的『元嬰』是基於愛，把你鎖在這裏，又是基於恨吧。」

「錯了？小姐，夫人毀了『元嬰』是基於恨，因爲『元嬰』逐漸壯大，他使我不受欲念的干擾和衝擊，她把我鎖在這裏，却又是基於她自己那種狹隘的愛。她以爲我一心向佛之心，已因『元嬰』幻滅，終將使我被愛。」

金燕子說：「何先生……」

「爲甚麼叫我何先生呢？」

「因爲你的『元嬰』巳失，終將還俗作個普通的人。」

「神僧」笑了笑，說道：「不會的，只要心中有佛，『元嬰』的得失，無關宏旨。」

金燕子說：「我馬上設法弄斷鋼鍊，救你脫困。」

「金小姐，妳辦不到的，」神僧說：「此鍊是合金鑄造，普通熔切器奈何它不得，一端扣在我的琵琶骨上，另一端埋下一米深處，下面是鋼筋水泥。」

金燕子說：「如此說來，你不想脫困了？」

「暫時不想。」

金燕子以爲，她暫時救不了他，別人也無法馬上弄走他，她說：「『神僧』，談談那位夫人吧。」

「神僧」苦笑說：「我根本不知道她是誰？」

「這不可能吧，一個從未見過的婦人，她會深深地愛上你嗎？」

神僧搖頭苦笑說：「是的，小姐，因爲她只是一個凡人。」

「你過去曾作過多次預言，每言必中，你應該知道那夫人是誰的？」

「神僧」又是搖搖頭，說道：「『元嬰』幻滅，未卜先知的本能也會隨之而消失了。」

「我不信，我以爲你能猜到的，只是因某種原因，不願說出來罷了，」金燕子說：「你以爲山本秋子的自殺，以及選美委員的被害，都是一件陰謀案的延伸，是不是這樣？」

「神僧」說：「是的，金小姐，即使是個平常人，也能猜到這一點的。」

金燕子說道：「這案子和墨家有關連嗎？」

「神僧」說：「如果有人說沒有關連，那太缺乏常識了！」

「如此說來，墨家夫婦有犯罪的可能性了？」

「神僧」淡然一笑，不作答覆。

金燕子說：「記得你說過，此案半月內就會破案的。」

「是的，我現在仍然相信此一推測正確。」

「請問你把唐潔留在身邊，是爲了甚麼？」

「小姐，妳又錯了，不是我把他留在我的身邊，而是那位夫人，也可以說是他自己願意留下來的。」

「唐潔自和你在一起之後，輕功似乎又高了些，這是你敎的嗎？」

「出家人不該打誑語，是的，我略予指點，而他也聰明過人。」那神僧又說：「但是，在不久的將來，那種超越的提縱術會減去五分之四。」

「會減去？爲甚麼呢？」

「不可說，不可說！金小姐，請妳原諒。」

金燕子乾焦急也沒有用，她說：「大師出口不離仁義道德，爲何派唐潔到鐘乳洞中去殺人？」

那神僧說：「我現在那有能力派他去殺人，不過我猜想，他殺的不是好人。」

「出家人以慈悲爲懷，殺好人與壞人都不許可吧？」

「當然，可是他要去殺，我有甚麼辦法呢？」

金燕子急了，她冷笑說：「我知道，你欠墨家的大恩未報，所以想盡力爲墨家遮蓋。」

神僧微笑不答。

金燕子說：「你對墨家即使百般呵護，仍然無法隱瞞事實，犯罪的人終將受法律制裁。」

神僧道：「是的，金小姐，這一點也不能否認。」

「那麼你爲甚麼有些秘密不肯說出來呢？」

神僧說：「因爲我相信自己，到了適當時機，一切都會明朗化的。」

金燕子說：「你如果眞的修成了『元嬰』應該預知有人要毀滅它，爲何不及早提防，可見你對佛敎是一種迷信。」

提起這個，「神僧」似乎不甘沉默了，他說：「談到迷信，最倒霉的就是佛敎了。儘管它有深奧的哲理和科學的根據，仍不爲一般人所接受，尤其是科學家，其實就以科學來說，也是建築在迷信上。」

金燕子不覺愕然，說：「這說法未免太……」

神僧笑笑，續說：「試想，如果某科學家採取一個『絕對懷疑』的態度，就不該對物理學家、天文學家、生物學家、解剖學家等的研究成果予以承認。因爲，他並不知道其他科學家所提出的研究報告是否正確？靠不靠得住？除了信仰一途，別無他法，絕不能因爲不信，就去研究天文、生物和解剖，那是不可能的，所以科學家是建築在『假設』上，而『假設』就是『假信』。」

一個普通和尚說不出這種高深的理論，金燕子說：「大師，如果你是我，又該如何？回家等着罪案自破？」

「神僧」說：「如果我是妳，也和妳差不多，人總要去摸索才有進步，如果妳是我，也可能和我一樣。」

金燕子說：「大師既然能甘之如飴，我暫時只好照你的意思去做，可是唐潔的所做所爲，算不算犯法？」

這時神僧又笑笑，說：「只要是人，誰敢說一生中沒有犯過法？就以妳金小姐來說，難道說辦案時沒有殺過人嗎？」

金燕子一時竟無法回答，她覺得這個和尚眞是莫測高深，她本以爲找到了這個「和尚」和唐潔，必有重大收獲，那知竟說了一些不着邊際的話，然而，如果說此來一無所獲，她也不會承認的。

「大師，您和唐潔的生命，有沒有危險？」

「有，但十天內沒有危險，如要破案，請多用嗅覺。」

金燕子若有所悟，匆匆告辭，去找岳敏，由于岳敏奉命監視墨家，在墨家沒有找到，返回住處，申梨花正和岳敏在動手搏鬥。

本來申梨花是派唐潔對付岳敏的，但唐潔却不見了。

現在岳敏顯然不支，非但速度不及申梨花，連平日自詡的力氣，似也沒有申梨花渾猛。



現在岳敏連連劈出「鐵叉手」和「流手」，申梨花身如游魚閃過，一式「回轉撞」把岳敏打了個踉蹌。

岳敏怒吼着凌空飛踩，申梨花也不含糊，二人凌空撲近，兩腿交接，「叭」地一聲，岳敏又凌空摔了下來。

因爲申梨花用勁奇巧，藉力打力，岳敏摔得很重，毗牙裂嘴地爬起來，還沒有站穩，申梨花如狂風般壓到，眨眼間攻出三脚，岳敏又摔了出去。

當申梨花跟踪而至，她使的「貫手」如劍正要戳下時，一聲低叱，說：「申梨花——」

申梨花本想殺了岳敏再說，那知來人的「申」字出口，還在十步以外，「花」字未落，已到了她的身後，吃驚之下，退步轉身，閃電攻出一脚。

金燕子輕飄飄地自她的脚上掠過，反而落在她的左後側，申梨花急忙轉過身子，說：「金燕子，本來沒有找到妳，如今妳適時出現，先收拾妳也是一樣。」

金燕子說：「唐潔呢？」

「妳怎知唐潔和我在一起？」

「我可以猜到。」金燕子說：「申梨花，妳不是琉球人，却爲夫人賣命，難道妳不知道兔死狗烹的下場嗎？凡是被夫人利用過的部下，不是她用手提箱中的毒氣、毒針殺死，就是被炸死，妳現在所以還沒有死，是因爲妳還有利用的價值……」

「住口！」申梨花說：「金燕子，在山本秋子死後，妳就不該插手的，既然插上手，就註定妳的命運……。」

申梨花自負有道理的，她的攻勢凌厲，技擊博雜，但以跆拳爲主，正因爲她的輕功也很超絕，所以岳敏十分狼狽。

申梨花一陣猛攻，把金燕子逼得轉了一圈，十指微曲，力貫指梢，向金燕子面部交互連續砸下。

金燕子在劈柴刀似的鐵掌下滑出一步，以「後踢」狙襲，但申梨花用手撥用，反而又逼近，低嘶着，以「三指貫手」猛刺金燕子的心窩。

快、沉、狠是申梨花的招牌，而且反應迅捷，變招奇快，一刺落空，「掛手」「肘手」和「旋手」幾乎分不出間隔，只見重疊的影子壓到，「叭叭叭」金燕子格開。

申梨花來個「旋膝」，被金燕子的「逆撈」擊退兩步，但金燕子的「外拂撞」被她化開，一式「扭刺」把金燕子的袖子戳破。

岳敏站着直揮拳，他不敢出手，怕分了金燕子的神，申梨花佔了便宜，「二重刺」如風襲到，金燕子打了半天，只有此刻才抓住一綫之機，身子一扭，划個弧綫，只見兩個影子交瀉而過時，金燕子一式「揮刺」，「唰」地一聲，申梨花的背衣裂開，栽出三步，大力一彈，上了牆頭，切齒說：「孩子哭抱給他娘，金燕子，下一次的訪客，妳恐怕接待不了……。」

岳敏大吼着撲上，金燕子說：「算了！讓她走吧！」

岳敏追出，僅看到一個淡淡的影子，消失在夜色中。

「表妹，妳要是遲回十分鐘，我能收拾她，她的搏擊雖然沉猛，但後勁不會太長。」

金燕子說：「不要小看她，像這種對手，我還沒有遇上幾個。」

岳敏說：「妳既然傷了她，爲甚麼不打鐵趁熱擒住她？她是個重要綫索呀！」

「綫索是有了，要理出頭緒來，還要一段時間。」金燕子說了今夜的事。

岳敏說：「咱們帶着鋸鋼圖去救那和尚，遲了恐怕他們會把他移走。」

「不必，我已在茅屋幾處安置了儀器，不怕他們移走，我担心是唐潔的，一旦破了案，他的介入，會使我的立場非常尷尬。」

「那個小子不是東西！」岳敏說：「他一定是被那個夫人收買了。」

「不，我的看法不同，因爲我信賴『神僧』。」金燕子說：「儘管那『神僧』語含禪機，有時答非所問，但我相信，他不會帮助壞人作犯罪勾當。」

「表妹，妳別忘了！他現在被鎖着，隨時都有生命危險，爲了求生，他也會妥協的。」

金燕子搖搖頭，說：「這個和尚是個不平凡的人物，就連唐潔似也沒有失去理智。」

岳敏說：「妳能說幕後那個夫人不是墨家女主人嗎？」

金燕子攤攤手，說道：「在目前，大概除了『神僧』之外，知道這秘密的人不多。」

× × ×

儘管金燕子不信這個和尚會帮墨家犯罪或爲墨家隱瞞犯罪事實，儘管一切事實都顯示墨家有犯罪動機而金燕子也找不出其他動機，她仍然對自己的看法有信心。

她叫岩田及其部下去找德國人「一號」，叫岳敏去監視墨家的人，她自己則暗暗監視茅屋中的「和尚」、唐潔，以及申梨花。

當然，她主要是想揭開那個「夫人」的眞面目。但由于被她擊昏放在花下的女人失踪，她知道已被殺滅口了。

茅屋「漁廬」，經調查確是墨家的不動產，因年久失修，有數年無人居住。由于有好幾次的兇案是發生在墨家的別墅中，似乎非使金燕子相信墨家有罪不可。

季候風遠颺，繁星滿天，夜色很美。

岳敏蹲在墨家大廳屋頂上，烟癮來了不敢吸烟，酒虫在嗓中蠕動，身邊也沒有酒，「媽的！我現在和『神僧』一樣，簡直是四大皆空了……。」

墨氏夫婦在後園中散步，似也在商量一件大事。岳敏聞聲潛至，這裏佔地很大，如果小孩子在此捉迷藏，藏的人永不會被找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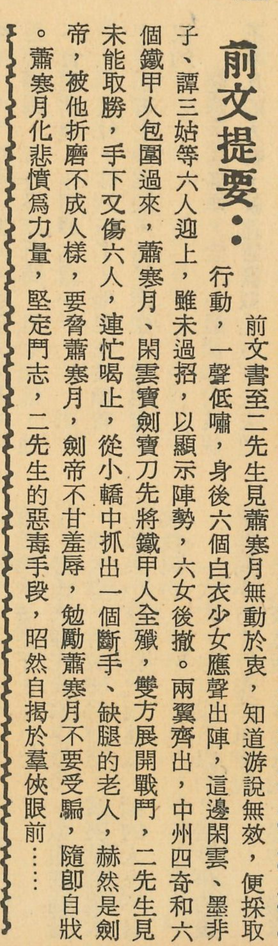
「太太，妳有沒有想到？這件事的後果非同小可！」墨宇低聲說。

夫人淡然說：「信任我，墨宇，墨家內外大事，由我決定的佔百分之六十，一向是算無遺策。」

墨宇嘆口氣，說：「本來我想改變妳，可是事到如今，加上墨奇個人的主張，我也不便堅持自己的意思了！」

（未完・三）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二先生見蕭寒月無動於衷，知道游說無效，便採取行動，一聲低嘯，身後六個白衣少女應聲出陣，這邊閑雲、墨非子、譚三姑等六人迎上，雖未過招，以顯示陣勢，六女後撤。兩翼齊出，中州四奇和六個鐵甲人包圍過來，蕭寒月、閑雲寶劍寶刀先將鐵甲人全殲，雙方展開戰鬥，二先生見未能取勝，手下又傷六人，連忙喝止，從小轎中抓出一個斷手、缺腿的老人，赫然是劍帝，被他折磨不成人樣，要脅蕭寒月，劍帝不甘羞辱，勉勵蕭寒月不要受騙，隨即自戕。蕭寒月化悲憤爲力量，堅定鬥志，二先生的惡毒手段，昭然自揭於羣俠眼前……

## 彈字劍訣可反彈

白玉仙沉聲道：「蕭兄，接劍。」

側身遞上了青虹劍。

就這一分心神，血光迸現，白玉仙左肩被紅衣沈滄，刺中一劍。

蕭寒月接過寶劍，大喝一聲，一劍千鋒，身隨劍轉，斬下了沈滄的右臂，挾一片滾動的寒芒，衝入四奇的劍陣之中。

他含忿出手，胸中充滿着殺機，七煞劍招中的最後一招，一劍化六合，也得到了劍帝的指點，六劍歸一劍，是七煞劍招中的前六劍變化綱要，但一劍化六合，却是七煞劍招中的劍法精要。

蕭寒月一直不瞭解的是七煞劍招，事實上只有六招，直聽劍帝說明，才瞭解，第七招是反手劍法，把前六招倒着用出來。

現在，他正在施展一劍化六合。

這是習練七煞劍的剋星，一施展開，頓然飛起了一片血雨腥風。

## 反手劍招破正手

中州四奇和隨行屬下組成的劍陣，以榨取的劍帝七煞劍法反擊，正好碰上剋星，他們出劍的空隙，正是六合反比的攻勢。

蕭寒月一陣瘋狂的搏殺，中州四奇和數十從屬，全部死於劍下。

血濺衣衫，蕭寒月的臉上，也濺滿了無數血珠。

這一陣不似搏殺，而是一場屠殺，詭異的劍法，加上青虹寶劍的鋒利，造成了一場屠殺的慘景。

雙方都被驚心動魄的一陣屠殺唬住了，沒有人喝止，但却停下了手。

二先生苦笑一下，道：「蕭寒月，咱們每次相見，閣下都有奇技出現……」

蕭寒月望了滿地橫陳的屍體一眼，道：「這都是你的錯……」



「我的錯，這些人，總不是我殺的吧……」二先生說：「他們都是死在了你的劍下。」

蕭寒月道：「我師父死了，你殺了他，而且，在他未死之前，你廢了他的武功，壓榨他的武功，這都是你的安排，二先生，如論罪魁禍首，你才是該死的人。」

二先生接着道：「蕭寒月你抬頭看看，我們的人，已源源而至，你一個人，能有多大能力？」

蕭寒月冷冷接道：「殺師之仇，非報不可，你小心了。」

青虹劍忽然一震，直點過去。

明幌一劍，但却幻起了五點寒芒，有如梅花一點。

二先生魚腸劍圈起了一片青芒，先護住身軀。

但聞一連串金鐵交鳴之聲，蕭寒月的劍勢，竟被彈開。

二先生道：「這是武當太極慧劍中的精萃，彈字訣。」

蕭寒月道：「好，再接我一劍。」

長劍一震，斜斜的，順勢劈了過去。劍勢雖緩，但却籠罩了七八尺的地方，在這個範圍內，都在劍芒的襲擊之點。

二先生魚腸劍舉在頂前，身形轉轉，左脚提起，似是跨步離去。

蕭寒月劍勢如輪，急切而下。

二先生大喝一聲，魚腸劍忽化一圈冷芒，封住了劍勢，道：「這是少林派中絕學『迴光反照』。」

忽然震劍反擊，連刺七劍。蕭寒月兵來將擋，硬把七劍封了開去。

二先生道：「好劍法，長白龍捲七招，竟被你一氣封開。」

蕭寒月道：「閣下識見雖廣，不過幾招劍法罷了，我瞧不出，有什麼奇幻之處。」

二先生說道：「再試試東海奇學，雲龍三現！」

魚腸劍連攻三招。

蕭寒月振腕揮劍，又封三劍，道：「什麼東海奇學，不過雕虫小技罷了。」

二先生心中忖道：這蕭寒月的劍法，確實奇怪，不論我施用的什麼奇絕劍招，他只是揚腕揮劍，就把我的攻勢封開，難道七煞劍招，眞已到了攻守兼備的境界不成。

他又那裏知道，蕭寒月學的劍法，乃劍帝後期的大乘之學，化繁爲簡，以簡取繁，已到了純樸無華的境界，只見劍意所在，不理奇幻變化。

所以，不論如何花巧奇幻的劍法，在蕭寒月的眼中，一劍就是一劍，旣知劍意所指，封架自是容易。

這時，場中之人，都停下了手，兩個武學奇才，正展開一場江湖上罕見的惡鬥，吸引了雙方目光。

二先生家世輝煌，加上天賦的才華，很小時候，就開始習練武功，敎他名師，不下十餘人，年長之後，更是窮盡才智，搜尋天下武功秘錄、奇技，十餘年苦練，成就了身事多家之長於一身奇絕武功。

蕭寒月却是盡得劍帝後期的武學精華。

二先生的攻勢花俏、凌厲，劍法變化之奇，使得全場中人，無不看的目瞪口呆。

尤其墨非子那等用劍的大行家，更是看的如痴如狂。

但蕭寒月純樸、凌厲的反擊，更是集千變於一招，有如千百流星中一輪皓月，一劍擊出，頓使得二先生那千變萬化的劍法，化解於無形之中。

經過百招之後，二先生的攻勢頓挫。

這百招比劍的過程中，蕭寒月一直處於守勢。

二先生根本不給蕭寒月反擊的機會，突然長嘯一聲，飛身而起，直飛兩丈多高，半空中折腰側轉，竟然倒飛而回。

人落出圍牆之外，才發出撤退的長嘯。

蕭寒月沒有追趕，靜靜的站着。

閑雲大師回顧了蕭寒月一眼，道：「蕭施主好劍法，看過了二先生的武功，老衲自知難是敵手……」

忽然住口不言，凝目望着蕭寒月。

只見蕭寒月汗水如雨，直透衣衫，身軀搖了兩搖。

朱姑娘、白玉仙，就站在他的身側，伸手扶住，才未栽倒。

白玉仙放開手，接過了蕭寒月手中的青虹劍，還入鞘中。

朱姑娘却不由吃驚的說道：「大哥，你怎麼了？」

她心頭大急，那裏還記得郡主的身份，在衆目睽睽之下，表現出了女性的溫柔。

「我好累……」蕭寒月長長吁一口氣，道：「二先生的劍法精奇，我幾乎傷在他的劍下了。」



閑雲大師低聲，道：「扶蕭施主進入房中休息。」

二先生在一輪快攻之後，不敵蕭寒月的反擊，就及時而退，這該是蕭寒月勝了這場比試，但就目前的情形來看，蕭寒月似是並沒有勝得這場比試。

如若二先生再攻上幾劍，蕭寒月很可能就傷在對方的劍下。

× × ×

蕭寒月眞的很累，被扶回室中後，靠在一張大木椅上，竟然睡了過去。

醒來時，已是深夜時分，木案上紅燭高燒，朱姑娘呆呆坐在一側，望着燭火出神。

蕭寒月輕輕吁一口氣，道：「盈盈，很夜了，妳怎麼還不去睡？」

「你醒了……」朱姑娘一下子跳了起來，道：「他們說，你睡一會就會好的，我不放心，坐在這裏守着你，你果然醒過來了。」

蕭寒月道：「我只是覺得有點累，這一陣休息，已經完全好了，妳去睡吧！」

「我一點也不累，你等等，我去替你端參湯了。」

轉身奔了出去。

蕭寒月知道無法阻止，也就不再多言，緩緩坐起，下床行了兩步，竟然一切如常。心中甚感奇怪，我這算是什麼病？這會兒，好像完全恢復了？



朱盈盈端着一碗參湯奔了進來，看蕭寒月已起了床，在廳中走動，喜道：「你眞的沒事了？」

蕭寒月道：「好像已經完全好了？」

「快把參湯喝下去……」

蕭寒月笑一笑，接過參湯喝下，道：「現在什麼時分了？」

「二更多了！……」朱姑娘說：「大哥，有一件事，我不知道該不該告訴你？」

「什麼事？……」蕭寒月微笑，道：「我現在的精神很好，你有什麼事，儘管說出來聽聽！」

「趙姑娘走了……」

「走了！……」蕭寒月說：「怎麼走的，是不是被人抓回去的？」

「不是被抓走的，她告訴我爹說，離開這裏，去辦點事，然後，就走了……」

「杏花呢……」寒月暗暗吁一口氣，盡量使自己平靜下來。

「也走了，所以，沒有人替你看病了……」

朱盈盈說：「就在你和二先生動手的時候，她離開了這裏。」







蕭寒月道：「王爺的毒傷呢？」

「我已經完全好了……」七王爺輕袍緩帶，出現在門外。

「王爺……」蕭寒月要行大禮，却被七王爺快步行進來扶住。道：「你不要多禮，你對我個人，固然有很深的恩情，但更重要的是免去了一場兵災殺刧。」

「寒月只是盡力而爲。」

七王爺笑一笑，道：「趙姑娘着手回春，醫術之精，不在乃父之下，她要走，爲了救她的父親，我不能阻攔她，老實說，也攔不住她，何況，她告訴我，要消弭這一場火併。」

蕭寒月道：「王爺，你可知道，二先生到底是什麼人？」

「李公子，邊關大將軍，李元帥的公子，一個野心勃勃，才華絕世的年輕人？」

「果然是他，在下也猜想是他……」

七王爺笑了一笑，說道：「我的毒傷好了，一切都成過去，我可以立刻調動大軍圍剿他們……」

「可是，邊關李元帥還手握重兵……」

「目下明朝正値興盛，朝中不乏忠良名將，李元帥他不敢作亂，問題是我答應了趙姑娘……」七王爺說：「要給她十天的時間。」

蕭寒月接道：「她的意思是——」

七王爺道：「她說，就算大軍圍剿，也必有可怕的傷亡，那位自稱二先生的李公子，確實擁有很大的實力，給她十天時間，讓她去試試看，能不能說服二先生……」

「說服，我看不可能了……」蕭寒月說：「幽蘭雖然聰明絕世，但她對江湖中事，究竟是知道的不多。」

七王爺道：「寒月，我倒有一個不同的看法！」



「噢！王爺指教？」

「趙姑娘不是那種好大誇張的人，她如沒有什麼把握，不會輕易出口……」七王爺緩緩在一張木椅上坐下來，揮揮手，說道：「盈盈，去叫他們準備點酒菜來，我要跟蕭寒月喝一杯……」

「你們都是剛剛好轉的病人，怎麼能夠喝酒！」朱盈盈站着未動。

「我的女兒果然是長大了，遇憂患，能使人心智早開，果然不錯……」七王爺笑一笑，道：「酒要少，菜要豐富，爹是中毒，毒已解，病就全好，身體傷損不大。寒月只是太累了，全力激戰之下，一時不支，以他功力深厚，醒過來，就完全復元了。」

朱盈盈道：「是眞的嗎？蕭大哥？」

蕭寒月點點頭，道：「王爺說的對！」

七王爺笑道：「女人外向，現在就不信爹了！」

朱盈盈臉兒已紅，急急轉身而去。

七王爺道：「寒月，丫頭在這裏，有些話，我們不方便說……」

「我明白，未知王爺有什麼指教？」

七王爺道：「密詔我已毀去，同時，也派人去通知了王兄、王弟，使他們放心，這件事，我想你該明白？」

其實，蕭寒月並不太明白，就憑猜想，也只能瞭解個大概。



但他明白，這等王室之秘，外人不宜瞭解的太多，笑一笑，道：「寒月不太懂，我也不想懂。」

七王爺笑一笑，道：「好！明哲保身，寒月，我視你如子姪。本想說給你聽，你既然不想知曉內情，那就算了，其實，以你的聰明，想一想，也該瞭解個中之七八了。」

蕭寒月道：「王爺，如果趙姑娘眞的能勸服了二先生，你準備……」

七王爺接道：「不是勸服，我瞭解那小子，自視極高，趙小姐眞有手段，會把他制服，我不會株連太多，只要懲辦了元兇、首惡就成了。」

「王爺寬厚。」

七王爺道：「寒月，你眞的不願致仕，你這種人才，文武具資，是國家的棟樑，我可以全力保擧你，出任要職……」

「謝了，王爺，我不想作官，尤其是經歷了這場刧殺之後，至於郡主的事，王爺可以再另作打算……」

七王爺微微一怔，笑說道：「難道你還瞧不出來，盈盈爲情所困，成了生死相隨的局面了……」



蕭寒月道：「可是，我只是一個布衣平民而已……」

七王爺笑一笑，道：「一旦你們成了親，你自然有一定的品級……」

蕭寒月微微一怔，道：「王爺，在下確實無意仕途，有了品級，豈不是……」

「不會的，有職無權，除了一定的俸銀外，不用理政事……」七王爺說：「那只是一個名位。」

蕭寒月心中一動，忖道：七王爺似乎是有些變了，和他原先的承諾，大不相同？七王爺輕輕歎息一聲，道：「寒月，你在想什麼？」

「我在想……」蕭寒月並不避忌，吁一口氣，道：「郡主很可愛，但在下絕不會爲郡主改變心意，王爺，其實以郡主的身份，應該選一個廟堂棟樑……」

「我看，這中間有點誤會了，……」七王爺微笑說：「除非你帶她離開王府，如果她保有郡主的身份，皇家的律例，郡主之夫，賜有一定的品位。」

談話之間，朱盈盈已快步行了進來，手捧着玉盤，玉盤上置有酒菜。

七王爺笑道：「盈盈，妳也坐下，陪父王和蕭大哥喝兩杯。」

朱盈盈依言在七王爺的身側坐下，道：「爹！以後，不會再有事情了吧？」

七王爺道：「應該是不會了，就目下情勢而言，事情還未了結……」

目光轉到蕭寒月的臉上，接道：「寒月，你恐怕還要留住一段時間。幾位風塵高人，都對你相當的敬重……」

「王爺，寒月會有始有終，我會留住他們，直到事情完全辦好。」

「好極了，我想準備一批禮物，以酬謝他們的辛勞……」七王爺說：「麻煩你代我轉給他們？」

蕭寒月笑一笑，道：「好吧！王爺的盛情，我會轉告他們，他們肯不肯接受，那就不是我能作主了，不過，在下倒有一件事情請求王爺。」

「你說，我能辦到的，一定答應。」

蕭寒月道：「授我藝業的恩師，死於二先生的利刃之下，我想請王爺賜棺木一口，暫停王府，此間事了，我再擇地安葬。」

朱盈盈道：「關於這件事，不勞大哥費心，我已經代你辦好了……」

「眞的！盈盈，我——」

「當然眞的，我親自帶人把他老人家收殮入棺，現在停柩後園的荷花閣中。」

「謝謝妳，盈盈，我很感激……」蕭寒月說：「明天，我就立刻前去找二先生，儘早把事情辦好，即刻扶柩而去。」

七王爺道：「不急，不急，你好好養息一下，寒月，身體要緊。」

朱盈盈道：「蕭大哥，閑雲大師曾經告訴我知道一件事。」

「什麼事？」

（未完‧七十二）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 金笛劍客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卓少華由顧總管帶去見城主嚴老夫人，由她親自審查，對卓少華的神智是否迷失，仍有懷疑，晚上和顧總管蒙面穿黑衣去試探卓少華的武功，見他身手異常；連忙用無形掌、九轉玄陰掌；都無法制服卓少華，心中更疑懼，懷疑他神智是否被迷，便向小女兒嚴玉蘭詢問穩嬤嬤下藥的情況，和卓少華失蹤三個月遇過什麼人，嚴玉蘭據實稟告，亦無法知道眞相，便和顧總管商議，將卓少華送去北岩，與囚禁他的師父九眺先生、師叔董仲萱會面，試探他的神智是否清醒，卓少華由顧總管帶到北岩，穿山越嶺，來到幾座石屋內，再轉入地下……

## 利用失神智　帶隊攻敵人

　　卓少華這幾天神智又清醒了一些，坐下之後，心中只是想着，這躺在床上的不知是什麼人？老夫人爲什麼要自己來看他們呢？難道這兩個人和自己有關？

　　哦，對了！嚴兄方才叮囑過自己：「不論遇上什麼人，你都不能說你是卓少華，就是知道的事，也千萬都要裝出什麼都不知道，有人問你，你都要說不知道。」

　　難道嚴兄已經知道老夫人要自己來看這兩個人？嚴兄和自己好，她說的話，一定不會錯的了。

　　心中只是想着嚴玉蘭，是以只是楞楞的獨個兒坐着，忽然，他耳中聽到一陣極其輕微的脚步聲，好像有兩個人躡手躡脚的在隔壁房中走動（他練的「九陽神功」，已有五成火候，只要靜下心來，數丈之內，最細微的聲音都可清晰聽到）。

　　他方才和顧總管一路走在黝黑的地道中，對顧總管的脚步聲聽得很熟悉，這兩人脚步聲走得雖輕，他已可分辨得出那個較重的聲音正是顧總管！（顧總管又矮又胖，走起路來，脚步聲自然較重。）

　　一個既是顧總管，還有一個自然是賈嬤嬤了。

　　心中不禁暗暗忖道：「顧總管和賈嬤嬤爲什麼要躡手躡脚的走到隔壁房裏來呢？莫非她們是要偷聽自己和這兩個人的談話了？」

　　一個服了「無憂散」的人，神智被迷，是沒有思想的，卓少華練成「九陽神功」之後，神智逐漸恢復清明，如今已有五成以上清醒了，所以他已經漸漸有了思考能力。

　　就在此時，躺在右首木床上的人首先醒來，口中輕「咦」一聲，突然翻身坐起來。

　　他這一坐起，立時發現坐在小方桌橫頭的卓少華，心頭驀然一怔，就驚異的叫道：「徒兒，你怎麼會在這裏的？」

　　他，正是卓少華的師父九眺先生司空靖。

　　卓少華依稀認得他是自己很熟的人，



但他心裏緊記着嚴玉蘭的話，這就搖搖頭道：「我不叫徒兒，我叫王阿大。」

　　九眺先生大感驚奇，睜大雙目望着卓少華，大聲道：「你不是少華，你怎麼會是王阿大？」

　　他這句話，說得聲音極大，左首床上躺着的人也一下驚醒過來，他自然是董仲萱了，翻身坐起，說道：「二師兄，你在和誰說話？」

　　話聲出口，他也看到了卓少華，說道：「會是少華？」

　　卓少華依然搖着頭道：「我眞的不是卓少華，我是王阿大。」

　　董仲萱道：「你明明就是卓少華，你怎麼連師父和四師叔都不認識了？」

　　卓少華道：「我沒有師父，我是婆婆一手帶大的。」

　　九眺先生要待開口，董仲萱朝他使了個眼色，繼續問道：「你婆婆是誰呢？」

　　卓少華說道：「婆婆就是小公主的奶娘。」

　　董仲萱問道：「你說的小公主，又是誰呢？」

　　卓少華道：「小公主就是嚴兄。」

　　九眺先生輕輕歎息一聲道：「此子神智已被迷失了。」

　　卓少華張目道：「誰說我神智被迷了，我清楚得很。」

　　董仲萱看着他問道：「你再想想看，從前的事，還記得起來麼？」

　　卓少華想：「我不用想，從前的事，婆婆都告訴我了，我叫王阿大，是婆婆把我帶大的，婆婆對我很好，小公主也對我很好，旁的事，我都不知道。」

　　董仲萱道：「那你知道怎麼會到這裏來的呢？」

　　卓少華道：「是小公主帶我上來的，我是他們的客人，老夫人要顧總管領我來看你們的。」

　　九眺先生道：「你會不會武功？」

　　突然伸出三個指頭，朝卓少華手腕脈門抓去。

　　他突然使出「三指功」來，只有他的門人，才會化解「三指功」的手法。

　　卓少華動也不動，任他扣住了脈門，笑道：「你捉不住我的。」

　　話聲甫出，九眺先生突覺卓少華手腕上的內氣鼓動，自己右臂驟然一震，扣着他脈門的三個指頭，竟然會被震得彈了起來。

　　要知九眺先生以「六合擒拏手」享譽武林，在三指功上，積數十年功力，被他三個指頭擒住的人，就算江湖一流高手，也未必掙扎得脫，卓少華居然動也沒動，就把九眺先生三指震得彈了起來。

　　這下，直把九眺先生驚異得不知所云，目注卓少華看了半晌，才轉頭朝董仲萱道：「四師弟，此子那來這高的功力？」

　　董仲萱自然也看到了，只是他還道是二師兄自己放開的，聞言道：「二師兄試出他的內功來了？」

　　九眺先生沉思道：「此子內功之強，竟然勝過愚兄甚多，莫非他眞的不是卓少華？」

　　卓少華笑道：「我本來就不是卓少華咯！」

　　董仲萱道：「他明明是少華，容貌，口音，完全一樣，面貌相同的人當然有，但絕不可能和少華一般無二的。」

　　九眺先生微微搖頭道：「此子一身內功，少說也有三五十年修爲，少華那來如此深厚的功力？」

　　董仲萱道：「也許他另有奇遇。」

　　突然想起卓少華從小練的是六合門武功，只要看他出手，就可證明了，一念及此，立即站起身道：「王阿大，我和你拆幾招試試如何？」

　　卓少華道：「你們這裏的人，怎麼老愛和人動手，昨天晚上，就有三個人蒙着臉和我打架，打不過我，就跑了，你也要和我打架麼？」

　　董仲萱聽他說話的口氣，分明神智被迷，這就含笑道：「我們不是打架，我二師兄說你武功很高，我有些不相信，才要和你試試。」

　　卓少華問道：「不是眞的打架？」

　　董仲萱笑道：「自然不是眞的打了，我們對拆幾招，只是試試罷了。」

　　卓少華跟着站起，點頭道：「不是眞的打架，你要試，那就試試好了。」

　　董仲萱道：「你要小心了。」

　　喝聲出口，右手斜切一掌，身形飛快的一旋，左手閃電從肘後穿出，食、中二指分開，中指取「肺苗」，食指取他「攢心」。

　　這一招使的正是六合門散手二十四式的第三式，名爲「月掩雙星」，敵人如果化解他的右掌，必爲二指所乘，是極厲害的攻敵手法，只有用六合門的「束翼啄星」，左肘貼胸下沉，右手五指併攏，使「鵰手」啄對方脈門，方可化解。

　　那知卓少華看也沒看，左手使了一記黃山派的「飛瀑流泉」，輕描淡寫的朝前揮出。

　　董仲萱右掌堪堪和他左手接觸，心中還想：「你光接住我右掌，豈能躲得開我二指？」

　　那知右掌切上卓少華左腕，突覺脚下一浮，身不由己的後退一步，這還是卓少華沒使上力道。

　　董仲萱心頭一怔，身形一閃即至，雙手疾發，左手化爲「托手」，虎口叉向卓少華咽喉，右手一掌下沉，使用「剪手」，拍到「鎖腰」，使得迅捷靈快，妙用無窮。

　　卓少華右手由下往上一圈，使的是武當派「一元復始」，使得好像毫不經意，隨手而發，不但把董仲萱一下，一上，分襲的雙手一齊圈住，而且還把他一個人往左推出了一步。

　　他使的正是老哥哥教他的「長風子十三破」中的專破手法的招式，這十三破是長風子採集各大門派的招式，加以利用，使來輕便，却有化腐朽爲神奇之功，但在旁人看來，只是普通招式而已。

　　董仲萱以六合二十四式散手得名，自以爲在散手上，已可獨步江湖，那知兩次出手，都被卓少華隨手一揮就化解開去，而且兩次都被推出了一步，心頭不禁大爲驚愕了！

　　九眺先生一擺手道：「四師弟，不用試了，此子武功勝過你我甚多，看來他眞

的不是卓少華了！」

董仲萱望望二師兄，說道：「二師兄，他武功勝過小弟，小弟承認，但若說他不是卓少華，小弟萬萬不能相信。」

九眺先生道：「少華那來這麼高的武功？」

董仲萱道：「這就是小弟想不通的地方，若說少華另有奇遇，這短短數月之間，也絕不可能有此種神速進境……」

卓少華只聽隔壁又有腳步移動之聲，敢情顧總管和賈嬤嬤已經退出去了。

他現在已可確定眼前二人，果然是自己的師父和師叔了，因為他神智已有五成清楚，漸漸可以想起一些從前的事來，但他緊記着老哥哥的叮囑，何況來時嚴玉蘭也千萬交代，不可說出自己是為卓少華來，因此不敢多說，只是望着兩人，眼神中不禁流露出親切之色！

董仲萱一直看着他，忽然一拍桌子，說道：「二師兄，小弟可以斷言，他是卓少華絕不會錯！」

九眺先生輕輕歎息一聲道：「就算他是少華，如今神智被迷，咱們兄弟身落人手，又何能為力？」他口氣微頓，接道：「他們把他送來此地，大概也是對他身份起了懷疑，才要咱們兄弟來證實的了。」

室門忽然開啓，顧總管笑吟吟的走了進來，說道：「九眺先生說對了，現在二位對這位王相公的看法如何呢？」

九眺先生沉聲道：「他不承認是老夫的徒弟，老夫也沒有他這個門人。」

董仲萱怒聲道：「你們究竟把他怎樣了？」

顧總管笑道：「董四俠請歇怒，這位王相公是咱們山上的貴賓，咱們決不會難為他的。」

董仲萱道：「那麼你們為什麼要迷失他的神智呢？」

顧總管道：「董四俠這是那裏話來，王相公好好的，神智幾時迷失了？」

一面朝卓少華道：「王相公，你隨老婆子走吧。」

董仲萱喝道：「慢點，妳把少華留下來。」

卓少華說道：「我不是少華，我要走了。」

顧總管一笑道：「九眺先生，董四俠，老婆子告退了。」

董仲萱一臉俱是憤激之色，要待出手阻攔。

九眺先生一擺手道：「四師弟，讓他去吧！」

董仲萱望着卓少華沒有作聲，突聽耳邊響起一縷極細的聲音，說道：「我不要緊的。」

「傳音入密」必須內功精純，才能練音成絲，出我之口入彼之耳，但施展「傳音入密」嘴唇必須微動，可是董仲萱一直望着卓少華，他嘴唇根本一動也不動。

「傳音入密」已經很難練成，施展「傳音入密」而嘴唇絲毫不動，則必須內功已臻上乘境界才可辦得到。

但這句話，明明是卓少華說的，董仲萱幾乎懷疑自己的耳朵聽錯了。

不！他臉上不覺浮現笑容，因為他現在已可確定王阿大就是卓少華了。

顧總管領着卓少華退出石室，砰然一聲，闔起了鐵門。

卓少華這才知道師父和師叔（他心中已經承認了）是被他們囚禁在這裏的了，心中想：「嚴兒答應跟她娘去要解藥，自己服了解藥，就可以把師父，師叔救出去了。」

她隨着顧總管退出石窟地道。顧總管把他送回住的地方，就匆匆走了，她自然急於回去覆命。

老夫人早已坐在精緻的起居室裏，身旁一張雕花小茶几上放一盞新沏的雲霧茶，她手中托着白銅水烟袋，點燃了紙煤，正在吸着水烟，釧兒垂手侍立身後，屋中靜悄悄的，沒有半點聲音。

只聽簷前鸚鵡忽然叫了起來：「顧總管請進，顧總管請進。」顧總管一個矮胖身軀，已經很快從玄關走入，看到老夫人就躬着身道：「屬下見過城主。」

老夫人一抬手道：「妳剛從北岩來，情形如何？」

顧總管應了聲「是」，抬頭道：「回城主……」

老夫人藹然道：「妳且坐下再說。」

顧總管欠欠身道：「屬下告坐。」

她在城主下首一把椅子上，只坐了半個屁股。

老夫人已迫不及待的問道：「卓少華見了九眺先生和董仲萱，說些什麼？」

顧總管滿臉堆笑說道：「他堅決不承認他是卓少華……」

「哦！」老夫人似乎感到有些意外，徐徐說道：「妳慢慢的說。」

「是。」顧總管應了聲「是」，就把自己如何引着卓少華前去北岩，自己和賈嬤嬤就在他們隔壁房中，不但聽得十分仔細，而且也可以從特設的壁孔間看清他們的一舉一動，先前九眺先生和董仲萱都一口咬定他就是卓少華，後來九眺先生如何以「三指功」相試，却被卓少華內功震開，董仲萱也試了他兩招，同樣先後都被卓少華推出了一步，後來自己現身，董仲萱要卓少華留下，卓少華不肯，跟着自己回來，詳細說了一遍。

老夫人兩道目光一直緊注着她，聽得很詳細，等她說完之後，才沉思道：「這麼說……卓少華有這一身武功，連他師父、師叔都不知道了？」

顧總管應了聲「是」。

老夫人道：「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他和九眺先生，董仲萱同時被穆嬤嬤所擒，九眺先生和董仲萱由蘭赤山莊送上山來，他被穆嬤嬤迷失神智，改名王阿大，留在身邊，前後也不到四個月的時間，他神智迷失，尚未恢復，那能練得成這高的武功？」

顧總管道：「九眺先生也這麼說，但董仲萱却說他可能另有奇遇。」

老夫人笑道：「武功一道，講求工夫，下的工夫越深，功力上的成就也越高，以老身看此子一身功力，少說也有五十年火候……」

顧總管跟着陪笑道：「但他最多也不過二十來歲，打從娘胎裏就練功，也沒有五十年功力呀！」

「這就是老身不解之處。」



老夫人徐徐說道：「那只有一個解釋，此子在神智迷失之後，確然遇上了一位絕世高人，而且這位高人可能自知壽限已滿……」

顧總管訝然道：「這位高人壽限已滿和卓少華的武功有什麼關係呢？」

「自然是有關，妳聽我說下去就知道了。」

老夫人微微一笑，續道：「因為他不知道卓少華是被人迷失了神智，還以為他是渾金璞玉，天生的練武奇材，因此不但把他一身武功，都傳給了他，甚至把他數十年性命交修的內功，也都灌輸給了卓少華，才能使卓少華於短短數月之間，由一個六合門人變成為武林一流高手……」

顧總管道：「城主是說有人以『開頂大法』，把一身功力都傳給了他？」

老夫人道：「這有什麼不可能？」

顧總管道：「武林中雖然傳說有『開頂大法』這項神功，但什麼人有這麼的功力的？」

老夫人道：「我方才是說卓少華遇上了一位絕世高人嘛？天下之大，身懷奇術異能之士多的是，這些人都隱迹山林，不為人知，這也並不稀奇。他既知自己壽限已滿，把一身功力轉注給卓少華身上，豈不是他等於仍然活在世上一樣嗎？」

顧總管想想覺得城主說的頗有道理，不覺連點頭，說道：「城主這項推斷，果然大有道理！」

老夫人笑了笑又道：「不僅如此，如果老身這項推斷不錯的話，卓少華神智似迷似清，也就有了答案。」

「哦！」顧總管睜大一雙水泡眼，問道：「城主還想到了什麼呢？」

老夫人道：「卓少華被穆嬤嬤迷失神智在先，得到那位絕世高人轉注的數十年功力在後，那位高人在轉注給他這數十年功力之際，卓少華體內驟然湧進數十年功力，可能把『無憂散』的藥力，逼出了幾成，才會使他神智似迷似清。」

她果然不愧為芙蓉城主，雖然對卓少華一無所知，但也能被她料到個大半。

顧總管矍然道：「城主這一推想，把卓少華的情形，全說對了，這麼說，他是並沒有什麼可懷疑的了。」

「唔！」老夫人放下水烟袋，拿起茶盞，輕輕喝了一口。

顧總管又道：「他神智既然並未完全被迷，要不要屬下再在茶飯之中，給他加重一些呢？」

「不用。」老夫人毫不思索的道：「他這樣也好。因為他神智至少還有大半迷失未解，凡事都能服從，也因他已有一小半清楚，可以領導別人，因此老身考慮派他担任一件重要工作……」

「是，是。」顧總管連聲應「是」，陪笑道：「城主聖明，妳老高瞻遠矚，決定之事，總是不會錯的了。」

老夫人忽然輕輕歎息一聲道：「三十年來，老身背井離鄉，茹苦含辛，為的是什麼……」

顧總管怕引起她的傷感，沒待她說下去，急忙截着陪笑道：「城主辛苦了多年，現在快了。」

「妳說得不錯！」老夫人頷首道：「三十年前，老身不過是二十出頭的人，如今已經五十多了，年歲不饒人，我總覺得時不我與，所以我要趁着腰腿尚健，我未了的心願，必須在我手裏完成……」

剛說到這裏，只聽外面響起了一個清脆的聲音說道：「娘，女兒回來了。」

顧總管急忙站起身道：「大公主回來了！」

老夫人點頭：「是我要她回來的。」

兩句話的時間，只聽履聲橐橐，從外面走進一個白髯綠袍老者。

顧總管急忙趨上兩步，躬着身道：「屬下見過大公主。」

綠袍老者輕笑地道：「顧嬤嬤不可多禮。」

他迅快的從頭上摘下一具連着白髯的面具，釧兒立即走上前去，替他脫下了身上寬大的綠袍。

這一瞬間，綠袍白髯老者，登時變了一個面貌姣好，體態輕盈的長髮少女，她正是在蘭赤山莊統馭三個武林盟主的總令主嚴文蘭。

嚴文蘭輕輕吁了口氣，舉手攏攏披肩秀髮，走上一步，雙膝一屈，朝老夫人面前盈盈跪拜下去，口中道：「女兒給娘叩安。」

老夫人臉上浮現出一片慈藹的笑容，點頭道：「好孩子，妳起來，老遠的趕來，快坐下來再說。」

嚴文蘭站起身，就在娘身旁一張椅子坐下。

釧兒端着一盞茶送上，說道：「大公主請用茶。」

嚴文蘭朝她笑了笑道：「釧兒，妳竟把我當作客人了。」

釧兒道：「小婢不敢，大公主趕上山來，一路勞累，想必口乾了，所以小婢沏了茶送上。」

嚴文蘭目光一抬，說道：「顧嬤嬤也請坐呀！」

顧總管陪着笑道：「大公主和城主聊聊，屬下還有事去去，先行告退。」

說完，朝老夫人躬躬身，退了出去。

老夫人問道：「文兒，妳說穆七娘心生離叛，此話當眞？」

嚴文蘭道：「女兒怎敢跟娘謊報？穆七娘這次以追尋小妹為名，夜入蘭赤山莊盜取女兒的符令。」

老夫人莞爾笑道：「文兒，以妳武功，她能把令牌盜走麼？」

嚴文蘭道：「娘莫要忘了她是拍花黨出身？」

老夫人面色微變，哼道：「她敢對妳施迷藥麼？」

嚴文蘭道：「她既盜取符令，還有什麼不敢的？」

老夫人問道：「後來呢？」

嚴文蘭道：「她自然得手了，但她沒料到從女兒房中穿窗出去的時候，被女兒手下一名使女看到，她感到甚為驚奇，穆嬤嬤怎麼會不走房門，鬼鬼祟祟的穿窗出去，她就把目覩之事告訴了杜鵑，杜鵑趕進房來，才發現女兒中了迷香……」

「眞想不到！」老夫人臉色漸漸沉了下來，哼道：「後來呢？」

嚴文蘭道：「女兒發現符令被盜，立

即派人暗中偵查穆七娘行踪，終於在分水客店中把她逮住，押回蘭赤山莊，果然從她身上搜出失竊的符令，但就在此時，她被人刦走了……」

老夫人身軀一震，急急問道：「她如何會被人刦走的？在什麼地方刦走的，那是什麼人？」

嚴文蘭道：「就在蘭赤山莊大廳上，女兒正在問她話，而且有許多人在場，只是那人身法太快了，來去一陣旋風，女兒和在場的人，都沒看清他的面貌，好像是一個跛子……」

老夫人憤怒得一張臉陰沉如鐵，濃哼一聲道：「這麼說，穆七娘果然投到對頭手下去了，她……眞該死……」口氣一頓，問道：「後來呢？」

嚴文蘭道：「女兒派出所有的人，分成幾路搜索，一直沒有穆七娘的消息。」

她聽飛跛子說過穆七娘巳投崖而死，但她沒有說出來。

老夫人唔了一聲，順手從小几上取過白銅水烟袋，點起了紙媒，緩緩的吸着，過了好一回，才抬目問道：「娘叫妳回山，想問一問妳，咱們的事情，進行得如何了？」

嚴文蘭道：「女兒遵照娘的指示，都巳順利完成。」

「如此就好了！」老夫人嘉許的道：「好孩子，眞辛苦妳了。」說到這裏，一手放下水烟袋，忽然堅決的道：「好，咱們立即採取行動，妳午後就下山去，調集人手，分批上路，在大別山小界嶺會合，娘也會及時趕來的。」

嚴文蘭疑惑的問道：「娘，對頭巢穴在大別山麼？」

老夫人道：「妳不用多問，照我說的話去做好了。」

嚴文蘭應了聲「是」，起身道：「女兒那就告退。」

起身退出，剛跨出樓宇大門，踏上白石砌的花間小道，突聽右首花叢間有人嬌呼一聲：「大姐。」

一條綠影，飛閃而出，迎了上來，那是嚴玉蘭。

嚴文蘭含笑道：「小妹，妳怎麼一個人躲在花叢裏，差點嚇了我一大跳。」

嚴玉蘭一把拉住了大姐的手，說道：「我是聽畫眉說的，大姐回到山上來了。我想，妳一定先去看娘的，所以躲在這裏等妳。」

嚴文蘭和她並肩走在花林石徑上，含笑道：「妳幹麼要躲在花林裏等我？」

嚴玉蘭回眸看了大姐一眼，低低的道：「因爲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和妳說。」

嚴文蘭看她話聲說得很低，神情也很神秘，忍不住問道：「小妹，妳有什麼重要的事？看妳好像很神秘咯！」

「嗯！」嚴玉蘭拉着她在一方大石上坐下，神色鄭重的道：「大姐，妳先要答應我，這件事我只告訴妳一個人，出我之口，入妳之耳，可不能告訴第三個人。」

嚴文蘭含笑看着她，只覺妹子說得很認眞，這就點點頭道：「好，我一定不說，妳說呢，到底是什麼事？」

嚴玉蘭道：「我要大姐帮忙，救一個人……」她晶瑩如玉的臉，不禁飛起一片輕紅。

嚴文蘭道：「妳要我救什麼人呢？」

「這人妳也認識。」

嚴玉蘭道：「他……他……被奶娘用『無憂散』迷失了神智……」

「被穆七娘迷失了神智？」

嚴文蘭心頭陡然一震，急着問道：「妳說的是誰？」

就憑這句話，問得如此急促，如此關切，若是換一個人，早就聽出來，看出來了，但嚴玉蘭心地純潔得像一張白紙，她自然不會去注意這些，低低的道：「他就是卓少華嘛！」

「卓少華！」嚴文蘭身軀一震，霍地回過頭來，目注嚴玉蘭，問道：「他人在那裏？」

嚴玉蘭道：「就在山上。」

嚴文蘭道：「是什麼人把他送到山上來的？」

「是我。」嚴玉蘭一顆頭低垂下去，說道：「我跟奶娘要解藥，奶娘不肯，我想，我把他帶到山上來，跟娘要解藥，娘一定會給的……」

嚴文蘭道：「娘也不給是不是？」

「是啊！」嚴玉蘭道：「所以我聽說妳來了，才來找妳的，妳跟奶娘要，奶娘一定會給的了。」

她還不知穆七娘巳經投崖死了。

嚴文蘭道：「這件事我可以給妳辦到，但妳必須老實告訴我……」

嚴玉蘭連耳根子都紅了，她還以爲大姐要問她什麼話，在車上他吻了自己，這話如何說得出口？她只是輕輕「嗯」了一聲。

嚴文蘭問道：「妳可知道穆嬤嬤爲什麼給卓少華服『無憂散』的？」

嚴玉蘭一顆心放下來了，大姐不是問車上那回事了，她低低的道：「那是奶娘從他身上搜到大姐的一方玉珮，奶娘說這事不能讓大姐知道，所以給他服了『無憂散』……」

這回使嚴文蘭心頭猛跳，臉也紅了，急急問道：「這事還有什麼人知道？」

嚴玉蘭道：「玉珮是畫眉搜到的，只是奶娘和我三個人知道。」

嚴文蘭道：「沒告訴娘？」

嚴玉蘭道：「沒有，奶娘告誡我們，對任何人都不能說。」

嚴文蘭暗暗吁了口氣，叮囑道：「這件事，妳千萬不能跟娘說。」

嚴玉蘭道：「我不會說的，畫眉自然更不敢說了。」

嚴文蘭又道：「就是問起來，也不可以說，知道嗎？」

嚴玉蘭點點頭道：「我知道，但大姐，妳也不能說我求妳跟奶娘要解藥的事情啊。」

嚴文蘭笑了笑道：「傻丫頭，我要妳不可說，我怎麼會說出來呢？」

說着，從懷中取出一個小瓶子，塞到嚴玉蘭的手中，說道：「這就是『無憂散』的解藥，妳收下好了。」

嚴玉蘭大喜過望，一臉感激的道：「大姐，妳眞好！」

嚴文蘭看她一臉俱是喜色，心頭不覺微微一凜，忖道：「小妹是個天眞無邪的



人，自己給她解藥，看她竟然如此高興，莫非她也暗暗戀上了卓少華不成？」

心中想着，人巳站了起來，說道：「小妹，我要走了，娘要午後即下山，現在快午牌時候了，我還有事要去做。」

嚴玉蘭把藥瓶揣入懷裏，說道：「大姐不和我一起吃過飯再走嗎？」

嚴文蘭道：「我還要找顧總管去。」說完，匆匆走了。

嚴玉蘭拿到了解藥，心裏有着說不出的高興，她那還敢停留，一個人就像一陣風般朝前山賓舍飛奔而來，直到行近賓舍，才稍放慢腳步，跨進院子，口中就叫道：「秋月，王相公回來了麼？」

秋月聽到是小公主的聲音，急忙迎了出來，躬着身道：「小婢見過小公主。」

嚴玉蘭道：「我問妳王相公回來了沒有？」

「是，是！」秋月連忙回道：「回小公主，王相公早就回來了，現在正在用飯呢！」

嚴玉蘭沒待她說完，急步走了進去，卓少華一個人正在吃着午餐，看到了嚴玉蘭，急忙叫道：「嚴兄……小公主，妳吃過飯麼？」

「還沒有。」嚴玉蘭俏生生的走近桌邊，回頭一看秋月並未跟着自己進來，心中忖道：「這丫頭倒是識得好歹。」

她急忙從身邊取出藥瓶，一下塞到卓少華的手中，低低說道：「這是『無憂散』的解藥，你快收好，輕則一粒，重則兩粒。」

接着才盈盈一笑，聲音稍大，說道：「我不知道你回來了沒有，才來看看你的，好啦，我也要上去吃飯啦！」

一面又低聲道：「晚上再來看你。」

說完，翩然往外行去。

秋月站在階前一見小公主出來，立即垂手道：「小公主要走了麼？」

嚴玉蘭道：「我只是來看看王相公回來了沒有，沒有別的事。」

說罷，很快走了出去。

卓少華在嚴玉蘭走後，飯也吃好了，秋月收過碗盤，又沏了一盞茶送上，烏黑的眼睛一溜，笑道：「王相公，小公主和你很談得來？是不是？」

卓少華道：「妳怎麼知道的？」

秋月抿咀一笑道：「小婢看出來。」

卓少華不願和她多說，站起身道：「我要去休息一回。」

秋月道：「要不要小婢伺候？」

卓少華道：「不用了，轉身往臥室行去，隨手關上了門，才從懷中取出藥瓶來，打開瓶蓋，裏面藥丸顆粒，竟然只莧菜子那麼大小。

他聽嚴玉蘭說過，輕則一粒，重則兩粒，自己也不知道是輕是重？當下就傾了兩粒，放在掌心，然後用舌尖蘸着吞了下去。

他心智至少還有一半尚未清楚，但對「無憂散」解藥，却是牢記在心，一刻也沒有忘記過，這是老哥哥告訴他的，只有穆嬤嬤有「無憂散」解藥，自己才能想得起從前的事情。

他唯一相信的人，就是老哥哥。第二個可以完全相信的人，是嚴玉蘭，因爲嚴玉蘭對他好，她說的話，又和老哥哥說的一樣。

所以他也確信自己神智被迷，嚴玉蘭把藥瓶交給他，他就很快的吞服下去。

現在，他只覺得有些昏脹，眼皮也漸有沉重之感，這是藥性漸漸行開了，他打了個呵欠，和衣往床上躺下。

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時間，卓少華才從睡夢中醒了過來。

這一覺使他眞正醒過來了，但覺得頭腦清明，從前的事情，自然全部清晰的想起來了，就是被迷失神智以後的事，也歷歷如繪，全在眼前！

自己現在該怎麼辦呢？

師父和師叔全被囚禁在北岩，這裏到底是什麼地方？那老夫人到底是什麼人？被他們囚禁的當然不止是師父、師叔，也許還有很多正道中人，他們到底有些什麼陰謀呢？

一連串的問題，湧上心頭，却沒有一件能够解答的。

如今卓少華神智既巳恢復，他自然有了思考能力，決定要把這些問題求出答案來。因此唯一辦法，他目前只能裝作神智依然被迷，且等弄清楚了週圍環境，先把師父和師叔救出來，再作道理。

心念轉動之際，忽然聽到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奔了進來，他巳可分辨出，來的正是秋月，於是重又和衣躺下，裝作入睡模樣。

接着只聽秋月叩着門道：「王相公，你醒過來了沒有？顧總管來了！」

卓少華應了一聲，才起身下床，問道：「是什麼人？」

秋月在門外道：「是小婢秋月，顧總管來了。」

卓少華開出門去，秋月身後，果見顧總管一個矮胖身軀巳經走了進來。

她似乎有着急事，一見面就叫道：「王相公，老夫人請你，快隨老身去見老夫人。」

卓少華不知老夫人忽然召見，有什麼事？他故意目露茫然之色，問道：「老夫人叫我嗎？」

顧總管巳經不耐的催道：「老夫人有事，王相公快些走吧！」

聽她口氣，似乎很急，卓少華心頭不由得暗暗一動，暗忖道：「嚴玉蘭給自己的一瓶解藥，莫非是偷出來的，給老夫人知道了？好在自己神智巳經恢復，那也沒有什麼可怕的了。」一面點着頭，應道：「好。」

顧總管話聲一落，早巳刻不容緩的轉身往外就走。

卓少華就跟着她走出賓舍，顧總管腳下走得很快，卓少華自然也只好跟着她加快腳步，但一面却暗暗留心着所經過的路徑。

只覺這座山谷佔地甚廣，從賓舍到老夫人住的那幢樓宇，差不多足足有半里光景！

樓宇是在整座山谷的中央，四面花林中間，都有通道，但每一條通道都是彎彎曲曲的，似乎按九宮、八卦方位，隱含奇門佈置，難怪自己走過兩次，還是弄不清方向，要是沒有顧總管在前面引路，一定

會走迷了路。

顧總管領着他走近樓宇，忽然腳下一停，回身叮囑道：「王相公，你記住了，見了老夫人，要稱她城主，自己要稱屬下，老夫人說的每一句話，你都要應是，知道嗎？」

卓少華道：「我記住了。」

顧總管道：「好，你隨我進去。」

卓少華跟着顧總管跨進堂屋，老夫人就端坐一張高背椅上。

顧總管急忙趨上一步，躬身道：「回城主，王阿大來了。」

卓少華學着顧總管的樣，拱着手道：「王阿大見過城主。」

「很好。」老夫人面上帶着親切的笑容，點着頭道：「顧總管，你和王阿大都坐下來，老身有話和他說。」

顧總管應了聲「是」，回身一指下首一把椅子，說道：「王相公，城主要你坐，你就坐下吧！」

卓少華也不客氣，就回身坐下，顧總管像是陪客，坐到了卓少華的邊上。

老夫人藹然望着他道：「王阿大，小公主說你誠實可靠，所以老身要派你一件重要的工作，你願意幹麼？」

卓少華心頭總算放寬了，老夫人召見，不是爲了解藥的事，一面答道：「小公主是好人，她說要我去做什麼，我就去做什麼。」

老夫人似乎頗爲嘉許，含笑道：「很好，不過你王阿大這名字不雅，老身給你改一個字，你就叫王大華好了。」

「不好，不好！」卓少華搖着頭接着說道：「這是婆婆說的，我叫王阿大，我……屬下是王阿大，爲什麼要改名呢？」

他這番裝作，正是恰到好處！服了「無憂散」的人，一切唯命是從，決不會有反對意見，但因他武功高了，神智似清非清，故而也有自己的意見，不過他仍然念念不忘穆七娘告訴他的話，堅持自己是王阿大。這對老夫人來說，更增強了她所料不錯，卓少華神智果然尚未清醒，他有幾分清醒，正可證明是得到異人貫注的幾十年功力，冲淡了「無憂散」藥力所致。

老夫人微微一笑，還未開口，顧總管道：「王相公，穆嬷嬷是城主的手下，凡事要聽命於城主，城主認爲你王阿大三字不雅，所以要給你改個名字，你就得聽城主的。」

卓少華問道：「婆婆也要聽城主的話麼？」

顧總管道：「穆嬷嬷是城主的手下，自然要聽城主的了。」

卓少華道：「婆婆要聽城主的，我……我……屬下也聽城主的就是了。」

顧總管道：「記住了，你以後就叫王大華。」

卓少華點點頭，遲疑的問道：「我是王大華，那就不叫王阿大了麼？」

老夫人道：「改了名，以後就叫王大華，自然不叫王阿大了。」

卓少華道：「屬下記住了。」

「好！」老夫人道：「王大華，你從現在起，就是咱們芙蓉城的人了，老身派你爲第四路令主，你手下共有十三個人，歸你管轄。」

伸手取過一塊鐘形的金牌遞了過來，又道：「這是令牌，你收起來了。」

卓少華心中暗道：「第四路令主，不知前三路的令主是誰？」

顧總管在旁道：「王大華，還不快謝過城主。」

卓少華站起身，雙手接過金牌，口中說道：「謝謝城主。」

老夫人依然含笑道：「你坐下。」

卓少華依言坐下，老夫人又道：「你担任了芙蓉城第四路令主，今後就得聽命於我，我要你去做什麼你就帶着你令下十三個人去做什麼，不得違抗，知道嗎？」

卓少華道：「屬下知道，屬下聽城主的，他們聽屬下的。」

「很好。」老夫人很滿意，點着頭道：「顧總管，妳帶王大華到北岩去，點清人數，撥交王大華，咱們晚飯之後，就動身下山。」

顧總管應了聲「是」，就站起身道：「王令主請隨老身到北岩去。」

「北岩」這兩個字，聽得卓少華心頭大爲震動，自己師父和四師叔就被囚禁在北岩，如今城主封自己爲第四路令主，有十三個人歸自己管帶，這十三個人要到北岩去清點人數，豈非就是師父、師叔等人了。

這是心念一轉之間的事，他等顧總管說完，不覺遲疑的望望老夫人，又望了顧總管一眼，才道：「城主叫我改名王大華，不要再叫王阿大了，顧總管怎麼又叫我王令主呢？」

老夫人含笑說道：「王大華是你的名字，王令主是你的職稱，今後有許多人都會叫你王令主，王令主就是王大華，一樣的。」

卓少華道：「又是王大華，又是王令主，我……我……屬下還是叫王阿大的好了。」

老夫人耐着性子道：「你的職稱是第四路令主，就算你沒有改名，他們也會叫你王令主的。」

卓少華搖着頭道：「這樣不好記。」

老夫人笑道：「這也沒有什麼，很簡單，你記着名字叫王大華，他們叫你王令主，你只要答應他們就是了。」

卓少華問道：「就這麼簡單？」

顧總管在旁笑笑道：「這本來就很簡單。」

卓少華又點着頭道：「這樣屬下記得了。」

顧總管道：「那就走吧！」

卓少華應着「是」，站了起來。

顧總管道：「你要跟城主說：屬下告退。」

老夫人揮揮手道：「不用了，和他說話要簡單些，別讓他來這些了。」

卓少華却跟着道：「屬下告退。」

老夫人目中流露出藹然之色，點了點頭道：「好，你快走吧，有什麼事，我會叫顧總管隨時通告你的。」

卓少華又說了句：「屬下告退。」才跟着顧總管退出，心中却只是想着老夫人雖然很難說話，但她有的時候却又很慈祥，看去並不像是個壞人，這眞把自己給弄糊塗了。



一路上，顧總管當然不會和他說什麼話，和一個神智不清醒的人又有什麼好說的？不多工夫，已經行近北岩，北岩是一座插天高峯，山麓間是一片濃密的樹林，穿林而入。樹林間孤伶伶蓋了一幢小廟，門上一方橫匾寫着「北岩庵」三字，這情形和上次到北岩來的那幢石屋有些相似，但卓少華記得，那幢石屋並不在這裏，也不是小廟，心中不禁暗暗奇怪！

顧總管依然沒有說話，推門而入，越過小天井，迎面是一座佛堂，中間一座神龕中供奉的是白衣大士觀音菩薩，神案上香烟繚繞。

兩人剛跨進佛堂，就有一個緇衣老尼迎了出來，合掌躬身道：「貧尼見過顧總管。」

顧總管道：「城主要老身領這位令主來接管第四路的，請師父立即通知賈管事，把所有的人，一起在這裏集合。」說話之時，手中遞過一枚金錢。

那緇衣老尼伸手接過，看也沒有看，便合掌應「是」，匆匆退了下去。

顧總管回頭道：「王令主請在這裏稍坐，他們馬上可以出來了。」

佛堂右首，靠壁處放一張方桌，還有幾把椅子，兩人就在椅子上坐下，一名青衣少女，給兩人送上兩盞熱茶。

卓少華也沒開口，只是心中暗暗尋思：「上午顧總管領自己到北岩來，經過那幢石屋，經過好長一段地道，何以現在却領自己到這座小廟裏來呢？同是北岩，同一天之內，兩條路却完全不同……」

但這一問題，卓少華立刻想到了，上午，他們還不相信自己，才領自己到北岩來見師父、師叔的，那時爲了防範機密外洩，所以要走那幢石屋，再經過一段好長的地道，才能到達，敢情那石屋和地道之中，還有機關埋伏，如果沒有顧總管引路，很可能就會觸動機關。

如今，自己已由老夫人封爲令主，那是自己人了，敢情從這座小廟，通往北岩，較爲近便得多。

過不一回，那緇衣老尼已從後退了出來，朝顧總管合掌道：「顧總管，賈嬷嬷馬上來。」

她只是雙手合掌，站在邊上，好像對顧總管極爲恭敬。

顧總管點點頭，只說了一個「好」字，也沒和她多說。

現在，卓少華看出來了，敢情顧總管在這裏的地位極高，除了城主之外就是她了。

差不多又過了一盞茶時光，忽聽神龕前面一方玉磬，響起一陣「叮」「叮」之聲！

緇衣老尼急忙趨上前去，伸出雙手，推動神龕，原來神龕下面裝有滑輪，經她一推，就緩緩的向左移開，原先在神龕的位置上，便自露出一個桌面大的窟窿。

只見賈嬷嬷當先從窟窿中拾級而上，走了出來。

緇衣老尼急忙走了過去，雙手呈上顧總管遞給她的那枚金錢，賈嬷嬷接到手中，低頭看了一眼，便自收入懷中。

卓少華心中暗忖道：「那枚金錢，大概是城主的令符了，可惜自己沒有看得清楚。」

緊隨着賈嬷嬷身後，魚貫從窟窿中走出來的，果然是十三個人。

這些人有的已是鬢髮花白老者，有的不過三十左右，他們一律穿着黑衣長衫，左首胸前，却繡着一個白色的小圓圈，中間各繡一字。

卓少華目光一瞥，便已看清楚那是按千字文上的句子：「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排下來的，師父胸前繡的是「宇」字，四師叔是「宙」字。

這些人走出窟窿，目不旁視，只是跟着賈嬷嬷身後而行，往殿外行去，走到天井中間，賈嬷嬷指揮他們排成一行。

顧總管站起身道：「王令主，我們可以出去了。」

卓少華跟着她走到天井。

賈嬷嬷就迎着走過來，顧總管一指卓少華說道：「老妹子，這位就是城主新派來的第四路令主王大華。」

賈嬷嬷含笑道：「恭喜王令主。」

卓少華說了聲：「不敢。」

顧總管回頭朝卓少華道：「賈管事要把你介紹給大家認識，你把城主賜你的令牌取出來，等她介紹之時，你要把令牌放在左手掌心，然後高擧左手，大聲說：『我是你們令主，你們現在起，都要聽命於我。』說完，才能把令牌收起。」

卓少華點點頭道：「在下記住了。」

賈嬷嬷站到卓少華的右首，指着卓少華朝十三個黑衣人大聲說道：「老身來給大家引見，接受他的指揮，知道麼？」

十三個黑衣人同聲道：「知道。」

顧總管低聲道：「你快說話了。」

卓少華取出金牌來，放在掌心，高擧左手，大聲道：「我就是王令主，你們從現在起，都得聽命於我。」

十三個黑衣人又同聲道：「屬下都聽令主的。」

卓少華目光一動，只見師父和四師叔站在前面，毫無一點表情，心中暗道：「看來這十三個人，全被迷失了神智！」

顧總管道：「王令主現在可以帶領他們出去了。」

卓少華收起金牌，大聲道：「你們現在隨在下出去。」

大家轟應了聲「是」。

顧總管悄聲道：「以後你跟他們說話，說到『我』字，都要稱『本座』，不能稱『在下』。」

卓少華問道：「是不是『在下』都改成『本座』就好了。」

顧總管點頭道：「正是。」

卓少華道：「那就請顧總管替本座帶路了。」

顧總管被他說得啼笑皆非，只好走在前面替他帶路。

賈嬷嬷道：「顧總管、王令主，恕老身不送了。」

顧總管道：「不錯，妳趕快向城主覆命去吧，城主也許有新任務交給妳呢？這裏暫時交由師太管理就好。」

賈嬷嬷和緇衣老尼都應了聲「是」。

（未完・十二）

俠義中篇傳奇故事

# 雲飛揚外傳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論劍會結束，在頒獎禮上突然來了一個猿長老，原來他是來找雲飛揚，却遇到小子，他們兩人都被留在山上陪他過招，故下山找人，小子倒楣被他抓走。徐廷封和他過招却受了恩惠，被他打通任督二穴，功藝大進。絕師太忘記自己劍傷，正看得出神，傷口受姜紅杏擦上在鍾先生劍上的毒藥所傷，突然死亡，老太君指証是陸丹受絕師太揶揄而報復，派人去找陸丹，却預先將被她害死的南宮博屍体放在破廟內，由南宮世家的人找到，在屍体身上傷口找到陸丹所用的斷劍尖，還有一封遺書（是老太君揑做的）証明是陸丹所爲，以取信於衆人……

## 誘罪六門派　失言復世仇

「大家都是這樣說，後來跑到那兒去了？」明珠追問。

「你們跟我來。」老太君拔起龍頭杖。

「到那兒去。」明珠又問。

「南宮世家的祖墳！」老太君那刹那彷彿蒼老了很多。

各人跟在她後面而去。

南宮世家的祖墳佔地廣闊，建築得氣派甚大，老太君等人來到最大的一座墳墓前面，求知老人巳然等候在那裏，他非獨清楚自己的職責，而且知道應該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出現。

他隨即將陵墓的一扇暗門打開，一道石階便出現在衆人眼前。

下面是一個極大的石室，燃着兩行長明燈，對着石階的石壁前面一排整整齊齊的放着十多具石棺。

老太君率先帶着各人一番跪拜，才吩咐明珠道：「你過去將爺爺棺前几上的石匣打開。」

明珠依言過去將石匣打開，裏頭放着一塊巳變黃的白布，上面以血寫了不少字，血跡顯然巳經過一段頗長的時間，也變了另一種顏色。



「這是你爺爺臨終寫下的血書，你讀來大家聽聽。」老太君的語聲有些激動。

「六派掌門人見余參透六派劍法，融會貫通，驚懼之餘，竟然大動殺機，携手圍攻余於絕龍嶺，余身受重傷，自知命不久矣，留此血書唯望南宮世家弟子尋來得見，知道其中究竟，揭發六派陰謀。」明珠一字字讀來，魄動心驚。

各人聽着，無不動容，老太君尤其悲憤。

「爺爺怎會跑到絕龍嶺去的？」明珠接問。

「那是他融滙貫通六派的劍法之後，喜不自禁，親自去拜訪六派的掌門人，準備領悟所得，送贈六派，那知道竟然一去不返。」老太君長歎一聲。「我久候沒有消息，放心不下，才叫了求知前往找尋，幾經辛苦，在絕龍嶺下找到屍體與血書……」

明珠道：「那時候便應該找六派討一個公道的了。」

老太君搖頭。「片面之詞，實在難以取信天下，而六派人多勢衆，亦不是南宮世家獨力能夠抗拒，所以我只是暗中派了五個兒子去搜集證據，到證據足夠才公諸武林同道，那知道一個接一個橫死，到博兒，稍有眉目了，又立即爲陸丹所算，一直以來我都巖禁博兒在外面太過招搖，想不到留在南宮世家也一樣難逃毒手。」

明珠垂下頭，老太君目光落在她面上。「這件事你母親早巳很清楚，就只是你與四嬸五嬸不知道。」

明珠低聲道：「我應該知道的。」

老太君一聲歎息。「事情到底如何還未有一個水落石出，我不希望你的心中有太多的仇恨。」

明珠又沉默下去，老太君轉顧梅傲霜。「你就是因爲博兒的關係，博兒不想你太過担憂。」

梅傲霜的眼淚忍不住又流下來，老太君接道：「至於木蘭，可是名門正派崑崙鍾大先生的女兒。」

姜紅杏一聲冷笑。「名門正派的女兒不也是一樣做出見不得人的事情。」

老太君揮手止住，道：「她這一走未嘗不好，我們從此大可以放開手脚算清楚這筆賬。」

梅傲霜担心的道：「我們只是這些人……」

謝素秋插口道：「這你倒不用太担心，爲了復仇，南宮世家巳經秘密訓練了一些殺手。」

梅傲霜明珠齊皆一怔：「殺手。」

「不怕死的女殺手！」謝素秋精神一振，再補充了這一句。

明珠追問：「怎會不怕死的？」

「因爲我們找到了一種藥物，可以令她們迷失本性，忘記恐懼……」

「這不大好的吧。」

「沒有什麼不好的，她們原就是我們救回來的，爲我們賣命，兩不相欠。」謝素秋說來若無其事，顯然已根深蒂固，認爲這是很合理的了。

明珠仍然有些不樂意的，梅傲霜忍不住問：「難道你不想爲你的爹爹報仇？」

「不是不想，只是還未能夠肯定六大門派……」

「住口——」謝素秋喝住明珠。「你這是懷疑你爺爺說謊的了？」

明珠垂下頭，不敢作聲，老太君揮手止住。「算了，明珠年紀還小。」一頓接道：「殺手之外，我們還訓練了一個殺手中的殺手，可惜寧王不肯合作，未能完全成功。」

「寧王。」梅傲霜很奇怪，她是御史梅方的次女，對於朝廷中的事情當然多少都知道一些，知道寧王是怎樣的一個人。

老太君淡然道：「寧王有求於南宮世家，而爲了早日達到目的，我們不得不暫時依附寧王，這其實是相互利用，各有好處。」

梅傲霜沉吟道：「難怪小王爺會突然跑到這裏來？」

「這一次百花洲論劍，原是要藉此機會，一看六派的實力，那知道博兒一個不小心，落得這個下場，南宮世家實在得不償失，但因此更加肯定六派當中仍然有人虎視眈眈，等待機會算計南宮世家。」

「陸丹打的到底是什麼主意？」梅傲霜接問。

「若是知道便好了。」老太君沉吟接道：「陸丹今日不肯到百花洲，留在這裏，必有所圖，大家以後出入小心一些就是了。」

「我們什麼時候開始行動？」

「快的了。」老太君冷笑。「百花洲論劍，崑崙派華山派經已有心病，絕師太死於毒劍之下，武當派恒山派是必亦勢同水火，只要他們不再合作，我們便可以個別擊破，達到目的。」

話是這樣說，老太君其實早已經作好了安排，隨時準備採取行動。

她主要的目標是鍾大先生，也所以對鍾大先生的行動瞭如指掌，知道鍾大先生落單而且爲她派出去的人所愚，更就完全放下心來。

這一次她還要試清楚粉羅刹的威力。

× × ×

鍾大先生繞了一個大彎，又回到南宮世家附近，只是他並不知道。

他一路追查，沿途打聽陸丹的下落，果然追查到一個與陸丹一樣裝束相貌的人經過，却是不知道打探的對像完全是老太君安排的人，正在一步步將他引進一條絕路。

這一帶他並不熟悉，老太君細意安排下，令他也沒有在繞圈子的感覺，老太君這樣做，目的也就是在消耗他的氣力。

先戰絕師太，再與猿長老苦戰，鍾大先生的眞氣內力已經消耗不少，一心要找到陸丹弄清楚劍上淬毒的眞相，更就沒有考慮到休息，得知陸丹在前面不遠，自然急急的趕去。

到他有些奇怪陸丹爲什麼跑到這種地方，夜已深，他也尙未到了絕路的盡頭。

前面是一面峭壁，筆直如削，左右也是壁立如削，這條路的盡頭根本就是一個包壁在峭壁中的絕地。

他由一條狹道追進來，完全沒有上當的感覺，只因爲他看到前面有火光。

現在他總算看清楚火光是來自一堆篝火，也看清楚火光照耀的峭壁。

篝火堆在峭壁下，峭壁上刻着斗大的八個字。

——鍾大先生絕命於此

看到這八個字，鍾大先生終於有被欺騙及上當的感覺，却仍然以爲是陸丹使的詐。

「陸丹，你給我滾出來！」他大聲呼喝，激盪起驚心動魄的廻聲。

陸丹沒有給他喝出來，竹哨聲響，四個一身黑衣的少女兩兩分開左右從峭壁上掠下來，正是梅蘭菊竹四個殺手，身形飄忽，有如四隻奇大的黑蝙蝠。

鍾大先生目光及處，一皺眉。「武當派那來的女弟子？」

他也看不出那四個殺手的身法是屬於那一個門派所有，待她們站穩了才問：「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四個黑衣少女毫無反應，晶瑩的眼睛盯着鍾大先生，殺機畢露。

看見這樣的四雙眼睛，鍾大先生不由心頭一寒，不知怎的他突然有一種感覺，那四個不是人，是四頭野獸。

等了一會不見答覆，鍾大先生忍不住再問：「你們要怎樣？」

竹哨聲即時急響起，四個黑衣少女利劍一齊出鞘，身形接展，一齊衝向鍾大先生。

「再不說話，莫怪我手下無情！」鍾大先生長劍亦出鞘，左手揑食指劍訣一引，指着衝前來那四個黑衣少女！

沒有回答，四個黑衣少女人到劍到，劍刺向鍾大先生的要害。

鍾大先生心頭冒火，劍展開，一出也是殺着，只是實中藏虛，目的在將她們的劍擊下來，將她們制住然後迫問究竟。

幾劍交接，他已經估計得到那四個少女的功力，雖然奇怪以她們的年紀竟然有這麼深厚的功力，但仍然有絕對的信心將她們的劍從手中震脫。

他的內力再增，透進劍中，以他的估計，已不是那四個所能夠禁受得住。

五柄劍迅速的再交擊，「嗆啷」聲中，那四個少女的虎口一一被震裂，鮮血迸流，可是她們的劍仍然緊握，繼續向鍾大先生進攻。

四柄劍那刹那就像是剪子一樣將鍾大先生的長劍鎖起來，這實在鍾大先生意料之外，一擊不能夠將她們的劍擊脫，已經是意外，這一個意外使他不能夠及時將長劍抽離，那交剪的意外更就給他惹來了殺身之禍。

粉羅刹也就在鍾大先生的第二個意外中出現，哨聲中閃電般從鍾大先生身後峭壁上落下，鴛鴦雙刀亦攻向鍾大先生的要害。

鍾大先生耳聽風聲，知道要抽劍縱然來得及，但一抽身形必然後移，後果不堪設想，危急當中身形不退反向前迫，半身



接一旋。

那四個少女一齊被他迫退，不由自主的被帶動，隨着一旋，一個踉蹌。

鍾大先生却也是只讓開要害，後背仍然挨了兩刀，這在他來說也是意外，也不知多少年他沒有受過這麼重的傷了。

他暴喝終於將劍抽出，回劍三劈，都被粉羅刹擋下，握劍右手的虎口竟然破裂的裂開來。

「你到底是什麼人？」這句話出口，四柄長劍已然從他身後刺來。

粉羅刹沒有作聲，鴛鴦雙刀迎面斬到，鍾大先生那刹那實在後悔再問那句話，雖然不問那句話他未必能夠立即自四劍兩刀當中脫出，但要擋下來應該還可以，就是這刹那的遲鈍，四柄劍已有兩柄刺進了他的後背。

這兩劍並不致命，致命的是粉羅刹的雙刀，乘隙而入，直取要害。

他揮劍只封住短刀，身形要轉動，却被刺進後背的兩劍鎖住，粉羅刹的長刀隨即刺進了他的心窩。

「你們到底是什麼人，爲什麼要殺我？」鍾大先生這兩句話出口，氣便斷絕，無論粉羅刹與那四個殺手會不會回答，對他來說也沒有分別的了。

× × ×

徐廷封找到來這條絕路，已經是第二天的正午。

鍾大先生沿途都有暗記留下來，再加上南宮世家所安排的人刻意指引，徐廷封不能夠發現暗記的存在，不能夠找到去才是奇怪。

老太君大可以藉此機會連徐廷封也殺掉，却顧慮到徐廷封的身份，也考慮到徐廷封還有利用的價值。

看見鍾大先生的屍體，徐廷封當然震驚，再看見指下的四個字，又添了三分疑惑。

——陸丹殺我

鍾大先生以指在地上留下了這四個字，到「我」字，指頭已經破裂，還有血留下。

徐廷封實在難以相信，但之前他已經接到南宮世家的消息，南宮博因爲追踪陸丹遭暗算。

陸丹怎會是一個這樣的人？徐廷封苦思不通，只好帶着鍾大先生屍體離開。

× × ×

傅香君也是想不到這麼快便再遇上徐廷封，看見徐廷封跟他一樣，帶着一輛載着棺材的馬車，尤其意外，知道鍾大先生遇害身亡，兇手竟然是陸丹，更就驚訝。

「陸丹怎會做出這種事？」傅香君也是這樣懷疑。

「龍吟劍上淬的毒，南宮博的被殺到家師的遇害，所有證據都是指向他。」

傅香君苦笑。「他有這種本領？」

徐廷封搖頭。「這倒不是問題，他也許還有其他的人帮助。」

「你是有些相信了？」

「我只是相信事實。」徐廷封歎了一口氣。「事實到底是怎樣，總會有一個明白的。」

「只希望我們明白的時候還不太遲。」傅香君伸手輕撫着絕師太的棺木。「這一次前來參加百花洲論劍，家師暗卜了一課，是不吉之兆，已經一再叮囑師叔小心的了，師叔就是不放在心上。」

「就是放在心上也沒有用的，家師不是一向都小心得很？」徐廷封又歎了一口氣。

傅香君點點頭，沉吟着。「師叔跟家師一向不怎樣合得來，但師叔也只是性情剛烈，嫉惡如仇，當然，口沒遮攔還是惹人反感的。」

徐廷封微喟。「性情剛烈的人大都難免口沒遮攔的了。」

「有時她看人倒是看得很不錯的。」傅香君苦笑。「可是她並不覺得陸丹怎樣，只是認爲武當派不該派一個本領這樣的代表到來。」

「武當派還可以派什麼人到來？」

傅香君無言，武當派的情形她是很清楚的，連遭刧難，實在已沒有什麼高手剩下來的了。

「百花洲論劍不在輸贏，我這一次陪同家師到來，目也只是在見識一番，這也是家師的主意。」徐廷封一下子想得很遠。「當初若非他老人家認爲我可以造就，將我帶去崑崙，如今也許我只是一個在官場中打滾，庸俗不堪的官場中人。」

傅香君看着他。「師叔這一次要我到來，也是要我見識一番，那知道竟然發生這許多事，我實在有些接受不來，回去也不知道怎樣交待。」

「令師既然一向處事平淡，要向她交待應該不會太困難，倒是我師叔斷虹子知道這件事，眞不知道會有什麼事發生。」

「斷虹子？就是那位性如烈火，一怒斬天虹的斷虹子老前輩？」傅香君有些吃驚。「不是說他在閉關……」

「有十八年了，算算日子，這時候便會出關。」

「武當崑崙的關係自此相信一定會非常惡劣。」傅香君很担心的。

「下一次我們會面，可能就是在武當山上。」

「武當山？」傅香君目光倏的凄迷起來。「每一次上武當山我的心情都不一樣，但總是壞的多，這一次相信也是。」

「事情總要有一個水落石出，師叔雖然性烈如火，相信也不是一個不明事理的人。」徐廷封沉吟着。「我實在想不透陸丹爲什麼要這樣做，其中也許是另有別情，但他實在不像這種人。」

「要是不能夠將他找出來，武當山上到時候眞的不知道又有什麼變化。」傅香君長歎聲中，揮手着車把式驅車繼續往前行。

徐廷封很想追前去，可是他要走的是另一條路，這麼快便能夠再遇上他其實已經很滿足的了。

× × ×

非獨徐廷封傅香君，就是朱菁照也不相信陸丹那種人，在朱君照面前一再替陸丹分辯。

朱君照却是一口咬定陸丹是殺人兇手，他與陸丹之前不認識，並沒有什麼過節，就是一些好感也沒有。

朱菁照也沒有替陸丹分辯下去，乘衆人不爲意，悄然一個人溜出去，趕赴武當

山找陸丹，問一個清楚明白。

陸丹是否回去武當山她並不清楚，也沒有考慮到其他問題，她就是這樣的火性子，要幹什麼便去幹什麼。

朱君照發現她失踪的時候，非獨來不及阻止，追也追不及的了，却沒有想到她是往找陸丹，反而想到徐廷封。

朱菁照對徐廷封的一片痴心朱君照多多少少也知道一些，事實朱菁也從來沒有掩飾。

× × ×

徐廷封當夜入住雲來客棧，睡得並不好，到聽到窗外傳來那陣簫聲，更不由披衣外出。

簫聲凄怨，彷彿在什麼地方聽過，徐廷封雖然省不起那個地方，却突然省起了蕭三公子這個人。

在院子裏吹簫的果然就是蕭三公子，面色很難看，大病初癒的。

徐廷封走近來，蕭三公子才察覺，回頭一看，不由得脫口一聲：「徐兄——」

「果然是蕭兄你。」徐廷封目光落在蕭三公子的面上。「別來無恙？」

蕭三公子凄然一笑。「還好。」接問：「徐兄應該在百花洲的，怎麼跑到這裏來？」

「蕭兄看來什麼也不知道。」

「知道什麼？」蕭三公子顯然眞的並無所知。

「百花洲論劍……」

「若是我推測沒有錯誤，應該令師取最後的勝利。」

「到底是不是，又有那一個能夠肯定？」徐廷封有些感慨。

「怎會這樣的？」蕭三公子很奇怪。「莫非中間又橫生枝節？」

「我也不知道從何說起。」徐廷封心念一動，轉問：「我師妹又怎樣了？」

「你問木蘭？」蕭三公子更奇怪。

「她不是跟你一起？」

蕭三公子一怔，道：「她怎會跟我一起的？」

「這就奇怪了，到底跑到了什麼地方去？」

蕭三公子突然伸手抓住徐廷封的肩膀。「快告訴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要說清楚這件事並不困難，徐廷封連帶將近日發生的事情也細說了一遍。

聽說木蘭離開南宮世家，蕭三公子既緊張又激動，到聽說南宮博鍾大先生絕師太先後死於非命，震驚之餘難免又一陣感慨。

「想不到一日之間兩位一等一的劍客竟然先後喪命。」蕭三公子歎着氣。「令師雖然對我有成見，但他的武功造詣我還是打從心底的佩服。」

「家師與蕭兄之間，其實只是誤會而已……」

「現在說來也不全是誤會的了。」蕭三公子苦笑。「木蘭的出走多少我都有責任。」

「這實在不是時候，木蘭若是嫁入南宮世家之前便拿出這股勇氣，事情也不會變成這樣。」

蕭三公子無言點頭，徐廷封接道：「相信她還未知道百花洲論劍之後還有這許多事情發生。」

「到底她跑到那兒去？」蕭三公子又是担心又是感慨，一頓一歎又問：「你們都相信是陸丹行兇殺人？」

「表面看來，的確這樣。」

「我與他總有數面之緣，以我看他不是這種人。」

「武當山之會，應該有一個解決的。」徐廷封接問：「你的傷又怎樣了？」

「還好——」蕭三公子苦笑。「看來我的運氣眞還不錯，也許眞的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哦？」徐廷封一聽這樣說便知道蕭三公子另有際遇。

蕭三公子接道：「當日你們離開後我才發覺錢囊在搏鬥中被削去，身上只得少許碎銀，傷累之下實在狼狽，幸而投進這座客棧。」

「這座客棧有你的朋友？」

「沒有，只是客棧的老闆胡大叔實在是一個老好人，非獨讓我住進舒服的房子，還給我請來大夫，更兼顧食補，一定要我完全康復才讓我離開。」

「這倒是難得的老好人。」

「只不知日後如何報答。」

「錢銀方面倒不是問題，只是這一份人情小弟也不知道如何替蕭兄償還。」

「徐兄……」

「你若是將我當做朋友就不要再說客氣話。」

蕭三公子笑笑，突然又一聲歎息。「木蘭不知道又怎樣了。」

「她既然有勇氣離開南宮世家，總會來找你的。」徐廷封話出口，心頭一動。

× × ×

別過蕭三公子，徐廷封並沒有回自己房間，立即去找客棧的老闆胡大叔。

蕭三公子叫得做大叔的年紀也不會輕的了，這位胡大叔鬚髮俱白，但仍然精神奕奕，徐廷封找到去的時候他正在賬房中算賬。

到底是老經驗，看見徐廷封那一身裝束他已經知道是一個花得起錢的客人，聽說是蕭三公子的好朋友更加就眉飛色舞。

「那位公子眞的是相識滿天下，非富則貴啊。」胡大叔笑得合不攏嘴的。「不知道這位公子又有什麼吩咐？」

「我想立即僱一輛馬車。」

「只要公子肯花錢，這是一件容易事。」胡大叔好奇心顯然也不少。「公子這麼夜僱馬車不知道有什麼……」

徐廷封截道：「我就是要載那位蕭三公子回家去好好的醫理。」

胡大叔一怔，嚷起來。「不成——」

「不成？」徐廷封故意奇怪的盯着。

胡大叔訥訥地道：「那位公子有病在身，長途跋涉可是沒有好處的。」

「這個我自會小心，他是我的好朋友，讓他留在這兒我如何放心？」

胡大叔道：「有我照顧絕不會有事的，公子……」

「他一共欠你多少銀兩，我替他還給你。」

「這個不要緊，只是這個時候，那兒來的馬車？」

（未完・卅六）



# 縱火者

千門奇俠故事／馬雲・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游天虹、張雪兒、林浩探長坐在一起研究四海塑料廠被燬的經過，發覺保險箱有人潛入火場悄悄開啓過，和閣樓上還有未完全燒盡的賬册和賬單，這些東西極可能是不久之前才被撕毀燒去的，可能是由保險箱內搬出來的。因此懷疑會不會是鄭海或他的侄兒鄭子通、林艷艷所爲，懷疑燒死的不是鄭海，而是放火專家石榮，爲了進一步偵察，游天虹去找該廠的會計主任岑册，提出鄭海造假賬，了解鄭海生前接觸的人，是否因賭被「千」而放火騙保險金？由岑册帶去賭場賭沙蟹，證實鄭海是被羅富等人騙去巨欵，但不幸游天虹却被羅富捉住……

## 縱火內幕　眞相大白

游天虹只好由網孔處伸手出去，將紙牌一半移動——這種「切牌」動作本來是最平常的一種，如要公道，最好再從中間抽出一疊，疊到上面去。

但是游天虹却明白到眼前形勢比人强，羅富有本事帶領着一班嘍囉在江湖上混，想必也是一名老千高手。所以他也只好聽其自然了。

羅富說道：「我們就像一般玩沙蟹的規矩，但只限賭一手，輸了你寫欠單給我，勝了我付給你現鈔。」

游天虹有點失望，但他仍然說道：「我已不名一文，可否賭命？就拿我的性命作爲賭注如何？」

「你的意思是：輸了我可以殺死你？」

「但如果我勝了，只要你放我出去，我不會殺你！」

羅富忍不住哈哈大笑：「你眞仁慈，明明是我的階下之囚，你又有什麼本事殺我？所以你只好這麼說。」

游天虹心裏想：好不要臉的傢伙，明明是用詭計，還在洋洋自得。但目前他處於劣勢，故此不想令對方反感。

游天虹只說道：「如果你認爲不公平，賭錢也可以。」

「你身上已不名一文，如何跟我賭錢？」

「我身上沒有支票，正如剛才所說，我可以簽欠單。」

「欠單是缺乏法律根據的，你又如何能保證兌現？」

「如果你在江湖上混過，大概也聽過我的名字，試問有那一張支票或欠單不兌現的？」

「不！我們還是現實點吧！」羅富說道：「你提議賭命，我覺得只是虛談，如果我要殺你，你掉入的，就不會是個水池，應該是儲滿了硝鏹的池才對！我只想與你和平共處，故此我勝了你的話，你要守諾言，不准再理這件事情。」

游天虹故意反問道：「你所講的，到底是那一回事？」

「別裝蒜了，你自己應該心知肚明，爲什麼會帶了岑册這傢伙到我這裏來！」

「你是說鄭海吧？」

「對了，就是鄭海。」

「鄭海生前曾在這裏輸去巨欵，是不？」

「賭博賭博，既要賭，自然就要博，沒有必勝，也不會是必敗，正所謂願賭服輸，這又如何怪得了別人？」

「正正當當的賭，勝敗亦無可怨，但是，如果有人出千，那就不公道了。」

「十賭九騙，凡是入局參加賭博的人，都應該有這種心理準備。鄭海不但嗜賭，也嗜色。這種人你又何必同情他？」羅富說道。

游天虹眼前一亮，彷彿已找到了一點綫索，那是羅富說話中無意間流露的「嗜色」。但他不作聲。

羅富這邊已經開始派出了第一張牌。

游天虹道：「我們還未講好，我不會跟你賭的。」

羅富道：「剛才我們已經講明白了，如果我勝，你不准再追查這件事。」

「但是你還未講清楚，萬一你敗在我的手上，那又怎麼樣？」

「嗯——」羅富怔了一怔，他好像穩操勝券，又好像很有把握，絕不會輸似的。

「這樣好嗎？」游天虹在尼龍網中說道：「如果我勝你負，你先放了我。至於我是否查下去，由我決定。只要此事與你無關，我可以保證以後也不再煩你。」

「好吧！」羅富終於也說道：「第一張牌是決定派下一張牌的先後次序的。這規矩，相信你也明白了？」

游天虹點點頭，雖然他也明知羅富必然會在撲克紙牌上面做手腳。

由羅富派出的第一張乃明牌，游天虹獲得最大的「A」，羅富自己則派了一張「K」。所以下一張暗牌應該先派給游天虹。

羅富派了兩張牌之後，爲表示公道，故意把那副紙牌放在硬咭紙之上。他又故作緊張地去看底牌。

其實這種格局，游天虹早已看出了端倪，但他仍然由尼龍網的網眼之間伸出了雙手來，小心翼翼地把二張撲克牌捧在手上，全神貫注去看那一張明知會是「A」的底牌。

憑游天虹過去的經驗，凡是老千與人賭沙蟹，爲了誘對手跟進，經常都會派給對手較大的底牌，甚至，故意讓他擁有陰陽一對同樣的牌。只有這樣，才可以讓對手漸漸地泥足深陷，也只有這麼樣，才可以令到老千們贏更多的錢。

游天虹看過了自己的底牌之後證明了他的想法沒有錯，他的底牌果然是「A」。亦即擁有「陰陽A」。

羅富又再派牌，先派給游天虹，那是一張方形「A」，也就是說，游天虹已擁有「三條A」了。但他一點兒也不會高興，因爲至今爲止，游天虹仍然處於被動。同時他也可以領悟到羅富這老千的派牌手法十分到家；就肉眼所見，絕難看出對方出術，但一下子可以派一手這麼好的牌給游天虹，當然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

至於羅富自己，却派了一張紅心「十」，加上他表面已擁有的「K」，看上去似乎完全無關重要，但身爲千門奇俠的游天虹，差不多已猜到了最後的結果。因爲對方出現的兩張牌同樣是「紅心」，所以底牌亦肯定會是紅心。

毫無疑問，羅富正在利用他的超卓千術，派給游天虹「四條A」——亦即四張「A」以及一隻其他牌。這幾乎已是「沙蟹」那種賭博方式之中最大的一種格局；除了「同花順」之外。也就是說，只有「同花順」可以吃掉它。

果然，當羅富派出了第四張牌之後，大局已定！

他派給游天虹的是紅心「A」，至今爲止，游天虹已經擁有四張「A」了。假如以五十二張撲克紙牌的機會率去計算，這是微乎其微的事。但在一個懂得出術的人的手上，大可以輕易做到。單憑這一點，游天虹已經可以進一步證實羅富是一名大老千。

第四張派給羅富自己的牌是一張紅心「J」。那麼最後一張牌也不難猜得到，要不是紅心「9」，便是紅心「Q」，只有這樣，才可以拼成一手「同花順」，去贏游天虹的「四條A」。

這時候不知怎的，游天虹的尼龍網突然搖盪起來。

游天虹立刻仰首往上望，只見尼龍網仍然吊在一支活動的吊臂之上。以羅富爲首的其他人，也身不由主地跟住抬頭張望。羅富本人當然也不例外。

但是游天虹的身體很快又變得穩定下來。羅富於是派出了最後一張牌；他自己果然派來一張紅心「9」。

游天虹的最後一張牌竟然會是紅心「Q」。這刹那間，羅富面色大變，他身邊的人也呆住了！

本來羅富已經擁有清一色的紅心牌包括「K、10、J、9」，單憑此格局，有經驗的人都會猜得到羅富的底牌會是紅心「Q」，爲什麼現在唯一的一張紅心「Q」竟然會派給游天虹？

當然，老千既然可以出術騙人，自然也可以多了一張紅心「Q」。但撲克紙牌是羅富手下取來的，派牌的人也是羅富自己。在這種情況底下，要是多了一張紅心「Q」，一定無法令游天虹心服口服。

游天虹眼看大局已定，立刻先將自己的底牌揭出，那是一張葵花「A」。正是「四條A」的罕見格局。

本來賭「沙蟹」規矩，應該先由牌面細的先開出底牌；但現在他們的賭法不同，而且最後又沒有加注或跟進等等。所以在最後一張牌派出之後，也不必再等了。羅富本來也不用再揭自己的底牌了，因爲唯一可以令到他那手牌湊成「同花順」最高格局的紅心「Q」，已由他的手上派了給游天虹。

游天虹催促着，說道：「請開出你的底牌吧！」

羅富一邊回頭望望他身邊的助手，一邊已將自己的底牌揭開，那是方形「Q」，而不是他見過的紅心「Q」，只不過兩者都同樣是紅色的。他會不會眼花看錯？

羅富心裏明白，他乃此中高手，絕對不可能會看錯的，一定是游天虹「反出術」；他唯一可以出術的時間應該是尼龍網突然搖盪，衆人擧頭往上望之際。那一段時間雖然極之短暫，但是游天虹乃江湖上有名的千門奇俠，他的閃電手法往往令到一流高手的老千們也嘆爲觀止。

因此羅富不難想像得到，當尼龍網搖盪時，游天虹趁住衆人不察之際，以閃電手法把羅富的底牌偷偷換了，令到他那手牌根本無法成局。

羅富很生氣，他並未因爲自己騙不到游天虹而感到慚愧，反而冷冷地說：「你好厲害啊，困在尼龍網之內仍然可以出術。」

游天虹苦笑道：「彼此彼此而已！太過獎啦！」

羅富說道：「識英雄重英雄，本來我也無心殺你，但是你一再相迫，又似乎太過份了，這就怪不了我。」

游天虹也可以感覺得到，他的語氣和眼神之中都充滿了殺機，而他這一個甕中之鼈，籠中之鳥看來必召殺身之禍。然而他却表現得異常冷靜。



游天虹說道：「我們都是江湖中人，身不由己！」

「你的意思是——」

「受人所託啊！」

「就是你所講的鄭海？」

「不！是我女朋友那間私家偵探社受了一間保險公司所託，懷疑鄭海所開設的四海塑膠廠那一場火有問題。」游天虹道。

「你以爲我們放火？」羅富生氣地睜大了雙眼。

「不！你又誤會了。」游天虹說：「只是鄭海會在你這裏輸掉了一大筆錢。」

「賭錢總會有輸有贏的，這又算得了什麼呢？」

「但是，就像剛才我和你賭的這一手牌一樣，老兄你可輸得服氣麼？」游天虹又忍不住笑了。

羅富望望身邊的人，忽然又問道：「岑册呢？」

他的助手回答說：「我們已將他囚禁起來了。」

游天虹心裏想：這兒簡直就是一間謀人寺，難怪鄭海會輸到家破人亡了。

羅富回頭又對他說：「本來我也不想與你爲難，但你實在太不知情識趣，既然你送上門來，就算死了也怨不得我啊！」說完就揮拳相向。

游天虹人在網中，自然無法反抗。

尼龍網團團而轉之際，羅富回頭已伸手過去取過一根長達四尺的木棒來，游天虹眼看就會死在亂棒之下。

但是，那尼龍網彷彿升降機一樣，不知怎的，竟然節節上升，羅富和他的手下們都嚇得呆住了一陣。

尼龍網本來附在一條活動的吊臂之上，一條長繩將套住游天虹的尼龍網吊在半空中，現在游天虹就是看出了其中破綻，以雙手的臂力攀住那一根長繩往上游！

因爲尼龍網的網眼頗大，足以容納雙手伸出去，所以游天虹的動作相當靈活，眨眼間已攀升至吊臂之上。

尼龍網的袋口，本來就是自動收窄的，要是有人在網中，人體的重量，自然是將網的底部壓住，袋口自然收緊，但當這重量一旦消失，袋口就可以張開。於是游天虹就由那兒攀了出去！

羅富等人仰望上去，目睹游天虹由尼龍網出來之後，也忙亂起來。

羅富急急命令手下們，說：「快些上去捉住他！」

衆人如夢初覺，立刻離開這地底機關，一窩蜂似的衝了上去！

這兒離開吊臂末端，足有二、三十呎那麼高，所以那班人只可以由梯間上去。

那是另外一層樓，羅富的人當然最清楚不過，吊臂是由這兒一個缺口伸出，將尼龍網垂到下面去的。

但是，當羅富率衆趕到那層樓的缺口時，竟然不見游天虹的踪影。

羅富大吃一驚！他明知游天虹身手不凡，如果讓他逃出去，肯定是禍根，所以下令盡一切辦法，也要追殺游天虹。

另一方面，羅富又想到岑册的身上去，因爲游天虹是岑册帶來的。所以他又帶了助手急急趕到一間密室去。岑册正是被他們囚禁於此的。但是當羅富帶人趕到密室門外時，却又嚇了一驚！

密室門外的走廊之上，躺了一個人——一個滿身鮮血的男人。

羅富一眼已認出他不是岑册，而是他的手下大眼鷄。

各人湧上去，羅富首先蹲在大眼鷄的身旁，替他把脈，發覺大眼鷄的脈搏已告停頓。

羅富急急推開囚室的鐵門，裏面却是空空如也。

岑册走了！他到底是誰救走的？當時羅富等人都在猜想：會不會是游天虹？

岑册是較早被羅富的人押到這兒來囚禁起來的，鐵門在外反鎖，由大眼鷄看守着。所以在理論上大眼鷄不可能自行逃出，必有外人相助才可以。這個「外人」當然首先要想到游天虹的身上去！

但是，游天虹身手更敏捷，也只是一兩分鐘之前才由尼龍網中逃脫的，跟住羅富等人便躡踪追到這兒來。照理游天虹絕不可能有此閃電手法把岑册救了出去，何況他還要過大眼鷄這一關呢。大眼鷄雖則未必敵得住游天虹的武功，但也是一名打手。即使他當時打不過游天虹，也會高聲求援。

但看大眼鷄死去的情形，衣冠整齊，死前他可能未經搏鬥。

羅富又驚又怒，一邊下令衆手下，四出兜截游天虹，要是再遇上他，格殺勿論，一邊則設法處理大眼鷄的屍體。因爲他不想驚動警方。那並非單祇因爲這兒是地下賭場以及他的秘密機關，而是警方人員來到這兒，羅富有太多事情根本就無法交代。

羅富心裏又在盤算；岑册逃出這兒之後，必然會先返家裏去。否則，他可能已去警方報案。所以羅富立刻下令將地下賭場裏面的人撤退。

羅富越想越氣，他除了遷怒於游天虹之外，也怪責岑册，因爲游天虹是由岑册帶到這兒來的。

所以羅富率領衆手下撤出地下賭場之後，首先撲到岑册的家裏去。

但是，他們一干人等只到了街口，就急急回頭走！

原來岑册所住的地方，門外出現了一輛警車和數輛房車——那分明是警探們所用的私家車。爲什麼會出現這許多警方人員？

羅富首先想到的事情，就是岑册脫險後，立刻致電報警，所以警方派人到他家中來調查。因此，羅富自然不敢送上門去！

但在另一方面，羅富又有點死心不息，所以他本人雖然不敢親自過去查清楚，却派了一名手下，混入人羣之中，徹底打聽一下，看看岑册家裏到底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

岑册家裏據說發生了命案。較早時岑册匆匆由外面返回家中，不久之後有人聽到後巷的簷篷傳來「轟隆」一聲，原來岑册已由他的住所跳樓自殺。

岑册住在那幢住宅樓宇的五樓，他被人發現在住所的後巷時，曾一度跌在後巷一個簷篷上，然後反彈落街道上，重傷昏迷。

警方人員一邊將他送院救治，一邊在他的家裏展開偵查。

岑册本有妻女，一家三口住在這個只有四百平方呎左右的小單位之內，但他的妻子和女兒月前已回鄉探親去了。因此目前只有他一個人住着。

根據隣居的口供，較早時有二名男子陪他回家，不久即傳出有人自殺。但是警方人員在現場却又找不到那二名男子。

另一方面游天虹逃出重圍之後，立即與林浩探長取得連絡，把他遭遇到的情形略說了一遍。

林浩探長在調查鄭子通是否放火騙取保險金的人，聞訊立刻帶人會合游天虹，大擧包圍地下賭場。可惜當警方人員趕到那兒的時候，

那兒只有空屋一間。

兵分兩路，游天虹担心岑册的安危，在地下賭場之內既然找不到岑册，他惟有匆匆趕到岑家去。這時他才知道岑册自殺這回事。

岑册重傷昏迷，已被送院急救。游天虹心感不妙，他也只好急急趕到醫院去。

但是岑册已經死了！

游天虹呆了半晌，他不明白岑册如何有本事逃出生天；既然已經逃了出來，爲什麼又要死？

警方人員仍在岑册家裏調查，而林浩探長則親自帶人在地下賭場以及裏面的秘密機關調查。

林浩探長除了發現游天虹所講的秘密機關之外，還在走廊一間密室的內外找到一些血漬。他憑經驗可以猜得到，那是一個人被殺之後，從體內流出的鮮血，而且時間不會太久，因爲血還未凝結。

因此警方初步確定地下賭場之內曾發生血案，只是一時仍未確定那人是死還是傷而已。但是從游天虹口中却又未提及血案這回事。

不久之後林浩探長又見到游天虹，同時也知道關鍵性的證人岑册已經「自殺」，傷重身亡。

至此林浩探長又責怪游天虹，怪他不該單獨行動，私自去找岑册，才弄至今天這局面。

但是游天虹沒有理會他，他認爲他的做法自有他的理由。

於是他又悄悄去找另外一個關鍵性人物林艷艷。

林艷艷是鄭海的情婦，她正在跟鄭子通爭奪鄭海的遺產。目前她仍住在鄭海的家裏。

游天虹這次去找林艷艷，一方面不想讓他的女朋友張雪兒知道，因爲林艷艷的外型生得風騷妖治，這種女人幾乎遇上任何男人也可以一齊上床去。張雪兒的妬忌自是有理由的。

同時游天虹又不想讓林浩探長知得太多，他知道江湖上有許多事情是不可以用正當手法去獲得解決的。

游天虹來到鄭家時，發覺門脚的罅縫之間有燈光透出，所以他肯定林艷艷一定在家裏。

但在另一方面，游天虹又難免感到有些驚奇，因爲現在已是凌晨四點多鐘了，林艷艷爲什麼仍未睡？

游天虹已伸手去按門鈴，但當門鈴響過了之後，他就感到有些後悔。

他既然懷疑林艷艷，爲什麼不偷聽一下室內的動靜呢？

然而現在，當門鈴響過了之後，屋內的燈光不知怎的，突然熄了！

游天虹心裏覺得可疑，同時亦展開戒備。門鈴既然響了一次，游天虹惟有硬住頭皮再按兩下。

門後終於有人回應：「誰啊？」

「是我。」游天虹回答道：「林小姐嗎？請開門。」

門「呀」然開了。

出現在門後的，正是林艷艷。這時屋內的燈光又重新亮了起來。游天虹可以見到她身上披上一襲半透明的睡袍。但是，游天虹的視綫並未放在她那誘人的身材之上，反而往屋內張望。

她隔住鐵閘問游天虹：「什麼事？」

「我想找妳談談。」游天虹故意說道：「可以讓我入來嗎？」

「這是什麼時候了？」林艷艷開玩笑地反問：「孤男寡女，你不怕惹人閒言麼？」

游天虹道：「只要問心無愧，又何必畏首畏尾呢？」

「你不怕，大概因爲你是男人的緣故。」林艷艷道：「但你最好不要忘記，我是個女人啊！」

「妳雖然是個女人，但絕非什麼黃花閨女，何況在此之前，妳也試過送上門來呢。」游天虹笑道。

「嘿！你這是什麼意思？」林艷艷有點生氣地，瞪住鐵閘外面的游天虹。

「告訴妳吧，我是個無事不登三寶殿的人，找妳當然有事要談，絕對不是爲了做愛。」游天虹又笑了笑：「當然，妳是有權不開門讓我入來的，但我可以肯定妳會後悔，除非妳對鄭海的遺產方面完全不感到興趣。」

這刹那間，林艷艷彷彿被利針刺了一下，整個人呆了一陣！

游天虹果然找到了她的弱點，乘機又說：「鄭海的侄兒鄭子通顯然比妳聰明，難怪他可以令到鄭海改遺囑。」

「什麼？你說什麼？」林艷艷的神經，刹那之間，也變得緊張起來。

「對不起，我本來不想說得太多，這些本來就是保險公司的業務秘密，要不是因爲他們委託我那位私家偵探女朋友負責偵查此事，我也不可能會知得這麼多。」游天虹故意說道：「我眞不明白，鄭海爲什麼會這麼樣來對待妳呢？」

林艷艷身不由主地將鐵閘拉開：「請進來吧！」她很有禮貌地對游天虹說道。

游天虹一邊行入來，一邊注意着屋內的情形。他一直在想：剛才爲什麼屋內會亮了燈光？屋內是否只得林艷艷一個人？爲什麼當他按響了門鈴之後，燈光立即熄滅呢？是屋內的人作賊心虛呢，還是另有別情？

游天虹心裏這樣想着的時候，視綫已移到走廊那邊去，他果然發現了一個男人的影子正在移動。

游天虹故意問：「只有妳一個人住在這裏麼？」

「是的。」林艷艷邪氣地睨了他一眼：「難道你還以爲我收了一個男人麼？」

「那要妳自己才清楚了。」游天虹開玩笑說。

「別開玩笑了，請告訴我，鄭海的遺囑內容，到底是怎麼樣的？」林艷艷緊張地追問。

「有件事我不知道應不應該告訴妳，保險公司對那一場火，覺得十分可疑。只要他有辦法證明有人故意縱火的話，鄭海生前所投保的，保險公司就會取銷賠償。」

「縱火？」林艷艷顯然十分重視這件事：「他們以爲誰在縱火？」

「目前他們仍在調查。不過，憑常理忖測，相信不會是鄭海他自己吧？萬一是鄭海自己縱火志在騙一筆保險費的話，那麼，他就是咎由自取，罪有應得。他一定想不到，到頭來竟會燒死了他自己。」

林艷艷道：「對了，正是因爲他死於火場之中，所以，他才沒有理由是縱火者。我認爲保險公司太過小題大做了。」

游天虹本來已在客廳的沙發上坐了下來，現在不知怎的，忽然又站立起來。

林艷艷顯得有些緊張地也隨着他站立起來，同時問道：「你幹嗎？」

游天虹突然含笑瞪住她：「如果我告訴妳，這麼深夜來找妳，是因爲我想念着妳，妳會相信嗎？」

「別開玩笑了。」林艷艷苦笑道：「你有個漂亮的女朋友，又怎麼會喜歡我？」

「人結人緣，人與人之間有時很難解釋的，自從那天晚上——」游天虹故意揚聲說出他的艷遇，無非想躲在裏面的男子也可以聽到。

但是林艷艷立刻制止他：「那些事不要再



提好嗎？」

「爲什麼不許我提呢？這裏又沒有第三者在。」

林艷艷尷尬地苦笑：「我怕我萬一讓你那位女朋友知道了，後果就不堪設想。」

「眞想不到，一下子妳竟然會爲我設想得這麼周到呢！」游天虹又往走廊那邊瞥了一眼：「不怕對妳直說，我已跟女朋友鬧翻了。」

「嗯——你不是開玩笑吧？剛才你不是提及她麼？」

「是的，我的確從她那兒知道了一些事情，這些事情本來不可以告訴妳，但是，在有條件的情況底下，就可以和盤托出。」

「什麼條件？」

游天虹故意親熱地走近她的身邊：「讓我們到床上去談好嗎？」說着，他已伸出一條手臂，搭住了她的肩膊。態度十分輕佻。

林艷艷有所顧忌地推開他：「別這樣！」她又說道：「請你先告訴我一些事實，我才答應你。」

「岑册是誰，妳可知道嗎？」游天虹忽然又問道。

林艷艷一怔：「岑册是塑膠廠一名會計主任。」她又出奇地盯緊游天虹：「爲什麼你問起他來了？」

「因爲他剛被人殺死了！」

「嗯——這，這又是怎麼一回事？」

「我也不清楚。」游天虹道：「只不過我想知道，一小時之前，妳是否外出？」

「你這是什麼意思？」

「岑册剛告知我兩項秘密：一是鄭海生前嗜賭，在一間地下賭場輸了許多錢。二是關於妳的——」

「我的？」林艷艷又是一怔：「他說我什麼壞話？」

「他說妳另有男友！」

「他簡直胡說八道！」

「不管怎樣，總之，在保險公司方面，總覺得那一場火十分奇怪；甚至有理由懷疑妳和妳男朋友就是放火的人。」

林艷艷聽到這裏，已是忍無可忍：「你這算是什麼？」她生氣地呱呱叫！

游天虹道：「岑册表面上是自殺的，但我認爲他只是被人殺了滅口！」

「你越來越離題萬丈了，難道你以爲岑册是我殺的麼？」林艷艷氣得幾乎昏了過去。

「妳一個人不可能做這件事，但是，要是加上妳那位男朋友的話，就輕易做到。」

「你這樣胡說八道，到底有什麼證據？」

游天虹這時再也忍無可忍了：「何不叫妳那位男朋友出來對證一下？」他說着已繞過了林艷艷的身邊，走向走廊那邊去。

林艷艷一邊企圖阻止他，一邊問道：「你幹什麼？」

「別裝蒜了。」游天虹說道：「我早已猜到，好像妳這種女人，又怎麼可能孤零零的一個人住在這裏呢！」

說着，他已强行衝到走廊那邊去。

林艷艷一邊叫嚷着，一邊也追了上來。

但是，走廊上根本沒有人。不過，游天虹並不就此罷手，他在戒備中先後進入林艷艷的閨房中去，又再繞往洗手間、厨房等處，但是，搜遍了屋內各處，也找不到一個人影。

游天虹幾乎也以爲自己剛才可能眼花見鬼，後來他發覺厨房一個窗門半掩，心裏才明白過來，那個神秘男子已由此逃去！

游天虹走近那個窗門探首向下望，但見街道上人影一閃迅速在街口消失。證明他的想法沒有錯，對方只是在不久之前才離開這兒的。

他回頭問林艷艷：「他到底是誰？」

「我根本不知道你說什麼。」林艷艷道：「如果沒有事，我勸你還是快些滾出去，好過我報警！」

游天虹笑道：「報警也是遲早的事，不過主動報警的可能會是我，而不會是妳。」

「哼！你又在恫嚇我！」林艷艷盯實游天虹。

「妳可以當我恫嚇妳。」游天虹又說：「其實這件事一開始我就應該懷疑到妳的身上去，因爲妳不但是鄭海的情婦，還是自動送上門給我的女人，可惜我輕輕放過了妳，否則我不會害死岑册。」

「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說什麼，也不知道岑册到底是怎麼樣死去的。」

「岑册不但做假賬，同時也掩飾了不少事實，我有理由懷疑你們是同黨。」

「你簡直胡說八道！」

「由於我找到了岑册，將他帶到地下賭場去，這件事讓妳和妳的男朋友知道了，於是妳把心一橫，決定殺人滅口。」游天虹說道：「岑册本來已被大老千羅富囚禁，但當妳知會了妳的男朋友之後，就設法混入地下賭場裏去，將岑册救出來，表面上造成他畏罪自殺似的，只有我知道岑册決不會這麼愚蠢！」

「我根本不知道你究竟說什麼，我也未見過岑册。起碼最近就沒有見過他。」

游天虹道：「妳最近可能沒有見過他，但妳那位男朋友則肯定見過，否則，他沒有理由會在這時候摸到這裏來找妳。」

「是嗎？」林艷艷這時的態度忽然變得輕鬆起來，「游先生，你的想像力眞豐富啊！」

她又轉向走廊這邊來，一邊說道：「你既然明知他是我的男朋友，就算三更半夜在此出現，又有什麼值得你大驚小怪呢？」

「奇怪的是：這段時間剛剛在岑册被殺之後不久。憑剛才的印象，你們也不似在做愛，我猜得對嗎？」

這時候，游天虹與林艷艷剛好步過臥室的房門口。臥室裏面的燈光仍然亮着，游天虹在房門口稍停住了脚步，往房內瞥了一眼：「這裏可就是鄭海生前的溫柔鄉？」游天虹又笑道：「相信鄭海死在九泉之下，也不會瞑目的。他一心以爲騙得大筆保險賠償金之後，可以與妳共享，却想不到妳會串同男朋友將他置諸死地。如果他死而有知，相信半夜他一定會摸回這裏找妳的——」

「住口！」林艷艷聽得有些毛骨悚然，忍不住立刻制止游天虹再說下去。

但是游天虹不會就此罷手，他又說道：「不管妳怎樣想，我也相信一個人死了之後是有靈魂的，假如死者的靈魂得不到安息，也肯定會上來作祟——」

想不到就在這時候，房間裏面突然傳來異聲，好像有個人正躲在一角，蠕蠕而動，當堂嚇得林艷艷「哇」的一聲，撲進了游天虹的懷抱中。

房間有燈光，但林艷艷却不敢望入去，她伏在游天虹的胸前，閉上了眼睛。相反游天虹却可以看得清楚，那急急由地板上走過，跳向窗外的，只不過是一隻老鼠而已。不過游天虹並沒有將眞相告訴林艷艷。

游天虹趁此機會看清楚這兒的環境，他發覺這只有四、五百平方呎左右的住宅單位並不豪華，一看就可以猜想到這裏的主人只是小康之家而已，但事實上鄭海生前又是一間塑膠廠的老闆，這裏既是他與林艷艷的愛巢，爲什麼會這麼隨便呢？唯一可以解釋的理由，就是鄭海生前嗜賭如命，因而輸了不少錢；假如岑册的說話是事實，鄭海單是被羅富那班人騙去的金錢，相信數目也十分可觀。所以他根本就沒

有多餘的錢去佈置。

游天虹與林艷艷回到客廳外面，他故意對她說道：「時間已經不早，我也要走了！」

林艷艷顯然給剛才異聲嚇怕了，她哀求着游天虹：「請你暫時留下好嗎？我很怕——」

游天虹故意說道：「怕甚麼？就算鄭海的鬼魂回到這兒來，也是十分正常的事啊，因爲這裏到底也是他生前居住的地方。」

「請你不要再說這些好嗎？」林艷艷對游天虹的態度也改變了，她不敢再與他採取敵視的態度。

游天虹瞪住她笑道：「剛才妳不是說過要報警嗎？不如我就陪妳到警局裏去吧！」

「別開玩笑了，剛才就算我開罪了你。」

「其實我留下來也沒有意思，甚至可能招來殺身之禍。」游天虹又說道：「岑册可以被殺，只怕我妳也不會例外。」

「嗯——」林艷艷怔了一怔，然後盯實游天虹，很認眞地說：「我的確有個秘密情人，你並未猜錯。不過，我可以坦白的告訴你，我和他都沒有殺死岑册。假如岑册不是自殺的話，一定另有兇手。」

游天虹終於也令到她承認了部份事實，乘機道：「妳只可以保證妳自己並未殺人，又如何能保證妳的男朋友不是殺岑册的兇手呢？」

「我當然相信他，才會這樣對你說啊。」

「妳既然承認有個秘密情人，也等於間接承認鄭海之死也是妳和妳男朋友所佈下的陷阱，因爲妳當時以爲鄭海死了之後，他名下的一切便會盡歸妳所有。」游天虹又咄咄迫人地說：「妳却沒有想到，妳和妳男朋友的姦情已被鄭海偵悉，所以他早已將繼承他遺產的人改爲鄭子通。於是你們就變了棋差一着！」

林艷艷心平氣和地說道：「不管你怎麼說也好，總之我和我的男朋友都不是放火的人，也未佈下甚麼陷阱。信不信由你！」

游天虹道：「除非妳說出妳的秘密情人是誰，否則要我相信妳，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你不相信我也沒有辦法。」林艷艷嘆了一口氣，「目前爲勢所迫，我暫時不可以讓別人知道我有個秘密情人。」

「其實開始時我就應該把注意力集中在妳的身上，結果給妳把我的注意力分散，讓我們和警方都把視綫集中到鄭子通的身上去。否則，岑册可能不用死。」

林艷艷有點不耐煩地說：「我勸你還是少講廢話，如果你有能力的話，只要把鄭子通所有的同黨都抓回來，相信答案很快就可以找出來了。」

游天虹道：「妳一直咬死鄭子通，相信妳和妳的男朋友一定會知道鄭子通的同黨是誰。可否提供一兩個供我參考？只要找出一兩個來對質一下，自可減輕你們的嫌疑。」

「鄭子通認識的豬朋狗友極多，我怎會知道他們的下落呢？」林艷艷道。

游天虹看看腕錶，又站了起來：「我非走不可！因爲我還有許多事情要辦呢。」

「那麼我呢？」艷艷目光中充滿了恐懼。

游天虹怕她繼續糾纏住自己，只好把剛才的實情告訴她，同時又安慰她道：「剛才妳睡房中出現的，只是一隻老鼠而已，鄭海的鬼魂又怎麼有可能這樣生猛呢？」

艷艷雖半信半疑，但也覺無奈何，只好讓游天虹走了。然後她又把大門關上，連鐵閘也上了橫栓。豈料就當她折返她臥室之際，厨房後面忽然又傳來一陣步聲，這時她才想起，厨房的窗門還未關好，難道「他」知道游天虹走了，所以又折了回來？不！不可能的，因爲「他」的背影明明已在街口消失了，又怎麼會爬回來？太危險了。那麼，那陣步聲又是誰的？

林艷艷也知道單是害怕是沒用的，說不定又是貓兒或老鼠之類呢。

因此她惟有壯着胆子向厨房後面叫去：「誰啊？可是富哥嗎？」

厨房果然有人影閃了出來，林艷艷以爲他是羅富，豈料當她再看清楚對方的面目時，嚇得尖叫一聲：「鬼呀！」差點兒就暈倒過去！

林艷艷在極度驚慌底下回頭就走，可惜對方走得比她更快，她還未走到客廳，已被對方追及，她也惟有高聲叫「救命」！

她也只是叫了三兩聲，對方已是手起刀落，艷艷終於一聲不響地，倒斃在走廊盡頭處。

門外有人按鈴！那兇手態度冷靜得出奇，拔出插着林艷艷屍體上的利刀之後，還在她的衣服上抹了幾下然後才由厨房的窗口逃去！

突然折返的正是游天虹，他本來正在外面等電梯，忽然聽到屋內傳出尖叫聲，分明是林艷艷遇上了意外，所以游天虹想折返屋內，無奈鐵閘上了門，大門亦已關上。游天虹無計可施，惟有到樓下管理處致電報警。

當游天虹用電話通知了警方之後，才想起林艷艷住所後面的窗門半掩，於是他立刻繞到這幢大厦的後巷去。

游天虹雖在黑夜中仰望上去，但憑路燈的幫助，他也可以見到屋後有一條鉛水管，憑此可以爬登厨房的窗口。

豈料就在這時候，光綫昏暗的後巷忽然有一條黑影在移動。說時遲那時快，有些東西凌空飛擲過來，游天虹惟有急急閃避。那是一個載住垃圾的竹籮，墮地時撒得滿地垃圾。

游天虹發覺偷襲他的人身形似羅富，他又怎肯放過對方？立刻啣尾追出後巷，直奔向大街。但是，那男子迅速登上一輛汽車，絕塵而去。游天虹也惟有截住一輛剛剛駛過的計程車，對方的車子雖已去遠，游天虹仍叫司機在那方向苦苦追去！游天虹用金錢收買計程車司機，令到他非常合作。

游天虹後來又發覺那車子停在一幢住宅大厦門外。他付了數倍的金錢給司機，立即落車，橫過馬路，進入那幢大厦裏面去！

但是剛剛入屋的男子，已乘電梯登樓去了。游天虹看看電梯的指示板，發覺電梯最後停在「9」字。於是他也由另一部電梯到「9」字那一層樓去。

當游天虹步出電梯時，發覺這層共有四個單位，正感迷惑，已見一名男子迅速在公衆走廊一個窗口爬出去，再由晒衫鐵架攀進「A」座去。游天虹也急急由窗口爬了出去。豈料他還未攀到A座的窗緣，已聽到屋內傳出打鬥聲。游天虹不禁又驚又奇！

當游天虹由A座一個窗口爬入屋時，他只見到一名男子已倒在地上死去，那死者竟是羅富。剛才被游天虹苦苦追踪到這兒來的男子分明是兇手，此刻他正出其不意地，由昏暗一角閃出，以利刀架住游天虹的頸項，刀鋒上的鮮血，正滴向游天虹的衣服上，那是羅富的血。

「原來你還未死！」游天虹瞥了那兇手一眼。

「是的，想不到吧。」那兇手竟是鄭海。「火塲中死去的，只是穿上我衣服鞋襪的放火專家石榮。我因爲嗜賭，被林艷艷串同羅富出千，累到我幾乎破產，惟有設計去騙取保險費。本來我要等到林艷艷領到保險費和我的遺產之後才把她殺死，可惜你們迫得我太緊。錢我可以不要，但一定要殺這些拆白黨。」

外面警車突然響起警號，游天虹趁機發難，於是與鄭海糾纏起來。原來是計程車司機替游天虹致電報警。

鄭海最後雖然法網難逃，但騙人的老千也不得好死。

（完）



# 冰湖千手妖

・本文承自第48頁・

有一個大臣大聲講話，各人附和他，空空僧逼不得巳，叫人打開鐵籠。

衆目睽睽之下，黑王子走出鐵籠，昂然站着，沒有開口。

空空僧走過去，點頭打個招呼，說：「殿下，認得我嗎？」

「當然認得，你是空空僧。」

「空空僧是你的甚麼人？」

「空空僧是我以前認爲是最可靠的人，故此我封他爲軍師，遠征俄國，現時我承認自己的估計錯誤了，後悔不巳。眞的難以想像得到，找到了金銀珠寶之後，他就把我囚禁在鐵籠之內。」

空空僧勃然大怒，說：「黑王子，你寃枉好人！你殺了幾十個極端擁護你的戰士，這件事情，作何解釋呢？」

黑王子很快回答：「我沒有這樣做，倘若眞有其事，他一定是另外一個人，跟我的形貌相差不遠！」

黑王子所講的話，頗有道理，空空僧有點窘，實在不知道怎樣解釋才好。

剛才當衆發表意見的大臣，揮手揚聲，說：「我們擁護殿下，空空僧犯了欺君之罪，由殿下判決他！」

大臣譁然，一致站在黑王子那邊。

軍醫「雅力」看不過眼，說：「一個人可能患了失憶症，回到原處，忽又恢復記憶，看來黑王子屬於這種病人，不要埋怨空空僧把他囚禁在鐵籠裏面。」

兩派人士各有各的見解，難以判斷誰是誰非。

老翁沙奇坐在輪椅上面，一直沒有開口，那時他靈機一觸，大聲說：「各位，不必爭論，由天上的神靈決定誰是誰非好了，首先，我想提議一件事情，如果黑王子仍是變成另外一個人，他不可能認得出禁宮的妃子，更加沒法叫得出每一個心愛的妃子名字，可以採用這個方法試試他，假如他辨得到，證明他是眞的黑王子了，既然他指責空空僧犯了欺君之罪，企圖奪寶，空空僧也指責他濫殺無辜，不妨採用土耳其最原始的一個判決方式，由黑王子跟空空僧決鬥。」

很少人講話。

黑王子大聲說：「沙奇的辦法十分公平，我同意這樣做。」

空空僧仗着他懂得法術，根本上不會把黑王子看在眼裏，哈哈大笑，說：「決鬥嗎？再好也沒有了！」

沒有人反對這一項建議，等於一致通過，立刻由侍衛把禁宮的寵姬逐個帶到黑王子的面前，讓他辨認。

黑王子只是隨意向她們望了一眼就說得出每一個人的芳名。

羣臣看了，歡聲雷動。

下一個節目就是決鬥，他們看見空空僧這樣快就點頭答應，對黑王子有些担心，有人趨前問問黑王子要不要跟妖道交鋒，黑王子傲然說：「天意必然是想我戰勝他，怕些甚麼？」

看來這一場決鬥事在必行，誰也沒法阻止，各人只好抱着嚴肅而又緊張的心情袖手旁觀。

宮廷裏面的天階十分闊大，正好決鬥，黑王子對一個忠心耿耿的侍衛說：「阿佳，走進寢宮，在牆上摘下先皇留下來的誅仙劍，我想用它決鬥。」

這句話傳送到羣臣的耳邊，又是一片歡呼。

他記得起誅仙劍，顯然他的腦筋很是靈活，沒有病，故此羣臣越來越加喜慰，他們只是担心空空僧有些妖術，黑王子不易招架，僅此而巳，如果說到武藝，黑王子定然勝過空空僧。

過了一會，阿佳送上誅仙劍。

這把劍的劍鋒長達六呎，氣力稍爲差一點也沒法舞動它，可是，氣力充沛的武士，能夠舞動它，便有極力的威力，能夠逼住敵人不易衝過來。

此外，它還有特殊的功用，治鬼驅邪，一直都是懸掛在寢宮之內的，空空僧沒有看見過它，那時候他看見了，仍是無動於衷。似乎他有把握戰勝黑王子。

這一場決鬥由三個大臣主持，黑王子跟空空僧分東西兩邊站定，公證人還沒有說出交鋒的口語，突然看見一個人捧了一盆血，疾走到空空僧前面，把它向對方的臉孔潑過去，他就是阿佳。

空空僧猝不及防，臉上染了鮮血，不過，他的反應異常快速，還沒有抹去臉上的血，巳經拔劍，一劍刺死阿佳，餘怒未息，大喝一聲，說：「阿佳，爲甚麼你要當衆侮辱我？」

阿佳垂危，鼓了最後一口氣，說：「這是狗血，用它淋在你的頭上，你的妖術就無法施展出來！」

只是說了這一句，他就氣絕身亡。

黑王子大喝一聲，沒有依照正常的決鬥方式去做，挺劍便刺，對空空僧說：「我要替阿佳報仇，看劍！」

空空僧立刻迎戰，兩個人的劍法都是上乘功夫，殺得難分難解。

黑王子的劍比較長，利用步法掩護，十分敏捷，稍佔上風，不過，空空僧用雙劍迎戰，雙方旗鼓相當，一時難以分出高下來。

他本來可以施展妖術，使對方眼花，一個空空僧看出四個的分身術，無從發招，可是，當狗血淋頭之後，就巳破了法，他這一套失敗，只好集中精神苦戰，畢竟他是上了年紀的人，鬥了百多個回合，氣力不繼，雙劍中間有一個空隙，剛剛容許誅仙劍穿過，慘叫一聲，便即倒下，誅仙劍穿過他的身體，劍尖從背後露出來，他必然喪命，黑王子戰勝了他，果然替阿佳報仇。

空空僧臨終的時候，斷斷續續的說：「黑王子，你殺錯好人了，我們在海岸等候你回來，不惜把心愛的狗逐隻宰殺，吃個清光，然後走開，如果我不是忠心於你，怎會這樣做？」

黑王子突然醒悟起來，泣不成聲。

看來他十分後悔，人巳死了，後悔有甚麼用？事後他厚葬空空僧，還建了一座大廟，永遠祭祀，表示他哀悼之誠。

事隔幾百年後，那座古廟仍然屹立在土耳其東部，廟中神像巳毀，只是留下殘墓供後人憑吊。

（全文完）

中篇俠義　奇情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 龍虬倚馬錄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衆英雄在鐵屑樓內聽龍眉叙述郭冷魂過去的交往，說郭冷魂爲他在蜀中唐門十一公子手中奪回先師的辟毒奇珠，那顆珠光被崆峒魔僧象如奪去，送給十一公子，郭冷魂殺了象如，又奪回此珠交還自己，因此郭冷魂要托他去找練驚虹，爲葉紅棉說項，得到圓滿解決，使練驚虹不追究她用血花蓮掌誤傷人之事，至於郭冷魂失踪之事，衆人推敲出一個假想，會不會是葉紅棉因誤傷郭冷魂而內疚，既是情侶不忍坐視不救，出於情意爲他救治？於是許不醉和鐵老鼠自告奮勇，去探個究竟，二人來到酒舖，先找到葉大娘的師弟方鯨從旁打聽……

## 酒舖遭圍困　仙上仙解圍

許不醉緩緩地點了點頭，道：「是的，你若不相信現在就可以向方老闆問個清清楚楚。」

方鯨搖着頭，道：「不必問了，一日爲師，終身爲父，做了她一天師弟，也就一輩子惹上了麻煩。」

鐵老鼠吸一口氣，忽然道：「方老闆，你知道，你師姊爲人怎樣嗎？」

方鯨冷冷道：「她爲人很好，每天都洗澡幾次，指甲和脚趾甲永遠都修剪得乾乾淨淨。」

鐵老鼠一呆，道：「區區並不是說這些。」

方鯨却不理她，繼續說道：「一個醜陋的女人，想別人不太討厭她的唯一法子，就是儘量把自己的身子弄得乾乾淨淨一些。」

許不醉道：「身子乾淨是沒有用的，一個人的心若不乾淨，就算是用盡五湖四海的水冲洗身子，這個人還是一樣骯髒卑鄙。」

方鯨忽然咆哮起來：「你今晚老是提着葉大娘，究竟是爲了甚麼？」

許不醉冷冷道：「你不是說過根本不知道她是何方神聖嗎？」

方鯨呆了一呆，良久才嘆道：「不要再逼我了，我不想提起她。」

許不醉却說道：「葉大娘這個女人使你噁心，我是知道的，但她的女兒却很可愛。」

方鯨道：「但世間上最麻煩的一對母女，也就是她們兩人！」

許不醉道：「你說的話不錯，她們現在已惹上了很大的麻煩。非要你來帮忙不可。」

方鯨搖頭，道：「我決不會再爲葉大娘做任何事。」

許不醉道：「我也不是要求閣下爲葉大娘做事，我只想你把葉紅棉找出來。」

方鯨冷笑：「天空海濶，山高路長，我怎知道葉紅棉躲在那裏？」

「躲？」許不醉冷冷道：「你知道現在躲起來了？」

方鯨冷哼一聲：「我只不過是隨便說說。」

許不醉道：「不見兩三年，你的本領又高明甚多了，居然隨便說說，就可以把事情說個正着。

方鯨怔了一怔，接着叫道：「我的祖宗，你放過方某好不好？」

許不醉眨了眨眼，道：「我又不是要押你進入大牢，你何必說這種低聲下氣的說話！」

方鯨道：「江湖上的事，我眞的不想再理會了，你還是快點上路，不要妨碍老子睡覺。」

許不醉嘆了口氣，道：「你眞的不想帮我們這個老朋友？」

方鯨道：「你是不高興，可以跟我斷絕交情。」

許不醉道：「不！咱們從前是好朋友，現在也是莫逆之交，豈可爲了這點小事而傷了和氣。」

方鯨這才展顏一笑，道：「對！這才像是小許的一貫作風。」

「我現在已經是老許了。」

「不，在我眼裏，你永遠還是那個小許，小許！小許！」

「是小許也好，是老許也好，你這裏還有多少酒？」

「五百九十斤？」

「好酒呢？」

「沒有。」方鯨搖頭。

許不醉立刻面露失望之色，喃喃道：「那麼我們現在只好喝醋了。」

但方鯨却又笑道：「雖然沒有好酒，但極品的陳年佳釀，却還有他媽的五十一斤？」

許不醉的眼睛立刻又亮了，你這個大胖子，果然越來越狡猾了。」

方鯨哈哈一笑，道：「小許，你可知道，這五十一斤酒，我爲甚麼一直都捨不得自己享用？」

許不醉道：「爲甚麼？」

方鯨道：「我一直捨不得喝，是爲因不想獨吞了它。」

許不醉笑起來道：「是獨飲，不是獨吞。」

方鯨道：「是飲也好，是吞也好，總而言之，這五十一斤酒，我是要一個人來分享才會覺得更滋味的。」

許不醉笑了笑，說道：「這個人就是我。」

「你？」方鯨忽然掩鼻大笑：「你算是個甚麼東西？」

許不醉眨了眨眼，悠然道：「我是許不醉，是你的老朋友！」

方鯨立刻搖頭，道：「不，你不是我的老朋友，你只是我所認識所有人之中，最他媽的一個？」

許不醉道：「他媽的也好，他婆婆的也好，總之，這五十一斤酒，你是要等着我來才捨得喝的。」

「放屁！」方鯨冷冷道：「你怎有資格喝這五十一斤酒？」

許不醉兩眼一翻，道：「若連我也沒有資格，誰有資格？」

方鯨忽然怪笑。

他這一笑不但古怪，而且還很酸，也很苦。

許不醉吃了一驚，拍拍他的大肚子：「你怎麼啦？是不是肚子痛？」

方鯨道：「本來不痛，給你拍了幾拍，倒眞的痛了起來。」

許不醉忽然目光一寒，又在他肚子上拍了一下，這一拍力道更大，方鯨登時「哇」聲大叫起來。

許不醉冷冷道：「你這個肚子是用鐵造的，不要再在老許的面前裝蒜了。」

方鯨怒道：「你是天下間數一數二的賭精兼騙子，我怎麼敢在你面前裝葱裝蒜啊！」

許不醉道：「我若眞的拍痛你肚子，我道歉！」

方鯨道：「我不要你道甚麼鳥歉，只想你快點上路，不要阻着老子睡覺。」

許不醉道：「你睡得着覺嗎？」

方鯨道：「怎會睡不着，若不是你硬闖了進來，我現在一定還睡得很酣熟。」

許不醉嘆了口氣，道：「你要到甚麼時候才肯眞眞正正老老實實地跟我說話？我們認識已不止一兩年的事情了，難道你睡覺時那副德性，我還會不知道嗎？」

方鯨氣呼呼地說：「我睡覺時的德性又怎樣了。」

許不醉笑說道：「鼾聲如雷，地板震動！」

方鯨一呆，說道：「這種說法太誇張了。」

許不醉道：「一點也不誇張，而且這八個字也不是我說的。」

鐵老鼠道：「不是你說，又是誰人說

的？」

許不醉道：「是長白山百勝堡主『流水客』郭冷魂！」

方鯨的臉色忽然又變了，變得更加怪異。

許不醉目光如刀，直視着方鯨，又道：「是不是只有郭冷魂，才配喝你珍藏的五十一斤極品佳釀？」

方鯨忽然長嘆一聲，道：「算了！算了，算是方某三生修來的福氣，今輩子遇上了你這麼一號人物！」

許不醉道：「老方，這次你非要老老實實回答我不可，葉紅棉是不是帶着郭冷魂到這裏來了？」

方鯨遲疑了很久，才說道：「我現在老老實實的告訴你，他們的的確確來過這裏。」

許不醉吸一口氣，道：「我沒有猜錯，葉紅棉還是很信任你的。」

方鯨道：「但他們早已走了。」

許不醉臉色一變：「你怎可以讓他們走？難道你沒看見郭冷魂的處境嗎？」

方鯨苦笑一下，道：「我的眼睛還沒有瞎，怎會看不見？」

許不醉道：「你知道就好了，憑葉紅棉一個人的力量又怎能把業已暈迷了多日的郭冷魂帶走？」

方鯨搖搖頭，道：「誰說紅棉只有一個人？」

許不醉一呆，半晌才道：「她還有幫手嗎？」

方鯨望着他，忽然冷冷的道：「你有沒有腦筋？你怎麼不往深一點的地方想一想？」

許不醉陡地目光一亮，對了，通往鐵眉樓那條地底秘道！」

方鯨冷冷道：「我還以為你連那條地道也不知道！」

許不醉道：「不是不知道，只是沒有在這方面再想下去。」

方鯨哼一聲，道：「這條秘密地道，是新挖的還是舊有的。」

許不醉道：「當然是新挖的。」

方鯨冷冷道：「你知道就好了，是不是單憑葉紅棉一個人的力量，就可以挖出這麼一條地道來？」

許不醉道：「肯定不可能。」

方鯨道：「既然這條地道不可能是紅棉自己挖出來的，那麼她身邊就一定有幫手。」

「不錯，」許不醉緩緩地點了點頭，道：「而且一定絕不會是泛泛之輩。」

鐵老鼠倒抽一口涼氣：「這些幫手是誰？」

方鯨道：「你們聽過『天恨』這個江湖組合的名字沒有？」

「天恨？」許不醉和鐵老鼠的臉色同時變了。

許不醉聲音一沉，目注着方鯨道：「你是說，葉紅棉和天恨的人在一起？」

方鯨點了點頭，道：「正是。」

許不醉楞住了，鐵老鼠却搖頭不迭，道：「不，那是絕不可能的！」

方鯨冷冷一笑，道：「不可能？你憑那一點認為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

鐵老鼠道：「天恨當年一直都想毀掉血花宮，取代血花宮在武林中的地位。」

方鯨道：「那又怎樣？」

鐵老鼠道：「但當時，葉大娘屢破天恨奇兵，為血花宮取得無數次戰役的勝利，由此可見，天恨和葉大娘之間，是有着不可以化解的仇恨的。」

方鯨冷冷一笑，道：「眞是荒謬，甚麼叫『不可以化解的仇恨』？」

鐵老鼠一楞：「難道葉大娘居然已和天恨合作起來了？」

方鯨搖搖頭，道：「沒有，這一次，正如你所說他們兩者之間的仇恨，還是和從前一樣，但葉紅棉却不一樣。」

鐵老鼠奇怪道：「她是葉大娘的女兒呀。」

方鯨道：「是葉大娘的女兒又怎樣？紅棉就是紅棉，她有自己的主意，也有她自己的思想。」

鐵老鼠道：「但她居然會和天恨的人在一起，未免是有點那個了。」

方鯨道：「但葉大娘的手段怎樣，你又可知道嗎？」

鐵老鼠道：「你一定比我知道得更清楚，所以，請你詳細道來好了。」

方鯨立刻搖頭，道：「不能。她再混帳，畢竟還是我的師姊，我不想說她的長短。」

許不醉沉吟着，對鐵老鼠說道：「葉大娘用攝心迷魂術之類的手法，使葉紅棉親手傷害了郭冷魂，這關竅倒是可大可小的。」

方鯨一陣黯然，嘆道：「你們甚麼都已經知道了？」

許不醉道：「我們若甚麼都懵然不知，也不會追查到你這裏來。」

方鯨又嘆了口氣，道：「早在半年前，我就已經很想離這個小市集了。」

鐵老鼠道：「你嫌這裏不好？」

方鯨道：「這裏本來很好，但躭得太久了，知道老子躭在這裏的人就漸漸多了起來。」

鐵老鼠道：「那不算是壞事，最少，會多點朋友來探望閣下。」

方鯨冷冷道：「你可知道，朋友越多，麻煩也越多？」

鐵老鼠道：「但沒有朋友的人，却會很寂寞。而且朋友雖然也許會帶來麻煩，但却也可以為你解決許多苦惱，例如喝酒，只是一個人喝就沒有意思了。」

方鯨忽然笑了笑，道：「看你不像個會說話的人，想不到說起話來居然頭頭是道。」

許不醉道：「虧你這個時候還有心情咧嘴發笑！」

方鯨又是「呵呵」一笑，然後才臉色一沉，道：「笑不可以，睡覺也不可以，是不是想老子一頭撞穿腦袋嗚呼哀哉去也，你才滿意？」

許不醉道：「除了找回他們之外，現在甚麼事都無法令我滿意。」

方鯨搖搖頭，道：「要找回紅棉和郭冷魂，只怕很難很難了。」

許不醉怒道：「放屁！」

方鯨道：「人都已走了，你打算怎樣去找？」

許不醉道：「我要知道，他們和甚麼



人一塊兒上路！」

方鯨道：「天恨中人。」

許不醉說道：「我要的是這些人的名字！」

方鯨道：「我勸你還是不要插手！」

許不醉臉色一變：「為甚麼？」

方鯨道：「天恨的勢力，遠比你想像中還要厲害。」

許不醉冷冷道：「我現在明白了，你已加入了天恨這個江湖組合？」

方鯨立刻叫了起來，道：「不要冤枉好人，我怎會加入天恨？」

許不醉冷冷的道：「你若不是已經成為天恨中人，何以到了這個時候還推三推四？」

方鯨苦笑了一聲，說道：「我是為你們設想——」

「住嘴！」許不醉喝道：「老許從來都不是貪生怕死的人，還有這位鐵神偷，他比誰，都更加義氣十足，你怎可以侮辱他？」

方鯨道：「好高明的招法，一下子就把方大胖子打成肉醬！」

許不醉道：「你若要變成眞肉醬，那是不難的。」

「我認輸！我認輸！」方鯨嘆息着，道：「反正我在這裏已躭得太悶，就陪兩位走一遭可也。」

鐵老鼠忙道：「走往哪裏？」

方鯨正要開口，屋頂上忽然有人冷冷道：「是地獄！」你們統統都要前往永不超生的第十八層地獄！」

屋頂有人！

門外也有人！

這間比「蚊肚子」略大的酒舖，已給一羣人緊緊地包圍着。

方鯨的臉色看來好像更圓了，但眼睛却擠得有如綫索狹窄。

他忽然大喝一聲，道：「酒舖早已關門，現在不賣酒！」

屋頂上那人嘿嘿一笑，道：「你現在不必賣酒，却可以賣命！」

方鯨道：「為誰賣命？」

屋頂上那人道：「恨帝。」

「恨帝？」方鯨哈哈一笑，「恨帝是甚麼東西？」

屋頂上那人道：「恨帝就是我們的主子。」

方鯨道：「你是天恨中人？」

「不錯。」屋頂上那人道：「你若肯加盟，我保證你不會吃虧！」

「你保證？」方鯨冷哼一聲，「但你是誰？叫甚麼名字？」

那人又說道：「我沒有名字，只有數字。」

「甚麼數字？」

「四。」

「天恨裏的第四號？」

「對了。」

「以數字而論，尊駕在天恨裏的地位，似乎不低。」

「不高不低，正是排名第四。」

「恨帝就是第一號嗎？」

「不，恨帝不必擁有任何數字，」第四號說：「他是天生的首領，也是武林中未來的唯一帝君，在世間上，絕對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跟他比擬。」

方鯨淡淡一笑，對鐵老鼠道：「我明白了。」

鐵老鼠道：「你明白了甚麼？」

方鯨道：「恨帝是江湖上最出類拔萃的一個人，所以，我們吃屎拉飯，所以無論是誰都無法與之比擬。」

「放肆！」屋頂那人一聲怒喝，接着屋頂就穿了。

屋頂穿掉之後，一件物事跌了下來。

從天而降的，居然是一隻比方鯨還更巨大的野豬！

×　×　×

野豬當然不會說話，但却會咬人。

野豬的牙齒很厲害，無論是誰都不想給牠咬一口。

當然，這隻野豬就算很想咬人，也很難咬得着許不醉和鐵老鼠的。

這兩人的輕功，極之超卓，除非這隻野豬可以飛，而且飛得比蒼鷹更快，否則，牠們能咬着的，只會是空氣。

但方鯨又怎樣？

他的體形，看來並不比野豬好看得了多少，鐵老鼠實在担心他會給野豬咬死。

但他担心得太多餘了，因為方鯨閃避的功夫，也許比不上許不醉，也比不上鐵老鼠，但他却有一把快刀。

這把快刀，就藏在那張橫椅之下。

野豬顯然是給人從屋頂拋下來的，但牠跌落在地上之後，並不是急急要逃命，而是獸性大發，想咬人洩忿。

人會發怒，野豬亦然。

一隻狂怒中的野豬，其危險的程度，只怕和獅子發惡也是不相上下。

但野豬發怒，方鯨更怒。

這酒舖的屋頂，在不久之前已曾經穿過一次。

那是因為天降冰雹所致。

當時，方鯨已對老天爺十分不滿，在他爬上屋頂修補之際，他曾大聲叫道：「天公在上，方大胖子在下，求蒼天下次落雹，細塊一點，力道輕一點，最好落在許不醉頭上，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修補屋子，並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尤其是像他那樣肥胖的人，要在屋頂上慢慢工作，更是天大的苦差。

誰知道事隔不久，雖然老天沒有再落冰雹，但却居然掉下一隻大野豬來。

這次屋頂穿的洞子更大，只差一點就是「拆屋」了。

方鯨又怎能不為之怒火上升？

×　×　×

世間上莫名其妙的事實在不少，不但人會遇上，做畜牲做禽獸的也會遇上。

就以這一隻野豬來說，牠今晚的遭遇就是莫名其妙之極。

牠本來是在一座叢林附近「散步」的，但忽然之間，有人把牠的穴道點住了。

各位看到這裏，請不要發笑。

人有穴道，野豬也是同樣有穴道的。

江湖上懂得點人穴道的高手，不知凡幾，但若叫他們去點一隻野豬的穴道，那就大大的困難了。

然而，這並不等於野豬沒有穴道，也並不等於野豬的穴道是點不得的。

只不過，點人的穴道是學問，而點野

豬的穴道，又是另一種更大的學問罷了。

古往今來，給人射殺的野豬不知凡幾，但給人用點穴手法制住的野豬，只怕就沒有幾隻。

而這一隻野豬「很幸運」，牠就是給一位高手點住穴道，然後從屋頂上拋下來的。

當這一隻「幸運野豬」給拋下來的時候，牠的穴道給解開了，所以，牠立刻兇性大發，見人就咬。

但這一隻「幸運野豬」其實並不是眞的幸運。

牠是一隻倒霉透頂的野豬。

當牠想噬咬方鯨的時候，一把看來並不怎樣鋒利的大砍刀已劈在牠的脖子上。

野豬的脖子很粗，又粗又靭。

但方鯨這一刀，彷彿砍的並不是野豬脖子，而是一塊豆腐。

野豬吃了這一刀，登時四腿朝天。

「好快的刀！」屋頂那人嘿嘿冷笑，突然晶光閃耀，「唰」的一聲衝落了一條黑影。

方鯨立即退出酒舖之外，同時喝叫道：「舖子太細小，若要一決雌雄請出來好了。」

「好──」那人淡淡一笑，身形一變，也閃身掠了出來。

只見他一身黑衣，面色蒼白，手持一支金光閃爍的判官筆。

「你就是四號？」

「好說！」

方鯨道：「野豬也是你的？」

第四號點點頭，旋即道：「那是一時技癢，匆匆擒下之物。」

方鯨說道：「野豬本無罪，但牠却死了。」

第四號道：「人也是一樣，只要霉運來了，連死也會死得莫名其妙。」

方鯨問道：「你看我是不是交上了霉運？」

第四號道：「你今天的氣息很特別，並不一定是倒霉的。」

方鯨說道：「莫非兄台有化凶吉之法寶？」

第四號答道：「不錯，只要你殺了許不醉，我保證你以後會富貴榮華，隨心所欲。」

方鯨一笑，但却是皮笑肉不笑：「怎樣才算富貴榮華？莫非你認爲我現在是個窮鬼了？」

第四號陰陰一笑，方鯨又已繼續說道：「若說到隨心所欲，那更是無稽之談，比方說，我現在殺了小許，那並不是甚麼難事，但等到我可以隨心所欲的時候，我忽然想跟他一起喝酒打架，那又該怎麼辦了？」

第四號乾笑一聲，道：「那也不是難事，只要你喝杯毒酒，豈非馬上就可以和許軒主在一起了？」

方鯨嘿嘿一笑：「好主意，好毒的主意──」

第四號已在這時出手。

他一出手，其餘包圍着酒舖的殺手也不閒着。

霎眼間，一塲兇險惡戰已告展開。

許不醉冷冷一笑，對鐵老鼠道：「敵勢洶湧，你要小心──」

鐵老鼠鎭定異常，微微一笑，說道：「區區別的功夫不行，那保命功夫却還不錯。」

話猶未了，背上已給一根鐵棒擊中，登時給打得向前仆了出去。

鐵老鼠怪叫一聲，正要翻身報復，許不醉已把那根鐵棒搶了過去。

那名殺手一棒擊中鐵老鼠，還以爲這兩人武功平庸之極，誰知許不醉隨便伸手一抓，他這根鐵棒就已脫手飛了出去。

許不醉一手抓過鐵棒，立時順勢向前一戳。

那名殺手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連忙向左急閃數尺，但許不醉已動殺機，豈容他就此閃開？

只見鐵棒一戳之後，旋即又再反擊回來，那名殺手身形再快，這次再也躲不開去。

許不醉的動作，實在快絕，那名殺手給他一棒撞在胸口之上，登時悶哼倒下，但在他還沒有倒下去之前，許不醉的鐵棒又已擊在另一名殺手的天靈上。

他在舉手投足之間，連續解決了兩名殺手，這陣子的威勢，的確是令人爲之乍舌。

但在黑暗中，却還不知道有多少殺手圍了過來。

鐵老鼠又驚又怒，叫道：「咱們跟這些龜兒子拚了。」

他說得咬牙切齒的，神情看來十分激動。

但實際上，他還是很鎭定的，最少，他在中了一棒之後，仍然能跟兩三名殺手冷靜地週旋。

倒是許不醉，他的形勢開始有點不妙了。

他已成爲殺手圍攻的主要對象，而且向他進攻的，都是武功最好的。

方鯨乾笑兩聲，道：「小許，你這次痲煩頂透了。」

許不醉道：「你也不比我好到甚麼地方去。」

方鯨道：「這個甚麼第四號，我會把他打發掉的。」

許不醉道：「我這裏你也不必担心，有公主軒軒主在此，誰敢猖狂？」忽聽一陣裂帛聲響，原來他腰間給一把利刄劃出了一道口子。

方鯨怪笑，道：「這一下又不大好受罷？」

許不醉道：「這混蛋更不好受！」鐵棒隨即招式急變，向那擊傷自己的殺手砸了過去。

他這一棒內力貫足，而且去勢奇快，那名殺手雖然身手不弱，但還是無法招架得住，居然給這一棒穿胸而過，立時氣絕畢命。

但許不醉也已受傷，鮮血不斷從傷口處汨汨流出。

方鯨向他望了一眼，道：「知道不好玩了罷？」

許不醉道：「你更不好玩，別的不說，這間酒舖大概以後再也開不成了。」

方鯨道：「開不成就開不成，老子不稀罕。」實則心中萬分不情願。



他雖然早就打算離開這裏，到外面闖蕩一番，但却並不打算把酒舖賣掉或者是拆掉。

酒舖是不會對人有感情的，但人却不然。

人可以愛人，也可以愛一隻狗、一條牛、一朶花、甚至是一塊石頭。

這並不是會浪費，而是因爲人是多情的。

人多情是正常的，只有不正常的人才會無情。

當然，環境可以令人改變。

環境可以使一個原本多情的人變得無情。

但環境也可以使一個無情的人變得有情，甚至是多情。

而人對房子、土地有情，那更是很平常，也很正常的。

× × ×

方鯨、許不醉和鐵老鼠都很明白，他們都已身在險地，而且誰也無法知道下一步會有怎樣的變化。

許不醉雖然受了傷，但他最担心的却不是自己，而是鐵老鼠。

方鯨放手與第四號全力一搏，戰況越來越是激烈。

許不醉給殺手纏得很緊，正苦無良策可以破敵，忽然聽見有人長嘯一聲，說：「時也命也運也，老天註定老歐空閒不得是也！」

這時候，鐵老鼠正給三個使鋼槍的殺手逼得透氣不過，實覺頭上一陣勁風掠過，原來是一個灰衣人飛掠而來。

這人飛掠時的姿勢極之美妙，速度之快更是令人難以想象。

鐵老鼠也是輕功的大行家了，但他一看之下，就已肯定這灰衣人的輕功造詣，必然遠在自己之上。

向鐵老鼠圍攻的三個殺手，乍然看見這條人影飛來，臉上不禁都是爲之一陣變色。

其中一殺手早已槍尖向上，「颯」的一聲向那灰衣人疾刺過去。

那灰衣人冷冷一笑，忽然撐起了一把傘子。

「叮」的一聲响，鋼槍刺在傘骨的前端。

那殺手悶哼一聲，只見兩手同時虎口迸裂，鮮血不斷流出。

他知道來者厲害，匆匆的向後退了開去。

其餘兩人還不知死活，槍勢一變，雙雙使出「舉火燎天」招式，以爲最少可以把這灰衣人擋住一陣。

但這兩支鋼槍還沒有完全舉起，灰衣人的傘子已旋轉着急舞直下。

灰衣人的輕功姿勢固然美妙，他用傘子殺人的招式更是好看。

招快如電，勢疾如風。

傘子是用精鋼鑄造的，它每一處都可殺人，傷人。

當那兩名殺手知道這一點的時候，兩人的咽喉都已給傘旁的利刄劃破了。

兩人的眼睛同時向外凸出，滿臉都是驚悸之極的神情。

「歐如神！」那個虎口迸裂的殺手失聲叫了起來。

他才叫出了這三個字，一柄大砍刀又已從旁殺出。

殺手驚怒交集，猛然轉身向那人望過去。

但他轉身望向那人的時候，臉上已中了一刀。

這一刀砍得十分慘厲，只見一個約莫二十七八歲，頭上梳着一個小髻的綠袍少婦，正在用一塊雪白的布爲刀抹血。

那殺手從來沒有想到自己會死，更想不到自己會死在一個女人的刀下。

許不醉一看見這少婦，登時大悅。

「丫頭心鳳！」他怪聲大叫。

綠袍少婦聽見許不醉呼喚自己，臉上的神情立刻顯得十分激動。

她高聲回答：「奴婢在。」

「混帳的丫頭。」許不醉兩眼一瞪：「妳還沒嫁出去嗎？」

原來這綠衣少婦，就是從前一直侍奉着許不醉的侍婢心鳳。

心鳳給許不醉這麼一說，臉上的神情更激動了，她眼睛一紅，居然還哭了出來，道：「奴婢已嫁了。」

許不醉臉色一沉：「既已嫁了出去，怎麼還自稱奴婢？」

心鳳道：「奴──」

「奴個屁！以後休要再提奴婢三字，否則我揍你老公！」

「這又干我甚麼事？」立刻有人大叫了。

只見這人赤足奇瘦，身穿紫色大袍，手裏揮着一根担挑，正是心鳳的丈夫歐一神。

許不醉不由嘆了口氣，道：「眞乃寃家路狹是也。」

歐一神桀桀一笑，道：「今晚怎麼啦，居然弄得如此狼狽？」

許不醉道：「人在江湖，甚麼岔子都會遇上的。」

兩人一邊說，一邊又解決了對方幾個殺手。

至於那個用鐵傘的灰衣人，正是有「江北仙上仙」之稱的歐如神歐五先生。

這三人自然掩殺而出，對天恨的殺手來說，自然是一件壞得不能再壞的事情。

歐一神和心鳳武功雖然不錯，也還罷了，但最要命的還是歐如神和他的鐵傘。

此人一出，大勢立變。

第四號本來還想擒下方鯨，然後將之帶回去見恨帝的，但連江北仙上仙也來了，他已無法稍存任何奢望。

剛才是許不醉想帶着鐵老鼠脫離險境，但現在却是第四號不敢戀戰了。

可是方鯨已殺得性起，怎麼說也不肯將他放過。

第四號一聲叱喝，判官筆急促飛舞，在三兩個變化之間，人已有如旋風飛捲般暴退五六丈之外。

方鯨也大喝一聲，道：「還我的屋頂來！」

第四號沉聲道：「野豬一隻，已足抵數有餘，今夜就此告別。」

這人輕功極高，而且又已存心逃命，方鯨自知追趕不上，只得氣呼呼地目送着他離去。

（未完・卅七）

中篇連載故事

金童・文　可飛・圖

# 飛仙劍俠奇緣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玄法以爲凌三是丐仙鄒武，便帶他到機關去，凌三怕有閃失，先將玄眞點了穴道，然後隨玄法來到假山與池塘之間，弄開假山的洞穴，拾級而下至鏡室，玄法借故先從石床翻板下去，凌三上當，被困在鏡室內，被十多個歌女纏住，忘記去救李金貴跌落陷阱的動機，幸此時他的師叔巧手天魔鄭君武從丹房及時趕來，使他不致在脂粉大陣中將武功毀於一旦。凌三淸醒過來，連忙與鄭君武轉入另一秘道，閃身入石門，發現太虛老道已從外邊進來，爲了爭取搶救李金貴，發現兩個道士被人綁住，詢問之下，知道李金貴已被小道士淸海救走……

## 不打不相識　原是一家人

右首邊那瘦削的道士搶着道：「清海師弟一向跟阿貴那小子最要好了，弟子一見他進來，就知道不對，因爲他平時都從不來這兒……」

鄭君武叱道：「廢話少說，揀重要的說出來！」

那兩個道士被叱，齊都默然，不敢吭聲。

凌三道：「清一，還是你說吧！」

他是在竹林中聽玄眞說過，此刻在機關中當值的弟子，有清一其人，事實上誰是清一，他也不知道。

那瘦削的道士雖不認識凌三，但見他身穿道袍，又跟三觀主一齊，還以爲是師門好友，不敢失禮，躬身應道：「弟子遵命。」

他唯恐再挨罵，不敢多說贅言，揀扼要的說了出來。

敢情李金貴落網之後，立刻便被清一和清石兩個當值的道士，捆了起來，準備送往秘室交給觀主玄眞道人發落。

不料那個時候，清海小道士走了進來，假傳玄眞道人的命令，要拘提李金貴而去。

由於清一知道清海平時跟李金貴最要好了，心中對清海的行爲起疑，所以執意不行，非要清海取出玄眞的手令不可。

清海小道士無法取出玄眞的手令，於是假裝惱羞成怒，拉着清一欲往秘室對質，趁機暗算清一。

清一猝然受襲，立刻昏倒於地，清石大怒出手，却不料清海人雖小，平時甚得三位觀主的疼愛，獲傳不少絕技，清石妄自年長，依然不是對手，不到廿招功夫，便已被清海擊倒……

鄭君武問道：「清海帶着阿貴會走那條路去，你曉得吧？」

清石搶着道：「清海既然背叛本觀，一定是帶着阿貴那小子逃出觀去了。」

凌三道：「清石，你是說走第三條秘道？」

清一道：「那條秘道平時不用，只要查看一下，就知道他們是不是經過那兒出觀去。」

鄭君武道：「好，你們帶路，我們這就去追清海。」

清一囁嚅問道：「三觀主，這機關房裏……」

鄭君武道：「清海叛觀而去，又帶着那小子逃走，這個責任完全要你們負，我現在給個機會讓你們戴罪立功，你還嚕嗦什麼？」

清石道：「可是……」

鄭君武叱道：「可是什麼？阿貴那小子若是逃走了，你們就算有十個腦袋，也得砍下來，你說現在是機關房重要，還是你們腦袋重要？呸！你們不聽話，我現在就砍了你們！」

清一和清石打了個哆嗦，忙道：「弟子不敢有違觀主命令。」

凌三叱道：「那你們還不快走……」

清一和清石急忙啓開秘門，領着鄭君武和凌三進入第三條秘道，追了出去。

那條秘道極爲隱蔽，其中並且有數條岔道，若非是有清一和清石兩人帶路，眞會迷失其中。

鄭君武一面緊隨清一道人之後行去，一面心中暗罵玄眞道人。

因爲他從玄眞道人口中所獲悉的路徑，與此刻所行的不同，可以想像到的，那許多條岔路裏，一定是機關密佈，若是走錯，定會陷在裏面。

在這個時候，他不禁要感謝清海小道士了，若不是清海突然叛變，救出李金貴，把看守機關房的清一和清石兩人縛綁起來，而關閉了機關設施，恐怕他和凌三在鏡室便無法出來了。

走了大約一盞茶時光，他們依然在陰暗的地道裏，僅靠着清一手裏的一支火炬照路。

凌三是上過玄法的當，唯恐再度上當，是以緊隨在清一的身後，隨着時間的過去，他的心情愈來愈是焦急，這時候忍不住問道：「清一，到了沒有？」

甬道中迴聲極大，清一嚇了一跳，回過頭來望了凌三一眼，道：「快到了，快到了。」

他到這個時候，突然才想起來，凌三眼生得很，脚下不由一頓，道：「三師叔，這位道長是何方高人，您還沒爲師侄介紹……」

鄭君武道：「這位道長是來自茅山上清觀的道玄眞人，若是依照輩份，該是與貧道同輩，你們都應叫他師叔才對。」

清一和清石兩人哦了聲，齊都躬身打了個稽首。

清一道：「無量壽佛，原來是道玄師叔，小道失禮，尙請師叔原宥。」

這玄妙觀乃是茅山派的分支所在地，對於來自茅山上清觀的眞人，當然另眼相看。

雖然如此，鄭君武唯恐清一和清石兩人起疑，依然道：「道玄師兄乃是本派奇人，閉關十年，才出關便下山而來，以後你們向他多多請益，定然好處不少。」

清一和清石兩人齊都驚訝地望着凌三、清一道：「原來道玄師叔也是爲了這次七派秘會而來的……」

凌三頷首，說道：「嗯，不錯，可惜我來晚了一步，趕到這兒，已是會終人散了……」

他的話未說完，突然眼前一亮，前面射來一道强光，有人接口道：「你說錯了，該是會終人未散。」

這話來得突兀，身處秘道中的衆人一齊爲之大驚。

鄭君武身形一閃，掠到清一道人之前，順手將火炬奪下，挪了出去，沉聲道：「快伏下。」

清一等人不及思索，鬨聲一齊爬伏於地。

那出現在地道彼端的人，似乎沒想到鄭君武會有這一招，被急射而至的火炬撞中，火星飛濺裏，發出一聲驚呼。

地道之中，聲音傳出極遠，清一和清石兩人聽得清楚，齊聲訝叫道：「是大觀主……」

鄭君武沒料到玄眞會在地道出口等候着，心知自己和凌三又再度陷入危機，這回可不能再以玄月的姿態出現了。

是以他當機立斷，低聲道：「老二，動手！」

轉身飛脚，踏住伏在地上的清一，右掌拍落，已將清一擊昏，然後一個大旋身，抓起清一的身體，擋在自己面前。

凌三一聽到指示，動作也是極快，沒容許清石有反抗的意念，已將他的穴道點住，照樣的抓住他擋在自己面前，作爲肉盾。

鄭君武行動如風，一手控制住清一，另外一手已將剩下的鐵蓮子發射出去。

他外號巧手天魔，除了易容之術天下無雙之外，發射暗器的手法，也是罕有敵手。

這十幾顆鐵蓮子或成梅花形，或現呂字形，或自石壁反彈而去，或呈迂迴形狀，使出的手法各有不同，速度也是快慢不一，簡直可說是神乎其技了。

這十餘顆鐵蓮子連續發射出去，角度各有不同，將秘道中所有的空間一齊閉住，就像一面暗器網樣，不容有人逃脫。

果然地道彼端連續傳來痛呼之聲，接着光綫一暗，顯然是有人將地道出口的封蓋蓋住了。

鄭君武不知道對方來了多少人，也不清楚有多少人受了傷，但是他知道此刻是突圍最適當的時候，否則等到對方穩住陣脚，就無法趁亂衝出了。

到了那個時候，太虛道人打通了機關房的石門，來個前後夾攻，那麼自己跟凌三除了力戰至死之外，就只有束手就縛的份了……

心念急轉，他回頭低聲道：「老二，緊跟在我身後，別莽撞，聽到沒有？」

凌三沉聲道：「六叔，聽到了。」

鄭君武道：「快走！」

他運氣護身，一手架着清一，一掌豎在胸前，疾步快走，向前迅速衝去。

大約走了丈許遠，突然前面傳來一聲怒喝道：「他奶奶的，老子燒死你這王八蛋！」

鄭君武一聽到這聲音，心中便是一驚，接着又聞到一股强烈的硫磺氣味，更曉得不妙，連忙脚下一頓，道：「老二，快

退。」

凌三緊隨在鄭君武身後，沒料到鄭君武會突然刹住了身軀，在黑暗中看不清楚，整個人撞在鄭君武的背後，全身一震，把抓在手上的清石道士，跌落地上。

鄭君武來不及責怪凌三，將手中的清一往地上一扔，反手扣住了凌三的手臂，道：「快退，不然就來不及了！」

凌三道：「六叔，我……」

鄭君武不容凌三分說，飛身後退，一直奔叵丈許開外，仍然不敢住脚。

就在他和凌三飛身後退之際「轟」地一聲大響，一條巨大的火龍射出，直落在他們剛剛存身之處。

火龍落處，熊熊的烈燄騰飛，一幢又一幢，在黑暗的地道中，如同綻放着燦爛的花朵，煞是美麗。

然而伴隨着這幢幢美麗璀燦的火燄而來的，却是慘烈的呼叫。

敢情那火燄所射落之處，正好是清一和清石躺臥處，別說他們無法動彈，就是沒閉住穴道，在這等凶猛的火焰疾射下，也無法逃生。

慘叫聲傳遍地道，鄭君武和凌三停住了脚，回頭望去，只見清一和清石兩個道士，在熊熊的烈焰裏掙扎嘶喊，不一會工夫，便變成漆黑一團，蜷曲在地上，有如兩截木炭。

飛騰的朵朵火焰裏，不時發出「吱吱」的聲音，使人聽了不由感到一陣毛骨悚然，尤其是隨之發散出的臭味，更讓人聞了不舒服……

凌三只覺一陣噁心，彎下了腰，幾乎想要吐，却只嘔出一口苦水。

鐃是鄭君武見多識廣，此刻親眼看到這燒炙活人的慘劇，也忍不住心中翻湧，嘔吐起來。

凌三抹了把臉上的淚水，只覺整個神智幾乎麻木了，所想的只有一件事：「眞是太悲慘了，太慘了，我若不是退的快，恐怕此刻我也會被活活的燒死了。」

鄭君武吐得幾乎把胃都翻了過來，滿臉老淚縱橫，連眼睛都紅了。但這只是軀體上本能的反應罷了，他的神智還是很清醒的。

他抹了把面上的淚水，忖道：「現在怎麼辦呢？祁連派的烈火尊者秦炎在此，他的火功的確厲害，我此刻沒帶專破內家眞氣的紫電梭，甚至連尋常的暗器都沒有，根本無法靠近秦炎的身邊，如何能脫身而出？」

眼前火焰漸漸暗了下去，那兩個道士在這轉眼工夫，便燒成灰燼。

大槪是地道裏的空氣太臭了，臭得連秦炎和玄眞等人都無法忍受，所以那邊有人又將地道出口的蓋子打開，讓新鮮的空氣進入地道。

這樣一來，處地身道內端的鄭君武更加難受，儘管用袖子掩住鼻子，仍然無法避免臭味襲身，兩人被薰得暈頭轉向，難以忍受。

凌三道：「六叔，我們先退到機關房再說吧！再呆下去，我要暈倒了。」

鄭君武道：「忍耐一下，再等一等，看有沒有辦法……」

他的話聲被對面秦炎的怒叫聲打斷：

「你奶奶的，我管他什麼天魔不地魔的，老子燒他個烏蛋精光，誰叫他用混珠兒打老子……」

接着是玄眞道人勸道：「秦尊者，請稍息怒，貧道是顧念整個大局，不希望樹立一些大敵，其實此刻貧道心中比誰都要難過……」

秦炎大聲嚷嚷道：「難過？大觀主，你只曉得難過，爲什麼不讓洒家用雷火彈把那兩個老小子炸個粉身碎骨？」

玄眞苦笑了下，道：「二姑娘，妳勸勸尊者吧！請他在此坐鎭，讓貧道好好的跟那來自修羅門的巧手天魔談幾句話。」

劉翠娥冷哼一聲，道：「這個忙我可帮不上，除非他們把阿貴交出來，不然我可不管秦尊者用不用雷火彈，反正上當受騙的，又不是我們太白雙仙，而是你們玄妙觀。秦尊者，你說對不對？」

秦炎拉開喉嚨，呵呵大笑道：「對！對！二姑娘說的話還有不對的嗎？」

凌三聽得很清楚，忍不住罵道：「他媽的，不要臉的狗男女！」

鄭君武道：「老二，不要急躁……」

凌三道：「六叔，我們怎麼辦呢？」

鄭君武略一沉吟道：「老二，我守在這裏，你快趕到那個翻板處，發出緊急求救信號，我想你三叔等待這麼久，不見我們回去或許巳帶人趕來了……」

凌三道：「三叔，可是我身上帶信號器巳經……」

鄭君武不等他說完，自懷中掏出一個布囊，遞了過去，道：「快去！不能再躭擱了。」

凌三接過布囊匆匆趕往機關室而去。

鄭君武側身靠在牆邊，凝目注視着地道出口。

地道出口那兒經過一陣短短的騷動之後，似是取得了妥協，秦炎不再大聲叫嚷了，只聽得玄眞揚聲叫道：「修羅門的鄭君武還在裏面嗎？貧道玄眞有話與前輩相商。」

鄭君武沉聲道：「老夫可不是修羅門的鄭某人，也沒什麼話好跟你說。」

他施出的是一種類似「束氣成雷」的功夫，將說話的聲音提聚成縷，對着牆壁傳出，然後又從牆壁折射發出，是以聲音散播開來，忽大忽小，目的是讓玄眞等人弄不清他的存身何在。

玄眞道人道：「不管尊駕是何方高人，此次潛入敝觀，諒是有爲而來，貧道忝爲本觀觀主，尙要請問尊駕究竟是有什麼目的……」

鄭君武道：「老夫沒什麼目的，只是久聞玄妙觀有間鏡室，其中奧秘無窮，想要進來見識見識一下而巳，如今既巳見識過了，老夫便想離開，你們爲何又攔阻老夫？」

玄眞道人怒極反笑，說道：「尊駕說的眞是太好笑了，也把我們玄妙觀的人看輕了……」

鄭君武道：「哦！我又那裏看輕了玄妙觀？」

玄眞道人冷哼一聲道：「尊駕仗着易容之術，冒充我玄月師弟，混進本觀，刺探本觀秘密，還傷害本觀弟子，難道說尊駕連話都不交待清楚，便想就此離去？天下會有如此輕易的事？」



鄭君武笑道：「事情既然巳經做出來了，老夫還有什麼話說？我……」

說到這裏，他突然聽到一聲淒厲，有似鬼叫的聲音傳來，不禁面上浮起一絲微笑。

因爲他知道凌三巳經利用機會，從翻板之處發出了本門的求救信號。

敢情這種有如鬼叫的哨音，乃是修羅門老么神機天魔孫堅石昔年經過苗疆時，見到苗人使用，以之嚇唬敵人，所以靈機一動，加以改造，用來作爲本門傳訊求救的信號。

由於這種器物是用竹枝削洞作成，製作既不麻煩，携帶也很方便，並且發出像鬼叫的怪聲，可以震懾敵人，是以孫堅石命之爲鬼箭。

後來鄭君武又在鬼箭上塗上一層磷粉，除了發射時能響起哭嘯鬼叫聲外，映着月光，還能反射出一條慘綠的磷光，因而這種器物被稱作鬼箭飛磷。

昔年修羅門震動武林之時，江湖上有不少小的帮派，都將這鬼箭飛磷當作修羅門的令符，也可以說是催命符，因爲凡是鬼箭飛磷所到之處，不要多久，修羅門必定大擧進攻，結果那些帮派都因此而帮毀人亡……

淒厲而又刺耳的怪聲，剛一響起，鄭君武便聽到劉翠娥尖叫道：「啊喲，這是什麼聲音，眞是恐怖……」

話未說完，外面又傳來一響同樣淒厲的怪聲。

玄眞叫道：「清明、清山，你們快到外面去看看，這是什麼聲音？」

鄭君武大笑道：「這是厲鬼要來奪你們的魄，你們等着吧！」

烈火尊者秦炎怒喝道：「他奶奶的，你還敢笑，老子燒死你這老王八蛋……」

玄眞道人忙制止道：「秦尊者，不可魯莽……」

他雖然出言攔阻，依舊沒有攔住烈火尊者，陰暗的地道中，傳來「波波」幾聲響，幾蓬藍色的火光爍亮而起。

烈火尊者所發射的是一種滲有磷質的暗器，落地卽燃，有些還附在壁上，熊熊的燒着，若是打中人體，非燒到骨骸露出，恐怕都不會燃盡……

可惜烈火尊者被鄭君武的話聲所混淆，沒有把握住適當的距離，這幾顆火彈投擲的所在，距離鄭君武存身之處還有數尺之遙……

鐃是如此，鄭君武眼見那些火彈如此厲害，仍然不禁心驚、身軀一矮，蹲着退閃出數尺之後，附在壁上，唯恐被那燃亮的火光，露現出身影，而遭到那無情的火彈……

× × ×

閃爍的藍光裏，玄眞道人焦灼地道：「秦尊者，你這一出手，若是燒死了那人，豈不惹來更大的麻煩……」

鄭君武哈哈大笑道：「玄眞大觀主，你放心好了，那渾小子的區區幾顆鳥彈，還無法奈何得老夫，老夫好得很，老夫怕他麼？」

秦炎大叫道：「他奶奶的，氣死老夫了，老子豁出去，也要把這老王八蛋炸死的！」

玄眞道：「尊者，不可。」

秦炎嚷道：「觀主，你放開我的手，他奶奶的，那老小子存心氣我，老子非跟他拚了不可！」

鄭君武冷笑道：「混球，你以爲憑那幾顆鳥蛋便能跟老夫拚命？告訴你，你還差得遠呢！」

說到這裏，他覺察到身後有人，回頭一看，只見凌三悄悄的掩了過來。

凌三問道：「六叔，你在這兒跟他們鬪嘴做什麼？」

鄭君武低聲道：「笨蛋，拖時間，你都不知道？」

凌三哦了聲，鄭君武又道：「那個姓秦的是個沒頭腦的蠢材，我逗他，只不過是要狗熊而巳，也沒什麼意思，只希望把救兵等到……」

凌三頷首道：「六叔，大槪用不着一個時辰，三叔他們便會來了。」

鄭君武嘆了口氣，道：「唉！他們來了，我跟你的面子也丟了，這回無論如何都沒想到，會在陰溝裏翻船，不但沒辦好事，連個不會武功的小子都給丟了……」

凌三被他這麼一說，心情也不由更加沉重起來。

鄭君武拍了拍他的肩膀，道：「老二，別難過了，事情巳到了這種地步，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只要沒把修羅令丟了，我想掌門人也不會怪你，誰叫林老三太大意了，嘿嘿！這叫大意失荊州，要栽觔斗，大家栽。」

凌三聽到這麼說，除了苦笑，還能做什麼？

地道的彼端一陣騷動之後，又靜了下來。

那幾叢因秦炎發射火彈而蓬飛燃燒的藍色火焰，此刻也巳熄滅，只是燃燒之處，閃現點點磷光。

這時，玄眞的聲音又傳了過來，「在地道裏的那位施主，貧道有話要奉告。」

鄭君武道：「有話快說，有屁快放，老夫不耐煩久等，這就準備去了。」

玄眞道人突道：「尊駕眞會說笑，此刻敝觀有如銅牆鐵壁，別說尊駕陷身絕地，就是你會孫悟空七十二變，也無法從這玄妙觀出去……」

鄭君武大笑道：「哈哈，老夫偏偏就不信這個邪，玄眞雜毛，老夫跟你打個賭好嗎？若是老夫能出去，你把這個玄妙觀都輸給我好嗎？」

玄眞冷笑道：「如果你輸了呢？」

鄭君武道：「老夫輸了，就把這顆項上腦袋割下來送給你。」

玄眞道人笑道：「尊駕說的話，太可笑了，貧道連你是誰都不知道，跟你打這個賭豈不是太划不來了？」話聲稍頓，道：「何況，你巳在本觀的掌握中，我又何必……」

鄭君武冷哼一聲，道：「你既然認爲老夫巳在你的掌握中，爲何不過來將老夫擒住？」

玄眞道人道：「難道尊駕認爲眞能逃走？」

鄭君武大笑道：「不相信的話，我們何不再賭上一賭？」

玄眞道人道：「好，貧道就不信你這羊上樹，跟你賭了！」

鄭君武大聲道：「君子一言——」

玄眞道人正想接下去說話，只聽得一個蒼老的聲音道：「玄眞，你有幾座玄妙觀？竟敢跟巧手神魔鄭六爺打賭？」

玄眞猛一回頭，只見一個有如殭屍的枯瘦老道伴同太虛道人緩緩走來。

他楞了一下，還以爲自己眼睛看花了，仔細一看，才發現那頭戴九梁道冠，身穿水火八卦道袍的枯瘦老道，正是茅山三聖之一的天昊道長。

天昊道長的輩份比茅山掌門還高，長年久居茅山雲深不知處，動輒十年不進上清觀一次，連掌門人都不知道他的存歿，玄眞還是在做小道僮的時候，見過天昊老道一次，那一次距離現在，已有卅年之久了，他還以爲天昊道人已經成仙了……是以他猛然一見天昊道人，還以爲自己眼花。

等到仔細看看，果然那枯瘦的老道，正是當年的天昊道長，只不過事隔三十年，天昊道人的鬍子更加長了……

玄眞道人慌忙跪了下來，叩頭道：「徒孫玄眞，叩拜太師伯，願太師伯福壽無疆……」

天昊道人哼了一聲，道：「不敢當，老道我沒被你氣死都已經算好了，還想什麼福壽無疆……」

玄眞道人聽到太師伯如此說，駭得全身發抖，顫聲道：「弟子，我……」

太虛道人道：「大師伯，這一切都不能怪玄眞，實在是鄭施主的易容術太高明了，連師侄我都上了他的當，別說是玄眞了……」

天昊道人冷冷地望了玄眞一會道：「玄眞，既是你師叔替你說情，你就站起來吧！」

劉翠娥和秦炎就站在玄眞的身邊，見到太虛老道陪着這個枯瘦如柴，好似被風一吹，就會隨風飛去的老道走來，不禁嚇了一跳，還以爲看到了活殭屍。

後來一聽玄眞眞稱呼道人太師伯，不禁一齊駭然色變。

烈火尊者秦炎瞪大着眼睛，結結巴巴地道：「你……你是天昊老道長，我師父說你已經死了，怎麼你還沒……」

太虛道人白眉一飛，叱道：「秦炎，不得無禮！」

烈火尊者秦炎跪倒地上叩首，道：「老道，你是我師父的長輩，酒家跟你叩頭了！」

天昊道長舉手虛虛一招，道：「不用多禮了。」

秦炎只覺一股柔和的氣勁，將自己全身抬了起來，再也跪不下去。

他咧開一張大嘴道：「老道長，洒家服了你，以前我師父說你練成『無量眞炁』，本門的火器無法傷你，我還不相信，如今可相信了！」

天昊道長皮笑肉不笑的扯動了一下臉上的肌肉，道：「貧道雖已練成了寒暑不侵的本事，却還無法禁受水火之災，憨頭陀太抬舉我了。」

目光一閃，投向劉翠娥，道：「貧道已有卅多年沒有看見過令師，聽說他現在情況不錯，你回去後代我向故人問好。」

劉翠娥那等潑辣，刁蠻，此刻一見天昊老道，嚇得畏縮如貓，連目光都不敢直視，一方面是因爲天昊老道的模樣太過於駭人，另一方面還是天昊道人的名氣太大了。

事實上，天昊道人已有卅年未下茅山一步，在武林中，有許多人都忘了他，劉翠娥之所以知道天昊道長，多半是出自於太白派掌門無極老魔褚樸的嘴裏……

劉翠娥跪了下去，恭恭敬敬地朝天昊道長行了個禮，道：「晚輩回山之後，一定向家師稟告。」

天昊老道點了一下頭，沒有理會她，目光凝望地道深處，道：「鄭施主，貧道在此恭候，尚請出來一見！」

玄眞道人眞弄不清楚，爲何太師伯對巧手神魔鄭君武如此禮遇，雖然修羅門當年在武林中確實曾縱橫一時，可是此刻却已消聲匿跡，久不復聞。

他暗忖道：「太師伯也眞是的，竟然不提他們大鬧本觀之事……」

就在他心念亂轉之際，只聽得地道中，傳來鄭君武的朗笑聲，道：「大舅爺，卅年不見，你還記得小弟我，眞個是受寵若驚。」

天昊道人道：「卅載光陰，僅彈指耳，施主慣於遊戲人間，舊習不改，貧道就算是再隔卅年，也忘不了……」

鄭君武大笑道：「哈哈哈，我這輩子最怕的就是你，最恨的也是你，你忘不了我，眞是我太難過了。」

天昊道人微笑道：「哦！貧道有何足畏，又有何事使施主痛恨？」

鄭君武道：「我恨你好端端的下山做什麼？害得我把已經到手的一座玄妙觀，又白白的扔掉了……」

天昊道人微笑道：「晚輩無知，冒犯了鄭施主的虎威，這個貧道要向施主賠罪就是……」

「賠罪倒不必，只要玄眞雜毛向我叩個響頭就行了！」

玄眞只見隨着話聲傳來，從地道中走出一個瘦癯，身軀修長的老年全眞，不由嚇了一跳。

敢情那從地道裏走出來的，正是卅年前，玄眞在茅山上清宮見到天昊道長的模樣。

此刻若非是天昊道長本人在此，玄眞道人眞要跪下去朝鄭君武叩首不可……

太虛道人雖然知道鄭君武的易容術天下無雙，心裏也早有了準備，以爲他要以玄月的面目出現，不料眼前出現的却是天昊道長卅年前的形象。

他在嚇了一跳之後，更是心中佩服得五體投地，對於自己所受的侮辱與玩弄，也就加以釋然。

天昊道長呵呵一笑，道：「鄭施主的易容之術已到了以假弄眞，疑眞疑假的地步，足可成爲一代宗師，直追昔年的千面公子，眞個可喜可賀……」

鄭君武笑道：「大舅爺，你說這話簡直眞是太瞧不起我了，我可並不高興。」

天昊道長一楞道：「哦，爲什麼？」

鄭君武道：「你應該說我的易容之術，已經到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地步，



連千面公子莫大鵬都不够資格跟我提鞋，這樣我才高興。」

天昊道長哈哈大笑，太虛道人也隨之放聲笑了起來，倒是烈火尊者秦炎聽了不滿，重重地哼了聲。

若非是天昊道長在此，只怕秦炎會嗤之以鼻，大聲加以反駁了。

鄭君武瞄了秦炎一眼，道：「小頭陀，你以爲老夫在吹大牛是不是？」

秦炎望了望天昊道人一眼，搖頭道：「我不敢，連天昊道長都說你能以假亂眞，我可不敢說你在吹牛。」

鄭君武冷笑道：「嘿嘿，下回碰到你師父憨頭陀的時候，你可要摸摸他右臉上的那塊疤，看看是不是假的……」

秦炎一鼓牛眼道：「怎麼會？我師父臉上的疤當然是眞的，那是當年他大戰秦嶺七鳥時留下的傷疤……」

鄭君武道：「不錯，我是說下回你碰到的師父，很可能是老夫我假扮的，你非得要摸一摸疤，才能够分辨得出。」

秦炎一驚，道：「眞的？那可就糟糕了！」

鄭君武笑道：「誰叫你罵了老夫半天，還亂扔那什麼鳥彈呢！」

秦炎一拍腦袋，道：「這……這怎麼辦呢？我剛才也是……」

天昊道長微笑道：「秦炎，鄭施主是跟你鬧着玩的，大家都是自己人，你跟他賠個罪不就沒事了？」

秦炎躬身唱了個肥喏，道：「洒家多有得罪，你老小子得原有洒家，這叫不知者不罪！」

鄭君武搖頭笑罵道：「你這渾球，眞不知道你師父怎能忍受得了！」

話聲一頓，朝天昊道長躬身行了一個禮，道：「無量壽佛，貧道多得有罪，尙請老道長原宥則個……」

衆人不知鄭君武爲何突然行這大禮，等到鄭君武一招起身來時，不禁又嚇了一跳。

敢情鄭君武就在這一躬身的刹那，又換了一副面目，甚至連身軀的高矮都改變了……

唯一沒有改變的，是他身上穿的那襲道袍。

如果他把衣服都換了，那麼就完全變成另一個人了。

儘管有這個缺點，秦炎仍然禁不住叫了起來，道：「老小子，你扮我師父可眞像，假使不是我親眼看見，眞還以爲我師父來了。」

天昊道長笑了笑，道：「秦炎，貧道說的沒錯吧，你跟鄭施主賠個禮，可免了以後許多的痲煩，不然的話，每一回見到你師父，你都要摸他臉上的疤，豈不找罪受？」

秦炎摸了摸腦袋，傻傻地問道：「爲什麼？」

天昊道長搖了搖頭，還沒說話，鄭君武巳一伸手，給了秦炎一巴掌。

他的動作極快，別說秦炎根本沒有料到，就算事先預防到了，也是會閃躲不過的。

秦炎一怔，楞楞地摸着左邊的面頰，兩眼鼓起老大，正要發脾氣，只聽鄭君武罵道：「傻鳥，師父豈能假得了的，這條疤是洒家當年大戰秦嶺七鳥時留下的，你嫌難看是不是？他奶奶的，你再楞在那兒，老子也非得在你臉上留塊疤不可。」

秦炎撫着疼臉望着鄭君武，突然笑了出來，道：「他奶奶的，你學我師父可學得眞像，如果換件衣服，換個地方，我眞的分不出來了。」

說着，跪了下去，朝鄭君武叩了個響頭，說道：「老前輩，洒家是眞的服了你了，求你下回別再扮我師父，不然我可慘了。」

鄭君武一笑道：「嗯，這才像話。」

秦炎直挺挺的跪在地上，問道：「老前輩，你是答應我了？」

鄭君武頷首道：「我是看在你師父的面上饒過你這一遭，記住，下回見到老夫，可千萬別胡說八道，不然，還有你苦頭吃的。」

秦炎眞是心服口服，恭聲道：「是，老前輩的話，洒家一定遵從。」

鄭君武道：「好，你起來吧！」

秦炎開嘴笑着，道：「多謝老前輩！」拍了拍袍上的灰塵，爬了起來。

這幕鬧劇可說完全是由鄭君武和秦炎表演，別人看了倒還罷了，玄眞看了可眞是爲之目瞪口呆。

因爲他最了解秦炎的個性，不僅脾氣暴躁，癖好女色，而且最不肯服輸，難得向人低頭。

這一點，可從他面對藍雲時可以看出來，儘管藍雲的施毒放蠱之術，昔年曾震驚武林，秦炎爲了護衞劉翠娥，仍然敢跟藍雲硬碰。

可是碰上了鄭君武，要出了那一套神奇的易容之術，反倒使得秦炎心服口服的跪地叩首，豈不使玄眞在驚訝之際，更感訝異。

玄眞正在莫名其妙之際，突然見到地道裏面緩緩走出一個亂髮如草的叫化子。

頓時，他如同遭到雷殛，全身大震，臉色乍變，禁不住叫道：「丐仙鄒武……」

此言一出，連天昊老道和太虛道人也都爲之動容。

太虛道人灰眉一揚，道：「玄眞，你說的是誰？」

玄眞道人嚥了一口口水，指着緩緩走出地道的凌三，說道：「師叔，就是他，他……」

天昊道人叱道：「胡扯，玄眞，你在胡說些什麼？」

玄眞道人惶惑萬分，道：「太師伯，眞的，就是他自稱是丐仙鄒武，是從海外趕來……」

鄭君武忍不住大笑起來，宏亮的笑聲打斷了玄眞的話，太虛道人禁不住皺眉道：「鄭施主，想必這也是你弄出來的玄虛囉？」

鄭君武沒有理會太虛道人，招手道：「老二，你把面具取下來。」

凌三不明白鄭君武怎麼又跟玄妙觀的人會化敵爲友起來，並且還讓自己取下面具。

他猶疑了一下，道：「六叔，這是三叔命令……」

鄭君武道：「我叫你取下面具，還錯

的了嗎?」

凌三道：「可是……」

鄭君武道：「別可是了，我當然有我的道理。」

凌三無可奈何，只得取下了面具，露出本來的面目。

鄭君武見到每個人的面上齊都泛起驚訝之色，不由微微一笑，道：「大舅爺，你會不會覺得很面熟?」

天昊道長沉吟道：「嗯，他是……」

鄭君武道：「他叫趙恨地，是我二哥神力天魔趙龍的獨子。」

天昊道人那瘦癯的面孔上浮起一股難以言喻的表情，嘴唇蠕動了一下，却只啊了一聲，沒有說出話來。

鄭君武指着天昊老道，對趙恨地說道：「老二，這位天昊道長是茅山一派的長老，昔年他未出家的俗名叫關天嵐，你記得嗎?」

趙恨地大吃一驚，顫聲道：「六叔，他……他是我的大舅舅?」

鄭君武肅然道：「不錯，令堂關彤雲是江西關家堡老堡主的么女，這位天昊道長昔年正是關家堡的大少爺，是你媽嫡嫡親親的大哥……」

天昊道長一把抓住鄭君武的手臂，道：「鄭老六，他……這孩子眞是我那彤雲妹子的兒子?」

鄭君武皺眉道：「別的能假，這個還能假得了?他長得像我那二嫂子，你有眼睛，難道看不出來?」

天昊道長凝目注視着趙恨地一會，顫聲道：「不錯，他跟彤雲太像了，尤其是眉目之間的那股神情……」

趙恨地此刻再也沒有懷疑，上前數步，跪了下來，叩頭道：「大舅舅，甥兒恨地，跟您老叩頭了！」

天昊道長雖然早年出家修道，道行功力都已臻於爐火純青的地步，但是這人性中的一縷眞情，仍然不能使他忘懷。

他的眼眶有些濕潤，面上肌肉不住痙攣，搶步上前，抱住趙恨地，將他扶了起來，道：「孩子，這些年可苦了你了，都是大舅不好，害你受苦……」

話未說完，遠處有人接口道：「修羅門下弟子，沒有一個不能吃苦的，這點苦又算得了什麼?」

天昊道人循聲側首望去，但見一個面目清癯，頷下蓄着三柳鬍鬚的錦衣人似是躡空御風而來。

話聲剛起時，他的身形還在十餘丈外，話聲一落，他已到了丈許之處。

天昊道長眼中射出兩道爍亮的光芒，凝在那錦衣人的身上，一直等到對方身形落下，這才發現錦衣人竟然只剩下一條右臂，左邊的衣袖空盪盪的……

此外，他的額上一條長長的刀疤，斜斜的劃下，一直伸展到右頰，使得他原先清癯的面孔，顯露出一絲兇狠之相。

天昊道長還沒說話，只見鄭君武迎了上去，道：「三哥，你總算趕到了……」

林煌低聲叱道：「君武，你眞是胡鬧，怎能在這個時候放出鬼箭?」

鄭君武苦笑道：「事情緊急，其中的變化，可說已超出原先的預料之外，當時我們已是千鈞一髮，不得不發出訊號向你求援……」

林煌的目光一閃，道：「現在く是怎麼回事?」

天昊道長打了個稽首，道：「無量壽佛，卅餘年不見，林施主尙還記得茅山天昊否?」

林煌啊了聲，道：「你……你是大舅爺?」

天昊道長感嘆地道：「無情歲月催人老，卅多年不見，往日故人都已不識，眞是可嘆可悲。」

林煌搶前一步，躬身道：「大舅爺，請恕林老三失禮……」

天昊道長單掌一立，道：「不敢，卅年不見，林施主已不復昔年風采，連貧道也是一時沒能認出來，要失禮我們倆人都有失禮之處。」

林煌道：「當年小弟曾到茅山，有事要求見大舅爺，却聽當時的掌門人太玄道長相告，說是大舅爺已道成飛昇，是以方才一時沒能認出……」

天昊道長喟然道：「貧道當時已有數年未回觀，掌門師侄曾數次派人找尋，只找到一些衣物，不見貧道蹤跡，是以誤認貧道已遭刦而去……」

林煌似是想到什麼，啊了一聲，道：「大舅爺，你等等……」從懷裏取出一個口哨，放在嘴裏。

他連續吹了數聲，尖銳的哨音一長兩短的反覆傳出，這才將哨子放回懷中。

玄眞等人弄不清楚林煌這麼做是爲什麼，可是太虛老道却很明白，昔年修羅門出動時，皆以銅哨之音，作爲連絡傳訊之用，可見這回林煌並非單身一人而來，最少也帶了不少的門人弟子……

他有些惶然道：「林施主，你……」

天昊道長舉起右手，制止太虛道人繼續說下去，緩緩道：「修羅門與本派一向都有淵源，縱然雙方有誤會發生，修羅門人也不會對敝派中人驟下殺手，這點你不必担心。」

話聲一頓，注視着林煌，道：「林施主，貧道說的對不對?」

林煌似乎有些狼狽，狠狠瞪了鄭君武一眼，道：「這都是鄭老六闖的禍，讓我丟這個人，好在我來的時候，吩咐他們，不可以亂下殺手，否則，我可沒辦法向大舅爺交待了。」

天昊道長苦笑道：「但願如此！」

他瞪了玄眞一眼，道：「玄眞，如果有任何不良的後果發生，一切都該由你負責。」

玄眞打了個哆嗦，道：「太師伯，徒孫我……」

天昊老道叱道：「你還不滾過一邊去，貧道看了你就生氣。」

太虛道人見到玄眞受此責罵，有些不忍，道：「大師伯，一切事情也不能全怪玄眞，師侄我也有責任。」

天昊老道斜睨林煌一眼，「哦」了聲道：「玄眞身爲一觀之主，這兒發生的事，豈不是都應由他負責?爲何你又要攬到自已身上去?」

太虛道人道：「本來只是一件小小的事，沒想到後來的發展，變得無法控制，不但牽涉白氏家族，並且還把修羅門的各



位施主都引來了……」

天昊道長瘦癯的面肉抽動了一下，訝然道：「胡說，修羅門跟白氏家族仇深似海，誓不兩立，爲何會一齊連手來對付本派?」

太虛道人道：「大師伯，這是事實，原來事情的起因，只是在本觀的一個打雜的孩子李阿貴……」

林煌打斷他的話，道：「太虛道長，一切的誤會，我們容後再解釋，現在請問你，阿貴的人呢?」

太虛道人還沒說話，只見人影閃動，從玄妙觀的後牆上，連續出現數十個人。

那數十人全都是身穿黑色勁裝，面上戴着青銅面具，手持各種不同的兵刃。

他們一齊站在牆上，淡淡的夕陽映在鬼面獠牙的面具上，反射出黯淡的青光，給人一種怪異而恐怖的感覺。

秦炎冒失地道：「喂！這些人幹什麼的?闖到玄妙觀來耀武揚威……」

鄭君武叱道：「儍蛋，不許你胡說八道。」

秦炎聳了下肩，嘟嚷道：「好，不説就不說，等會打起架來，你老小子別找我帮忙就行了。」

鄭君武沒有理會他，對林煌道：「三哥，你把他們都帶來了?」

林煌道：「本門要對付的是白氏一族，你在玄妙觀中遇難，也用不着我把九位劍主一齊帶來！對不對?」

鄭君武一楞，刹時之間，不知道要說什麼話來反駁林煌。

他一頓足道：「好！好！你既然來了，這兒一切都由你主持，我回去了。」

林煌道：「老六，你不能走，這兒發生的事，你得向我解釋……」

說話之間，兩條人影飛越過牆上的黑衣人頭上，向這邊奔了過來。

太虛道人只見那兩人一穿白袍，一穿綠衫，面上也都同樣的戴着面具，可是跟那黑衣大漢不同，這兩個面具是銀色的。

太虛道人暗暗揑了把汗，忖道：「眞沒想到，快卅年沒有聽到修羅門的消息，我還以爲昔日的修羅門已經烟消雲散了，却不知他們暗中培植實力，訓練子弟，準備一朝重入江湖……」

思忖之際，他只見那兩個身佩長劍的銀面人一齊去到林煌之前躬身抱拳行禮。

那左首的白衣人道：「弟子耿五向令主覆命。」

右邊的綠衣人接着道：「弟子楊八向令主覆命。」

林煌頷首道：「你們沒有傷害觀中諸位道長的性命吧?」

白衣人道：「弟子等入觀未久，即聽到令主傳訊撤退，並未深入，只制住了十八位道長的穴道，沒有傷害一人。」

林煌目光一轉，望向綠衣人，道：「楊八，妳那邊呢?」

趙恨地自從林煌出現後，便一直站立一傍，沒有出聲。

方才辨認親人的喜悅，已因爲林煌的到來，而全部冲淡。那種因未能完成任務而來的責任感，與對修羅門嚴厲戒律的畏懼感，使得趙恨地一顆心七上八下，不知該如何是好。

是以他一直默然立在天昊道長的身傍，似乎想要藉天昊道長的庇護，而逃過這一次將要面臨的責難。雖然他知道這是不可能的，可是人性便是如此，在面對即將來臨的大禍時，總想挨過一刻便是一刻，總想找一個庇護之所……

直到他看到那個綠衣人時，他的眼睛才爲之一亮，心中的憂慮爲之一掃而空，目光緊緊的盯注在綠衣人身上。

這時，場內衆人的目光也都凝聚在綠衣人的身上，只是，他們的想法跟趙恨地不儘相同罷了。

綠衣人完全漠視衆人的目光，躬身應道：「弟子奉命自觀西而入，沒有遇到任何抵抗，因爲已有人先弟子等而入，將所有的道士全都制住……」

太虛道人大吃一驚，道：「什麼?有這種事?」

綠衣人沒有理會太虛道人的詢問，繼續道：「弟子等未及深入，便聽到令主傳訊撤退，是以……」

太虛道人似乎頗爲惱怒，灰眉揚了下，却沒有當場發作，忍了下來，朝天昊道長打了個稽首，道：「大師伯，我帶人回觀裏去看看……」

天昊道長的臉色也頗爲凝重，揮一下手，道：「你先走，我馬上就來了。」

太虛道長朝玄眞等招了招手，道：「你們隨我來。」轉身朝觀裏奔去。

玄眞道人領着衆道士，緊隨在太虛老道之後，飛奔過去。

秦炎猶疑了一下，問道：「二姑娘，我們是不是回觀去?」

劉翠娥抿起紅唇，略一沉吟，道：「我師姐還在這裏面養傷，我們快回去看看吧！」

秦炎朝鄭君武和天昊道長合掌行了一禮，道：「兩位老前輩，洒家先回觀裏去了。」

鄭君武道：「好，你走吧！」

秦炎湊在鄭君武身邊，低聲道：「老前輩，我看那一條胳膊的老小子好像對你不懷好意，你如果要洒家帮忙打架，只要說一聲，洒家就呆在這兒不走。」

鄭君武微笑地道：「不用了，多謝你的好意，那缺胳膊的老小子，跟我是兄弟，不會跟我打架的。」

秦炎瞪了林煌一眼，拉着劉翠娥的手，大搖大擺的走了。

他們之間的對話，林煌聽得清清楚楚，見到秦炎那副德行，不由得皺眉道：「老六，這個儍頭陀是誰?」

醜君武道：「他是祁連派憨頭陀的徒兒，一身火功已得憨頭陀的眞傳，另一位則是太白派無極老魔的徒兒。」

林煌哦了一聲，道：「老六，既然大舅爺來了，你爲何又要發出鬼箭信號，以致使得帝君都爲之震驚不已，而命我率兩位劍主趕來救援……」

鄭君武嘆了口氣，道：「若非是大舅爺趕到，只怕我跟老二都會毀在那儍蛋的火器之下，我那時被困地道，無法可想，只得命老二發出鬼箭求援……」

林煌撇了一下嘴道：「就憑那個儍頭陀?君武，我看你是愈混愈回去了……」

（未完・十一）

新派武俠長篇

# 鬼魅江湖

武陵客・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百毒宮主派出蘇鵬、米安陽、毛慧蓮追查羅素蘭被救到翠雲別府的事，他們來到開封相國寺鐵塔，被佟景賢喬裝無名老叟制服，相偕同去翠雲別府，在路上遇到骷髏幫主和乾坤居士武顯揚追逐搏鬥，正想上前參戰，因遲一步被兩邪走脫，繼續去別府，見凌雲天和骷髏幫主在翠雲谷談話，以爲幫主是別府主人，叫滕鳳用蛇攻失敗，又發覺蘇鵬等人離開自己，七皇子的人手未到，知道不對，便悄然遁去。骷髏幫主也同時消失無踪，凌雲天亦發覺有異，趕回翠雲別府，發現鄧索雲諸女和鄒雷亦失踪，疑是骷髏幫主所爲，忙趕去三勝鏢局查詢……

灰衫中年人道：「尊駕僅知如此麼？骷髏幇主必有覆音到來。」

老叟望了灰衫人一眼，道：「幫主深知閣下用心奇險，令我等暫觀望不動。」

灰衣人冷笑一聲，右掌飛按而出。

老叟悶嗥一聲，心脈震斷斃命，棄屍林中，掘土掩埋。

灰衣人飛身掠出密林，返轉三勝鏢局密室，命人去請劉總鏢頭前來密議。

× × ×

第二日清晨，凌雲天着二輛鏢車出了都門，天下着牛毛細雨，鏢車甚爲沉重，輾過泥土路面，留下深陷顯明轍痕。

兩日行程，暮靄四起，前途隱隱可見

## 查踪巧遇舊　往事漸澄清

閃爍燈火，趟子手回報道：「鄧鏢頭，前面已是靈壽十里舖，咱們還是……」

凌雲天不待趟子手說完，即手掌一擺道：「咱們就在十里舖打尖。」

趟子手也不再言，圈馬向前途燈火閃爍處奔雷掣電疾馳而去。

車行不久，已進入十里舖僅有的一條青石板狹長大街上，兩旁店肆林立。車停在泰安客棧前，那是十里舖僅有的一家仕馬行台，進門是一寬敞土院子，店夥笑臉相迎，指點將二輛鏢車推入院中。

土院左側進入是一大四合院，房間有十數間，陳設簡陋，倒也潔淨寬敞。

凌雲天擇了三間毗隣寬敞上房住下，要了一桌酒菜。

鏢局一行正在用飯之際，忽聞隣室起了嚶嚶啜泣聲，啼聲淒怨，令人心酸。

凌雲天眉頭一皺，召來店夥詢問。

店夥囁嚅躬身回答道：「一月前來了一雙賣藝父女，不意那老頭竟罹上風邪奇症，久病不癒，盤纏用罄，本鎮周大爺見他們父女着實可憐，贈金延醫診治，但毫無起色，病骨支離……」說着，語聲壓低道：「周大爺乃本鎮惡霸，見少女美艷如花，贈金延醫竟存了歹念，今午命人前來說媒，故此那少女啼哭不願，但也無可奈何。」

凌雲天笑笑道：「哭聲甚哀，令人食不下咽，那賣藝老翁身罹重疾，在下略擅岐黃之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請過去問問可否容在下診治。」

店夥喏喏連聲退出，轉往隣室而去。

此刻店夥領着一個少女走入。

那少女，雖是布衣裙釵，青絲不整，啼痕未乾，但長得秀麗動人，雙眸望了他一眼，盈盈跪拜了下去。

凌雲天身形疾閃，忙道：「不敢姑娘如此重禮，姑娘快請起，速領在下診視令尊是否有救。」

少女立起襝衽萬福，凄然一笑：「婢子這就領達官前往。」

凌雲天隨着少女走入隣室，只見室內兩張草榻，桌上油燈如豆，昏暗淒森，映着一張草榻上躺着一個瘦骨嶙峋老人，雙目洞凹無神，兩頰無肉，只剩了一張皮包骨頭，氣喘頻頻。

老人一見凌雲天進來，吐出微弱語聲道：「燕兒，速扶爲父起身。」



凌雲天忙道：「尊駕不可動彈，容在下把脈診視。」五指疾拿，一把扣在寸關穴上，凝神察覺其體內氣血運行變化。

一盞熱茶時分過去，室內岑寂如水。

那少女一顆明眸留神着凌雲天面上變化，忽見凌雲天雙目微挑，面色微變，只覺心內一沉，道「家父是否有救？」

凌雲天含笑道：「姑娘請放心，令尊並無什麼重病，只是爲人暗算，氣血瘀滯肝經上。」說着從囊中取出三粒清香撲鼻朱紅丹藥，用淨水餵服咽下，命少女取一隻木盆備用。

少女面現喜容，身形疾閃而出，須臾提着一隻洗澡木盆走入放在榻前。

凌雲天搬動老人身軀伏臥，首部放在榻外，正對着木盆，脫去老人上衣袒露，一掌按向「命門穴上」。

一正奇熱如焚眞力攻入老人體內，循周天百穴運行，助藥力發揮神效。

突然，老人張嘴嘔出瘀凝紫色血塊，滲着濃濁腥臭黃痰。

凌雲天霍地撤掌，朗笑道：「尊駕業已痊癒。」

老人只覺百脈舒暢，神清氣爽，渾如無疾人般，倏地一躍而起，抱拳長揖道：「救命大德，無可答報，如有所命，赴湯蹈火不辭。」

凌雲天笑道：「行俠仗義，乃我輩所應爲，區區小事，何恩之有，尊駕不食多日，腹中空飢雷鳴，請往兄弟住室，現成酒飯，你我一敍如何？」

老人笑道：「恭敬不如從命。」回頭望了少女一眼，喝道：「燕兒，不拜謝恩公麼？」

少女聞言即要跪拜下去。豈料凌雲天右掌虛空一托，笑道：「姑娘不必了！」

少女只覺一股無形潛勁迫來，阻住她跪拜不下，眸中不禁泛出驚異神光。

老人亦瞧出凌雲天身懷絕技，開口欲言，凌雲天一把扣着自己手腕走出。

席間問出賣藝父女名喚薛人傑薛靈燕及罹病詳情經過。

薛人傑並不知如何罹病，說是那日要弄流星鐵錘，觀衆如潮，忽天色大變，驟雨狂風，忙收拾回轉客棧，當晚即覺不適，氣悶疾喘，高燒夢魘，翌晨即困頓不起，屢經延醫罔效……

突然聽門外起了步履嘈雜聲，高聲喚道：「薛姑娘在麼？」

凌雲天倏地立起走出，只見兩個橫眉怒目大漢押着四枱聘禮叉腰立在簷下。

跨院門外尚明火執仗，停着一輛花轎及吹鼓手。

凌雲天淡淡一笑，道：「諸位意欲何爲？」

大漢冷笑道：「奉周莊主之命，迎娶薛姑娘？」

凌雲天長長哦了一聲道：「是否薛姑娘情願。」

大漢目露兇芒，獰笑道：「他父女借銀不還，甘願以身相抵，那不是自願是什麼？」

凌雲天笑道：「共欠周莊主多少？」

「連本帶利子一百五十兩紋銀。」

凌雲天取出一錠黃金，遞向大漢，沉聲道：「銀債兩抵，償付貴莊主，速命聘禮花轎離去。」

大漢先是一怔，繼之冷笑道：「在下奉命迎娶，尊駕此舉似嫌猖狂多事！」

語聲甫落，凌雲天右臂疾伸，五指迅如電光石火抓在大漢肩上，暗勁一擰，叭呼聲響，大漢肩骨粉碎。

慘嗥聲中，凌雲天一聲長笑，五指疾轉，那大漢一條手臂生生被扭斷離肩，血湧如注。

另一大漢，驚得面無人色，率領轎頭抬着聘禮竄遁。

斷臂大漢彎腰拾起斷臂獰笑道：「朋友！兄弟必有以報！」蹣跚走出跨院外。

薛人傑嘆息一聲道：「打蛇不死必成仇，錦毛虎周榮必率衆再來生事！」

凌雲天似胸有成竹，微微一笑，道：「周榮橫行鄉閭，百姓恨之切骨，在下今晚除此大害。」說着與鏢局趟子手及薛氏父女低聲密語。

薛人傑大愕道：「棄鏢離去豈非連累恩公了麼？」

凌雲天微笑道：「無妨，諸位在靈壽縣相候就是。」

薛人傑抱拳道：「那麼恩公珍重，老朽就此告別了。」

凌雲天目送數身影翻出院牆消失後，立即跨入室中，獨自一人淺飲輕酌，沉思對策。

片刻，門外起了一陣敲擊聲。

凌雲天沉聲道：「進來！」

門未落栓，呀的一聲推了開來，探首走進店夥，道：「達官，你闖下了大禍啦」忽發覺薛人傑父女及鏢局趟子手鏢夥不在，頓露驚愕之色。

凌雲天嘴角泛出一絲耐人尋味笑容道：「你是想問他們何處去了麼？」語音略頓，懾人目光望了店夥一眼，沉聲道：「告訴你也不要緊，我命他們隨尾花轎而去，打聽錦毛虎周榮動靜，速返以便從容準備。」

店夥哦了一聲不敢多言，轉身退出。

凌雲天疾伸右臂，曲指一彈，送出一縷罡風。

店夥機伶伶打一寒顫，喃喃自語道：「好冷。」頭目忽覺暈眩，忙疾步跨出。

驀地——

夜風中突傳來一串急驟奔馬蹄聲，敲擊在青石板上，響亮清晰，震人心弦。

一至店外，倏地嘎然寂止。

門外起了一片衣袂破風聲響，只聞一個森冷語聲道：「鄧達官在麼？」

凌雲天沉聲道：「進來！」

一條身形驚鴻疾閃掠入，燈光微晃，現出一個勁裝帶刀，深睛凸額中年漢子，手持一封拜帖，躬身道：「敝莊主命兄弟邀請鄧老師同往敝莊。」

凌雲天冷冷一笑道：「周莊主爲何不親自前來？」

那人望了凌雲天一眼道：「敝莊主知已鑄大錯，不勝慚愧，在家中擺下一席盛宴，恭候鄧老師撥冗前往，還要向鄧老師賠罪，在此衆目睽睽之下，何以爲情，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尚望鄧老師見諒。」

凌雲天笑道：「好說！閣下先回轉覆命，就說鄧某天明前後必至。」

那大漢四巡一瞥，目光露出驚愕之色

，躬身答道：「但願鄧老師言而有信。」

轉身邁步走出店外。

店外人影如魅，有人嚴密看守住客棧內外。

凌雲天右掌一揮，熄去房內燈燭，伸手不見五指，身影如淡烟一般掠出。

跨院外守着三個伏樁，忽覺穴道一麻，頓被制住，目瞪口呆，宛如泥塑木雕一般。

店外伏樁均一一被制住，先前奉命投帖大漢立在對街屋面上，忽聞身後傳來一聲輕笑道：「尊駕尙未向莊主覆命麼？」

那人聞得語聲入耳，不由心神猛凜，駭然變色，忽覺「命門穴」上一麻，只聽語聲傳來，說道：「尊駕不要命了麼？在下只須內力稍加，尊駕心脈立斷，陳屍荒郊。」

大漢此刻一腔盛氣立時消釋烏有，怨毒入骨，無奈被人所制，忍氣吞聲道：「尊駕意欲何爲？」

「貴莊主不是命尊駕與在下同往麼？鴻門宴已然擺下，遲早都是一般，何必等待天亮，以免貴莊主心憂。」伸手一探，挾着大漢如飛奔出鎭外。

天色尙未明，幽暗如漆，晚風撲面生寒。

凌雲天將大漢放下，微笑道：「尊駕如若惜命，不如吐實，貴莊主擺下鴻門宴必邀請一些江湖黑道凶邪助拳，及莊中如何佈伏，倘蒙見告，在下當釋放尊駕。」

大漢悶聲不響。

突然，大漢面色慘變，只覺一縷痲癢由「命門」穴上攻入，霎那間泛佈全身，遍體虫行蟻走，萬虫嚙心。

這滋味比任何酷刑難受，兩眼上翻，喉間呃呃出聲，渾身流出冷汗如雨，心癢難抓，咬牙顫聲道：「兄……弟……吐……實……就是……」

言畢，身內虫行蟻走感覺倏地消失無蹤。

大漢痛定思痛，不敢隱瞞，長嘆一聲道：「鄧老師最好不要前往，此去無異自投虎口，鄧老師武功雖高，但獨木難支，敝莊主請來四眼靈官馮鐸，係敝莊主授藝恩師，潛隱在敝莊後山，武學怪異，飛花摘葉，傷人於無形，鄧老師此去，步步凶險，有殺身之厄。」

凌雲天得知馮鐸果在周榮莊內，落指如飛點在大漢「乳中」穴上，道：「在下決不食言，一個對時後穴道自解。」右掌一翻，將大漢軀體送入深可丈許雜草密翳山溝內。

× × ×

一間燈火如晝華麗大廳內，一老一少正在對弈，老者約莫五旬左右，面如淡金，濃眉短粗如刷，雙目細如綠豆，黑多白少，乍睹之下宛如長着兩對眼睛。

那少年一臉淫邪之色，白中帶青，目光閃爍，雖在落子對弈，却有點魂不守舍，不時朝廳外盼望一眼。

老者微微一笑道：「爲師巳命將鏢車推回，鏢貨失去，此人必不請自來，靜候他自投羅網，你急什麼？爲師包你稱心如願。」

突然——

只見，莊丁匆匆奔入，躬身禀報：「三元觀靜修眞人求見馮觀主。」

老者面色微變，道：「喚他進來！」

莊丁領着一個灰袍背劍道人走入大廳，那道人疾趨在四眼靈官馮鐸身前，密語道：「帮主派急使到來，在觀內守候舵主問話。」

四眼靈官馮鐸霍地立起，望了周榮一眼道：「爲師回觀去去就來。」說着與靜修道人雙雙疾射而出，奔向後山絕頂。

三元觀建在千仞危崖上，後臨深壑無底，險峻異常，不易攀登，稍一失足，必粉骨碎身，非但遊客却步，而且連山樵土著也望而生畏。

三清大殿香烟裊裊，廊廡負手屹立着一黑衣蒙面人，胸前織着兩柄骷髏劍，紗巾內透出兩道懾人神光眺望着曙光山色，烟嵐逸飛。

身後肅立着一淸癯道人，面色恭謹異常。

崖下倏地冒上兩條身影，正是那四眼靈官馮鐸及靜修道人。

幪面人凝聲道：「來者可是馮舵主麼？」身旁取出一支骷髏令符。

馮鐸目睹令符，忙躬身道：「屬下正是馮鐸。」

幪面人道：「馮舵主領老朽至靜室敍話，老朽片刻即走，無暇久留。」

馮鐸示意兩道離開，將幪面人引入一間密室。

幪面人說道：「燕京出現一神秘武林人物，自稱軒轅手，一夜之間施展獨門暗器軒轅梭，將各皇子府邸豢養頂尖高手十八名殲斃，事後，又收回暗器軒轅梭，來無影，去無踪，盛傳此人武功得自軒轅秘笈……」

馮鐸答道：「此事燕京分舵巳飛鴿傳訊報明帮主。」

幪面人沉聲道：「這個老朽知道，但自稱軒轅手之人手法竟與本帮一位高手神似，爲此帮主特命老朽趕入燕京。」

「此人是誰？」

幪面人冷笑道：「馮舵主你眞不知情麼？」

馮鐸聞言恍然變色，咳了一聲道：「屬下委實不知。」

幪面人沉聲道：「此人就是本帮九大高手，帮主畀以首座護法淳于亮，其人心機深沉……」

馮鐸忙道：「屬下也有耳聞，帮主對淳于亮雖倚畀器重，却對他微詞有加，謂其才華秉賦無一不高，武學淵博，他日成就不可限量，惜好色貪杯，器量狹隘，心術陰險，日後恐作法自斃，不得其死。」

幪面人點點頭道：「是極，自紫霄宮外淳于亮僅一現身，此後又銷聲匿跡，爲此帮主功行一完，即啓關下山，不想淳于亮消息如石沉大海，只道他爲人暗害身死，不料其攫得軒轅秘笈習成絕藝，竟生心叛異，欲取帮主自代。」

馮鐸大驚失色。

幪面人接道：「老朽奉命趕去燕京，果然不出帮主所料，燕京分舵三名弟子乃淳于亮心腹親信，被老朽逐一治死，尋向淳于亮潛跡之處，怎知淳于亮狡猾如狐，老朽一場撲空，不知何往。」

四眼靈宮馮鐸駭然瞠目道：「此人不除，必爲本帮無窮隱憂。」



幪面人道：「煩馮舵主取出信鴿，容本座修書稟知帮主。」

四眼靈宮馮鐸聞命立時趨出，取出一隻鴿籠，內蓄一隻紅睛白鴿，毛片似玉，顯爲異種珍禽。

幪面人執筆就座，正欲落筆修書，忽抬面問道：「淳于亮久伺帮主，權高位尊，離心叛異必非一日，思結心腹死黨，想充斥各處分舵，此書異常重要，信鴿飛出，萬不能落在叛徒手中，馮舵主久在外壇，必然熟稔何人異常親近淳于亮？」

馮鐸略一沉吟道：「屬下歷任各省分舵，爲時七年，與淳于亮情厚誼篤之人，據屬下知僅寥寥數人……」說時面色微微一變，又道：「此去太原支壇莫香主與淳于亮最爲交厚，信鴿途中必落在莫淵明手中，但莫淵明是否與淳于亮互通一氣，屬下不敢妄測。」

幪面人冷冷一笑道：「老朽以隱語稟知帮主，莫淵明縱然與叛徒勾結，也無法悟解隱秘，馮舵主，請引貴舵弟子來見，老朽逐一問話後，立即離開此處追踪淳于亮。」

四眼靈官馮鐸道：「屬下遵命。」

片刻——

馮鐸領着兩道、四俗走入密室，發現幪面人已無踪跡，不禁一呆，突自身後暗處寒芒爆射，虹飛狂捲，七具屍體嗥聲未出，已自倒臥血泊中。

暗中幪面人疾閃掠出，七具屍體一一化屍滅跡，在靜室中搜出靈壽分舵機密要物，打成一包，提着鴿籠飛身瀉落下崖，包裹鴿籠藏在秘處後，往錦毛虎周榮莊中奔去。

× × ×

天色大明，錦毛虎周榮見四眼靈宮馮鐸久久未回，遣往十里舖手下亦無音信回報，那鄧一萍鏢師迄未拜莊，知巳出錯，不禁坐立不安。

周榮站在大廳內手足無措，正欲命人潛往十里舖探視究竟，忽聞身後飄送冰冷澈骨輕笑道：「周莊主，在下鄧一萍前來拜莊。」

驟聞之下，宛如五雷轟頂，驚得面無人色，身形疾旋，左掌護胸，右掌推出一股劈空掌力，勁如山湧。

只見劍光疾閃，周榮一隻右臂肩斬斷，叭噠落地，血湧如泉。

凌雲天微笑道：「莊主如此手辣心狠，豈是迎客之道？」

周榮痛極咧嘴慘嗥出聲，踉蹌倒退三步，面色慘白如紙，目露駭悸之色。

凌雲天冷笑道：「莊主爲富不仁，橫行鄉里，罪行如山，擢髮難數，鄧某今日爲民除害。」左手疾伸，抓住周榮頂上長髮，左手橫劍緩緩向周榮頸間割下。

周榮那聲慘呼，驚動府中人丁，紛紛奔往大廳，見狀不禁大駭。

只見一老婦率領周榮妻妾子女跪下哀求，叩頭如搗蒜，乞宥周榮一條性命。

凌雲天收回長劍，點了周榮三處穴道，冷笑道：「念你母老子幼，苦苦哀求，赦汝一命，仍須兩腿癱軟三年，在此期間，倘再怙惡不悛，三年後必遭慘死。」說着飄然走去。

他又回至三元觀崖下取出藏物重回三元觀。

三元觀空寂寂地無人，凌雲天執筆疾書，摺叠妥當繫於鴿足，放籠飛去，轉眼沒入雲霄。

午刻時分，靈壽縣城垣上薛人傑父女及鏢局等人久候凌雲天，正自憂慮之際，丈外突響起凌雲天朗笑道：「有勞諸位久候了。」

薛人傑不禁大喜，詢問經過。

凌雲天諱莫如深，只輕描淡寫帶過一筆，向鏢局等人正色道：「諸位請回燕京鏢局，不過此行經過請諸位守口如瓶，免遭殺身之禍。」在包裹中取出黃金數錠，贈給鏢局等人，又向薛人傑微笑道：「江湖生涯，區區微物望薛老師收下，回鄉購置田產，令嬡賢淑溫婉，擇一佳婿，最好是讀書人，白頭偕老。」說着取出四錠黃金。

薛人傑忙道：「救命大德，尙無答報，這使不得，恩公請收回。」

薛靈燕眸中泛出淒怨之色。

凌雲天笑道：「薛老師說此話太見外，你我一見如故，此非不義之財，尙望哂納。」

薛人傑不得巳收下，道：「恩公所欲何往？」

凌雲天笑笑道：「在下意欲去三晋一行。」

薛人傑大喜過望，道：「老朽原籍山西陽曲，正好與恩公結伴同行。」

凌雲天雖內心不情願，却不便拒人於千里之外，暗道：「與他們父女同行，可掩蔽自己身份不虞使人起疑，便含笑點頭道：「隻身上路，似嫌寂聊，難得賢父女同途。」

他們在靈壽縣城用過豐盛酒飯後，與鏢局中人洒淚而別，去騾馬行挑選了三匹健馬，斜陽影裏，征塵逸飛，奔向井徑關而去。

翌晨。

陽光煦和，柳絲飄拂，山花似錦，景勝悅目。

凌雲天三人離了井徑關踏上一條黃澄澄官道。

馬行如飛，轉瞬奔出十數里遙。

凌雲天突一勒韁繩，座騎希聿聿一聲長嘶，前蹄高揚，竟然紋風不動，目光落在一叢綠草中，凝視不移。

薛人傑父女倏地勒馬停蹄，見狀詫道：「恩公爲何不行？」

凌雲天不答，飄身下騎，探臂在綠草叢中拾起一隻鋼鏢，鏢尖沾滿了血跡。

鋼鏢沉重，鏢身內蘊三條細糟，貯有劇毒，如非身負內家絕學高手，絕無法施展。

再一探視四外，巳瞭然於胸，道：「血跡猶新，拚搏時分不出一個時辰，既敢在官道上做案，此人必非易與之輩。」說着語聲略略一頓，接道：「此人老練深沉，官道上竟無一絲可疑痕跡，手脚俐落，却不料竟遺下這隻鋼鏢……」

薛靈燕道：「江湖中人施展鋼鏢不啻恒河沙數，未必在此鏢上，可認出此人來歷。」

凌雲天搖首道：「鏢型鑄造特別，顯

爲此人獨門暗器，持鏢一問江湖知名人物，多半可認出鋼鏢來歷。」

忽聞遙遙傳來一聲陰惻惻冷笑道：「尊駕所知太多了。」

凌雲天朗聲答道：「朋友，何不現身相見？」

那森冷語聲又起：「尊駕已惹上殺身大禍，咱們前途相見。」語聲寂杳。

凌雲天怔得一怔，回頭微嘆了一聲道：「在下於靈壽，不願與賢父女同行之故，便是在下性善打抱不平，仗義行俠，豈料爲此一時好奇，竟連累了賢父女，甚感歉疚，衷心難安。」

薛人傑道：「恩公說那裏話來，老朽再世爲人，雖死何憾，小女武功比老朽爲高，童年之時，曾受武當慧眞師太指點，獲益良多……」

凌雲天忙搖手笑道：「事已至今，悔又何用，此後無須恩公相稱，直呼賤名爲是，前途艱凶，我等尚須留神應付。」躍上座騎，兩腿一挾馬腹，絕塵馳去。

薛人傑父女相視一眼，並轡奔去。

道上不時發現一兩騎，騎上人玄衣勁裝，身帶兵刃，貌相悍鷙，從凌雲天三騎旁飛掠而過。

騎上人偶爾回面望了凌雲天三騎一眼，發出一聲冷笑，復又奔雷掣雷奔去。

情勢愈來愈不對勁，看來途中非要動手不可。

凌雲天知對方志在殺人滅口，索性將騎勢放緩，與薛人傑父女高聲談笑，指點沿途景物，好像不把此事置之於懷，使對方生出莫測高深之感。

果然。

道上一撥撥飛掠而過騎上江湖人物，目光泛出驚愕之色，面色沉肅。

殘陽啣山，暮靄四起。

前途山坡下現出一處村落，村外七八家店肆，凌雲天笑道：「我等就在此小店投宿。」

薛人傑父女唯凌雲天馬首是瞻，深知凌雲天武功卓絕，機智過人，一舉一動俱含有用意，是以有恃無恐，雙雙落鞍，緩步相隨凌雲天走入店中。

店夥接待冷淡，無視顧客上門，淡淡一笑道：「三位來得眞是不巧，小店房少人多，已住滿啦！」

凌雲天朗笑道：「有勞店家費神安排，咱們住定了。」

店夥面色一變，忽感耳旁一陣疾風掠過，只覺左耳冰冷，順手一摸，竟是滿手鮮血，發覺耳朶已失，不由面色慘白。

凌雲天詫道：「店家怎麼啦，天下那有推財神出門之理，倒是有沒有房間？」

店夥知遇上了凶神惡煞，忙道：「有，有，有……」手掌掩住耳朶，領着三人走入三間毗連潔淨上房。

凌雲天笑道：「店家！還要勞神送上酒飯，我等三人均嗜口腹之欲，色香味都要上選，差一點都不行。」

店夥敢怒而不敢言，應喏一聲退了出去。

薛靈燕一直留意凌雲天舉動，却未瞧出用何種手法割除店夥左耳，這時忽發現凌雲天中食兩指夾着一枝其薄如紙，鋒芒犀利的制錢，不禁恍然大悟。

凌雲天微笑道：「看不出這荒村小店竟是盜魁黨羽，他本意阻我等投宿不成，匆促上路，趁荒涼無人之處殺人滅口，此刻將逼使此人不得不改弦易轍。」

忽聞屋面上傳來一落足微聲，凌雲天以目示意薛人傑父女，笑道：「在下見聞淺陋，賢父女萍跡四海，見識必多，趁此夜靜，將昔年所遇趣事賜告。」

薛人傑會意，乾咳兩聲道：「賢弟願聽，但愚兄口才笨拙，恐賢弟生厭。」遂談起關外耳聞。

屋面上及客店四周，人影如魅，刀光閃閃，但凌雲天舉動委實令人莫測高深，故猶疑不決不敢輕舉妄動。

半晌，店夥推門而入，斷耳已然接上用布包起，手提着食盒。

凌雲天目睹店夥端出一碗松菇燉鷄及炒山鷄，紅炆鮮魚，活灼青蝦，連聲道：「好，想不到荒村小店居然有此佳餚。」

店夥陪着笑臉，道：「爺台，酒更好哩，小店自釀，大概有十年以上。」提着酒壺斟上滿滿三碗。

酒色碧綠，芳香四溢。

凌雲天笑道：「店家！辛苦你了，我也敬你一杯。」

店夥聞言面色大變。

凌雲天倏地伸出左臂，五指迅如電光石火卸下店夥下顎，右手將酒灌入店夥喉中。

店夥一陣天昏地轉，暈厥倒地不省人事。

驀聞門外一聲冷笑送入，道：「尊駕機智無比，料事如神，老朽不勝欽佩，惜尊駕不識時務，已身入樊籠，尚敢驕妄自恃。」

薛人傑、薛靈燕父女聞聲不禁神色大變，霍地拔出兵刃，凌雲天忙揮手阻止，冷笑道：「這倒未必，今晚鹿死誰手，尚未可知，在下本無意爲敵，奈朋友借端生事，在下爲勢所逼，不得不爾。」

一條龐大身影疾如飛鴻掠入室中，現出一豹目烱烱，貌像鷙猛高大老人，背搭着一柄孩兒架。

凌雲天端坐巍然不動，朗笑道：「朋友可是取回失鏢？」目光落在桌上，接道：「鋼鏢就在桌上，朋友請自取回就是，但閣下所爲，似是小題大做。」

那高大老人嘴角微微一咧，鼻中冷哼一聲，昂然向桌旁走來，五指伸向那隻鋼鏢。

堪堪觸着鋼鏢，突然回縮如電，似遇蛇蝎，目光望着鋼鏢之旁一枚制錢發楞。

高大老人深深地打量了那枚制錢一眼，目中泛出極爲驚詫神光，徐徐出聲道：「神行無影竺九爺是尊駕甚麼人？」

凌雲天淡淡一笑道：「在下拜兄！」

高大老人森厲眼神凝視了凌雲天一眼，道：「鋼鏢暫存尊駕處，容老朽回去查明一事，半個時辰即回，飯菜無毒，三位但請寬心食用。」身形疾閃，一晃射出室外。

凌雲天斷喝道：「慢着！」

室外高大老人答道：「尊駕有甚麼話快說！」

凌雲天道：「官道朋友失鏢，未必無因，鏢傷那人，諒遭朋友生擒，在下既然



管定此事，速將那人釋放。」

高大老人宏聲大笑道：「尊駕不嫌太猖狂了麼？」

凌雲天沉聲道：「朋友倘不應允，店外四周朋友密佈伏樁，恕在下斬盡殺絕，莫謂在下之心黑手辣。」

高大老人嘿嘿冷笑道：「尊駕恐後悔莫及。」說着破空冲霄而起，隱入夜色沉沉中。

凌雲天笑道：「飯菜既無毒，我等安心食用。」

薛靈燕暗暗欽佩凌雲天鎭靜如恒，氣雄萬丈，一縷芳心不禁深深繫在凌雲天身上。

半個時辰內三人已將飯菜風捲雲掃，吃得一乾二淨，盤底朝天。

門外忽傳來高大老人語聲道：「尊駕請出！」

凌雲天伸手緩緩抓起那隻鋼鏢，飄然出室穿越牆外落下，只見高大老人怒光逼射，冷笑道：「竺九爺並無拜弟，尊駕究竟是何來歷？」

凌雲天淡淡一笑道：「朋友又不是竺九爺，何可斷言在下言之有虛。」

高大老人冷笑道：「竺九爺現爲老朽座上嘉賓……」

不待高大老人話了，凌雲天即道：「何不請竺九爺來此，倘九爺不認在下，在下當場自刎。」口中既出此說，却滿腹疑雲，委實猜不透神行無影竺九明何以離開吳中奪魂金梭戴慕奎住處。

高大老人烱烱眼神望了一眼：道：「尊駕胆大包天，豪氣干雲，置身凶危若定，使老朽由衷折服，老朽敬你是個鐵錚錚的漢子，勉爲其難。」說着回頭向下喝道：「你去請竺九爺前來，就說這位朋友定要面見九爺。」

一勁裝黑衣人聞言飛奔而去。

凌雲天說道：「朋友帶了生擒之人來麼？」

高老大人冷笑一聲，沉聲道：「推了上來。」

一雙黑衣勁裝漢子推出一人。

凌雲天瞥明那人，不禁一怔，原來是天羅判申環。

申環仍是老模樣，面如垂棗，虎目濃眉，海口虬鬚，目光蘊怒，強傲不屈，肩頭一桿形式怪異判官筆並未撤去，仍是雙手爲蛟筋束住，左肩夾帶有鏢傷。

高大老人含怒問道：「尊駕認得此人麼？」

凌雲天道：「昔年前有過一面之緣，此人乃名滿武林，威震中原的高手天羅判申環……」

天羅判申環目中頓露出驚詫神光，高大老人眼光銳厲，已覺察申環並不認識來人，心下略寬。

只聽凌雲天說下去：「申老師除了性情火爆，剛愎自用外，人却正派。」

高大老人冷笑道：「尊駕說得一點不錯，就是性情火爆，剛愎自用八字，把申環引入歧途，執迷不悟，一生英明就此斷送。」

申環突厲聲道：「申某被制你手，要殺就殺，若信口誣蔑，別怨申某罵你。」

高大老人道：「老朽並非有意爲惡，乃有不得已之苦衷，現在話已說明，尊駕作何處置。」

凌雲天微笑道：「請釋放申老師，不過這話說了也是白說，朋友定不能釋放申老師。」他已瞧出兩黑衣勁裝漢子屏立在天羅判申環身後，看守極嚴，左手緊握着一柄鋒利七首，若自己妄欲解救，申環必喪生在兩柄七首下。

高大老人哈哈大笑道：「尊駕料事如神，可惜今晚勢不兩立，不然老朽極願與尊駕攀交。」

忽夜風飄傳一聲冷峻語聲道：「是那位朋友要面見竺某？」一條龐大身影疾如流星掠至，現出花白長髮，虬鬚麻面，身裁偉岸的神行無影竺九明。

竺九明懾人眼神注視在凌雲天面上，沉聲道：「老朽與尊駕素不相識，爲何老朽獨門暗器九星金錢落在尊駕之手。」

高大老人接口冷笑道：「君子一言，如立九鼎，尊駕何不當場自刎。」

薛靈燕聞言芳心大急，只有凌雲天笑道：「仁兄眞不認小弟了麼？」

竺九明聞言不禁楞住。

凌雲天冷冷一笑道：「兩位不妨隨在下去店內敍話。」說着，轉身向客棧內走去。

薛人傑父女急急隨在身後。

神行無影竺九明與高大老人驚疑地相視了一眼，並肩邁步進入店內。

凌雲天跨入房內，轉身望竺九明一笑，在囊中取出神木令，道：「竺九爺不識小弟，當識得此物？」

神行無影竺九明一見神木令不禁神色大變，道：「尊駕是……」

凌雲天緩緩揭下人皮面具，顯出豐神如玉本來面目。

竺九明目中頓現驚喜望外之容，疾躍向前，抱住凌雲天雙臂，道：「眞是你老弟麼？」回頭望高大老人又道：「這是竺某常提及的俠丐木尊者衣砵傳人凌雲天老弟。」

高大老人雙拳環抱，一揖至地道：「凌雲天，請恕兄弟失禮。」

凌雲天道：「不敢，在下也有冒犯之罪。」

竺九明道：「容竺某爲老弟引見，他乃竺某昔年伙伴賽力槊甘飛。」

薛靈燕爲凌雲天奇佳人品所吸引，心中頓生患得患失之感，不免自慚形穢，低聲感嘆了一聲。

薛人傑知其女感凌雲天救助大德，決以身相報，途中漸生情愫，此刻忽聞其女低嘆出聲，已知其意，輕聲道：「燕兒，人貴自知，不可自怨自艾。」

此刻凌雲天又爲薛人傑父女引見，互相寒暄了幾句，竺九明道：「老弟，我等去山寨再說不遲。」

× × ×

天方四鼓，夜色甚沉。

山寨中議事大廳燈火如晝，凌雲天依然帶着人皮面具，與竺九明甘飛等人分賓主落座。

天羅判申環亦作座上客，雙手却仍被蛟筋束住。

竺九明長嘆一聲道：「老弟定心中不解竺某爲何離了吳中來此之故？就在老弟

離開戴府之後，竺某與戴莊主在金陵返回不久，深夜，戴府中忽光臨數位不知來歷人物，索討范氏遺孤及老朽。

「奪命金梭戴慕奎立時推稱不知范氏遺孤之事，並謂老朽潛隱戴宅，三年來足跡並未踏出宅門半步，這數人不信，堅稱要見老朽。

「其時老朽現身而出，並問來意。

「內中一人直指老朽殺害范澄平全家，一言不合就動手。

「最後戴慕奎解勸雙方不可意氣用事，要對方拿出眞憑實據，對方直稱范氏遺孤藏在戴宅。

「老朽哈哈大笑，要求對方搜索全宅，但須對方表明身份。

「尚有甚多武林知名人物在戴宅作客，人多勢衆，對方自知勢孤，當即表明係大內侍衛。

「內鷹犬在戴慕奎府中騷擾三日，搜遍各處，並無范氏遺孤踪跡，怏怏離去。

「老朽委實猜測不出這風聲從何人走漏，爲何嫁禍於老朽，老朽決解開此疑結，便暗裏追踪那些大內侍衛身後，果然得知答案……」

凌雲天不禁一怔道：「原因何在？」

竺九明嘆息一聲道：「如非親耳聽見，實令人不敢置信，老弟可知何人嫁禍於老朽麼？」

凌雲天搖首詫道：「誰？」

竺九明沉聲黯然道：「獨行靈官酈宗祺！」

凌雲天驚得霍地立地，喃喃自語道：「這無法使人相信。」

竺九明冷笑道：「鐵面崑崙范澄平全家並非落魂谷主所害，而是獨行靈官酈宗祺殺戮……」

凌雲天搖首嘆息道：「這更無法使人相信是眞，酈宗祺因何救出范氏遺孤，背負千里，受骷髏幇主門下追捕。」

天羅判申環呆坐在一旁，凝神傾聽兩人一問一答，心內暗暗驚駭，眞是聞所未聞。

神行無影竺九明目泛怒光道：「事因血影魔經而起，血影魔經諒爲范澄平密藏，酈宗祺覬覦此魔教絕學，不惜孤注一擲，處心積慮攫奪血影魔經，殺害范澄平全家時正逼出血影魔經藏處，范氏遺孤年幼無知，殺死不過舉手之勞，又急於取出血影魔經，竟顧此失彼，不料發現武林人物往范澄平隱居之處趕來，他只道是范澄平好友來訪，忙背起范澄平遺孤，佯裝義助范澄平，一步之差致鑄大恨，不得巳救出范氏遺孤，豈料來人却是骷髏門下，是以將計就計，背着遺孤逃走……」

凌雲天點一點頭，道：「想不到酈宗祺如此喪心病狂，名俠實邪，在下還有一點疑問，鐵面崑崙范澄平乃當代武林名宿，武功登峯造極，巳臻化境，無論如何，非酈宗祺一人之力能將他斬盡殺絕，定有幇兇……」

竺九明冷笑道：「酈宗祺處心積慮巳久，縱有幇兇，事後必一一殺害滅口，是以酈宗祺將遺孤付託與竺某後，即匆匆離去，顯然趕去起出那血影魔經。」

凌雲天說道：「酈宗祺爲何嫁禍于竺兄？」

竺九明道：「其中原因巳屬顯然，他不願留下遺孤性命，斬草除根，永無大害，豈料爲勢所迫，不得巳託孤於我，他知留下范澄平這根血苗總是心腹之患，所以離去之後，放出謠諑嫁禍老朽，武林中人多半知道竺某昔年與范澄平有過一段不尋常過節，雖咎由我起，却怪不得范澄平，竺某亦耿耿難忘，讓歲月來冲淡此仇怨，但武林中人却不是如此想法……」

凌雲天長嘆一聲道：「人心奇險，使人無法置信。」

竺九明道：「竺某因此將范澄平遺孤託與一位武林高人便離開戴宅查覓酈宗祺下落，數月來，足跡踏遍可能找到酈宗祺之處，但頻頻猝遇暗襲，有數次險遭不測，死裏逃生，深知酈宗祺志在滅口，爲此竺某暫寄身甘老弟處。」說着目光注視凌雲天，接道：「風聞老弟身罹不測，噩耗乍聞之下，竺某悲痛萬分，繼思老弟福澤甚厚，不似英年夭折之相。只恐傳聞失實，將信將疑，果然吉人天相。」

凌雲天微笑道：「這傳聞定是宮廷洩漏，爲時不久。」

竺九明目露驚容，詫道：「此乃竺某最近與一位宮廷高手拚搏，重傷在竺某大力金剛手法之下，問出此人係四皇子親信黨羽，竺某無意問詢一句可識得你老弟麼？答稱老弟巳死在暗算之下，竺某情急逼問老弟爲何人所害……」

凌雲天微笑道：「千面神儒石誠。」

竺九明道：「不錯！」

「大概此人雖託身在四皇子府內，其實他乃另有隱衷……」

「對極！」竺九明高聲叫道：「此人傷在內腑，臨終之前，似言猶未盡，嘆息一聲奄然逝去。」

凌雲天便將離開吳門經過扼要敍出，當然有甚多關係太大，不便吐實，言畢走向天羅判申環前鬆開蛟筋，微微一笑道：「申老師，江湖中是是非非，雲詭波譎，最能使人誤入歧途而不自覺，不料申老師一誤再誤……」繼而正色接道：「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爲友爲仇，端在申老師一念方寸之間。」

天羅判赧然慨嘆道：「適才聞得兩位對話，申某如夢初醒，閣下當是凌雲天少俠。」

凌雲天揭下面具，微笑不語。

申環滿面愧疚羞憤，頓了頓足，右掌突向自身天靈穴拍去。

凌雲天身手迅快絕倫，右臂疾探一把扣在申環腕脈重穴上，道：「在下無意得罪，何況在下巳與契丹梅若萍換過金蘭，他兩人對申老師心性爲人交口稱譽，極爲推重，但望申兄能以見諒。」

申環長嘆一聲道：「申某自敗在少俠手下，憤而離去，事後漸悟巳非，怎可妄加臆斷，決意隻身查明，不想情勢竟愈來愈複雜，似是而非，如墮入五里霧中，眞如少俠所言，一誤再誤……」

凌雲天微笑道：「申老師不可自責，在下還不是因循自誤，致鑄大錯。」

竺九明忙別開話題，問道：「老弟，翠雲別府猝生變故，羣雄無故失踪，可找出一絲端倪麼？」

凌雲天凄然一笑道：「眞相漸明，只要在下鍥而不捨，必可水落石出，目前巳知道那乾坤居士武顯揚就是獨行靈官酈宗祺。」



「此話當眞！」神行無影竺九明面色大變道：「那乾坤居士武顯揚本人呢？」

「武顯揚墓木巳拱，只有酈宗祺知情況。」

「那是說武顯揚係受酈宗祺暗算身死了？」

凌雲天道：「這倒未必，但其中不無蹊蹺。」

申環目露疑詫之色道：「風聞乾坤居士武顯揚乃千面神儒石誠易容所扮。」

凌雲天道：「石誠化身千萬，但武顯揚却不是，善泳者必溺於水，石誠此刻巳處於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境遇中。」

驀地——

山外送來一聲清嘯。

神行無影竺九明面色微變，向甘飛道：「自愚兄寄身賢弟山寨，即帶來無窮危難，嘯聲顯係尋仇愚兄而來。」

凌雲天道：「事巳至此，容在下應付。」與甘飛低聲囑咐幾句。

甘飛轉身奔出大廳。

霎那間山寨燈火俱熄，只剩下議事大廳燈燭輝煌。

凌雲天端坐在大廳虎皮交椅中握卷閱讀，身後隨侍着薛人傑父女，鴉雀無聲，氣氛森肅。

良久，凌雲天緩緩抬目，向廳外一望，朗笑道：「諸位朋友枉駕敝寨，在下生性疏懶，不能一一迎候，若不嫌棄，何妨寛坐。」

忽聞一聲陰惻惻冷笑道：「尊駕自恃無恐，設伏相待，須知老夫等人既然敢來，便無懼龍潭虎穴。」語聲中人影紛紛如魅，翩若驚鴻射入十數面目森冷，老少不一的江湖勁裝高手。

凌雲天朗聲大笑，緩緩立起道：「在下自問與諸位素不相識，並無過節，請問諸位來意？」

一個兩頰無肉，面目陰森老叟冷笑道：「老夫等人來此相尋兩位朋友。」

「那兩人？」

老叟道：「神行無影竺九明，奪命神鏢甘飛。」

凌雲天淡淡一笑道：「在下頗有耳聞，只是緣慳一面。」倏地回頭向薛人傑沉聲喝道：「送客！」

老叟神色一怔勃然大怒，厲聲道：「尊駕此乃何意？」

凌雲天冷笑道：「諸位來此尋人，並未依照江湖規矩投帖拜山，擅自闖入本寨，目中無人猖狂太甚，傳令送客，有何不對。」

老叟哈哈狂笑道：「尊駕如不獻出兩人，老夫當血洗山寨，鷄犬不留。」

另一人厲聲道：「慢着，甘飛乃此山寨主，尊駕是何來歷？」

凌雲天目光一寒，右腕疾揚。

那人突慘嗥出聲，手掌護着右眼，鮮血從指縫中涔涔滲了出來。

凌雲天笑笑道：「有目無珠，略施薄懲。」

闖山羣邪見狀知遇勁敵，不禁心神大震。

凌雲天目光望了那老叟一眼，道：「閣下口出大言誇稱血洗本山，必有幾分眞實藝業，倘勝得在下，決以禮相送下山，不然諸位當作階下囚。」

一言激怒了羣邪，竄出手持雙刀漢子，大喝道：「兄弟李成願領教寨主驚人武功。」

凌雲天飄然走前兩步，含笑道：「李老師進招吧！」

李成神色一變，道：「寨主請亮出兵刄。」

凌雲天朗笑道：「刀槍無眼，在下還是用一對肉掌與李老師印證。」

李成大怒，欺身猛撲，刀光倏轉，捲出一蓬寒飈，幻化千萬柄刀影，罩襲向凌雲天攻去。

凌雲天竟似若無睹，負手巍立，刀勢堪近，倏地身形疾倒，右臂倏地一舉，立掌如刄，一招「五雷轟頂」劈下。

廳中揚起一聲凄厲慘號，刀光疾斂，只見李成一個虎跳，躍起五尺，蓬咚跌摔在地，一雙手臂齊肘砍斷，血湧如注，昏死在地。

那雙斷臂仍緊握着雙刀，飛墜丈外。

凌雲天安詳自若，宛如並未與人動手模樣，朗笑道：「那位願賜教？」

羣邪見狀猛凜，花刀李成雖屬功力最弱，但也成名多年，未及一招，便自斷臂，禁不住心中泛上一縷奇寒。

但江湖中人多半寧折不彎，身死名在，所來羣邪中雖有人巳萌退念，却羞於出口。

兩頰無肉老叟知今晚必難倖免，一聲厲嘯出口，身形虛空騰起，張臂如翼，挾着一片排山倒海罡勁向凌雲天撲去，雙手十指發出鏢、針、毒蒺藜三種暗器。

暗器手法奇詭上乘，先發後至，漫天花雨般洒下。

其餘羣邪竟同時發動，各佔方位，兵刄出手，寒光電奔，流芒四射，雷霆萬鈞，攻向凌雲天。

這時，薛人傑父女疾隱向壁後，只聽凌雲天一聲長笑，龍吟過處，青霞暴湧，洒向漫空金絲銀綫。

悶嗥聲中，羣邪紛紛倒地。

兩頰無肉老叟傷勢奇慘，非但發出暗器，悉數被劍罡反震打在全身，遍體流血，耳鼻雙臂俱爲削落。

其餘羣邪均被劍尖點中穴道，跌翻在地，四肢僵硬，不能彈動。

劍光疾斂，凌雲天巳收劍回鞘，昂然巍立，胸前起伏頻頻。

他雖一招制勝，却眞元耗損太鉅，吐納調氣歸元。

薛人傑父女一閃而出，問道：「少俠，怎麼樣了？」

凌雲天微微一笑，道：「不妨！」

廳外隨風飄入數聲慘嗥，羣邪尚有人在外埋伏，看來巳一網打盡。

兩頰無肉老叟黯然慘笑道：「老朽縱橫江湖數十年，從未目睹尊駕曠絕武學，不言而知尊駕自是大有來歷，今晚老朽等人固是自取其禍，但望尊駕賜告來歷師承，老朽當死而無怨。」

凌雲天道：「諸位尙未見告來意。」

（未完・廿四）

十君子傳奇故事

# 捉施毒奸徒　羣俠用機心

白羽・文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商必利和狄慕青辯論，未有結論，這時又來了個被害人夏宏聲指証，還有旁証人涵雲道長。商必利仍抵賴不認，誘稱是兇徒矯飾所爲，狄慕青和兩位証稍作商量，採用「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之計，謊說亡弟遺書指証他胸腹之間有一顆黑痣，目的想取出他掛在頸下的「寒玉金星匙」的物證，而商必利胸前無黑痣，解衣取信羣雄，將物證掩飾在衣內，夏宏聲、狄慕青先後出手，商必利想將物証毀滅，蕭秋風及時搶去，人証物証確鑿，商必利俯首認罪，自份必死，被萬恨生——艾天齊看中，利用他作歹事，却被蕭秋風和伍仇——寒酸老書生看出，伍仇追問蕭秋風、萬恨生是何人，二人又商議對策……

半晌之後，伍仇自已點着頭，哦了一聲道：「我明白了，是他？」

蕭秋風頷首道：「不錯是他！」

伍仇搖頭道：「這太巧了！」話鋒一頓，接着說道：「蕭兄怎能斷定此人就是呢？」

蕭秋風道：「賢弟當還記得，恩叔遺訓之上的話吧？」

伍仇道：「他有那暗記？」

蕭秋風道：「正是！」

伍仇長吁一聲道：「如此說來，就是小弟也不能難爲他！」

蕭秋風也喟吁一聲，說道：「誰說不是！」

伍仇道：「小弟靜觀此人，心性雖然不是極惡，但習性却是狠毒陰險，設若今後他無惡不作……」

蕭秋風接口道：「我不會允許他有這個機會的！」

伍仇說道：「那除非蕭兄日夜監視着他。」

蕭秋風道：「必須如此時，愚兄不惜犧牲！」

伍仇道：「豈能爲他一人，誤却諸般大事？」

蕭秋風道：「事難兩全，又有什麼辦法呢？」

伍仇正色道：「兩害相權取其輕，反之亦然，小弟認爲不當如此。」

蕭秋風道：「賢弟錯了，恩叔遺命，重於天下諸般大事。」

伍仇語塞，低下了頭去，移時伍仇突然說道：「蕭兄，此事可否交由小弟來辦理。」

蕭秋風大喜道：「早有此意，只是不敢相請。」

伍仇一笑道：「那就好了，小弟正感無事而煩心呢。」

蕭秋風看了伍仇一眼，道：「不過此事並不容易噢！」

伍仇頷首道：「小弟理會得，蕭兄放心好了。」

蕭秋風仍然囑咐道：「以無止的忍耐對人，是種極大的考驗……」

伍仇接口說道：「蕭兄，當小弟發覺他的作爲已不能忍耐時，必然將他擒住交由蕭兄親自來發落，這樣蕭兄可以安心了吧？」

蕭秋風一笑道：「愚兄深信賢弟能够辦好這件事的。」

於是對萬恨生（艾天齊）的事就這樣決定了。

× × ×

商必利一臉的焦躁不安，在大廳中蹀踱不已。

暗中監視他的狄慕青和夏宏聲，此時悄悄相跟着。

夏宏聲道：「狄兄注意，他又到了去右後園的時間了！」

狄慕青皺眉道：「此事有些怪異！」

夏宏聲嗯了一聲，道：「前幾次小弟也沒有疑過什麼，但後來他一再按時而動，小弟業已看出，他焦急是假，在按步就班的作些什麼是眞。」

狄慕青又皺了皺眉頭，道：「他必有陰謀已無疑問，只是我却百思不解，那右後園內，有什麼東西或地方，能被他利用呢？」

夏宏聲也搖頭道：「小弟也是甚覺不解。」

狄慕青道：「如今只好再加强監視這個匹夫，看他企圖何爲，不過我仍有靈感，深信他就要有所行動了。」

夏宏聲道：「小弟也有這個感覺。」

趺坐一旁，久未開口的涵雲，此時說道：「定法不是法，狄大俠的話對，目下還是加强監視，任他千變萬化，我們只要不露些給他就行。」



於是他們決定了方策，待機而動。

× × ×

商必利坐在右後園的井台上，看看天，又瞧瞧地，搖搖頭，愁眉苦臉，迭聲的喟嘆着。

坐了半晌，口又渴了。

他習慣的抓取到吊繩，左腕微一用力，繼之拔上，垂於井內的木桶，也帶着小半桶井水，緩緩升起。

他右手中，早已握着萬恨生給他的小紙包兒。

此時，商必利也知萬恨生的陰謀何在，是「井中下毒」，這口井，是金陵這店內，上下所賴的唯一水源。

商必利也曾想過，這姓萬的好狠。

這狠惡的手段，毒辣的心腸，勝過自己。

進而也明白了，萬恨生和這「天下武林店」的仇恨必然是深極，大極，重極，才用這種絕頂毒計。

換個人，必然會覺得萬恨生這計謀太惡毒了些，偏偏他找的是商必利，一個見利忘義陰險惡毒的東西。

因之在臭味相投，和各爲其利下，牢結一處。

商必利捧起水桶，就唇邊喝了起來。

暗中監視他的人，心中都有個想法，就是商必利內心不安已極，所以才需要這口冰冷的井水。

就在商必利捧起水桶，就唇而飲的時候，這「天下武林店」，金陵總店的廚房內，也發生了意外。

一個廚下帮工，以巨斧斷柴，不巧斧首脫柄而出，飛擊中了那只足容五十個人用三天的大水缸。

水缸立即破碎，水流滿地。

這件事，只傳到石氏三俠那兒。

因爲破了一隻水缸，不是大事，三俠就能作主，諭令立刻去買上一隻應用，對那廚房帮工，罵也沒罵一聲。

所以狄慕青，不知道這件事。

蕭秋風再聰明，却非神仙，自然也不知道。

再說，就算知道這件事，也不會聯想到其他的。

商必利回房去了。

大水缸也買了回來。

沒人埋怨，除了那兩個抬水的雜工。

他們是三天打一次水，如今加了一次，所以嘮叨沒完。

就在商必利回到臥處，大水缸抬進門來的刹那，伍仇自前大廳回到他和蕭秋風兩個人的居留靜室。

伍仇推門而進，第一句話就是：「蕭兄，他走了！」

蕭秋風一楞，道：「剛走？」

伍仇道：「剛走，小弟聽他和前廳侍役弟子說，他走了，並且囑咐侍役弟子，轉告蕭兄，說江湖路上再見。」

蕭秋風劍眉深深皺起半晌沒有接話！

伍仇却適時又道：「蕭兄，小弟也該走了。」

蕭秋風看了伍仇一眼，道：「賢弟當眞要代愚兄辦好這件事？」

伍仇一笑道：「丈夫一言，如白染皂，況是義不容辭的事。」

蕭秋風道：「愚兄也不說什麼客氣話了，只請賢弟記住兩件事情，其一是對他萬勿傷害，再就是若有消息可投遞於各處分店，則愚兄立即知曉。」

伍仇道：「理會的。」

蕭秋風又道：「賢弟，伯母大人那兒，愚兄想……」

伍仇接口道：「蕭兄不必去了吧！」

蕭秋風道：「豈可不去，賢弟可有什麼話要愚兄代陳的？」

伍仇道：「沒什麼，只問她老人家安康就是。」

蕭秋風道：「就這樣說了，別忘記了半年之後，此處兄弟相會之約，那時各弟兄俱皆前來，再大的事也要放下。」

伍仇應了一聲，立即對蕭秋風含笑拱手而去。

他是追躡萬恨生之後，以防他變，却不料萬恨生毒謀已成，滿懷着欣慰和極度的得意，出了天下武林店。

× × ×

相距「天下武林店」金陵總店不遠，是家普通的招商客棧，名爲「金論」，萬恨生竟住了進去。

追躡其後的伍仇，緊皺起了雙眉。

直待打聽清楚，萬恨生住於幾號，並監視甚久而發覺萬恨生不會立刻離開後，伍仇又轉回了天下武林店。

傍晚——

「天下武林店」金陵總店的後厨房，出了奇案。

時間正當晚飯當空，厨房中的三位師傅，各有各忙。

三傅師有個嗜好，喜喝上好的茶葉，每當要忙的時候，他必然沏上一壺好茶，一面工作，一面喝茶。

這嗜好和習慣，已經有了好久了，人人知道。

今晚自不例外，他沏了壺好茶，一面做着「乾炒四季豆」，一面端起茶壺來，喝了一大口。

接着那大師傅開了口，道：「老杜，四季豆加點工噢，是蕭爺吃的！」

三師傅杜胖子，應着聲道：「放心哥子，格老子的『乾炒四季豆』！哎喲……哎喲……」

話沒說完，哎喲出聲，接着噹啷聲響，乾炒四季豆連炒菜的鍋鏟，一併扔在了火灶上面。

大師傅和二師傅，傻了，呆呆的看着他。

就這刹那工夫，杜胖子的臉變成了煞白，黃豆般大的汗珠子，成串的從額頭上滾了下來。

大師傅看出不對，急聲喊叫道：「快到前面報，說杜胖子生了急病……」

打雜的小順子，三步當成了兩步，奔向前面。

穿廊過堂，幾乎和另外一個人碰在一起兒。

這人身形一閃，操手抓住了小順子，叱道：「跑什麼？也不看着點兒。」

小順子已經看清了這人，立刻道：「狄爺，杜胖子得了急病……」

小順子恰好碰上狄慕青，很巧！

狄慕青一聽杜胖子得了急病，立刻道

：「你是說廚房間的杜三？」

小順子道：「可不是！」

狄慕青鬆了手，道：「你去請東街的阮大夫，快！」

說着，小順子跑向店外，狄慕青却到了廚房。

他來晚了，杜老三杜胖子，業巳挺屍在地上！

當他目射寒光一掃杜三屍體後，神色立變！

接着以久行江湖的經驗，下了判斷！

他雙眉一挑，沉聲向廚房中的所有的人道：「你們都給我停工！」

各人立即肅立一旁，狄慕青接着鄭重的說道：「廚房內的一切東西，都不許動！」

話聲突然一頓，急聲問道：「菜飯有沒有開到前面！」

大師傅說道：「還沒有。」

狄慕青道：「是不是一份也沒有端出廚房？」

大師傅頷首道：「一份也沒有端出去的！」

狄慕青嗯了一聲道：「很好，我告訴你們，杜三是中了劇毒而死，廚房內的東西，在沒有弄清楚之前，吃不得，也動不得！」

大師傅應聲不迭，狄慕青連忙目光一掃，轉對另一個打雜的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打雜的道：「小的王二。」

狄慕青道：「你去前面請聞爺和金爺來，快！」

王二應聲而行，狄慕青却適時又道：「慢着，見了聞爺和金爺，只說我在此處有請他們兩位，其餘的話和事，不許你多說一個字。」

王二連應是，快步而去。

剎那，聞文和金成來了，對杜三突然中毒而死的事，感到十分意外和十分忿怒，立刻進行檢驗事務。

他們取來象牙筷，純銀匙在酒、飯菜中，一樣樣的試過，所試的結果，使他們凜驚萬分。

飯中有毒，菜中有毒，但酒裏却半點毒性都沒有。

這時，伍仇恰好回到店中，正與蕭秋風談說着萬恨生住於「金論」店中的事，二人都覺得十分奇怪。

他倆都巳經餓了，於是通知侍役弟子開飯。

這名侍役弟子去後回來，報告了廚房中的事情。

於是他倆互望一眼，立刻到了廚房；此時廚房中，正在忙亂，雖巳證實菜、飯含毒，但却追究不出來，是誰下的毒，何時下的毒。

蕭秋風和伍仇來到，自然而然大家都靜候吩咐。

狄慕青首先稟述所知，然後又將檢驗結果說出。

蕭秋風馬上作了決定，先叫王二阻止阮大夫此行，然後吩咐侍役弟子，向住客說明，火灶中斷晚飯每人以紋銀二兩暫代伙食。

這兩件事辦妥之後，蕭秋風開始沉思下毒的經緯。

他目光閃處，看到了那只新的大水缸，霎了霎眼問道：「這水缸是什麼時候買的？」

石三俠道：「今天才買來的。」

狄慕青一楞，道：「從前那只呢？」

石三俠道：「破了！」

破了一口水缸，十分平常，狄慕青沒有再問。

蕭秋風却心細如髮，道：「怎麼破的呢？」

石三俠道：「廚房帮工在缸旁砍劈斷木，斧首脫柄打碎……」

蕭秋風接口道：「請把那斧頭和那帮工找來。」

斧頭找來了，帮工却不見了。

原來那名帮工，業巳不知那裏去啦。

再查帮工的來源，竟也無法找出，於是，石三俠漲紅了臉，就是狄慕青，也覺得十分難堪。

蕭秋風却安慰他們道：「這算不得什麼，店中人多而雜，有人混了進來，聲言某某所薦，爲臨時帮工，試想，那個又能注意呢。」

話鋒一頓，接着嚴肅的說道：「今後却要小心些了。」

這句話，說得聞文和金成都深覺不好意思！

蕭秋風目光一掃水缸，冷笑一聲道：「酒中無毒，菜，飯中却都有毒，這是奇怪事。」

聞文道：「菜有濃味，下毒使人難防，這白米乾飯之中下毒，非但奇怪，簡直是使人百思而不解的事。」

伍仇一笑，但沒開口。

蕭秋風深知伍仇聰慧多謀，有心一試伍仇看法是否和自己一樣，於是問道：「賢弟可是有什麼發現？」

伍仇說出了驚人的話來道：「小弟巳知毒下在何處，並且巳知是誰下的毒，甚之連那主使下毒的眞正主兇，也知是那一個！」

衆人聞言，信疑參半！

蕭秋風却一笑道：「賢弟何不說出來大家聽聽呢？」

伍仇頷首，手指水缸道：「毒下在水中！」

衆人目光，自然而然的都瞥向水缸。

大師傅聞言似是想起一事，接說道：「有道理，杜三習慣嗜茶，他沏了壺好茶，就在喝過一大口之後不久，就捂着肚子哎喲起來！」

蕭秋風嗯了一聲，又問伍仇道：「下毒的人是誰？」

伍仇道：「商必利！」

狄慕青恍然大悟，道：「難怪這匹夫一天去井台上坐好幾次。」

蕭秋風的劍眉一挑，問道：「主使人呢？」

伍仇道：「萬恨生！」

聞文和金成，是奉諭監視萬恨生的，聞言道：「這怎會呢，我們……」

蕭秋風接口道：「不錯，正是如此，毒藥是萬恨生交給商必利的。」

金成道：「不可能的，在大廳上，萬恨生痛罵商必利……」



伍仇接口道：「不錯，痛罵之前，早有密議，並將毒藥交到商必利的手中。」

聞文道：「難道商必利自己就不能暗藏着毒藥？」

對呀，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蕭秋風這時正色說道：「不會的，伍賢弟說的半點不錯。」

話聲一頓，接着又道：「商必利隨史賢弟而來，在此遇上狄兄，是事前難知之事，因此他斷無預藏毒藥而施用陰謀的道理！萬恨生却是有備而來，早有預謀，因此這毒藥是他的東西，他狡猾至極，巧用商必利代操刀手。」

狄慕青此時面色鐵青，道：「盟主，我要去擒那商必利前來！」

伍仇却搖頭道：「我去！」話聲乍止，人巳一閃而去！

× × ×

商必利坐於臥室之中，靜待三更，日間，他在井桶中下毒之前，巳多叫了一份伙食，此時早巳塡飽了肚子，只等逃亡的機會了。

門敲三响，商必利霍地離開了座椅，道：「誰？」

門外人悄聲道：「開門吧，是我！」

商必利一楞，這聲音陌生，不由又問道：「你是那個？」

門外人聲調微揚，道：「快開門，是萬兄請我前來……」

話還沒有說完，商必利巳欣然應聲，將門打開。

門開處，商必利巳看清了來者，心頭陣鼓雷鳴，神色大變，只嚇得連連後退，手足皆顫。

伍仇目含威凜，大步而進。

他跨進門檻之後，順手關閉，並扣閤了小門！

商必利自廳中之事後，業巳知道伍仇乃何許人也，此時當然會想到伍仇前來，不是善意。

伍仇冷着一張俊臉，開口道：「沒想到我會來吧？」

商必利不知如何答話才好，楞在了一旁。

伍仇冷哼一聲，又道：「你不歡迎我來吧。」

商必利提心吊胆，勉强笑着道：「歡……歡迎，當……當然歡迎！」

伍仇獰笑一聲，道：「你是等那『萬恨生』，會歡迎我嗎？」

商必利臉色一變，道：「沒有……沒有這種事，我……我……」

伍仇叱喝道：「你！你給我先閉上狗嘴！」

商必利連聲稱是，道：「是是，狗嘴……狗嘴該閉……」

伍仇目射寒光，道：「知道我爲什麼來嗎？」

商必利期期艾艾的說道：「商某……商某……」

伍仇怒咄一聲，冷冷的道：「那個是商某？」

商必利急忙接口道：「是是……小的……小的害怕……」

伍仇道：「少廢話，我問你可知道我爲什麼來嗎？」

商必利道：「小的不知，大公子您有何吩咐？」

伍仇怒聲道：「誰是你的大公子！」

商必利道：「小的一向稱史爺是二公子，您自然是……」

伍仇震聲道：「記住，我二弟巳當衆將爾逐出史家門外，你和史家及我，早巳沒了任何淵源，今後少套交情！」

商必利連聲稱是，道：「小的以後注意就是。」

伍仇道：「我的來意你眞不知道？」

商必利此時心神魂魄較前稍定，道：「正要請示。」

伍仇冷冷地說道：「我因始終沒見你去大廳飲茶，特來相請！」

商必利心頭猛顫，道：「怎敢勞動大公子……」

伍仇厲聲叱道：「我名伍仇！」

商必利嚇得全身一抖，道：「是，我是說不敢勞駕。」

伍仇道：「上下個樓梯，費不了什麼事，請吧！」

商必利遲疑了半响，才道：「伍爺先請了，我就到。」

伍仇乾而冷的說道：「不，我們一道下去。」

商必利咬咬牙，道：「伍爺，您這不像是對朋友……」

伍仇把眼一瞪，道：「誰說咱們是朋友。」

商必利道：「若不是朋友的話，伍爺你喝你的茶，別管我！」

伍仇冷哼一聲道：「說的好，沒有你喝過的茶水那個敢喝！」

商必利心中有了數，不問可知，井中下毒的事情發作了，他不禁暗恨萬恨生不巳，恨對方怎地還不出現。

伍仇話聲頓下，看着商必利，似等答覆。

商必利只顧心中暗怨萬恨生，却忘記了答話。

伍仇於是接着又道：「還不走嗎？」

商必利既知大禍巳發，了然忍也無用，不由也沉聲道：「伍爺，你的話商某不懂！」

伍仇嘿嘿兩聲道：「哦？你又變成商某了。」

商必利一挺前胸，道：「不錯，你既不認是朋友，商某何必高攀！」

伍仇頷首道：「够威風！」話鋒一頓，沉聲喝道：「跟我下去！」

商必利也沉聲答道：「辦不到！」

伍仇道：「你認爲我不能宰了你？」

商必利冷笑一聲道：「那要看是什麼地方！」

伍仇哈哈一笑，道：「當眞？」

商必利哼了一聲，道：「別管你是蕭秋風的好朋友，怕也不能破此店規吧？」

伍仇頷首道：「這當然了！」話聲兒一停，冷笑一聲又道：「但是我早巳想好了殺你而不阻碍店規的辦法。」

商必利道：「那就請施展好了。」

伍仇嗯了一聲，說道：「看來你是不信？」

商必利冷笑道：「不錯！」

伍仇嘿嘿兩聲，道：「我自出道江湖

，說實話，還眞沒有殺過人，別看很多江湖宵小，都認爲我又狠又毒，但我……」

伍仇話聲突然停了下來，却揚聲對外面喝道：「誰在外面？」

隨着這句話，有人應聲道：「是伍爺在商大俠房中嗎？」

伍仇大步而前，開了房門原來是聞文當門而立。

伍仇一笑道：「有事嗎？聞大俠？」

聞文道：「沒什麼大事，狄慕青兄要我對伍爺您說，請伍爺看在他慘死的弟弟份上，千萬別動商大俠，他……」

伍仇笑着接口道：「可以，商大俠現在連根汗毛都沒少！」

聞文道：「那就好了，我去知會狄兄一聲。」

伍仇却突然說道：「聞兄，順便請告訴狄大俠說，商大俠可能已經住够了這店房啦，說不定會馬上就走……」

商必利急忙揚聲道：「聞大俠，我還沒住够……」

伍仇却接口道：「我是說你可能住够了，若還沒住够的話，你就住下去好了，用不着像死了親娘那樣着急！」

話鋒一頓，接着又對聞文道：「就這麼幾句話了，聞兄忘不了吧？」

聞文一笑道：「這怎會忘！」他話鋒一頓，却探頭對商必利說道：「商大俠，我有幾句話，能進來說嗎？」

從這句話中，商必利暫時放寬了心，瞧，人家店裏的規矩有多大，連聞文都不能隨便進入客房。

商必利想到這裏，自然不肯再得罪聞文，於是含着有些阿諛的笑容，極客氣的肅手，說道：「聞兄太過客氣了，請進請進！」

聞文點點頭，走了進來。

商必利相讓道：「聞兄請坐下來談談吧！」

聞文搖頭道：「商大俠不必太客套，更不必對聞文稱兄道弟，因爲聞文自度德量力，不敢有像商大俠這種好兄弟。」

這句話，又乾又冷，使商必利難以答言。聞文却在一停之後，立刻又道：「在下的話很簡單，是勸商大俠早一些離開敝店！」

商必利一楞，道：「這……這也是貴店的規矩？」

聞文正色搖頭道：「敝店開設多年，對住客向來沒說過這種話。」

商必利問道：「聞總管爲何厚人而薄我？」

聞文搖頭分辯道：「商大俠錯了，在下正是厚你，方始那樣說的。」

商必利莫名其妙，道：「這……這怕要解釋才行。」

聞文道：「商大俠，你曾在敝店井中，作過手脚吧？」

這種直接了當的詢問，使商必利傻了眼，因之，他久久沒能開口，無法答話。

聞文却淡然一笑道：「商大俠，敝店已經有人中毒死了！」

商必利期期艾艾地說道：「這……這是誤會，我……我……」

聞文接口道：「沒有關係，商大俠用不着有話不敢說出口來，再說，你的舉動有人指證，根本談不到是誤會！不過，你只要不離開敝店的話，從狄兄起到敝店止，誰也不會把商大俠你怎樣的，你放心好了！」

商必利皺眉道：「既然如此，聞總管適才要我離店，豈非……」

聞文笑道：「聽來好像是要商大俠自投死路似的，喔？」

商必利道：「莫非不是？」

聞文道：「絕對不是！」

商必利冷哼一聲，道：「總管，黃鼠狼給鷄拜年，說是好心誰信？」

聞文道：「我說明白了之後，你就信了！」話鋒一頓，又道：「商大俠，你在井中作了手脚，如今滿口井的水，都不能用了，這種事實你商大俠總不否認吧！」

商必利道：「井中果已有毒時，水當然就不能使用了！」

聞文頷首道：「是嘍！」話鋒一轉，突然問道：「商大俠，請問你最多能幾天不吃東西？」

商必利道：「我不懂此問何由？」

聞文道：「你先回答，最後我自然會說明原因的！」

商必利道：「有人數十日不食，有人可十數日……」

聞文道：「你呢？」

商必利說道：「十數日禁食，當無問題。」

聞文道：「不錯，但是你能十數日不喝水嗎？」

商必利道：「這誰也辦不到。」

聞文道：「那就是了。」

商必利道：「原來貴店自即日起，要斷我的飲食？」

聞文搖頭道：「不是不是，商大俠誤會了，試想，不論你犯了多大的罪過，天下也沒有餓死的刑罰呀！」

商必利皺眉道：「那……總管究有何意？」

聞文道：「因爲敝店中毒而死的人，是厨下師傅，所以其餘的師傅們有了決定，這決定是只對你商大俠一人！」

「他們保留了井中的水，用這種水，來給商大俠燒茶、洗米、做菜，意思是請商大俠專用這口井了！」

商必利目瞪口呆，作聲不得！

聞文却對着商必利一笑，又道：「敝店自往昔創業至今，店規嚴緊，從來沒人敢犯，但店規中只有不得在店中搏鬥，却無不得……」

伍仇適時接口道：「聞兄，以有毒之水供商大俠飲用，似乎過份……」

聞文接話道：「伍大俠，話不是這樣說，水中施毒是商大俠所爲，古人曾說，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

伍仇一笑，道：「其實這是貴店之事，我過問不着的。」

聞文道：「雖說厨下衆師傅有此存心，但在下却不忍商大俠如此而死，是故前來知會商大俠，留不如去。」

伍仇哦了一聲，道：「聞兄來此原是善心……」

聞文接口道：「自然，不過是去是留，仍要由商大俠裁定。」

商必利把嘴一噘，又道：「誰？這決



定誰下？」

這時，走廊上傳來了步履之聲，一位腰繫圍裙，身量矮而胖的厨師傅，端着一個食盤，走進房中。

食盤內，有一隻烤鷄，一份炒菜，一份砂鍋魚頭，雪白的白米乾飯，和一壺香氣四溢的美酒。

在這矮胖厨師傅的身後，却跟着一條癩皮狗。

這條狗，看上去就多了一口氣，一身癩腥，皮毛半脫，鮮血爛肉，望之會把隔夜飯都嘔吐出來。

矮胖厨師傅，將食盤放置桌上，對商必利一笑道：「商大俠，從現在起，你這個房間的一切，都歸我來監管了，今天的菜是沙鍋魚頭和正香烤鷄……」

商必利不待厨師傅把話說完，已急急揮手道：「我不餓！」

矮胖的厨師傅笑嘻嘻的說道：「我姓斯，名字叫藥民，人家却都叫變了音，把斯藥民換成了『死要命』，商大俠怎樣稱呼我都好！」

話鋒一頓，接着又道：「商大俠，要不要喝杯酒？」

說着，斯藥民就替商必利開始斟酒。

商必利連忙聲明道：「我戒酒了！」

斯藥民聳聳肩頭，道：「這多可惜，吃點鷄可好？」

商必利如避蛇蝎般，連連揮手道：「我不餓，不渴，你……你請吧！」

其實，商必利已經餓的肚子都咕嚕咕嚕的在叫。

斯藥民霎霎眼，道：「商大俠，你眞不餓？」

商必利道：「不餓，不餓，一點都不餓。」

斯藥民哦了一聲，道：「可惜，你不知道有多好吃。」

商必利沒好氣的說道：「你要認爲好吃，你吃就是！」

斯藥民道：「當眞？」

商必利哼了一聲，道：「不假，只要你敢吃！」

斯藥民道：「有商大俠的吩咐，現在又當着我們總管的面，我這又不是饞嘴偷吃東西，有什麼不敢吃的！」

說着，斯藥民果然開始撕吃起那隻鷄來。

他是狼吞虎嚥，刹那間，一隻烤鷄入了五臟之廟。

接着端起沙鍋魚頭，一頓旋風般，也掃了個光。

商必利暗中懊悔不迭，肚子咕嚕咕嚕直響，饞虫餓火交攻，舌尖直在嘴唇上打轉，口涎硬往空肚子裏送。

斯藥民吃飽了，拍拍大肚子笑道：「眞好吃！」

邊說邊在收拾殘盞，想起那壺酒來，又道：「商大俠，剛才您說戒酒對吧？」

商必利只好嗯了一聲，望望酒壺道：「不錯！」

斯藥民一笑，端壺仰頸灌下，刹那酒壺的酒盡空。

他右手揉着胖胖的肚皮，道：「眞是酒足飯飽。」

說着，看到了那隻癩皮狗，哦了一聲，說道：「好小子，你跟着斯老子幹什麼的？」

話鋒一頓，噗哧一笑，道：「原來你也餓了，好好好，就吃點白米飯吧！」

斯藥民說着，用竹筷挾了些米飯扔在地上。

癩皮狗早已餓得兩眼發了藍，紅舌一捲，白米乾飯入了肚，商必利只恨得牙癢，原來這餐飯並沒有毒。

早知如此，剛才他就吃了。

正空自悔恨間，不好了。

那隻癩皮狗，突然狂吠起來，接着在室內一轉又轉，獨咕叮的摔倒地當中，可不蹬腿完蛋大吉！

癩皮狗死了，嘴、眼、鼻、口、耳中，紫黑的血直流，嚇得商必利直往後退，全身顫抖不已！

斯藥民却把胖臉一寒，指着癩皮狗道：「哼！你也不撒尿看看自己，就憑你這種東西，竟也妄想吃老子做的菜飯，這不是自己找死嗎？」

話鋒一頓，他却突然轉對商必利道：「商大俠，我做的飯菜你敢吃嗎？」

商必利神色大變，竟難答話。

斯藥民冷哼兩聲，一手端着殘盞碗筷，一手抓起了癩皮狗的屍體，搖搖頭，嘆口氣道：「其實該死的不是你，而是那在井裏下毒的混賬王八蛋，癩皮狗，你記住了是誰害你的，半夜找他索命好了。」

說着，斯藥民大步而去。

聞文看着商必利，搖頭嗟嘆的說道：「商大俠，這是你親眼所見，可怕呀眞是可怕！」

伍仇一笑，道：「有東西不敢吃，眞是罪過。」

聞文却道：「伍大俠有所不知，中毒而死固然很慘，但是活活的渴餓而死，那滋味想來也不會好受。」

伍仇嗯了一聲，道：「不錯，由此可見，爲人行事是錯不得的。」

話鋒一頓，轉對商必利道：「看來閣下報應到了，伍某拭目以待。」

接着向聞文拱手道：「聞兄坐着，我走了。」

聞文笑笑，沒有開口，直等伍仇遠去之後才道：「商大俠，在下話都已經說清楚了，該怎樣你是比別人明白的，我也該走了，你一個人想上一想吧！」

說着，聞文也大步而去。

商必利此時業已六神無主，不知如何是好了。

他想了很久，有了決定，一跺脚，離開了房間。

現在他已不再避忌什麼了，直接走到了萬恨生所住的地方，叩門三响，內有人應聲道：「請進！」

聲調不像萬恨生，但是商必利別無選擇，推門而進。

豈料跨進門來，大吃一驚，才待轉身而去，背後却早已有人闔扣了室門，阻住退路。

原來室內一共坐着三個人，一人阻門，二人坐於門的對面，正是那寃家對頭狄慕青等三位。

阻門的是「涵雲」，商必利投進了羅網。

商必利見無法退出，不由急了，揚聲喝道：「你們意圖何爲？」

涵雲稽首道：「貧道一片善心，商施主不必害怕！」

商必利冷哼一聲，道：「商某根本就不怕。」

狄慕青這時道：「商必利！你是來找萬恨生？」

商必利咬咬牙，道：「不錯！」

狄慕青一笑道：「你這老奸巨猾的匹夫，自認是隻聰明極點的老狐狸，豈料陰溝裏翻了船，上了人的大當！」

商必利沉聲道：「你的話我不懂。」

狄慕青道：「不懂？那你找萬恨生何幹？」

商必利道：「我要責問他因何嫁禍於我！」

狄慕青道：「嫁禍？」

商必利道：「當然！」

狄慕青一笑道：「你二人狠狽爲奸，那個不知？」

商必利不理狄慕青，却道：「萬恨生何在？」

狄慕青道：「狄某算定你會前來找他，故而在此相候，告訴你商必利，姓萬的早巳逃之夭夭，離開此店了。」

商必利猛一跺脚，轉身要走，狄慕青却又說道：「慢着！」

商必利道：「姓狄的，別忘記你是此店……」

狄慕青一笑，接口道：「放心，你只要住在此店中一天，狄某就等你一天，不會動你的，但是話却要說上幾句！」

商必利道：「我不想聽。」

狄慕青道：「這可由不得你。」

商必利哼了一聲，道：「這也是貴店的規矩？」

狄慕青不答此問，却指着牆角上竪立的一輕便軟床，問道：「你可知道那是什麼？」

商必利不答，眼睛看着天篷。

狄慕青接着又道：「這張輕便的軟床，只要兩個人就能抬起來走，床上就算躺着個胖子，也並不覺得會有多重。

「當然嘍，躺着的要是你商必利，就更輕了，抬你走個十里八里路，等於抬隻死狗似的輕便。」

話鋒一頓，哈哈一笑，又道：「何況當狄某和朋友們抬你出去的時候，你早巳餓成了『人乾』，至多也不過是骨頭的重量……」

商必利怒聲接口道：「狄慕青，士可殺而不可辱……」

狄慕青也怒聲道：「你瞧瞧鏡子，自已看看像不像隻縮頭的軟骨虫？」

商必利驀地轉對涵雲道：「你讓不讓路？」

涵雲却問狄慕青道：「狄施主，若有人首先在貴店之內，動手攻擊貧道，請問貧道是束手待斃，抑或也能還擊？」

狄慕青道：「本店助那有理的！」

涵雲哦了一聲，道：「那就是嘍！」

話鋒一頓，笑對商必利道：「商施主，你莫非想要動手？」

商必利氣、恨、惱、懊俱來，只好一言不發。

狄慕青這時一笑，道：「狄某似乎巳經看到舍弟對你招手，商必利，殺人者死，姓狄的現在倒要看你還能活多久？」

商必利依然一言不發，狄慕青這時對涵雲道：「道長請讓路，叫他滾！」

夏宏聲此時開口道：「商必利，夏某也祝你好好的活着！」

涵雲開了門，商必利飛逃而出。

× × ×

蕭秋風面對着巨窻沉思着一件事情！

金成立於一旁，悄然相待。

半晌之後，蕭秋風喟吁一聲，轉對金成道：「金兄親自辛苦一趟吧。」

金成答應着，但却慢慢地說道：「盟主，小爺的爲人，我們可都清楚，您這樣對他，他是不會感激的，不如盟主另想良策……」

蕭秋風搖頭接口道：「金兄就去吧，對他的事，我祇能如此。」

金成道：「盟主，不是我敢多言，就算盟主不願背棄昔日結拜之情，似乎也該將他擒住，免生其他意外……」

蕭秋風道：「他若再有惡行，我會這樣作的。」

金成搖搖頭，蕭秋風接着又道：「伍賢弟可能就會回到那家店中，我不願他和艾天齊動手，金兄諒我，就請立刻前去如何？」

金成不能再不走了，答應一聲而去。

金成走後不久，伍仇來到，他坐在蕭秋風對面，道：「蕭兄，小弟有件事情要和你商量商量。」

蕭秋風笑道：「可是關於萬恨生的事情？」

伍仇頷首，道：「蕭兄料事如神，正是。」

蕭秋風道：「賢弟請講。」

伍仇道：「小弟適才會到過商必利的房中……」

蕭秋風道：「愚兄業巳得報了。」

伍仇一笑道：「必是聞兄多話。」

蕭秋風搖頭道：「是斯藥民所陳。」

伍仇哦了一聲，道：「說起這位厨師傅來，小弟倒記起一件事情，此人絕對不像是個居於人下的普通朋友……」

蕭秋風似乎有心改變伍仇的來意，接口道：「賢弟目光如刄！」

伍仇問道：「此人是否早巳成名江湖了？」

蕭秋風道：「不錯。」話鋒一轉，却突然問道：「賢弟試猜，此人有多大年紀了？」

伍仇道：「小弟本是猜不出的，但蕭兄這樣問我，反而使我有了約計，猜來大概能有十之八九了。」

蕭秋風笑道：「愚兄不信！」

伍仇道：「此人既然是位成名多年的人物，年紀絕對不像看上去那種四十四五大小，我猜他在五十四五左右。」

蕭秋風哈哈一笑道：「猜錯了。」

伍仇道：「大概差不了許多，非常接近。」

蕭秋風搖頭道：「不能說差不多，他今年正正六十。」

伍仇有些吃驚的說道：「當眞？」

蕭秋風道：「愚兄不會騙你的。」



伍仇道：「他是誰？」

蕭秋風道：「斯藥民呀。」

伍仇道：「他當眞叫這個名字？」

蕭秋風道：「不錯。」

伍仇搖搖頭道：「我怎沒聽家慈說起這個人呢？」

蕭秋風道：「我相信你這句話，但也不信。」

伍仇道：「這話怎麼解釋？」

蕭秋風道：「伯母大人一定對你說過，但此人的眞實名姓却很少人知，伯母大人大概是祇說過他的外號……」

伍仇接口截道：「這很有可能，他外號……」

蕭秋風接口道：「他曾是先父及伍恩叔的好友兼厨師……」

伍仇聞言一驚，道：「難道他就是『惡人屠』？」

蕭秋風頷首道：「正是他。」

伍仇哈哈笑道：「也祇有此老，能對付像商必利那樣的東西。」

蕭秋風道：「說到商必利，愚兄認爲他就要跑了？」

伍仇道：「正要他自投羅網。」

蕭秋風搖頭道：「此人聰明萬分，怕是逃得脫的。」

伍仇哦了一聲，說道：「蕭兄這話當眞？」

蕭秋風道：「自然是眞。」

伍仇說道：「小弟却說，他是逃不掉的。」

蕭秋風一笑，道：「賢弟可願賭上一次？」

伍仇道：「正有此意。」

蕭秋風道：「愚兄是說商必利能逃得無踪無影，但若斯藥民出頭去找的話，却可找到，賢弟信否？」

伍仇說道：「小弟却認爲他根本逃不掉。」

蕭秋風道：「賭了，但若經斯藥民出面時，仍算愚兄贏才行。」

伍仇道：「好，就這麼辦。」

蕭秋風道：「賭什麼？」

伍仇道：「由蕭兄說吧！」

蕭秋風道：「以萬恨生爲賭注吧！」

伍仇一楞，道：「蕭兄是有心嘍？」

蕭秋風道：「不瞞賢弟說，愚兄業巳警告過萬恨生，令其立刻離開金陵，此時相信他早巳遠出數里了……」

伍仇長嘆一聲道：「蕭兄這是放虎歸山。」

蕭秋風道：「賢弟多諒，對此人，愚兄必須忍至極限才能動他。」

伍仇無奈的點點頭道：「現在空言巳然無補了。」

蕭秋風想了想，說道：「設若所賭是賢弟勝的話，愚兄必然擒那萬恨生回來如何？」

伍仇霍地站起，歡然道：「那就一言爲定！」

蕭秋風道：「不錯，一言爲定！」

伍仇拱手告辭道：「小弟要去安排一下。」

話鋒一頓接着誠懇的說道：「深信蕭兄知道，小弟並非容不下一個萬恨生。」

蕭秋風含笑道：「愚兄知道，這是賢弟的善意關懷。」

伍仇也含笑道：「蕭兄知我，我就心安了。」

說着和蕭秋風打個招呼而去。

× × ×

伍仇、聞文、金成、狄慕青、涵雲和夏宏聲，他們在大廳一角團團圍坐着，共商大事。

伍仇道：「諸位沒有問題了吧？」

狄慕青道：「放心，我們如此安排，若再叫他出了手去，也顯得我們太無能了，何況日夜分開監視……」

伍仇接道：「狠還交了個狽友，狄兄說話要小心些。」

狄慕青道：「伍大俠說的是。」

聞文却道：「不過就我所知，盟主一向料事如神，他既然說商必利能逃出我等之手，怕是會眞的……」

夏宏聲接口道：「祇要我們從現在起，不離這小子左右，除非他變成個幽靈鬼魂，我就不信能逃之夭夭。」

涵雲道：「不談了，就按所議，立即行事。」

衆人頷首，於是紛紛離開了大廳。

狄慕青和涵雲一路，在離開大廳後，到達了商必利所住的房外，狄慕青閃身向前，敲門作聲。

此時，蕭秋風却正和那斯藥民相談。

在蕭秋風的靜室中，斯藥民正開口說話，他問道：「盟主，事情果然會這個樣子？」

蕭秋風道：「保證不錯。」

斯藥民道：「果是如此，這小子眞的太聰明。」

蕭秋風一笑道：「可惜，聰明反被聰明誤，終於自投死路。」

斯藥民道：「盟主既知未來要發生的事情，何必要我……」

蕭秋風道：「我和伍賢弟打了賭，所以必須煩你相助。」

斯藥民道：「又是爲了艾天齊？」

蕭秋風道：「你也不服氣了？」

斯藥民道：「這小子虎狠之性，怕是難以改悔……」

蕭秋風接口道：「那是後事，我會注意的。」

斯藥民聳聳肩頭，道：「祇好由盟主您了！」

蕭秋風道：「咱們可說定嘍？」

斯藥民道：「說定了。」話辭一頓，又道：「不過要有了錯，我可……」

蕭秋風接口道：「不會有錯，即使有錯我來負責。」

斯藥民胖胖的肚子一挺，道：「那好了，我等着。」

說完這句話後，斯藥民躬身而退。

× × ×

嘭嘭！嘭嘭！嘭嘭！

狄慕青敲擊商必利房門，越來越急，也越來越响！

涵雲臉色也變了，道：「別敲了，衝開它。」

一聲巨震，狄慕青衝開了房門。

室內根本沒有人，但門却關得緊上加緊。

涵雲眉頭一皺，道：「這東西大概是

環球小說盡名家
每週新書多姿彩
馬雲新作
千門奇俠
千門奇俠故事
千門奇俠
每本七元
名人
千門奇俠故事
馬雲著
每本八元
古玩
千門奇俠故事
馬雲著
每本九元
H.K.N.G
環球出版社出版



由窗戶走的。」

狄慕青破門而入時，就已經看到，後窗高高支起，此時候經涵雲指明，越法認定商必利是由此逃走。

於是狄慕青冷哼一聲，道：「我就不信，他會逃出店去。」

話聲中，他略沉思，又道：「道長，此事要立刻知會大家。」

涵雲頷首，二人急步下樓而去。

他倆找到聞文和金成伍仇後，狄慕青首先將破門而入，不見商必利踪影，後窗高支之事說出。

伍仇聞言，雙目暴射寒光，道：「我們若是找不到這個匹夫，豈不被天下人耻笑。」

話鋒一頓，接着又道：「我料他此時必然還藏在店中某處，請狄兄傳下令去，除在店外四方監視之人不必更動外，餘者立即開始搜索此賊。」

狄慕青嗯了一聲，立即召來人手，於是開始排搜。

他們並沒有驚動店中住客，但此店並非普通店，而住客更非普通人物，發生了事故是很難瞞住的。

結果不到半個時辰之內，消息已洩。

住客們都見過商必利，又都知道商必利井中下毒的事，如今聽說商必利突然失踪了，不由都參加了搜索行列。

搜！搜！搜！

近百名住客和店中的高手，一分一寸的開始排搜。

他們相信在這刹那時間內，商必利不可能逃出店去，何況店外四面早就埋伏了人，也都沒看到他的影子。

話雖這樣說，可是店中排搜的高手，幾乎已將這座店翻了個身，却依然沒有找到商必利。

在無奈之下，伍仇作了安排。

他將人分成了八隊，每隊八人，店外四隊，店內四隊，然後不分店內店外，每隊輪班三個時辰，餘者休息。

第二天，從早到晚，依然沒有搜到商必利。

衆人死了心了，有多一半人認定商必利巳經逃之夭夭。

伍仇、狄慕青、夏宏聲、聞文、金成和涵雲這六位主腦人物，在三更時候，齊集大廳之上商量對策。

伍仇首先開口，他道：「不論怎麼說，我仍然相信此賊沒有逃出此店。」

大廳上，坐滿了客人，都在悄靜的聽着。

涵雲接話道：「貧道也是這樣想。」

狄慕青皺眉道：「按說此賊決難逃出，但搜了兩夜一天，幾乎將此店倒翻了個，却仍然不見一點影子……」

夏宏聲接口道：「我也認爲他仍然藏在店中。」

聞文道：「大家既然想法一樣，可見外面監視的人沒有失職，他還在店中，現在我們仔細想想，他能藏在那裏？」

狄慕青沉思着，沒有接話。

伍仇却突然問聞文道：「聞兄，這要是你的話，你會藏在那裏？」

聞文苦笑一聲，道：「依照我們這種搜法，不論藏在那裏巳早被搜出來了。」

伍仇劍眉一挑，說道：「這眞氣死人了！」

涵雲這時突然說道：「貧道想起一件事來。」

衆人同聲問道：「什麼事？」

涵雲道：「伍大俠剛才問我們，若是我們的話，能藏在那裏，使貧道突然想起，這匹夫的可能藏處。」

伍仇急忙道：「在那裏？」

涵雲看着狄慕青道：「狄大俠，破門而入發現室內無人的是我們……」

狄慕青接口道：「是呀？」

涵雲道：「後窗高支，認定此賊巳由後窗逃走的也是我們。」

狄慕青皺眉道：「這還說它幹麼？」

涵雲道：「別急，反正也不忙在一時，讓我好好的邊想邊說。」

話鋒一頓，涵雲接着又說道：「試想，一個人若是眞由後窗而逃，爲了不使人能够一眼看出，找到他的逃路，他會怎樣呢？」

夏宏聲道：「他會……」

涵雲擺手相攔，接着說道：「要是我，我不但不會從室內反扣上門，並且應該將室門虛掩，後窗放落，這樣才能使別人步向歧途。

「但是此賊却恰恰相反，反扣了門，高支起窗，這不是明明白白告訴追踪他的人說，他由後窗而逃的嗎？」

「此賊刁猾萬分，機心百出，奸詐無比，怎會作出這種令人一望就能了然的笨傻事來呢！」

伍仇一拍大腿，道：「不錯！」

廳中一千住客，也人人頷首道：「分析得對！」

涵雲適時又道：「這一切一切，現在貧道巳經想出，是他故佈的疑陣，有心讓我們上當，而我們果然上了他的大當！」

話鋒一停，他冷哼了一聲道：「不過他雖聰明，却太拿別人當了傻子，我們上當一時，却非永久，如今貧道敢說，他還在店中。」

狄慕青道：「我們大家都信他還在店中，但是搜到現在仍然毫無發現，就算是在店裏，又能奈若他何呢？」

涵雲道：「話不是這樣說，表面上看來，他平安了，究其實，他只要還在店中，我們遲早會找他出來的。」

夏宏聲道：「道長的分析是，說他並非從後窗而逃了？」

涵雲喟嘆一聲，道：「不是，當時他根本就沒有逃。」

夏宏聲一楞，聞文等人也不由一呆！

涵雲道：「說來怪貧道和狄大俠，當時太着急了些，所以沒能好好的想想，否則此時早巳把他擒住了。」

金成道：「以道長的看法，當時他藏在那裏？」

涵雲說出了驚人的話來，道：「他就藏在那間房子裏！」

狄慕青搖頭道：「這不會的，當時我看得明白，室內無人。」

涵雲道：「不錯，他是藏在令人一眼看不到的地方！」

伍仇道：「那裏？」

涵雲道：「床下！」（未完・卅四）




金身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